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四三冊目次

昭代芳摹三十五卷

〔明〕徐昌治撰
明崇禎九年徐氏知問齋刻本

.....

昭代芳摹三十五卷

〔明〕徐昌治撰

明崇禎九年徐氏知問齋

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序

臣聞作史之道必有資於
家學辨史子長皆世職那
管以故史漢二編軒輊時
古蓋文人之作貴採衆創
史氏之筆尚信尚因故思
唐因舊者也延嘉因太師
者乃虞預以王隱爲因蕭
嵩以吳兢爲因歐宋以劉
昫爲因夫不得所信採分紀

述和邈碑版湮沒雖多
載筆以從者不得其所以
是哉

朝隆之治我之百季自
太祖以神武而馳驅

成祖以孝思而平內難

列聖相承蔚乎盛節凡以治
之大如天潢戚里兵農錢
穀九道士馬之宅耗太倉水
衡同寺之會計与夫機時

考律水利屯田河渠水運
程之法一衷之於實錄
前代史其實錄然也
垂

本於多史而以實錄爲史

故借資者往之新形因此止
地位陽生都琅琊以爲格
考而慨然也臣昌治少承父
兄之訓竊見

高皇帝掃強天之霸於宇內

剪羣雄之亂於四方制和
樂定郊祀設壁雖黜異端
肅宮壺而嚴官寺罷封禪
而正神祇永祿祥而定曆
數昧爽臨朝日晏忘食神
謀睿慮決勝萬里凡詔誥
命令操觚立就皆瀉口高簡
洞達物情洵乎再闢乾坤
聲脩人紀者其乃若

文皇以周公東征之師定而王

錫烹之業收矣南羅涉遠

通西域靖北胡述祖德表

聖經置肉閭儒臣制藩王

兵柄海外移而得三十

國鳴呼休哉至于封豕寧以

紹祀懿文釋方策心禁而

思用練安非甚幸臣易克

有此以故

世載永保愆忘不作多

英宗之擇建庶人之累也

憲宗之後帝郎王也

世宗之正一本也仁經義緯垂

孝性成於天皇天昭乎聖島

已難以東僭殺者寧塵時

漢轉周凌高滯夏哉嘗

懷實銘涉據充棟却車未

克有死士林銘此不得就

列聖之茂勳而聖史舛濫賂

譏鬼張東莞西蜀筆削

幸南臣根以洛誦舒間咨

創故實上二三百字據
掇筆書稍異以甄序

先烈顯顯風聲草初
就未謀諸律水陸舟車
隨心揚權乃新禽之誠

不啻再云而斯編猶存似
有底持者曰法書石与兄
鑑治少同受讀於家處此
兄狀

國討賊以身殉岳荷

聖天子褒郵之典氣於一時
日願名青史或名魏忠烈
而臣世受

國恩父書徒讀九旬膝下
日方紫正漸福孝之未能
敢附詮評之昭整乎庶幾
因先兄成跡尋煩飲難附
信棄焉于以相酬

鴻猷揚托

帝載名其書曰芳名曰夫

今洛蜀而寓康澤因述
敗而生感概此彙者雖釋
所以治讓臣公亦有年之存
國是為一成而已不形与之
和也

崇祯九年丙子歲季冬
望既武原舉人臣徐
昌治書於知同齋



凡例

一編年編月

一分綱分目

一開明年號於中格以便披閱

一大部諸大奏疏一一收錄

一召對廟謨敘述悉備

一建文帝遜位照致身錄元本而年號不遺

一成祖文皇帝未登寶位仍書國號

一景皇帝邊書廟號

一獻皇帝未進尊稱仍書國號

一表題策題雖不標名具載顛末

一名臣列傳列傳

一九邊清河要害俱詳

一禱祥災告及慶禳賑恤屢屢攷覈

一隨時隨地附刻忠孝廉節

一名儒崇祀隨氏敘錄

昭代芳華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一卷

壬辰起兵元至正十二年至
辛丑年

二卷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至
乙巳年

三卷

丙午至
丁未吳元年

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正月
太祖高皇帝即皇帝位

五卷

庚戌三年
辛亥洪武四年至

六卷

甲寅七年
乙卯洪武八年至

七卷

庚申十三年

芳華

八卷

辛酉洪武十四年至
丙寅十九年

九卷

丁卯洪武二十年至
庚午二十三年

十卷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至
戊寅三十二年閏五月
皇太孫即皇帝位

建文紀

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
壬午建文四年六月
文皇即皇帝位

成祖文皇帝紀

十二卷

癸未永樂元年
癸巳十一年

十三卷

甲午永樂十二年
甲辰三十二年八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仁宗昭皇帝紀

三十五卷

甲戌正德九年
辛巳十六年四月
世宗即皇帝位

世宗肅皇帝紀

三十六卷

壬午嘉靖元年
己亥十八年

三十七卷

丙寅嘉靖十九年
丙寅三十五年十二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穆宗莊皇帝紀

三十八卷

丁卯隆慶元年
壬申六年六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神宗顯皇帝紀

三十九卷

癸酉萬曆元年
壬辰二十年

四十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甲辰三十二年

芳華

三十一卷

己巳萬曆三十三年
己未四十八年八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光宗貞皇帝紀

三十二卷

庚申八月
九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熹宗愍皇帝

三十三卷

辛酉天啓元年
壬戌二年

三十四卷

癸亥天啓三年
乙丑五年

三十五卷

丙寅天啓六年
丁卯七年八月
今
聖上即皇帝位

昭代芳華卷目

昭代考墓卷之一

武原臣徐昌治編述

太祖高皇帝

壬辰元正十二年

聖主高皇帝起於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上季子也。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至上年十七

考墓

卷一

洪武

知問

時值旱瘦。父母三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宵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剽掠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家陳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筮得吉。遂以三月朔入

濠門者疑爲謀賊。見子興子興兄。上狀貌奇之。與語太悅。留衆謀議。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有馬、公女妻之。馬、公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遂妻之。郎高后也。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翊。爲萬夫長。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具報。與交歡。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山甫曰。吾親若曹皆可封侯。今始知昔以此公耳。宜謹事之。

三月元曆。討方國珍。不克。歸。不華爲台州路。

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羣賊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槳刺之中頸。死。植立不仆。謚忠介。不華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德、不花等棄城走。推官俞述祖死之。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黼治城隍收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諸兵于江西
行省以扼賊衝不報武昌既陷賊乘勝破瑞昌黼
廬蔽江而下江西大震乃令以長木數千貫鐵椎
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
過樁木不得動黼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
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奔城遁獨黼守城中外
援絕而賊勢益熾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等
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
戰力不能敵乃揮劒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州民

汴水

卷一

漢武

三

知開泰

聞之哭聲震天謚文忠

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蒙古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敏
戰死

時董搏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
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
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
備宜急攻之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拔
劒顧諸將曰相君枉是教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
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

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
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
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癸巳元年至
十三年

上招延桑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爲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陳瑄 湯和 吳良 費瑄
花雲 陳德 關時 費瑄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平

李新

張瑄

張瑄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相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

里失里招諭國珍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

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有

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

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

抵海道阻絕糧運
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爲衢州路總督

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五月，張士誠陷高郵，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

知府李齊不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剛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燾奉不準，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

張家堡有民兵，號破牌寨。上與費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泰把頭者，聚眾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

考嘉

卷一

漢書

五

知開齊

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餘眾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衆降。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長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

部。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千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國勝後改名勝。

定遠人李善，長來調。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上大喜，遂留幕下，甚見親信。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

吾觀羣雄中，持策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鸞，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至是率所部伏謁。上命領前鋒。

考嘉

卷一

漢書

六

知開齊

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

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

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衛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其不可與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上喜其才勇即命爲帳前先锋兄子朱文正及姪子李文忠來歸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莫定遠八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焚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幸慈皇后撫育之爲子

芳華

卷一

洪武

七

如開香

至是十歲矣

六月上駐節滁陽

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盱泗以二人籠篋渡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狠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濠州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大悅

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太子

秋七月泉州雨白綠海水日三潮○劉健擒賊

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湫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湫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湫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湫屍斂瘞歸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井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誅之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以西番僧爲司徒伽

芳華

卷一

洪武

八

如開香

璘與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塔克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

甲午春正月汴河水五色如繪

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太祖高皇帝帥耿再成禦却之。

元帥脫脫克滿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郭子興不答。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數回，每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帝又以計給之，元兵不敢迫，遂引去。既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

旁事

卷一

洪武

九

知問齋

大敗滁城得完時馮勝趙德勝胡大海皆來從。

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謂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受命？應狂于日內。

蒙古哈麻噉御史袁賽因不花勅脫脫削其爵，安置淮安。

哈麻有德於脫脫，汝中相語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噉賽因不花等勅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

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詔至軍中，龔伯璉曰：將任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孺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投劍自刎而

旁事

卷一

洪武

十

知問齋

蒙古鑿船於內苑。

又自製宮漏，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春

正月主簿林兒龍景元年滁師乏糧。

諸將謀所向。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予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後，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卽鼓。

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來火意天祐必已進速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追據其城子與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時守兵單弱上令合勝三門兵於

芳華

卷一

洪武

上

知問齋

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人叱使膝行以見子與論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上謂子與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與猶未知和州已叛命上率徐達李善長饒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與遂屬上總守和陽

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惘然卽召諸將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三月子與卒上統其軍

虹縣人鄧愈來附命充管軍總管

漳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略奮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上君來忽寤兄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時患無舟楫適蘆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舍山人華高等各率舟師來歸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始天意也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

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艫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

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脫脫見前至于是君始終不失臣節

何以前之大臣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瑄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

秦淮水上瑄先尋伏誅

瑄先來攻太平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

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瑄

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瑄先高皇帝釋不殺與

之語瑄先詐爲招降陰實激之不意其衆據降自

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

汝等攻集慶毋力戰瑄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

以其謀告者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

豪傑心乃召瑄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

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瑄先既歸

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我師進攻集

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瑄先遂叛來拒戰於泰

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郭元帥子

興之子也瑄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鴉山鄉鄉寨

民兵百戶盧德茂惡瑄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

十人衣青出迎瑄先瑄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

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擣栗刺之瑄先死我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丙申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據漢陽爲都○

蒙古哈麻雪雪伏誅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千采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絕

南北欲伺間攻太平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

舟聯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

而以大兵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

爲二我師左右縱擊飛賊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午戰益急敵大敗殄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衆走集慶自是元人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我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陳瑄先之子克先合淮兵二十萬屯偃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率帝命廖永安馬國用先攻兆先營大破之遣拔其僞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擄其戰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曹

芳華

卷一

知問齋

十五

知問齋

人於外獨圍爲國用待計榻旁帝解甲臥寢達旦疑懼者始身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譟而進元兵皆破膽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走遂克之福壽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桑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恩等皆戰死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刺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

芳華

卷一

知問齋

十六

知問齋

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狂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惠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二縣

是月有兩日相疊○方國珍降于蒙古爲海道運糧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爲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鎮江改鎮江路爲江淮府金陵既定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戰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管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汝等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

等頻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瑄麟慶承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康茂才率所部三千餘人以從征。

夏六月彰德李賓如黃成。先是李賓有書云李賓黃成民皆無家。○太陰

犯昴○我師克廣德路改爲廣興府。

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

諸將奉我太祖高皇帝爲吳國公。

遣使聘鎮江恭從龍。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遷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上謂徐達曰鎮江有泰元之才器老成爲吾商訪致吾欲見之意達果得之而還上卽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上觀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者漆問問答甚密常稱爲老生而不名。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誠弟張九六誅之。達帥師攻常州遺傳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

請益師以薄之。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遣

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

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

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

所獲。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我師圍常州及士誠戰于城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南大破之○上如鎮江謁孔子廟遣儒士勸民農桑

丁酉三月我師克常州。

韓林兒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時濟南告急元重博霄宣慰山東乃提兵赴濟南

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妖搏霄功者諸之令守

河間長蘆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

果取濟南山東遂陷搏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

貴兵猝至搏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搏霄被刺無

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搏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

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
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
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自四方有
敵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勵將帥因敗爲功
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選
功求賞則同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且河
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
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
湧金朝夕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
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
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
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禍何自而
至哉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
訪使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
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帝
親往督師命遣飛車前驅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

芳豪

卷一

洪武

十九

知開齊

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子妻自刎
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
死於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和縣皆下
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我師克青陽
縣○六月有龍鬬於樂清江
我師克江陰

芳豪

卷一

洪武

二十

知開齊

趙權祖郭天祿良取江陰殺士誠兵據奉聖山
以扼我師權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
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
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湖西長興江陰二邑皆
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
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
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沂大
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我師徇宜興取常熟○我師取績溪

我師取徽州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爲太尉
九月 我師取武昌○徐壽輝將陳友谅襲殺倪文

俊并其軍

友諒汚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保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襲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我師克池州○我師克楊州○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

死之

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敵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統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刎墮清

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

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

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敵

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

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

民將風同時死者守臣韓建屬賊不屈一家被害

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先是余闕使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

之○上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

考墓

卷一

魏武

三

知問齊

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覊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倫赤遂得生還

我師克婺源州○命提刑按察使分巡郡縣釋囚

戊戌二月帝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陞防頗圯民廢耕耨故設

營田司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

道莫先於農事故命兩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蓄洩得宜若但使有司增飭官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非付任之意也

翰林兒將毛貴歸蘭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我師克建德路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我師取浦江縣

李文忠取浦江縣鄉鄰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叩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無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三

知開泰

侵掠

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斗米金一斤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卻衆攻宜興久不下帝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偏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偏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

獲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竟被囚死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糊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強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窮於機變不恤政務糊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弊者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詔重貶其印綬

我師克婺州

胡大德帥兵攻婺州不克帝自將親軍副都指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四

知開泰

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衆謀胡深章濫議爲守備遣子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今陳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帝謂諸將曰藝僑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遇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胡大德養子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

芳華

卷一

漢武

子玉

知開齋

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密議

徐壽輝將陳友諒陳友信

已亥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方國珍與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

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

誠南有陳友諒宜姑示順從籍爲聲援遂遣使奉

書幣以三郡來附以文子嗣爲質上曰古人處

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

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

深等遁去於是樞密院同食寧安慶都事李相開
門納大兵甲申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
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安堵城

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

之以爲祥及城下通知爲帝駐兵之地丙辰置

中書分省以表背爲元帥吳德真副之以儒士王

宗顯爲知府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康爲五經師

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無不

欣悅聞前學正朱升召問之對曰高築塔廣積

芳華

卷一

漢武

子玉

知開齋

督助敵不可忽也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

戰死

我師克潛山縣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併其軍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食院

俞地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帝

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

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

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黃黨續繼
祖尋執均用殺之

五月我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特命爾守之

吾將歸建康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

伯顏不花枉衡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

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通

爾宜與同食常遇春同心協力攻取之此三人

客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期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園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雁汊，登舟見友

芳華

卷一

漢武

二十七

知問齋

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我師克衛州。

常遇春車身攻衛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僱人櫓，長木梯，懶龍水，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明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東韋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釣懶龍水，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薨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元懼，密

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朵粘等，得糧八千石。

杜鵬啼於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我師克處州。

初，帝定婺州，卽命耿再成駐兵稽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

芳華

卷一

漢武

二十八

知問齋

兵精，易取。胡大海聞之大喜，卽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遂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右林宜孫戰敗，弃城走建寧，遂克處州。七邑皆下。帝初在婺州，既召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卽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樂平儒士許愛至正月初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謁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略者乃可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上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喜即授博士置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愛爲知府

庚子四月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爲成祖皇帝

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判花雲知府許

芳墓

卷一

洪武

三十九

知府許

援皆不屈死之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花雲與朱文選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選死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罵曰賊奴爾縛吾主必滅爾曹斯爾爲賊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樁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雲子輝生始三歲賊方急妻帥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死吾寧獨生然花

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帥氏赴水死侍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欲授他所爲陳氏兵所虜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付適家姬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適家兒見遂竊負之夜出宿岡穴中明日出江湖僱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帝所聞花雲兒也即呼入見孫氏抱

芳墓

卷一

洪武

三十

知府許

兒拜且泣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輝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

陳友諒執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陳友諒寇建康龍摩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達取安慶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帝曰不可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帝自將擊之。帝曰：此亦不可。敢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東，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伴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來有老閩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今責以

徐達軍於南門外，楊瑄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帝總大軍於廬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閩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衆欲戰。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

於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瑄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旗風者逆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奔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

芳墓

卷一

洪武

三十三

知開泰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

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及定征伐之計

秋七月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我師

克浮梁遂克繁平州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十二月于江州友諒走武

昌○八月上親征陳友諒

先是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頌我名將又聞

其執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爲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颶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爲宜徑拔江州傾其巢穴上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單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

芳墓

卷一

洪武

三十四

知開泰

新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傅

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用爲將

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

賊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貴聚等三路督兵

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

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

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奔營遁追擊之

俘斬五千餘人

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酒禁上命誅之

○幸方仁祖乃陳太后受貢不能具稟深崇盛
之舉屈者行未半懷絕望地聞神語云誰大肥
此大地助之憂其夜暴風驟雨土裂屋腐神積成
墳今賜陽皇

○上在燕游手相子澤有五蛇擾而從之上知
其體也視曰若天命有在當永附我一日戰耐藉
土生一蛇蛇在側乃覆以兜鍪坑後戰大捷軍
法戰勝甲冑歸祭時置光登于前空中忽開霧
雲一日風天晴從光登

○元兵圍六光屬空而去
攻之益急與戰勝左股中流矢上益為所逼
走匿道并井垣即被取血流帶傷之而臥進者
至問報曰曾見一將軍不戰而退欲登舟者
狀與何也曰此地人不稱見虎欲飲虎血上血

芳華

卷一

知問存

○謂姜產婦逃去否者且危矣上深德
之即位召其子封泰國公惜逃其名
時上威名日著餘勇王二子冠其勝已陰置
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未赴途上與僕
往察無意二子謂其計也追至半途上遂
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勸馬即轉回罵二子
去與二子驍汗浹背下馬扶立日登敢如此遂
返而退自此

○不取萌意
○漢州舊帥孫德祖乏賴率所部統食和州因求入
城候居數月于與舊典有隙聞之怒即自誅求入
德祖聞其至欲他往然其軍先發德祖自誅求入
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報城中除氣與德祖
問德祖為于與所執上嗾呼吹炳文與根東騎
欲德祖軍先發德祖者必責其志急扶上馬
而前行行數里遇德祖弟欲加害德祖以
不承力也之子與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臣

○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上怒曰我
取天下重以女色為心耶命謀于市以絕進獻
○上進皆經漸澤然軍來思願曰臣見至公報行節
命法子焉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賜額之有甚善他人能言或及目前未必
及于久遠或及已然未必其將然見我能行于
前慮我不能行于後慮必及我為之替以彰其
直復謂之曰汝在前朝頗有聲譽為至者不能知
漢言斯固可嘉

○劉基善遊西湖有與基起此水映湖水時基道
則與諸同遊者皆以為為度雲分頗賦詩基獨
賦詩云遊西湖有與基起此水映湖水時基道

○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親命也
○金陵七年後有王者與我齊輔之
一日朝廷遣官至太子諸王侍上撤宮中殿地
謂之內使禮儀不可起于諸王侍上撤宮中殿地
崇飾宮室而天下怨其身死而亡漢文帝欲作
畫而惜百金之費當時身死而亡漢文帝欲作
不同治亂應判前等當記吾言存微戒

芳華

卷一

知問存

○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上怒曰我
取天下重以女色為心耶命謀于市以絕進獻
○上進皆經漸澤然軍來思願曰臣見至公報行節
命法子焉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賜額之有甚善他人能言或及目前未必
及于久遠或及已然未必其將然見我能行于
前慮我不能行于後慮必及我為之替以彰其
直復謂之曰汝在前朝頗有聲譽為至者不能知
漢言斯固可嘉

○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親命也
○金陵七年後有王者與我齊輔之
一日朝廷遣官至太子諸王侍上撤宮中殿地
謂之內使禮儀不可起于諸王侍上撤宮中殿地
崇飾宮室而天下怨其身死而亡漢文帝欲作
畫而惜百金之費當時身死而亡漢文帝欲作
不同治亂應判前等當記吾言存微戒

昭代芳華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

壬寅元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朝廷約降

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謁孔廟

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

各仍舊官入城存恤孤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

於西山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

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

芳華

卷二

洪武

知問齊

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無所苦者皆丞相

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

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

需俱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保父母妻子

為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

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水泮始

如故

武原臣徐昌治述

金華賊蔣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於張士誠嚴州
守臣李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

喜其驍勇畱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

書通衢處酋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

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

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瑛子跪於馬前陽

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

鐵槌若擊瑛子狀因中海海觸仆地英即斷其首

芳華

卷二

洪武

知問齊

提於馬上以示同舍安慶院判張斌賜其從已

復殺大海子闡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

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遂殺愷及其子

寅樑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總城走嚴

州告變于李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樑史郭彥

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

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文忠亦率將士至

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進道訴曰士民不幸遭

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

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遺左右，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湖，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李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攻處州，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稽雲耕者，縛之，權送伏誅。處州復平。

我高皇帝還建康。

叛賊祝宗等陷我洪都，右丞徐達等復取之。

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時鄧愈居故廨，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倉猝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走還建康。帝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攻破之，復取洪都。祝宗走。

芳華

卷二

洪武

三

知問齋

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由其首來建康，康泰走康信，爲追兵所獲，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叅政鄧愈鎮洪都。

其兵

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時山東俱平，惟益都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詣行營，衆以爲不可。

芳華

卷二

洪武

四

知問齋

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帝以前所遣使不

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據那帖木兒代領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利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賜何慰如之薄以文綺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芳華

卷二

元武

五

知問齋

癸卯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國號大夏改元天授

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師擊走之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僉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參政

劉齊知府朱叔華遂被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

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下

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

戰于鄱陽湖友諒伏誅于理走據武昌以從衆

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

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欄下設板房

爲蔽置礮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礮箱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破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官坂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瑄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滑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

芳華

卷二

元武

六

知問齋

來以禦之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瑄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鍛鐵戰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計窮又以兵友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中

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帝。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三月不下。帝乃召徐達、常遇春還師，援洪都。秋七月，帝自將救洪都。會師馮素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師大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黃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帝率舟軍由松門入。

鄱陽湖，論諸將曰：「兩軍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與友諒師鬪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棄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棄之，達搏火更戰。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瑄、俞前欲犯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過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至，水湧。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過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

一日與友
謀棄戰船
在江中
呼曰離
遠可更舟
上如其
載之學長
半御曹舟
已氏敵
岸

芳基

卷二

洪武

九

知制誥

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不能當，殺溺死無數。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橋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掛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仆。帝命以七舟載，獲置火藥其中，束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

芳基

卷二

洪武

十

知制誥

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橈如故。命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頂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倍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奔旗鼓器仗浮絳湖。而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飲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出湖，賄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潯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遣書友諒，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迴巡寨。今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

芳華

卷二

十一

知閣齋

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友諒忿患不答。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仕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於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黃，爲我軍所遇，遂欲突出湖口。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騰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

知閣齋

芳華

卷二

十二

知閣齋

至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遷改洪都府爲南昌府，遣兵追陳理於武昌。時有周顒者，建昌人，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上每出，顒必前遮拜，命沃以燒酒，顒飲極多，終不醉，曰：「公能死我乎？」命殺以薨。積薪殿之火，息起，祝正坐晏然，乃令括蔣山寺。上幸寺，顒以手畫地爲圖，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友諒，行至皖城，苦無風，顒曰：『只嘗行，只嘗有風，無驢行，行便無風。』乃令舉挽舟，行不三里，忽颶猛作，倏忽達小孤。友諒滅，顒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顒在廬山中。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糧，不與。帝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上曰：「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適勞於東，又馳於西，我以時動之，師咸不震之處，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

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十一月帝至建康

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犍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知問齋

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陳理陳氏及諸將等集議入軍事上方坐期陳理曰都因爲吾破陳氏也○陳理曰吾等一而勝應手斃上解衣抱衣之口周尉處陳氏不改道也

甲辰春正月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

大定行之未晚釋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

遇春命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

昺爲左司郎中論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惟戴子

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爲治以成功業又曰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取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帝復往武昌視師陳理聞降湖廣江西悉平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先是陳理

考章

卷二

卷二

卷二

知同齋

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於洪山帝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定邊氣索後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帝

芳華

卷二

漢書

十五

知問齋

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

三月帝至建康

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康封陳

理爲歸德侯

江西行省進錢金林煥之仰陳友諒床

定官制以劉基爲太史令○時僞漢平上與基

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四月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張聖山

芳華

卷二

漢書

十六

知問齋

八月張士誠取江浙

里達脫出奔

蒙古字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衛思監太子受獻議

五月上第六子生

凡十有四人

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

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鄉侯命有司歲時祭之錄

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

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封贈勳爵有差以

上痛念起兵以來死事諸將

趙封 朗大 趙國公 趙德勝 趙國公 俞廷玉 何同 郎

勝 蔡國公 取南成 高陽鄉侯 公 俞廷玉 何同 郎

公 蔡世傑 永義侯 花雲 東丘 郎侯 張子明

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遂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曰侍左右記言動

十一月命平章湯和救長興擊張士信兵收之

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志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巳至申我師内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芳皋

卷二

漢武

十七

知問齋

乙巳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

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帝命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龍禽阱獸豈能逃逸但城破之日當以保全生民爲心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帝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帝命勿殺

故困服之至是天瑞授絕糧盡遣子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帝聞遇春克贛不殺甚遣使褒諭之曰子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降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子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帝撫之愛如已

芳皋

卷二

漢武

十八

知問齋

子既長涉微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校強戾人莫敢觸使守江西驕淫橫暴奪民婦女所用床榻借以龍鳳爲飾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水奏之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驪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帝遽至倉卒出迎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

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志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張士誠遣李伯昇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帝以謝再興守諸全叛降於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豆十餘里遣應令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

芳華

卷二

洪武

十九

知開齊

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適釣臺易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扼之分署諸將各爲備禦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令諸軍卽校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車上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旣而直營

右數里望見烟焰勃興疑爲寇兵會處州參軍胡深亦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旣交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消而斃敵中軍驍將周遇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遂大潰弃兵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輜而獲之逕北十餘里溪水盡赤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皇后奇氏嗣兵拒戰大敗

芳華

卷二

洪武

二十

知開齊

夏四月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須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驕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嚮猶水走下

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至襄陽守將奔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

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成常州○我師克崇安遂攻建寧衆皆降○我師克陳友定將阮德榮所執遇害

時陳友定將阮德榮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朱亮祖即欲攻之胡深視氣稜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

芳基

卷二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以災爲解迫深進兵深不獲已遂引兵鼓噪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榮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突圍而出德榮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爲所執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痛惜之追封紹興郡伯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

鄂國公○蒙古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

皆伏誅

孛羅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於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陰圖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郤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砍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被執伏誅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賴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命鄧愈戍守襄陽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

芳基

卷二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帝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紂先歸於周今令爾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圖存又賜鄧愈書曰爾所守之地隣於王保保若汝之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脇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債事甚易古之良將以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

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資募條督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

九月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還大都

置國子學於應天府

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取泰州

芳草

卷二

漢武

十三

知開齋

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有通泰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帝欲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達兵趨泰州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又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帝卽日遣使諭徐達曰近

芳草

卷二

漢武

二十五

知開齋

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虞此寇非有次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趨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搗吾之虛爾宜備之又聞欲誘遇春深入俟我軍去泰州既遠首尾衝決不及救援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且寇兵初駐范蔡港觀望猶豫不敢卽沂上流其爲詐益明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剌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我師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振士俊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遇建康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服鉞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十一月太白辰星癸亥聚斗○張士誠遣兵寇我宜興徐達率兵擊敗之○十二月歲星掩房○張士誠

遺兵寇吉安我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伯華之末共戰於父母置別原山中倉卒爲盜
所迫投棄其間數天不知所在伯華尋之則死久
矣伯華以特油焚其屍在崖下盡視之則死久
右用木簾它土穴深可丈餘負二骸置於穴中
土築壘高三尺痛哭而出伯華恨二親死非
其所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伯華恨二
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量不接
獨淫或問之故不答動之益悲痛哭肝淚傾注
推去不食伯華記述難日之早服食不免等以
取伯華三子八孫妻走部尚書就河南左徐政
子孫男女不下七百伯華詩七

哭幕

卷二

洪武

三五

知府齊

昭代考纂卷之三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丙午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諭之曰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爲明苛刻爲能下必有不逮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

二月黃河北徙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去某

卷三

洪武

知開齋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三月蜀明王珍卒子昇嗣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

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驪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德華雲龍守其城達率兵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覓之見飯子角爲興化要地

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陸達如肯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我師克濠州

先是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況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謝陵之心無時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勸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願

去某

卷三

洪武

知開齋

閣下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濬城使吾主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里父老之望猶又爲閣下籌之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夫不權事勢之空昧於成敗禍福之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所惡聞也濬得書不報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濬及知州馬味乃出降

高皇帝如濠州。

帝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帝近念仁祖太后始塋時，禮有未備，議欲改塋。周博士許存仁等改塋典禮，時有言改塋恐泄山川靈氣，乃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劍，英於帝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降黨二十家以守陵墓。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遣僱兵難以來，未遂生恩，吾甚憫焉。諸父老宴飲極歡。帝又曰：

芳華

卷三

知問齋

三

知問齋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皆歡辭而去。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我師克安豐。

初，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如灘渡入安豐，其師將曹運自陳州

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宜令遣兵絕其餽道。竹貞連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參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達克安豐，卽

芳華

卷三

知問齋

四

知問齋

五月，帝還自濠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帝還，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以遂生業。」帝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翼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承懦，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經士卒困敗而征討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察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

命劉基卜地於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

命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伐虜士議

李普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

卷三

紫

五

知問者

徐達達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驕悍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顧達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葉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撻掠毋受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張士誠非莖茀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

爲戒約人給一紙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旣
就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重其
穴此行當直搗姑蘇上曰不然士誠與張天驤
潘原明相爲手足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援兵
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羽翼旣披然
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上乃屏左右謂連遇春
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
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
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必叛從張氏以論此言

卷二

洪武

六

知問齋

帝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至太湖，常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江梅擒之。張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與張天驥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達遣遇春攻黃竇，王禕攻天驥，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扼其城。士誠遣朱暹王晟戴茂呂珍李茂及其第五子，率兵六萬來援也。

城東之舊館，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門鎮南姑嫂橋，以絕舊館之援。士誠督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烏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遣遂與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門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

芳華

卷三

吳武

七

知開齊

蒙古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八

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以

星孛於東北。

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上諭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劔閣。

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徒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

冬十一月，我師克湖州。

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興、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東軍散走，遇春兵攻烏鎮。徐達復攻昇山水寨，士

芳華

卷三

吳武

八

知開齊

誠五太子盛兵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朱運、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木姓果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運、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於湖州。城下，李伯昇出降。我師克杭州。

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璽攻伺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食李天祿，遂

芳華

卷三

漢書

九

知同齋

合兵圍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潘原明懼，遣方壽謂軍門，請納款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念足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單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李勝奉士誠所授印，并執其刺，實出降。文忠進

原明等宜。帝命慰諭之。賊士卒城中晏然，送其食建康。帝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遵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至吳江州，圍其城。悉攻李福，知州楊彝降。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鮑魚口，華士誠將寶義

芳華

卷三

漢書

十

知同齋

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每層施弓弩火銃千上，又設翼陽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遞卒獲之，于閶門水橋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固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十二月，陞右丞朱文忠爲杭州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定以明年爲吳元年。

命有司建廟社立官室

謂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從，

亂由是起。吾謂珠玉非寶，飾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新殿成，命博士熊鼎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殿壁。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觀覽。豈不念於丹青乎？○是年，小明王殂。

丁未，吳元年三月，俞通海敗張士誠兵於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上幸其第，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恸。通海通海公度卒太廟

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芳華

卷三

知問齋

十一

知問齋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攝那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

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虜。那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帝以

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吾兵下姑蘇，卽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不然，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爲累，僕所笑也。」方國珍大懼，爲沉海計。至是，命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先是，命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過曉天文、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芳華

卷三

知問齋

十二

知問齋

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制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茲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

大明成

四祖各爲一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

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因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

芳草

卷三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然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至開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圍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入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

芳草

卷三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也。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禍福興亡之計。願公安意聽之。昔項羽暗啞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奔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廣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使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時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陳友諒欲舉火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

中起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卒抵疑莫能決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椅與衆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府城圍既久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閘門新寨率衆渡橋進薄城下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泰政謝節周仁立橋以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士誠獨坐室

中左右皆散走士誠距戶緝李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腹目不言乃以舊帽昇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屏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我師克無錫胡廷瑞等率兵攻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其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爲況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我師克台州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死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

黃岩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

新內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建極殿皆以殿屋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爲宮前日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大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壯麗不爲雕飾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謂起居注詹同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芳華

卷三

漢書

十七

知問齋

冬十月蒙古罷擺那帖木兒官奪其軍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置

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以劉基爲太史院史

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定國子學官制

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去疾爲副將軍帥師討方國

珍于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

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

戈四興民墜塗炭子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

之謀冀有真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

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

士誠闔屬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

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

南則有王保保名聲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

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

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讎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

芳華

卷三

漢書

十八

知問齋

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

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而我百戰之師

敵彼久遠之卒提卒而可以勝也帝曰元建都

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憑師深入不能即破頭

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

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

南斷其羽翼捷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

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

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

卷而下諸將皆曰善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選
春爲征虜副將軍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
屯里山祝畢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
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
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
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
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弃
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陽美事
好共爲之○徵論齊魯河洛燕趙幽冀晉之人

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弃之之時也當
此之時天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
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
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試可矜
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
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
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今十有三年西
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
皆入版圖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生深用疚心
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
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辜家北走陷溺尤深故
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
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
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爾民其體之如
蒙古色目雖非華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
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叅政趙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入閩尚未歸附已命

芳墓

卷三

洪武

三十一

知開卷

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東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人畏服懋建乃勛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為榮祿大夫

芳墓

卷三

洪武

三十一

知開卷

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唐臣等至沂州宣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為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眾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閭闔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

湯和克度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於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晡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遂率舟師襲方明善於樂清之盤嶼敗之湯

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者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州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率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食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

芳纂

卷三

宋史

二十三

知問齋

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珍及其兄子明善率家衆降送至建康於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試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有方國珍及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於軍門送京師人見上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

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上曰隼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國丘成○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以爲太運合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歲將入梓基與

芳纂

卷三

宋史

二十四

知問齋

其屬高異以所錄本進上覽之謂基曰曆設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及復以所錄冊加詳校而後刊

徐達克恭都

先是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不知勅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河扼衝要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

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徐達命平章韓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卽督兵填壘攻其城拔之執平章老保與白知院等普顏不花不屈死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密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

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帝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謂起居注熊鼎曰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及是始成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

考

卷三

漢武

二十五

知問齋

汪興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昇城遁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滕薄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達魯兒只進巴等以

地降命指揮陳勝守之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周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子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督者可以常安必須固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

胡廷瑞克邵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汪興祖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奔城遁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上卽帝位上未之許善長等

考

卷三

漢武

二十六

知問齋

力請曰陛下起濊梁不膺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於人心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誤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欽惟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播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

子奉聖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束身而受縛。

既降，在躬之歷數，必當臨御于宸居，俯從衆請，早

定尊稱。帝曰：始吾卽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

今卿等復勸卽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羣臣

皆頻首請曰：天生聖人以爲民主。殿下之卽王

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

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群下勸進，

亦不違其請。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芳恭

卷三

洪武

三十七

知問齋

殿下謙讓之德，著於四方，感於生民，願爲天下計。

早拘羣臣之請。帝曰：中原未平，軍放未息，吾意

一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

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朝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時出降。○敕征南將

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中書

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卽位禮儀。○大將軍徐

達遣參政賈友德取萊陽。

論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

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

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

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

孫剛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

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

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元平

芳恭

卷三

洪武

三十八

知問齋

章曲出領兵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

是夜，參政表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驤附

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

殺之。正孫英、賴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湧水兒

杭者，不花、左丞鄧佳、中丞鐵木烈思等皆遁去。參

政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相鐵木兒積薪樓下，殺

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湯和入省署撫

輯軍民。

上出觀團丘世子從行。

知問齊

史 43—53

昭代芳墓卷之四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我太祖高皇帝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芳墓

卷四

洪武

知問齋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

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卽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

改宜徽院爲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蒙古興化守將棄萬戶奔州遁者民李于成率衆詣湯和降大宴羣臣於奉天殿

芳墓

卷四

洪武

知問齋

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

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上又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謹言爲國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夫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帝曰昔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帝曰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

芳華

卷四

漢武

三

知問齊

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議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開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朕以廷臣有才智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且選名儒爲之賓友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舉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論省府大臣貳駢盈保富貴

論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古人致欬器於座側以戒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

芳華

卷四

漢武

四

知問齊

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其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拜謝而退○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於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

之無以盡生息之道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
實恩如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中丞
壬辰新黃教電紀難東魏從子徐仁顯請存仁幼
顧代賊閭閻名大義何計淫正色曰若等皆有父
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淫淫
夜給守者乘間斃魏東里兵等事
上與儒臣論學術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
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
能決去之又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
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幾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步車

卷四

知問齋

五

知問齋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陞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
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
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

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
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夫善政
在於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
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
守將同舍達里麻參政陳子琦備禦甚堅我師環
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
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
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
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
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
無所犯

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步車

卷四

知問齋

法

知問齋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
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
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嚴飭軍校巡城
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
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卽收其兵
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
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
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嗟曰大事
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乃退於省堂接劍

仰藥飲之連齋花赤白哈肝其服北面泣拜與謝
英輔皆自縊死慎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
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
復甦械繫送京師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
崩天命更華豈人力所能為爾竊據偏方負固逆
命害吾泰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
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二月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
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

芳華

卷四

洪武

七

知問齋

稷園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
稷商者郊天配祖泰立四時以配白青黃赤四帝
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配星帝至武帝有雍五
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平泉太乙之祠
而吳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
地玄武祀太乙靈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同宗
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元一歲二祭安得有九武德
觀周用六天之義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乾
德元年年冬至合祭天地千圓丘神宗元豐中罷合
祭香宗紹聖廢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
養性則祀吳天上帝於國丘以大明後明星太歲
陽配方丘之說曰冬至於國丘祭地於北郊之方
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於北郊自
漢武開祠前此無所立於土祠於陰陽上祀如

祀天而後祀宗之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南渡
後則惟祀祀而已今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
五穀三稔三稔以此次祀至親盡而還焉此有
不違三稔三稔以此次祀至親盡而還焉此有
下之常禮也否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焉此有
特武王親盡焉此有特武王親盡焉此有
上皇廟始祀昭烈廟武世宗亦皆百世不遷漢高至太
宗議立七廟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議立七廟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世宗唐之世宗爲九世十一聖宋至太祖追尊
順其宜四廟每遇格廟二廟相親而遠廟皆南
位崇寧中上下議格廟二廟相親而遠廟皆南
向以四廟五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
曰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社稷以祭五穀之神其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
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

芳華

卷四

洪武

八

知問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
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由海
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
解倒懸以慰民望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訓

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衛海州郡，可傳檄而定。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詔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論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

茅舉 卷四 共武 九 知問齊

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

孔西萬事恭謹書請工書，襲衍聖公。上曰：既爵公，勿棄職宜，但請以錄文玉軸為異耳。遂著為令。

禁士民易姓氏為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荏平等縣，皆降。

楊瑄遣千戶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瑄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賊聚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遂下其城，留兵守之。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勅額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

東。○令中書議役法。

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拒命而叛。達等遂進師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

茅舉 卷四 共武 十 知問齊

士填壘以進。俞勝遁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

朱右丞而還。既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判脫歡。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侍制詹同等奏：古者禘祫燕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於各廟。上

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富有天下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祀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司上曰五祀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諭侍臣審察議依

芳森

卷四

洪武

十一

知問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諛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諛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嚶嚶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含卒不能盡

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夫婦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中樞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卿等爲纂修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芳森

卷四

洪武

十二

知問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真遣使奉表迎降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謂劉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間闕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何暇論古法耶？

斬州進竹簾却之。
廖承忠師至廣東，何與半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謀之，廣州平。

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廣州民尤嫉之。及而得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肉，遂與其徒皆棄市。廣州既平，承忠遂進兵取廣西。

芳集 卷四 知開齊

○時近臣言山東有民變，可擊。上曰：銅場之與利民，少而損民多，變今舉，餘豈可重勞民力？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曹權以城降。○郭愈至南陽，蒙古泰政王國寶、權壽珍等以城降。○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勤使守陳州。上嘗遣使諭以書曰：襲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替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且子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

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子亂世足下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功名富貴可以再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勤聞徐達至，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當感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兄

芳集 卷四 知開齊

其陣輒墮落不能戰，故奔授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復受命？克勤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等率黃騎自中潁進取河南。是月彗星出，昴北。
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
夏四月，命工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徐達平河南，遂取諸州。

大將軍徐達等奉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
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
北十五里我軍旣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
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
鋒彼軍奪氣達遂揮衆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
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遣營於河南城北門字克
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
欽軍門河南平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高州守將
李知院迎降

卷四

真武

十五

知問齋

蔡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盡不可怪故未嘗不爲之慨歎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豈可得乎

楊璟克永州

環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環肇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環命指揮胡海洋等於

各門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胡海洋等踰城入叅政振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就執於是耒陽等州皆遣人降

釣州以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孚皆來降○常遇春下汝州遂下郊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守將脫目帖木兒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

芳華

卷四

10

+

知同齊

洋爲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叅政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馬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
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郭德成子與弟事上一日召授舍人性明美見幾
避禍以酒自放上曰名後都督恩辭不受
上愛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列侯而爾獨
不顯故畀爾職何許為德成免冠廷拜曰臣性狂
愚嫌慢視酒也臥位高祿重必冠廷拜曰臣性狂
理上授我者也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
適足了一生上大苑曰善人能若此吾老且可
惜矣德成侍宴後苑醉而冠謝矣吾老且可
上笑謂韋妃曰汝兄醉風漢七襲如此非過
酒耶德成常見其兄弟狂縱四友適子不許婦親

笑其以虛名受幸。詰喻如我。飲中舉。已而
富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薄不食。以壽終。

廖永忠等克廣西梧州藤州

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瑄以便宜行事入
廣西行次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
應之者。既而閩州守吳鑑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
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瑄赴
水死。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客貴橫鬱林等州
郡以次皆降。

車駕至汴梁

芳墓

卷四

漢武

十七

知問齋

常遇春獨宗異至行在謁見。上勞之曰。大將軍
與將軍。率師北征。不逾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
矣。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上勞之曰。將軍帥師
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
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
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
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取山東之粟。以給饋
餉。由秦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搗中都。彼外援不及。

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
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
世祖始有中夏。其成其敗。俱係於天。縱其北歸。天
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
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芳墓

卷四

漢武

十八

知問齋

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蔡政
張彬屯西關。亮祖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
象鼻山下。攻城越三旬不下。璟語諸將曰。彼所
恃者。西城濠水耳。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開口。
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
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
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勢窮。其總制張榮
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約四鼓。從寶
賢門入。至期。璟命指揮使吳與章等率衆登城而
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侯波門。執之。
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

攻城爲守者所詬嘗志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北
克城環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
彬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
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恭政那海遣
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遂
咬住等赴京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衆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
率師討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

芳墓

卷四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車駕
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勅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
養鋒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鼓
勇思奮況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
矣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
以俟征進徐達遂檄張興祖韓政孫興祖高頌等
會於東昌

閏七月徐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傅友德遊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爲
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
浚開以通舟師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
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
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
青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
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
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
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芳墓

卷四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廣東何真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參政
何真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弃官歸鄉里邑人
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舉義兵擒仲玉成桀皆自守
真募人能搏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真笑
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
與之使人具湯羹駕轉輪車上成以爲將烹已也
真置奴於鑊使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
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聞廖永忠師至
籍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詣京師上褒真曰

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
達變識所歸者次也卿輪誠來歸不煩一旅不血
一刃民庶安皆可謂識時達變矣授其江西參政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聞地悉平○以張
正常爲真人去天師之號

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北遁開
平

芳墓

卷四

其武

三十一

知問齊

州管於河東岸常遇春營於河西岸達命衛吏田
中爲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
公五十八知院下顏帖木兒等率衆出都城來禦
遇春擊敗之擒下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
帖木兒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

元主聞報大懼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
有二猊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
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
徽欽卿壁求活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聞

建德門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
督軍士修築通州城

八月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
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爲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
命將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至帖木兒
卜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右丞相
張康伯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
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書寶物又

芳墓

卷四

其武

三十一

知問齊

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千餘人守之宮人
妃主令其官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皆安
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相參政鄭參政皆自西
山來降達通指揮鄧輝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瑄
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
邏古北諸隘口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
語基督察奸惡以肅雍畿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

基素剛嚴凡中書條吏有犯卽捕治之官者監工匠不肅基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目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好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怨基者多訴於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上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芳墓

卷四

洪武

二十三

知開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大赦天下○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察政傳友德將兵略大同○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府舊基也

○下詔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

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擢用焉

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參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永北○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中山府遂帥師趨真定○十月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楊和取懷慶澤州下澤州○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命毀蒙古水晶宮剗歸召刺基還京師

芳墓

卷四

洪武

二十四

知開齋

手詔曰爾昔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性無不克至於彭蠡之塵戰砲聲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且至暮如是者凡四爾豈不同忠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同盟勳冊朕不負昔者之多難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使都督馬勝將兵攻某城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青雲起卽伏兵有黑雲起者

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輿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卽收蹕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詣所指地。果有雲氣如基言。竟拔其城。所謂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此一微也。

上嘗詰責李善長。基曰。善長勳舊。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上欲相楊憲。憲與基素厚。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其人福淺。

芳基

卷四

洪武

三十五

知問齋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憤。將債轅而破犁矣。上曰。吾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嫉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未見其可也。

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定諸祀典。

遣文原吉。齊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封孔希學爲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

徐達克趙州。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行籍田禮。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十二日。徐

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由是舉兵出雁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徐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搗虛也。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

芳基

卷四

洪武

三十六

知問齋

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蹠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降。擴廓帖木兒遂走其肅。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師朝東宮儀。

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遣符寶郎侯斯以卽

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賜賚書高麗國王。王顯

知之○遣知府易濟奉詔以卽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示安南知之。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近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

五、基本

卷四

焦武

六十六

知問齋

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俾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僊也濂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共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帝親整棹時來朝而宮邊畫戟森列旌旗如雲
上視曰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天朝氣
清惠風和也如臣不可當降烈風具光使臣知之
至日天字澄澈霄霧凝結都翼中夏且天關景運
之徵也

○上未立后時李師渡江后齊車將士妻妾繼至
太平上居建康與吳通戰無虛日親率姜嫄乞龜
占輿而將將士妻妾分不麻特盛服上規宴動乞
事機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每苦天
下生民所歸上曰方今豪傑並起雖未知天命
所歸以支觀之惟以不使人爲本順者扶之危者
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魏攬
以夫人心天命所歸雖其身亦難保也上曰曹
言涉合君意及立冊立爲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先
武勝吳與日有平燕王豆粥得先王后臣臣意
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
時同甘苦若得從朕任事者幸自恐續續懷恨飽食

天基

卷四

五

五八

知問答

唐懿太子攝政之際內能蓋李德承誥以清得緣
是服素為郭氏所疑經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
憾后先獻郭氏怒覺其意又欲充廢后郭為彌
難卒充子孫郭氏子孫于長孫皇后者朕復因服
誦怨不遇魏謩臥于忘昔之貧賤免朕復為傷
素蒙之以妻猶因之良相並惡忘之朝雖因以誨
后長子妻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安安敢
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蘇州歸併之初華唐三十餘萬賴諒守分獲二年上日
 償民時不知若違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慚
 爲以輸如金而欲其生還不可得夫井民所遺
 上以定典金陵郡以大朝國許不承歷代帝王皆
 擅中原故欲遷都及得汴果親往視之謂群臣曰
 汴非四面受敵非和宜都之地且以民無契不可重
 非與他國受敵之義以和宜都子孫安以民無契不可重

止監御史胡子提請歷都開中不效又書前進
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同廷臣翰林韓繼範
封日初至起自朝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
可因也今南京與正之地官殿已廢不必改國傳
險也後止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營鎮夷
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
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則寺之禍無
潘鎮夷狄之禍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
制之有其道若不服于羣臣則官屬之勢貴現
職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率于私愛
實是用奇紀政典朕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
聞寺近置職在播隆侯給使令不假兵制則無寺
人之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壘嚴
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
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

考考
宋四
武
二十九
知同齋

○子孫以時親覽亦祿無窮之利也

○上以先王射禮又廢新矢惟習于武夫至是歸太

○上親和地張畢時有台者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

○帝皇帝梓枿在此上驚曰微汝自號幾忘汝矣

○氏慶戰都陳流矢相及指枿急撤御座得見上與陳

○深德之登寶極賞功綴勞必錄蜀忘極枿枿老病

○居家目已失明至是乃蒙恩賞焉

○上製玉函書以賜龍為祖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

○金陵城完上與劉基同視上曰城高若此
○非人可踰基曰殊非恐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
○逆符此識
○山以天下既平海內外屬員方數萬里欲觀其
○延命各行開闢阡陌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

昭代芳華卷之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已酉洪武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

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

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

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

芳華

卷五

洪武

知問齋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

命立功臣廟於鷄鳴山

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耶魯哈和木哈喇

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耶魯哈和木哈喇

定太廟功臣侑享

命以李永安俞通海張瑄廖雲世傑耿再成謝太

命以李永安俞通海張瑄廖雲世傑耿再成謝太

以危素謫和州

以危素謫和州

素仕元爲翰林學士與賈淳約同死難竟背之徐

達下燕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一日

上御東闕側室素主殿聲案徹簾內上問爲

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

懼頓首上曰汝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

闕廟去遂謫和州

上與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僧

揚璉真伽奏毀宋金諸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

骨瘞於杭之故宮集浮屠於其上又截埋宗項骨

芳華

卷五

洪武

知問齋

爲西僧飲器天下莫不傷心上歎息曰宋南渡

諸君無大失德元非世仇乘其弱而取之復肆酷

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而屑於京城

之南

以廣東行省參政周顒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當時君臣莫不

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卿

當體之

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北京河南潼關等節光息

等處稅糧○遣使以印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棄城走○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二月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寶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爲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修開局於天界寺

芳墓

卷五

洪武

三

知問者

崇寧縣有貝瓊隱居安山博通經史尤工於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教博士

學士王禕幼秀爽奇敏及長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元改號爲書上入言上時笑嫌其切直格不問危素低起若並爲不服意青巖山著書近徵署中書省樞密院機務上每稱其克不名問典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進平江西項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告禮○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藉田于南郊○夏久不雨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薦露坐晝暝於日頃刻弗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奉檢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旣而大雨四郊霑足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爲西安府時關中旣附民饑上聞之命戶部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芳墓

卷五

洪武

四

知問者

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蒙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克隴州遂克秦州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子中汪靈真保

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馮宗異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征蘭州○都督顧時等克蘭州○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守將李

思齊降徐達遣指揮章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至是宗異師至，遂與臨洮降，報捷京師。上覽畢，即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納降，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徐

步奏

卷五

洪武

五

知開齋

達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

遣使持詔，以卽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攜廓帖木兒所執，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出迎，匍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達暮即以兵劫

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薛顯被傷走還達問，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謂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於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參政傅友德，問張良臣叛，率師自臨洮至涇州，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鉤將略其北，參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俞通源略其南。

諸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並建廟于

步奏

卷五

洪武

六

知開齋

太廟之東，以時奉祀。

楊王姓陳氏，世爲維陽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連岸檣絕，計無所出，盡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今夜有舟來載也。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良舟壓，凡附舟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坐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饈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居數日，事將沒。

皆務得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祈禱者
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
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
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陽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
女長適李氏次即 皇太后年九十九歲卒
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敗故
元將江文清兵于錦川元丞相也速以兵迎戰又
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曰元兵

芳墓

卷五

元武

七

知問齊

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
伏兵大破之擒其丞相脫太赤遂率兵道新開嶺
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
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薊北悉平
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

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柳河川以
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

七月七日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開 上震
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愜至龍江一上親製

文躬往祭之恸哭而還 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
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
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人九命
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階第二追封三代
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
爲王太子妃後勅建過春于鍾山之陰

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
方物請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爲永安府知
府黃世顯爲向武州知州黃英衍爲太平知府黃忽

芳墓

卷五

元武

八

知問齊

都爲恩州府知府趙帖堅爲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都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
遣都督馬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天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
能遽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解援故令札兒攻原州
欲以掠慶陽請得移軍逼開以扼原州彼無所施
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引兵討之
札兒走

蜀明昇遣使來貢

祭酒陳寅恪通人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洞洞不見艱難意初進吳楚文多激憤冲更寬難去居深山中校經義初吳楚文多激憤冲更寬與應聘而起凡解古義文事多公論定

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於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時王保保自寧夏遣竹符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遷獲斬之以狗城下張良臣復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初良臣之復叛也

芳華

卷五

世武

十一

知問齋

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爲羽翼姚暉葛行之徒爲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九泥燕之平章姚暉熊左丞相胡知院等知事不濟爭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

蒙古部將賀宗哲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馮宗異擊遁之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郡土酋皆來降○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

芳華

卷五

世武

十二

知問齋

戒而生騷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羣臣皆頓首謝時其露降上問災異之故宋濂對曰其仁每燕兒坐賜茶餅舊章甚修所至問廷臣無不稱言其善者詩文每篇忠告且深密不洩禁中語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宗不對命國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鳴山功臣廟詔郡縣立學校詔曰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四子監恐不足以並延天下之

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府學
授一員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
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二
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十石有司
務典典內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北征還入見 上慰勞之

右副將軍馮宗興還京師
宗興見 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
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關
外之事將誰任之宗興頓首謝 上以其勳爵始
置之

芳墓

卷五

漢武

十三

知問齋

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賁平定中原及征南將
士之功於奉天殿

庚戌三年春正月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
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犂昌指揮于光將兵
援之遇保保兵于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復
命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資章李
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鄧愈湯和為右副將
軍往征沙漠 帝問諸將曰元主遷都塞外王保

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
減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
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
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
援況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
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二舉而兩得者此是也王保
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西安鳳翔三府候命戶部往賑之

芳墓

卷五

漢武

十四

知問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上惻然曰民日暮待食若
須運粟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
其患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
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以太常卿胡惟庸為中書省參知政事
二月令寧夏有難者許歸養上見後虎舉軍外置
追封故元帥鄂子興為赫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
祭○命製朝服公服以賜百官○三月免應天徽州
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鄧州知州鄭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采行之

其一謂西北餘孽未平一有警急調其轉業事難
卒辦諸議屯田使東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殷
賦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
番其沙漢并要害之處當發其城郭徙其人戶於
內地其三聖田以資中興自平朔南兵起十年
之間積棄之地幾萬畝桑爲今之計莫若許復棄
之民聖田外餘畝桑爲今之計莫若許復棄
人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於官糧外與之置
於中外牧受則中原漸平販賣少蘇
轉運之勞流徙人民亦得永安田野
足以自給仁愛不妄刑殺使民自持食不二味
色貨利漸無所嗜夜宿咸境民安無憾獎利名
義新學官崇尚士習結誼相聞官無
私訟屯田平糶禁諸奸好封境帖然

大將軍徐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
副將軍鄧愈立柵遏之

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爲王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
之秋奮起惟右賴將帥宜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
將軍徐達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
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
行爵賞緣吐蕃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徐達
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未及舉行朕惟帝王
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
茅胙土以藩屏國家

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
立長子順爲皇太子諸行之

第三子順爲王第四子爲王第五子爲王
第六子爲王第七子爲王第八子爲王
第九子爲王第十子爲王第十一子爲王
第十二子爲王第十三子爲王第十四子爲王
第十五子爲王第十六子爲王第十七子爲王
第十八子爲王第十九子爲王第二十子爲王
第二十一子爲王第二十二子爲王第二十三子爲王
第二十四子爲王第二十五子爲王第二十六子爲王
第二十七子爲王第二十八子爲王第二十九子爲王
第三十子爲王第三十一子爲王第三十二子爲王
第三十三子爲王第三十四子爲王第三十五子爲王
第三十六子爲王第三十七子爲王第三十八子爲王
第三十九子爲王第四十子爲王第四十一子爲王
第四十二子爲王第四十三子爲王第四十四子爲王
第四十五子爲王第四十六子爲王第四十七子爲王
第四十八子爲王第四十九子爲王第五十子爲王
第五十一子爲王第五十二子爲王第五十三子爲王
第五十四子爲王第五十五子爲王第五十六子爲王
第五十七子爲王第五十八子爲王第五十九子爲王
第六十子爲王第六十一子爲王第六十二子爲王
第六十三子爲王第六十四子爲王第六十五子爲王
第六十六子爲王第六十七子爲王第六十八子爲王
第六十九子爲王第七十子爲王第七十一子爲王
第七十二子爲王第七十三子爲王第七十四子爲王
第七十五子爲王第七十六子爲王第七十七子爲王
第七十八子爲王第七十九子爲王第八十子爲王
第八十一子爲王第八十二子爲王第八十三子爲王
第八十四子爲王第八十五子爲王第八十六子爲王
第八十七子爲王第八十八子爲王第八十九子爲王
第九十子爲王第九十一子爲王第九十二子爲王
第九十三子爲王第九十四子爲王第九十五子爲王
第九十六子爲王第九十七子爲王第九十八子爲王
第九十九子爲王第一百子爲王

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於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
和林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
溝而壘整衆出戰諸將爭奮大敗保保兵於川北
亂塚岡擒元都王文濟王及國公闊思孝平章韓
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保保僅
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
渡遂由寧夏奔和林愛猷議理達臘復任以事

置弘文館以胡鉉爲學士命劉基危素任本中雅稜
皆兼學士

五月大將軍徐達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
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詔設科舉取士

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先死，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即督兵兼程以進，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鎮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

芳華

卷五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上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時百官奏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亡，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詔定嶽鎮海濟城隍諸神號

免蘇州通員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石五升者一石二升者，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繁衆，家給人足，朕之祖

芳華

卷五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父亦預享其太平。唐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山，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命翰林學士張瑄、副僕牛諒封安南國王。

目寧元進士，諸起為翰林學士。帝親製誥命錫之，遣使安南。時國王已逝，國人請以詔印封王之。子目寧守禮不從，將詔印實封還奏。帝大悅，以其有用，更愛之，皆舍生取義之節。降聖書，製

詩十首褒之

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爲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親率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

芳墓

卷五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邊場勞我師旅今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於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道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

至朕憐帝王之後特封崇禮侯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遣使齋詔諭安南高麗占城

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蒙古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秋七月朔續修元史成○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舉樂不許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爲飾○禮部尚書崔亮

芳墓

卷五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骸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爲令○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遣使致書于蒙古太子愛猷理達臘

書曰君之將擢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

曰右丞薛顥破虔王保保戰於...
馬軍此其難想又殺千戶吳富富自功從侯有功
無過剛刑其所殺卒殺而令之服加刑恐人
言天下甫定則殺將帥欲有之則死者何寡令封
以侯爵分其祿為三以一以賜爵之家一以賜馬軍
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孥子庶幾
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
上諭馬勝曰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令卿子出鎮
西鄙近以家人違令開朕朕言親色以由不得
其所故爾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朕朕念卿昆
弟相從爾國有功且賜姻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
役人得門從容足衣食無窮迫自
然勉力下無恙否爾家道昌矣
徐司馬傳揚州人尤為弄道矣
司馬好文學謙恭下士大夫漸東河南尤著惠
政得人歡心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
無餘貲

卷五

洪武

知開香

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
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
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
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於諸將朝望早朝後俱赴
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
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 上嘉納之

大宴功臣

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
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
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
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明者
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大抵人處富貴欲
不可縱欲縱則吝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
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艱難
故戒勉也

祭戰沒功臣

卷五

洪武

知開香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
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
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
父母妻子
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
凡天下行省十三府一百二十州七百人縣八百
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
至北平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

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致怠忽。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昭代芳華卷之六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而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

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

芳華 卷六 洪武 一 知問齋

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乃命宋國公馬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命給守邊將士綿襖。修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建陡甃石爲閘。以防水泄。漢馬援嘗修築之。歲久堤岸圯壞。至是始修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

初至官。諭以「上愛民之意。日引耆老。訊以得失。」

舉廢田。均徭科尤愼庶獄。時朱亮祖舟師北征。河涸。舟膠亮祖趨五千夫浚河。克勤不忍勞民。泣禱於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克勤方孝廉父。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都尚書。

上諭之曰。擢卿爲刑官之長。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

三月。給僧道度牒。

芳華 卷六 洪武 二 知問齋

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鹽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中書省奏給宦官月俸三百。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俸開端。

以冷謙爲太常協律郎。

議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畫隱。吳山郊廟樂章。多

所裁定有友爲吏貪不能自存諫曰吾指汝一所慎勿多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鼓門門忽開入其室金寶乞物蓋朝廷內帑也其友恣取以出而遣其吏引庫吏得引以聞詞及諫併逮之諫索少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諫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吾輩皆坐死矣諫口無害但以瓶致御前上問之瓶中應如簞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諫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方墓

宋六

吳武

一

知問齊

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避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明玉珍掠雲南遇其叔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真女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植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所以防之極

嚴戒嚴霜堅冰之意也

以兵部尚書劉直爲治書侍御史

論之曰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寒謫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蔽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莖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平章楊舉進文罹瘡不利

夏四月潁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上審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

悉其精銳東守罹瘡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

方墓

宋六

吳武

四

知問齊

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墮則腹心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量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舍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遂克階州進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攻破之世真僅以

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

傳友德克綿州

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俞事蓋王夜襲

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

俄大風起諸軍順風縱擊蜀兵大敗大亨走保漢

州

六月傳友德克漢州

蜀人雖失陷文猶恃漢水自固我師造船進取漢

芳華

卷六

洪武

五

知問齋

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

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

流而下蜀守者尤之爲之解體僞丞相戴壽僞太

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構江

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

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

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

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不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

戰可克也乃親迎擊壽等大敗之遂拔漢州

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

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顯時守漢州自將擊古

城又大敗其衆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德慶侯廖永忠克漢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

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

其遲遲緩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

克階文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旣越險

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

芳華

卷六

洪武

六

知問齋

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德慶侯廖

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

德木牌於江流遂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

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戴壽還兵

內援乃留鄭興守城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旣接

乃出後軍兩翼奮擊之與大敗殺溺死甚衆進兵

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備

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

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檣帶水筒以禦帆

芳墓

卷六

洪武

七

知問臺

洞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岩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果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楊，斷其橫江索，擒同食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蜀僞平章丁世真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

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世真令番寇數萬來攻，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勵聲曰：「爲將

芳墓

卷六

武

八

知問臺

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諸世真攻圍益急，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軍所殺。千戶王均諫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弃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諫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送至京，賜第居京師。世真逃竄山谷，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

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謂軍門降，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不如早降，以免生靈塗炭。」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俟湯和至，明昇面縛銜壁，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遺

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穎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蹣跚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按兵入分兵徇下川屬州縣之未附者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考其

卷六

漢武

九

知問齊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已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殉國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和等聞詔

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宋濂以爲禮部主事

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還京論功行賞

等還京論功行賞

詔穎川侯傅友德統大軍目趨險阻首克隋文破

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羅塘下

重慶致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三百五

考其

卷六

漢武

十

知問齊

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都督俞事何文輝金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明日上復諭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岷州逗遛不進非穎川侯趙國渡險直入劔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授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淩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爲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爾爲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朕甚爲爾惜之

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況敢希重賞乎？

建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為保伍，發給之，賴以全活者甚眾。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

方奉

卷六

洪武

十一

知問齊

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震初為吉水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戶部尚書。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瑯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於

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王紗羅紋綺，俾善待之。

命靖海侯吳瑄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馬勝分道征

王保保

達曰：今天下大定，民朕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

王保保出沒邊境，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於是命達

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征西

將軍。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今兵出三道，大將

軍由中路出雁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運軍致其來

方基

卷六

洪武

十二

知問齊

擊之，必不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由金蘭取甘肅，以款其兵。今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謹慎，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吳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

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凡平二百二十三洞，并焚鳳安田等州悉平之。各

班師還京。

二月，諭羣臣各盡其職。○高麗國王王禕請遣子弟

上意天久
不用命
石紀而下
宜爲金足
遺大訓

入大學。○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五月詔勸興禮俗。

中丞陳瓘曰：法重則民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鰾不生。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秦有繫顛袖腸之刑，而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瓘慚而退。

詹同曰：帝王之治，無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

茅舉

卷六

漢武

十三

知問齋

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平。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於權謀術數，不可不慎也。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降。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之。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藍玉，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

奔營遁道，至哈刺莽來，虜部落驚潰，復進至鹽胸。

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於是留

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

而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章規知之，悉騎渡

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虜稍却，復進

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

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

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

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壓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

茅舉

卷六

漢武

十四

知問齋

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清海，勒兵據險，虜疑有伏，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至桑敦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爲天助云。

作鐵榜申誠公疾。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旣已論功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凡奴僕一犯，卽用究治。

知各民職
其水一河
常而一

政有蔽匿者同一斬罪爾等各宜謹守以稱朕始
終保全之意

命工部造紅牌鑄成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秋七
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於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
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
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
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天下平定彼當
自歸已而元還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五

知問齋

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

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

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

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

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遠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

地至是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

上謂羣臣曰

上謂羣臣曰

亦布可憫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枉地之大小而在德
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
由此觀之可不懼乎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
文忠等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
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親前代後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諭示中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六

知問齋

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鵠即殺君家待宋幼

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死朕則不然君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婦朕本布

衣生長君朝自辛卯盜起汝賴斬黃岡君家天運

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與師

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子

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

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

德二生書曰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

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刺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

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如守邊卿等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修葺城池嚴爲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

芳基 卷六 洪武 十七 知開卷

癸丑六年正月安南陳叔明表貢方物請封爵

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始定養馬法

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疋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疋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疋爲一羣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

五月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

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敘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六月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華昌侯郭子興擊却之○秋七月以中書左丞相惟庸爲中書右丞相

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

選各省張唯王璉等十七名召見便殿親命題賦

芳基 卷六 洪武 十六 知開卷

詩稱旨皆擢翰林編修詔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又選成均之秀蔣學方徵等皆拜給事中

上諮桂彥良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實○濂太平未有期也○○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民勞而勿靖德以靖民民靖於德矣 上曰江南大儒

惟卿一人

以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

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

祀之

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

兵擊敗之。○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勅諭之曰：卿

等與朕平定天下，勦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

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

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

飲食起居與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敗勝，今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

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

卿等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誨乎？

詔禁四六文詞。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以韓愈賀

兩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頒二表爲

天下式。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命翰林學士承旨，詹

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命諸司常事

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鑄太和鐘成。

其制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以龍

簷，建樓於圓兵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

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

擊之，禮官奏曰：昔黃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

也。上曰：古鐘各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

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高麗王願遣使貢馬，却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

芳華

卷六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定大明律。○十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

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牘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牘，徒增傷物

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乃法古

哉。

路州遣官貢人參，却之。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角村，擒

其平章康同僉而還。○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

勅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
保安得不知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今隨爾
往征其心不可測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
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

十二月詔使王保遇害於雲南

往諭雲南梁王曰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遣使者
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
不然爾特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騁戰會戰昆明悔
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

芳華

卷六

供武

三十一

知問齋

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
兩可不决匿裨民開脫脫聞之謂梁王梁王不得
已出裨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裨裨罵曰燭火餘
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速來豈爲汝屈有
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且夕至矣竟被
害瘞地藏寺北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
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裨始

甲寅七年勅諭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榮
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達與李文忠馬勝

還京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販誘番兵入寇

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從
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
之止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
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
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安南陳叔明遣使
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熾代視事許之○夏四月都

芳華

卷六

供武

三十一

知問齋

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奔
城走○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
陸齡討平之○命置鐵冶所官

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華昌侯郭
子興復鎮北邊○召廣東行省參政汪廣洋入爲左
御史大夫○五月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
濂請類皇明寶訓從之○日本國遣使來朝貢方物
却之○西域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
秋七月朔增闕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桑桑失里及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齋詔往諭雲南。

詔曰：朕起自布衣，創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既安，四夷順附。其款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其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密爾，乃元君遺派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

芳墓

卷六

漢武

十三

知開齋

統其弟，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願。天命下契人心，卽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合兵加討，悔將無及。○詔諭大理曰：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今其圖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讓爾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

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

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選老成宦者威禮表下，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錦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君明天

芳墓

卷六

漢武

十四

知開齋

理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君若不悟，他日加兵，禍不可測。皆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五年。今聞粵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威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翰林院奏進回鑒樂歌。

其詞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十一月，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孫貴妃薨

詔禮官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葺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禮近人情，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五服亦稍有升降，編緝成書，使內外遵守。

道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忿，夏引平民富室爲兵，潮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卽詔

考墓

卷六

漢武

二五

知問齋

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炭湯和還京。

詔天下有司，體訪軍民，戰死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廩至京存養。○倭寇登萊吳禎總兵出海捕倭。

浚開封漕河。○御註道德經成。

徙江南民實中都。

卷六末

昭代芳華卷之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鄆州知州朱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遣使齋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芳華

卷七

漢武

如問齋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

嘗知之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醢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都督藍玉昏醉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謨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二月定外夷山川之次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御製資世通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土用工用商用等

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張友諒子鄆陽繁士謀於吳會服因珍而擒友諒兩廣而轉明其降王版圖於指顧之間斬符峯廖於諒笑之頃收降定廣豈非開國之元勳哉千古之名將不足遇也永忠諡功臣封公太廟高其使所善儒生寢厭意止封爲侯而終復獲譴以沒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始用親祭樂

芳華

卷七

漢武

如問齋

章

奪誠意伯劉基祿

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淡洋幸遭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連奏上二事皆不先開白中書胡惟庸恨之使刑部尚書吳雲怵猾吏誣基善相地以淡洋有王氣欲圖爲篡民弗與則建巡司之策以逐其家奏之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連獄上皆不聽惟奪其祿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喘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洲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因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往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湖廣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林宜孫守處州

芳墓

卷七

洪武

三

知開齊

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竟相之基大戚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畜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

芳墓

卷七

洪武

四

知開齊

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備胡○六月諭安南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顯時往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七月朔日食八月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漢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等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瘞之。」

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命

芳墓

卷七

洪武

五

知周齊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海王講武中都。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

子祺請都關中，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然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然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嵩邱諸山，非有敬鹵終南之固，涇渭瀾澆之雄，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建都。」上善之。子祺聞元帝黨人率衆在融州岩谷中出而碎之。彭州有沿江諸堰，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

十二月，蒙古太尉哈喇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修德進賢之道。

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乞降。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反，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芳墓

卷一

洪武

六

知周齊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楊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

定親王宮室之飾。

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

安南陳端遣使來朝貢方物。

六月，以翰林侍講學士朱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濂素寡飲，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觴而如廁，行不成步。上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

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剝削於民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七月朔日食

命申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

上曰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今觀律

芳華

卷七

洪武

七

知問齊

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評議更定務合中正

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

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勛奏韓國公李善長有

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勛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

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

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善長受厚恩伴爲懇懇

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思

失禮古昔所無明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又不

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修凡此所爲揆之事

君之道果安狂哉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

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

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効之誠是但念相

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論大將軍徐達

論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

有好人刺客陰謀事能戒懼之庶可免憂

芳華

卷七

洪武

八

知問齊

賜璽書勞福建參政魏鑑崔莊

魏鑑崔莊皆一姦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曰兩

參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此事常哉惟仁人能

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

能其官

閏九月詔求直言

時有山西訓導葉居昇上三事曰二事易見而爲

患小一事難知而爲患大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

也用刑太繁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

上以手詔
發山東市
致大市

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易知而臣謂患難見者也上怒其疎間骨肉逮死獄中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

十二月勅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元果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可以形求得

芳墓

卷七

洪武

九

知開齋

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莫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燕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

芳墓

卷二

洪武

十

知開齋

食其祿終身無二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械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銅海南以終蓬露之命則雖死於夷難亦感恩極夷上覽奏而益重之命

之江西布政沈立本招故元吏部侍郎賴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城人官江西都事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出奇計收復建昌出使廣東而廣已歸附子中變姓名浪跡江湖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楊憲退京師有弔之者

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嘗懷鵠自隨，曰：有強我仕者，當以死答之。適立本招徵，子中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鵠而死。

都督僉事漢真征高麗不屈死之。

真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大罵，抽刀刺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上曰：漢真當危難，秉義不屈，誠忠義，與子璵生甫數月，卽灌穉中，封爲西梁侯，以報真功。

芳華

卷七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丁巳十年春正月，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咎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

言者耶？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夏四月，命衛國公邵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寧師討吐蕃。

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勅中書省臣曰：向荆湘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芳華

卷七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三月，河間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各官來朝，宜課殿最爲三等，以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朝。宴者出，然後退，使知所激勵。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者。

通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獻方物

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

十一月己卯南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

於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上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

傅藻黃麟等以蔡氏左旋之說對上曰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

日月五星緯也朕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三

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

芳華

卷一

歷武

十三

知問齋

宿之西相去丈許晝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

是而觀之則是右旋

戊午十二年進湯和爲信國公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蘇松楊台海溢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里達臘

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

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

府州秋糧○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

詰曰朕昔徵時存懼親喪艱於宅兆創繼祖以已

沃壤慨然思朕朕得安曆皇考皇妣瞻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賢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妻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以牲醴祭之

西蕃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會事藍玉王弼帥師

征之○十二月攻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賜粉勞之

○是年封皇子柏爲襄王桂爲豫王後改封棧爲漢

王後改封植爲衡王後改封連王

已未十二年正月命湯和率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

芳華

卷七

歷武

十四

知問齋

以萊州知府童俊爲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爲

工部尚書○九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

擒三副使使噶子等班師○丁丑討平蜀寇

冬十月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

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

父子而異背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

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

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
不防於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沈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作渠引龍首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至是御史中丞徐節

方基

卷七

洪武

十五

知問齋

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頗聞
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
貴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
南自縊卒

詔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時丞相胡惟庸專恣、

禮部員外吳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害

庚申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

奇發其事皆伏誅

惟庸黨逆謀已定華門所居井湧醜象遽
觀將西出前走衝蹕道勑馬銜言欲殺方
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極極詆下司
右臂執猶尚指罵臣第恐為痛誅上方悟
城隍祭則見披甲內兵俱屏間數匝上
反遣兵圍其第罪人皆伏誅一統神丹其
陳寧中丞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
祭仍給兩廡戶六人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

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

芳基

卷一

洪武

十六

知問答

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陞六部爲正二品分理天下

成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

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
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
獲其全部以歸

燕王之國北平以爲誠爲燕府長史

號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步集

卷七

洪武

十七

知問齊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端勿宜德成教諾比
出宮門納鞵中伴醉脫鞵露金闌人以聞上曰
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間嚴密藏金而出非竊
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止不以此
相試耶衆服其識

二月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

諭皇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裝
近之俾無酬歌夜宴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

無寵幸之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
故各自修飾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
衆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
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皇存而出日入
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忽情以
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三月命戶部減蘇
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步集

卷七

洪武

十八

知問齊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
臺事○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倭寇海上郡縣
仄哇國王八達那把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
使月餘遣還

祭酒宋訥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運重不妄言笑
齒費專修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
士爲鹽山知縣中更累擢懷慶府知府洪武十三年
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積勞致難卒薛瑄學者
始稱爲文淵

定兩浙鹽額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曰朕以非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幸輔失職四姦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中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莠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于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放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詔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

步基

卷七

洪武

十九

知問齊

遣使齋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瑞改名停罷王府一切役作以昭上天肅戒之意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至是凡兩月然後

受朝于正殿

○上諭刑部尚書都御史等曰凡論罰須原情不可一罪入罪非民有子犯法當先其父行罰求免師吏為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感再三言讞覆奏而行之毋重傷人命
○禁民下罪因于愚山謂文武大臣錄之都督僉事沐春錄其可伴廷者奏釋致百人明年諸州民告變那海者捕送上命春往至則逃春厲兵襲而捕之推較淨實自其逃者又全所百人

芳華

卷七

洪武

二十

知問齊

而止無故亦不得入官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官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于外臣請謁寺觀燒香賽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以卓敬為給事中

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自於上曰官屯朝廷戒效絕綱故先今陛下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徒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頗廣相亢尊卑無別何則以今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但吾處未及此耳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青民釋粟以儲之正欲備足款勞飢民也若虎先民飢必俟奏請遣途往運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郎滿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粟以貸民然後奏聞者為念

歷代芳華卷之八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故蒙古平章朵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始編賦役黃冊○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二月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以孝義聞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有誣鄭氏

芳華

卷八

洪武

知開齋

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湜曰弟在恐使諸兄罹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湜至迎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惟庸爲非耶卽宥之擢爲叅議三月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六月海鹽捍海塘成河南五溪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變

樂狀上壯而遣之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還輕騎夜襲灰山克之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戍卒

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賢良方正蔣安素爲右叅政

芳華

卷八

洪武

知開齋

九月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人昔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噍類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卽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勦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

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傳友德兵至湖廣卽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開兵戍守進兵曲靖

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犄鳥撒分遣將士

芳華

卷八

其文

208

知問齋

趙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寨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卽

劉川平之

命注司論
因嚴津會
議小克覆
奏毋重傷
人命

六五

卷人

進

四

知問齋

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
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藍玉沐英克雲南

故元梁王把匝刺兀爾密旣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刺兀爾密驅妻子赴漠池死把匝刺兀爾密自與達的驢兒夜入草舍中俱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諸父老焚香迎拜玉

等整師入城，戒嚴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

封皇子權爲寧王，在大寧宮，奉陽外，故會州地。○征南將軍傅友

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搆烏撒諸蠻。時元右丞竇卜遁去，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及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竇卜。

芳墓

卷八 武

五

知問齋

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槩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始置諸司勘合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儒臣制九奏，脩食樂章成。

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正氣；三奏，天啓聖明；四奏，道隆；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奏，長楊；八奏，芳禮；九奏，駕六龍。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閏二月，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龍尾關。下關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呼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誰敢首衆驚亂，英身先

芳墓

卷八

洪武

六

知問齋

士卒策馬渡河，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詔天下通祀孔子，○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縣稅糧，○烏撒諸蠻復叛。

以儒士吳訥爲國子監祭酒。

詔旌表遼東節婦。

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

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某，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弃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撫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營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裴鐵，疽死。妻李氏，晝夜哀，臨塋之日，陳祭辭，極畢，縊於屋西桑樹上。爲動容，稱歎，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家。

芳墓

卷八

洪武

七

知問齋

真定故元知印韓太初妻劉氏，事姑嘗氏甚謹。例遷和州，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姑又患瘋疾，劉氏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及卒，劉氏飲合塋於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上聞之，遣中使賜示鈔，官送塋，塋旌表其門。

五月

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仲質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黃。」

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願等以次請畢，上復令取尚書大禹皋陶謨，供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論，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芳墓

卷八

洪武

八

知問齋

八月，皇后馬氏崩，塋於鍾山。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塋孝陵。后性恭儉，初未有子，上嘗育朱文正李文忠沐英等數人，愛如己生。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妃嬪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至以衣服器皿相尚，必切責之。上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上從之。文正鎮江西，荒淫無

度取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克太平破也。先取建康，堅守江西，友諒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骨肉親姪乎？」上宥之。沈萬三家宿敵，因上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未嘗爲不法，救之甚切，遂得不死。」流雲南。聞太學生辛妻卒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永爲制。后病劇，上強之服藥，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必以愛妾之故而殺諸賢矣。」終不服藥而崩。上終身不復立后。

芳華

卷八

洪武

九

知問齋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翰等二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翰等鈔，人各一錠。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名姚廣孝，好讀書，工詩文，善術數，能預知人。

休咎。文皇於時爲燕王，廣孝自諱曰：「殿下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洪武末，侍燕王宴，時天寒甚，文皇偶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大喜，後爲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勅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蠻于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鷄而撫金沙，至於全酋，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

芳華

卷八

洪武

十

知問齋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將軍沐英。

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乎得宜，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雖無礙矣。」諸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

九月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監察御史雲南諸夷復叛，右

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前太子正人

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覓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誡切。至於再三。願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于臣者。必皆進言矣。

芳墓

卷八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

徵者儒飽恂等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飽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尋賜還鄉里。

以監察御史任昇爲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肇昌侯郭典卒。追封陝國公。

人

興與滁陽王同名。其父郭山甫識。上於徵時。命諸子謹事。復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孝慈后崩。攝六官事。次子英封武定侯。德成號騎指揮。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論之曰。國學爲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共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芳墓

卷八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二月。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詩十七。禮記二十七。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詩十章。禮記十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

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俊冠浙東。

三月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詔戒刑部尚書開濟審法夏五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孫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爲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爲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臺夏獻其禮。封曰無之。蓋古

者夫人沒貴妾稱其家事。不得稱爲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定文官封贈廢敘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弃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

芳華

卷八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芳華

卷八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不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賊盜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爲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廢敘之例。五。其一。用廢敘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違背玄。無則嫡長

芳墓

卷八

禮武

十五

知問齋

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敘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免應天太平鎮汀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定祀歷代名臣。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芳墓

卷八

禮武

十六

知問齋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以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泰軍府左叅軍劉達試刑部尚書，右叅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夏四月，論平雲南功。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藍玉仇成王弼先爲有功，身受侯封。今爵及子孫，陳桓加封晉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將校，邊陲有差。

其一，州縣之官，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恤窮困，審冤抑，禁盜賊，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其二，爲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政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闕茸及蠹政病民者，黜罰。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察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其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

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達刑部雜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

六月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秋七月初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貢方物上收

芳華

宋人

洪武

十七

知問齊

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百夷者是也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洪武十五年大兵既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故驛道上從之○冊李氏爲淑妃攝宮中事

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珣爲禮部尚書○以秀才宋矩

此葉北圖配補

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欽天監刻漏博士進大統曆○河南北平大水命駙馬李祺等往賑之閏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元末兵亂允讓與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顛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

芳華

宋人

洪武

十八

知問齊

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曹國公李文忠有疾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及卒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道祭封岐陽王謚武靖賜塋鍾山配享太廟

文忠器量沉闊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遇勁敵膽氣益壯建立殊勳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胡翰講性理之學爲詩辭雄壯可觀上命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

矣

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十二月詔修祖陵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二月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爲元溫州教授兵亂隱於家上禮徵與語大

悅禮待甚厚屢幸其第召以機密授以官輒辭每

召見賜坐賜宴賜肩輿群臣被譴者率爲救解

上諒其誠未嘗爲忤官其子亦固辭始終一致至

芳墓

卷八

漢武

十九

知問齋

是卒賜祭墓及賻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勅布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

垕仲至京事白

垕仲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權貴陞爲按察使與

學勘士撫恤軍民俸給有餘悉施貧乏詔垕仲還

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

無皮卒干官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已未魏國公徐達卒

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爲股肱

心膂戮力行陣四征舉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

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師行事親

析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

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

臣第一上以達薨輟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

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

遽殞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武寧夜侍宴強之醉命內侍送至爲吳王時所居

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即起

芳墓

卷八

漢武

二十

知問齋

趙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

此愈信愛不疑嘗南征至姑蘇聘一女子約之曰

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他適女父

堅求送女侍中櫛武寧固拒更遺數十金助資妝

以謝負約

三月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擢丁顯爲

第一○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視政諸司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永

昌侯監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五色雲見○朱善進觀心箴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禎討平之○六月詔禁諸司納賄

秋七月遣使勞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者民韋棟等數十人詣闕陳其撫民有方畱之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勸曰乃者有司失職民受其害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畱知縣胡孟通縣丞

芳皋

卷八

洪武

三十一

知府喬

郭伯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爲之官長者非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平日爲政能盡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狂瀾之中砥柱屹然疾風之餘勁草不偃特賜酒二罇以勞之其傾終若始勿廢前功○時金壇縣丞李思進亦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闕言思進在官多善政乞畱 上亦遣使齎酒勞之

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

命蜀王閔武於中都

上第十子諱裕有賢德博通經義旁及釋典上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以讀書自娛閔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建寶訓堂遵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東復通儒術工詩文與高僧宗泐齊名永召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晚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第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

芳皋

卷八

洪武

三十二

知府喬

城王盤踞闕出上方稱聖蓋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靖唐虞 上見詩大怒曰汝用殊字是我爲反朱耶無德頌唐虞是謂朕無德雖欲以唐虞頌我而不能也奸僧大膽如此遂誅之 宗泐博通今古過目輒成誦善爲辭章 上幸天界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著髮授官固辭常奉詔著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各傳二人爲首

使福州知府朱李用原官

李用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

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用錢糧十糧又
病痢被楚謂子煦曰吾貨力足堪此且父死汝
收骸骨歸葬之煦惶懼不敢離左轅復戒二弟共
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
謫戍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曰訴不訴皆死萬
一吾父由謫見雖戮無憾遂陳詞通政司以聞
上憫其情赦季用復其官緣此得免復官者十四
人皆拜煦父曰非君有孝子吾儕為城下土矣
太白經天○乙酉彗星見掃翼○以翰林院檢討茹
芳基

卷八

洪武

二十三

知問齊

太素為戶部尚書○詔修築漳河堤○文淵閣大學
士朱善卒

冬十月彗星掃天廟○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陽和平古州詔楚王柏還國

檀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府同知

以其不肯服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遣庶吉士楊
靖齋勸勞之

十一月以進士秦述為工部侍郎○十二月以庶吉
士楊靖為戶部侍郎○詔舉孝廉之士

今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者
民以禮遣送京師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禕遣使貢白
黑布一萬匹馬千匹○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茂
奇

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驚奇怒其越禮執
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雲南孫河西浦擺金龜榜諸蠻叛命賴公傅友德
率師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諭戶部毋為聚

芳基

洪武

二十四

知問齊

欽以傷國體

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存心省躬錄成詔頒
行之

上初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
可為鑒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

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
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遣行人齋勸勞嘉興府崇德知縣畢輝
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齋勸諭之仍勞

以禮

遣使齋禮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本職不謹贖貨無厭

上諭禮部曰好古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爾禮部即遣人齋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德討平之○秋七月遣使齋勅勞蘇州知府王觀

蘇州府吏錢英姦先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箠

芳墓

卷八

洪武

二十五

知周齊

死以聞上遣使齋勸諭之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奈有司不體朕意士有青年便真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

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九月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賢疏辯其妄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如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

芳墓

卷八

洪武

三十六

知周齊

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錄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治道嘉納之

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冬十月頒志戒錄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

舉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麗憲章欲仿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着爲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

芳華

卷八

庚武

三十一

知問齋

益加詳焉每編成上親序之

○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軍諸邊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昭代芳藁卷之九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領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勝定遠侯王弼爲左叅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爲右叅將率師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者在慶州宜

芳藁

卷九

漢武

一

知問齋

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搗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旣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定荆楚平吳越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思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莫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等聚兵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刺吾留而未遣朕惟人心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喜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

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

大祀南郊禮成諭侍臣事天之寶○躬耕籍田遣官率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禁采銀礦

二月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於慶州

勝等兵至通州遣通騎出松亭關聞虜騎有屯慶州者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浙江布政使司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御註書洪範成○焚錦衣衛刑具

芳藁

卷九

漢武

二

知問齋

三月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於大寧○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置福建緣海防倭衛所五月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等

勅曰近御史李原名帶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誑詐之詐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爲我邊患符至即可募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銳爲守備朕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

六月大將軍馮勝等進師駐金山

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刺吾至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馮勝等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勤乃刺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亦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悅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乃刺吾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衆由是勝衆多有降意

芳華

卷九

漢武

三

知問齋

大將軍馮勝率師踰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魯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

芳華

卷九

漢武

四

知問齋

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酌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卽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遣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同寢食遣使奏捷於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至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營大軍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管將士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膏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平潮河川大寧金寧口

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潘陽
崖頭間山願居者亦許與遼東軍聚住從便耕牧
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其實以聞朕
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寨即令人械赴京
秋七月命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
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
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

真臘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通遼國遣使
芳章

卷九

漢武

五

知問齋

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八月遣使戒諭北征
諸將召馮勝還以藍王行總兵官事

馮勝械常茂至關茂勝之婿也勝每於寨中卑折
之茂不能堪出不通語勝卿之及納哈出降而虜
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告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
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
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王
行總兵官事

九月故蒙古降將納哈出至京封海西侯

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
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
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安置鄭國公常茂於廣西龍州

茂為常茂

○詔以永昌侯藍王

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為左副將軍武定侯
郭英為右副將軍率師進討殘胡○冬十月封朱壽
為岷陽侯張赫為航海侯○置北平都指揮使司於
大寧○詔建歷代忠臣廟于鷄鳴山

命宋國公馮勝建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命晉定
芳基

卷九

漢武

六

知問齋

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定邊姚安等
處立營屯種以俟征進○十二月大誥武臣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我伍罔知憲典故所為往
往違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召前諸械知縣陳允恭於雲
南

上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
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弃之陳允恭前任
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

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

漢物獄平恕人有感漢者過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飲而金不可受固却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上嘉之而用焉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上

芳華

卷九

漢武

七

知問齋

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畢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

顏凡三十有七人

定歷代帝王廟制

初歷代帝王廟五室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各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人西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九人建於鷄鳴山之陽

故蒙古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芳華

卷九

漢武

八

知問齋

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左副將軍唐勝宗右副將軍郭英

勅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速斥埃以防不虞

三月策試舉人九十七人於奉天殿擢任亨泰爲第一

○令諸儒撰疑信論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利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

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

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

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鐸東川侯胡海等往從征虜大將軍藍玉北征速使齎勅諭藍玉等曰遇者故元司徒阿迷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芳華

卷九

洪武

九

知問齋

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先是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新附蠻夷陰相連結咸蓄異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側乃謂衆曰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退却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衆出營

結營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綱之屬皆乘象衆皆披甲背負戰樓若闌橋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槩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勝追奔直搗其柵寨破之遂縱火焚其寨烟焰張天還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背刺者最號驍勇復率衆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卽傳令馳斬隊將隊將懼奮呼突陣衆隨之無一不當百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衆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英遂遣使奏捷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還之

芳華

卷九

洪武

十

知問齋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大破故衆古主受獻議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走之自是殘元之孽不復能振矣
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至百眼井去

芳華

卷九

漢武

十一

知問齋

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霸曰：「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入十餘里，玉以弱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舉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百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太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金印、銀印等，馬牛羊俱十萬餘頭。人人奉送班師。

乙酉，五色雲見。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爲左副將軍，陳桓爲右副將軍，曹震爲左叅將，葉昇爲右叅將，統領馬步諸軍討之。

友德等既受命，復遣使齎勅諭之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囉囉，厥後子姓繁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寧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奸謀。」又曰：「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密，其人素犷悍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倖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芳華

卷九

漢武

十二

知問齋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都陽侯。大將軍藍玉遣人送所獲故蒙古主太子地保奴至京師，賜鈔居之琉球。

玉遣人送虜主太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有言玉私元主妃

事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
妃聞之惶懼因自盡由是地保奴有怨言 上聞
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居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
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
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
球仍厚遺資遣之

八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未降
不能過之以禮乃縱欲汗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

笑奉

卷九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視何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爾爾功勞屈法宥
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
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左
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疋餘各賜白金鈔
文綺有差

宴征北諸將于奉天殿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御製論武臣勅頒之將士

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穎國公傅友德
討平之

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
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
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

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之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

芳基

卷九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王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
元主妃者 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
涼國公仍錫是過千券

己巳二十二年正月以秦王爲宗人令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論行政

縉吉水人以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上封
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陛下進人不擇於
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取之
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爲奸之條用之如泥沙

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於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太常非俗學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申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謬。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典師取實。真偽莫明。神僊微應。誕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爲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祀

緇封事皆治平良規。聖祖能容之。且愛護而王成之恩。猶父子非常之遇也。遣行人齋勅旌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璉。勅曰。朕惟郡守縣令其職。惟在愛民。邇年有司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腹利。重困吾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璉執法不從。具奏以聞。朕深嘉歎。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功。三月命征南將軍顏國公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遣使命領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淫。蛇虺蚊蚋之毒。隨處而有。人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

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一如所諭。

五月癸巳，置泰寧、福余、顏三衛。

遣使齋勅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昔有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于是天更元運，以付于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眾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加優待，況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余、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爲泰寧衛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余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顏三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狼洞黃平蠻作亂，額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征南將軍額國公傅友德有疾，命運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秋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芳墓

卷九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芳墓

卷九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八月，更定大明律。○禁武臣預民事。

徵趙揭諫爲瓊州教授。

揭諫，雅追古學，探造化之原，嘗與修正韻，徵爲是官，作瓊臺布學範，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造化經緯，圖說俱手錄，以授教。蠻俗自茲漸風。瓊崖四州，稱爲趙夫子，丘瓊山出其門下。

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錫宴賜金，遣還。安南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諭侍臣典治之要。

上謂侍臣曰：典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

尚書沈綱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翰林學士劉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三吾愧服。○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

可不慎。

徵士梁寅卒。

寅家貧力學，一時名士多與之交，爲元集慶路訓導，避亂隱居。上徵名儒修文，寅與焉。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授以官，以老病固辭，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

高麗幽其主，禰立禰子昌。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

芳草

卷九

詩賦

十九

知問齋

詔燕晉王分道伐虜。○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壻權國事。

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旽子，禰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壻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若果爲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

自取也。爾且備吞其國人知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詔免仙人張三。

三丰魁偉美髯，寒暑一袖，或處窮僻，或遊市井，浩浩自如，有問之者，終日不答。輿論三教經書，則吐辭，琅琅皆本道德。忠孝每事，輒先知之所嘆。斗井無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或隆冬臥雪中，納紆如常時。詠揚州瓊花云：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教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

芳草

卷九

詩賦

二十

知問齋

既久柯曾老，舉世無雙莫與俦。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蓋以自況也。

以廣東龍川知縣陳敬爲吏部侍郎。

燕王率師出古北口，征虜。穎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從。○申定官民服飾。○三月，燕王率師至遼都，故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等皆降。

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文皇北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朔虜，今虜無城

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卽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蹕帳於進都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文皇颯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進都隔一噴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卽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各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親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大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

芳華

卷九

洪武

二十一

知問齋

且降辭色以待之卽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喜甚過望遂無通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救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命涼國公藍玉討定之○五月遷楊靖爲刑部尚書沈綱爲工部尚書趙勉爲戶部尚書秦達爲兵部尚書令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江南北海盜○河決河南太師李善長自殺

芳華

卷九

洪武

二十二

知問齋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冤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固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富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蓬粉身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凡爲此者必有深營急變大不得已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懷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事枉冤延聲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臣誠愧耻忘其疎賤冀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恨解綱奏善長冤狀辭亦剴切都勾安撫司散毛散徇長官司蠻民作亂京國公藍

王遣厥州侯張龍等率兵討平之。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

召涼國公藍玉還京，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楫。

芳墓

卷九

漢武

三十三

知問齋

冬十月，降詔刑行罰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刪正。

命劉基孫劉鵬襲封誠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璟爲閩門使。

門使

初，基爵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族性剛，惟庸爲所害，基子連爲江西參政，又爲惟庸害，沈立木於路，殺情成，英卒于官，及惟庸敗，朝廷憫之，命連子鵬襲封，贈祿二百六十石，其食祿五百石，賜鐵券。

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

先是，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謂非

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宰抗疏入諫，與觀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煉其箭毒，而孟子配享得不廢。

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以不尊君爲主，如諫不聽，位及君爲皆刪去。

錢宰被徵修纂尚書，會題孟子節文，偶微吟曰：「四鼓聲聲起蒼夜，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還田園。」

芳墓

卷九

漢武

三十四

知問齋

樂睡到人間飯熟時。上廉知之，明日文華宴畢，面諭諸儒曰：「昨日好詩，然易嘗舉汝，何不用愛字宰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州縣知縣王佐爲翰林院侍讀。

○置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福建布政司遵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

左侍郎，章昌教授李本立爲翰林院編修。○西番諸夷遣使表貢方物。○論刑部令死罪輸粟北邊，以自贖。○相人袁珙入燕。

古因輒驗人字英王游海上遇異人校相術諸人
叩頭仰對曰燕王龍質鳳姿天高地平一見伏地
神略內蘊真平天子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中
年踰四十若留中久之已而乞歸增難後召明爲太
王丞子忠敬序班忠敬能傳父術宣德朝常侍
寺丞天板松茂恐宗人有忌變謀上者未七日樂
安反害至官尚
寶少卿致仕

昭代芳華卷之九

芳華

卷九

洪武

二十五

知

昭代芳華卷之十

衣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卒未洪武二十四年

二月，權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安設國子祭酒。○三

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庚戌會試舉人，王十一人，於

奉天殿，擢許題爲第一。○封皇子權爲慶王，在慶陽

川松爲韓王，在開模爲濟王，在濟寧爲唐王，在南陽

論皇太子諸王

芳華

卷十

知開齋

知開齋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

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

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

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皆勤於政事，至順帝偷

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覆亡，朕鑒不遠，爾等當克

謹克慎，庶永保基業。

更定六科官制。○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

汝弟分封其地，已數十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

慰勞秦民。○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

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雷起東南，

爾征西北，爾前行，雷從後，風實之兆也。然一旬之

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

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

以回天意。

藍玉征虜，靖至北平，以召見，獻笑皇不受，玉慙謝

歸。見太子，太子慰問平，玉安也。因說太子曰：殿下

芳華

卷十

知開齋

知開齋

試觀八皇上於諸子中，最愛者，爲誰？太子曰：爲鳩

之愛，焉有軒輊？玉頓首曰：臣聞燕平，英武得人，必

威名日盛。皇上所最愛，又聞術者言燕地有天

子氣，臣幸托肺腑，願獻言自策。

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爲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主曰：慎擇老成之臣。三

曰，懷夷狄。四曰，精選有司。五曰，褒封祀典。六曰，減

省宦官。七曰，調易邊將。八曰，採訪廉能。九曰，增置

關防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邊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勝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

丹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民晏然安業。

步臺

卷一

漢武

三

知問齋

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爲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建保寧通

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基泰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而兼之也。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額國公傳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園，不許。○河決武陽。

三月，命宋國公馮勝額國公傳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夏四月，命涼國公藍玉率蘭州諸

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太子薨於五日，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附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諡以表

步臺

卷十

漢武

四

知問齋

行古今通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特遵古典，從公議賜諡曰懿文。詔都督聶緯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涼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初以聶緯爲總兵，命侯玉至緯爲之副。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上哭之慟，輒視朝，親製文遣

祭封黔寧王，謚紹靖，命其子春襲封侯，往鎮雲南。時英寺雲南，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聲。飲食爲止。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聖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贈三代普王。諡英爲人克讓，流教遠明。而見爲謀保而害遠，歸寧果斷，實謂明臣。

神有功不伐，嘉言不驕，尤得。上恩悉以給將，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僚惠政，則刻銘，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

選秀才張宗濟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

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間陳古今，李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為常。

秋七月，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破之。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攻破之，進至打冲河，三

芳墓

卷十

洪武

五

知問齋

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進至水西，其截路寨上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栢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食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九月，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庚寅立皇孫允枝為皇太孫。

詔曰：曩者列聖相繼，取字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

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

與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

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

允枝為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

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芳墓

卷十

洪武

六

知問齋

孝孺字希古，建寧府人。雙脾朝朝一目十行，俱下。稍十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見其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從宋濂遊，同門名士蓋出其下。

涼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

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班師而都指揮瞿能

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閏十二月，更高麗為朝鮮國。

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

部尚書楊靖首康太子賓客

上嘗曰都御史當察部事不察其
不問下人事之非與則部事不察其
製造而指容德視與不異其因以不得其食故
若是雖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
不由惡聲德有餘而才猶不足屬被小人誣誤極
刑者數矣朕不知其德由有非其人忌讎則則
諒諒滿朝卿等也無朕又謂憐而無為一切文移
計稟皆歸文存法憑錄前公行錄無可奈何移
味則明決斷者以為非因德廢誦者以為惡人之
心不古者北其對從子希則為中書舍人善大書
成門忠偏皆節原書

乙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王為錦衣衛指揮蔣繼告謀反命革臣訊狀伏誅

芳墓

卷一 洪武 七

知問齋

徽以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

徽奉職公勤復其家權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有龍江衛吏以過罰書為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

史擊登聞鼓上切責吏得終喪至是坐藍黨死

詹徽素刻薄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獄中翻足法
然文法太子亦恨徽縉與太子錄因太子欲開釋縉
縉文附車法太子為白上先入徽言謂太子曰
縉文附車法太子因言立賜以仁學為太子曰
日汝欲逐自為皇帝耶太子覆因威我卒謂建文
君曰為徽殺我建文君為太後錄監獄命先斷機
手足戮於市

二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

邊聽燕王節制

遣禮部員外潘善應往祭廬山為周顒仙立碑○九

月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遣使齎勅勞河南按

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欲聚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

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

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勉為右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閑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

芳墓

卷十 洪武 八

知問齋

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

王氏亦傲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

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

氏舉濟王氏舉勉餘皆給道里費遣還

封皇千懷為岷王在岷州後樹為谷王在社○承鑑

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

敘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

別為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信郎中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

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

○三月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張信爲第

一○命韓王滿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王松藩王模平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

敦友悌之情

九月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

愈乃禱于岱嶽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

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

子天倫至重禮父爲異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

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

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

行事例行於天下

孝墓

卷十

禮部

九

知問齋

定正蔡氏書傳成

撤馬兒附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

貢馬二百匹○寰宇通志書成○賴國公傅友德卒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遣使勅周王橈發河南屬衛

馬步軍晉王橈發山西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

田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等處勦捕野人

信國公湯和卒

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

一召入觀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費備至相對語舊

勞撫摩感泣賜爵欽和爲坐墊之資至是卒上

嗟悼輟視朝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封東曉王諡襄

武聖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

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願上嘉焉

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

六本上觀葉○宋國公馮勝卒

詔岷王橈之國

孝墓

卷十

禮部

十

知問齋

初岷王定都岷州

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

往鎮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詔免山東及應天等五府稅糧○始令法司擬罪引

勅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
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備歷
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
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
之臣徇權利作聰明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
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像

閏九月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
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
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
及駙馬二十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

芳華

卷十

禮部

十一

知開

芳華

卷十

禮部

十一

知開

芳華

卷十

禮部

十一

知開

冬十月冊馬氏為皇太孫妃馬氏女也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
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
金分兵勦六藤峽江南巖蓮花寨等處擒戮其叛
酋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
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崇千戶所鎮守
其地遂班師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處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
各擬二十字

以漢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爲
下二字則以高麗新羅百濟等國為名如王位
常由漢高麗百濟新羅等國先取是也
十一月令儒臣書尚書無違篇於殿壁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
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
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若爲條格俾知上下之

芳華

卷十

禮部

十一

知開

芳華

卷十

禮部

十一

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僭用黃
羅帳帳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違服藍玉趙禮犯分
牀帳羅帳皆傳金龍又鑄金爵以爲飲器家奴至
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鼓而蘇州府民傾
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
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
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至是書成其目上有三
奉且奉蓋牀帳乃失故德儀性奴
錄像衣履本式署押體式原刻
十二月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教種桑果樹與

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朝鮮國王李
見遣使奉表貢方物。○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
書，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

安南國以其前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征虜前將
軍胡見討湖廣郴州、廣東河源、廣西平川、靖遠平之。

○三月甲子，燕王抵大宰檣，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
徹徹兒山。

文皇親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
芳墓

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
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罷漢揚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

教，若漢揚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
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乖錯，上納其言。

八月免太平等五府田租。○改六部諸屬為清吏司。
○頒表箋文式於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驕儷。

詔頒
金匱
不列支

主

上庫得

不常以

庫

上甚厭之，乃命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論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爾諸將臣從朕，共平
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

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
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

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
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芳墓

甲寅晦，皇曾孫文燧生。
卷十
古
知問齋

太孫允校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
命內庭勿賀。

十二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牛南儀真

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
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

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請闕以請，上
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史 43—139

士等便學步身諸事竟獲洪武末二王相繼
聖祖隨亦安死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
無疑而天下見
數年戰爭之苦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

先是立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
茶以移茶出境者斬嗣隆不常察者處極刑時駙
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移出境貿易令陝西布政
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倫家人有周保者
索車至五十輛闕縣河橋巡檢司史某彼捶不堪
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等皆伏誅

置政平訟理二條論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聽詳其致
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以所犯來
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幃傳旨諭
之其無罪應釋者特政平條宣德意遣之

八月以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冬十月停還東海
運○十一月平緬蠻之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
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為左將軍徐

此為右將軍討之

十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
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倡亂稱尊者
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
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
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九矣靜
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
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
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平緬蠻之幹孟請入貢
都督會事徐凱執卜木瓦寨蠻酋賈哈刺送京師伏
誅○三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璜胡
椒等物○

勅燕王與代達寧谷王禦虜○進齊泰兵部尚書
陞刑部侍郎暴昭為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鼎為
左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為工部左侍郎羽林

衛經歷邊界爲工部右侍郎

皆以言事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刁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甲寅上不豫○乙亥勅燕王統部制總率諸王備虜

勅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

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

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

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懷外安內

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部司等軍郭

英總遼東都司并遠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

芳華 卷十 知問齋

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答上

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

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

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

日勤不息專志有益於民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

微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

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

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

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

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
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
令從事

皇太孫治喪禮

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於是

徹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

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

埽之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簾於西直殿京官四

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

芳華 卷十 知問齋

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勾水夜不就枕算先是太

祖不豫多暴怒遺詔數者甚嚴皇太孫入侍事必

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枕以起唾壺溺

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姚容勸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深更夜分侍衛酣寢

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

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率諸大臣迎之

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

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

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

是月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是日葬孝陵

援遣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勸使還國詔行三年喪禮

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芳華 卷十 式 二五 知問齋

于疑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遣詔在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違古先王之定制有司復奏曰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遣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練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餽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羣

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遵定儀注以進

六月甲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邁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尊母呂氏爲皇太后

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

帝本志切養民而所爲多兵四年之間今日省州縣口省縣今日省衛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衛宮門殿門名通曰新軍以干戈佐德曰不取給而自不少休

芳華 卷一 洪武 二五 知問齋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泰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夢回爲徽州知府以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學士

孝孺台州寧海人幼精敏絕倫爲文雄邁醇深恒以明王道剛異端爲已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

授建文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

秋七月廢周定王爲庶人

人告王反上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

時燕藩遣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

莽莽

卷十

其武

二七

知問齋

矣時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成燕王問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遣何論人心自是燕王遂以道衍爲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吏部尚書茹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吏部尚書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爲纂官○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英威守心十一月監察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縉時時直言太祖愾諭賜錄曰汝歸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八年太祖崩縉來奔喪有司勅縉毋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揚學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

建文初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於是高出守北

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以往

卷一

其武

二七

知問齋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並倫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播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東秦讓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願老堂三字及採几玉暢各一倫上表稱謝略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外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愷則皆思四海或有饑饉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歎上甚嘉之

芳墓

卷十

洪武

二十五

知問齋

有祭酒劉松書傳學有志行家素敦及貴未嘗增進業必官十歲不以妻下相隨清苦如布衣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行至則連運寧夜賊盜一與讀書不驚五更衣起起至待見招後過賊盜安反側惟恐辱府大體尤嚴成則小人險狡先事防制溫顏益河而見者凛然或仕歸益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文雅粹詩有唐人風韻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紳之子也紳使雲南爲元華樂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執紼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

之曰子充有後矣至是給事中徐誥等薦之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未明求衣日昃求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麗上書論時政

魏事母至孝母老疾跪奉湯藥不解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上書論時政其略曰今欲

芳墓

卷十

洪武

二十五

知問齋

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推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繫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脰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歎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迫屬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誦景帝寬厚不如文孝文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

芳墓

卷一

洪武

知問齋

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高皇帝起於荒陬，高天行皇后，有后妃不如之行，則有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為天子，文庶百世為諸族，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上格，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逃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遠金元積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充寧遠谷代，慶肅星羅棋布，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以臣愚見，不當聽其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放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未逾年，北平兵起。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樸，為翰林侍書。○茹常仍以

尚書字河南布政司事。○以王鍾為戶部尚書，鄭賜為工部尚書。

尚書開辦，敏慧有才，凡國家經制田賦飲訟工役河渠事，果其能裁定，得公一算，盡即有修理品式可為世宗。

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連嗣王，附劾臣傳。

芳墓

卷十

洪武

知問齋

中山徐武寧王名達，以陽人功，側儒沉確，有智略。相三年，大封功臣，國公在丞相參軍國事。世宗四年，王及常李郭馬四公領兵討賊。王里曰：大功明年二月當發兵，今出不二，諸將若神。明文王治簡，遺特當發兵，今出不二，諸將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至於封如蘇府庫。置胡宮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河漢忠志。第一子曰輝，祖澤輔增，太廟長女，仁孝，位特。代王妃次安王妃，武二十一年，輝嗣建文。試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召還，與齊王孫建文。南歸，永樂三年，輝見信，信請輝起，與齊王孫建文。辛輝祖子輝，輝見信，信請輝起，與齊王孫建文。乙未，常武王名過，懷遠人，性剛直，力紀人。開平，常武王名過，懷遠人，性剛直，力紀人。母第三女，許相，顧其報，元王後，上座之前。諸大將至，破開平元君北奔，宗王三人及平。藥住等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宗王三人及平。上為文往祭，節享太廟，王謙慎不於有功無過。廷高快，不勞而獲，其後大將軍，謙慎不於有功無過。

才學

卷十

知問齋

有直隸其... 功為皇... 雲南... 使嘉靖... 四臣... 性臨... 馮陽... 泰獻... 徐勉... 李勉... 班師... 還參... 李斯... 湖行... 昂降... 綠江... 師即... 寧河... 過人... 總童... 彭島...

才學

卷一

知問齋

明職... 功多... 山門... 器聖... 公大... 東無... 壯長... 取銀... 日開... 地築... 宗譜... 不... 者... 勝... 德... 牌... 軍... 援... 南... 雲... 貢... 吳... 戚...

芳表

卷一

知問齊

光登面陽中矢摧維武衛指揮使從取陝西三年
 充河漢使仗征甘肅還封穎川侯上馬平蜀文
 旌公登地悉平公孫隆五法定兵賦興學校修戰
 川蜀蠻地悉平公孫隆五法定兵賦興學校修戰
 公與世泰十九年再征雲南二十一年復征南靖
 昔安二十三年征沙漢還駐開平復征南夏二十
 四年北征哈子忠尚齊春公主
 十七年暴卒子忠尚齊春公主
 萬騎馬都駐金吾所鎮撫
 前美漆人年十八從上起義兵宿帳中戰諸著
 金二十騎號馬二十匹移鎮北平召進督府食事
 馬都尉南承壽當國公議武昭二王紀長
 孫女仁宗貴妃瑤以貴妃弟故得嗣侯
 馬略初各國書夜分不殺智略日充同調兄弟
 相與講兵書夜分不殺智略日充同調兄弟

芳表

卷一

知問齊

上諫諸名庶汗還第位儲嬰儲上恩廣洋明聖
 又諫海南舟至太平三年准庸
 慈大履自登元十三年准庸
 聖教父世傑無為州人世傑有開國功戰歿贈
 承義侯伯事太廟勳以父故陞督府食事
 廖承忠異人兄四承清承永承堅承安承早卒
 上渡江不仕武烈為宋政未幾亦卒承安復人志
 承堅仕陳友諒為宋政未幾亦卒承安復人志
 楚國仕陳友諒為宋政未幾亦卒承安復人志
 以水將屬不忠不忠為副將著大功充征南將軍
 李舟師由海道取南寧還京上命太子率舟
 速勞獲二二年無定泉漳三年封德慶侯
 俞通源異人父廷玉兄通源結義果
 上駐兵和陽歸時總水軍攻安慶戰
 甚矣陸廷至金懷悅事總水軍攻安慶戰
 沒追封河間郡公通源要從征與父兄立
 辛通源帥軍中領其襄槍張士誠戮張氏臣使
 王保保戰皆先登洪武三年封南安侯與世泰
 俞通淵以父兄故充參侍舍人薛立功上又
 衛指揮使戰沒白溝
 陸仲亨漢人少負武略壬辰從征歷陞東衛指
 揮使江西行省平章卓敬車極驍勇洪武三年封
 吉安侯十四年鎮成都烏蠻叛仲亨佐傅將軍
 討之有功二十三年坐法論死子野尚五皇女汝
 寧公主長駙馬都尉
 周德興漢人甲午來歸從征有功洪武三年封江
 夏侯與世泰為征西副將軍人翟勝討明景陽
 平豫江南民十四萬因西左副將軍人翟勝討明景陽
 洪開田弗勤遣卿督責尋理軍陳德興洪武三年
 洪開田弗勤遣卿督責尋理軍陳德興洪武三年
 洪開田弗勤遣卿督責尋理軍陳德興洪武三年
 洪開田弗勤遣卿督責尋理軍陳德興洪武三年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世宗

三

和開齋

少領家鄉。果。於。堅。以。米。當。世。無。有。等。及。兵。曹。參。
 親。笑。曰。燕。陳。決。必。在。有。議。敏。遠。何。況。云。為。家。蓄。養。
 矣。百。餘。年。平。皆。各。道。野。實。賜。多。是。鄉。鄰。父。老。及。孤。
 寡。無。告。者。二。五。人。賜。立。功。陞。資。府。食。事。征。雲。南。卒。
 贈。信。世。子。執。七。原。護。衛。德。無。爵。榮。早。去。贈。督。府。同。
 知。征。五。開。六。
 女。妃。魯。王。
 發。言。入。同。既。論。一。論。不。世。行。師。受。任。米。節。即。行。不。

昭代芳幕卷之十一

武原臣徐昌治述

建文皇帝

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勅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追尊考妣爲皇帝后附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熲允熿爲王○更定官制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

芳幕

卷十一 建文

知門齊

勅王不敬 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

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空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帝覽奏

大驚袖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

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

寢

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使事湯宗

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

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白戶倪亮上變告逮燕府

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

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

苦○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卒○召齊王

榘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兩代王桂於大同

禁岷王昺於雲南並廢爲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院侍詔○秋七月文皇起兵

於燕號靖難○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於靖

難兵○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

執死之

芳幕

卷十一 建文

知門齊

遷化衛指揮蔣士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靖難

兵○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指揮宋忠北平都指

揮使余瑄彭聚孫泰兵敗皆死之○丙戌永平指揮

趙葵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爲

左副將軍都督竇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舉奉大統宵衣旰食

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

逆去年周庶人櫛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

以親親之故不忍禁其過止正櫛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柳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某同謀大逆箱口知罪惡難逃先自焚死柳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故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關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各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

楊松顏成孫凱李文陳瑄平安等率師並進

孝王 卷十一 建文

三 知問齋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平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請命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真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楊松駐薊州張玉謂文皇曰都督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文皇悅隨率衆渡白溝河圍雄縣命王

爲先鋒破其東門潘忠楊松兵渡月漾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耿炳文部將張保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寧忠顧成皆被執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漳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許言保兵敗被執幸得脫竊馬歸又令言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文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張王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

孝王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還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弃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於是李堅寧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文皇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典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命高嶽泰贊李景隆事務○御史韓郁上言時政

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燕舉兵兩月矣而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澤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親撥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德還京師召遠王植寧王權還京遠王至徒封荊州寧王不至別其護衛

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禦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爲備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

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饒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屬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趣援景隆敗奔德州

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暴發大兵討

罪不已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又削其護衛臂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減去此姦惡

文皇傳檄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

不幸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弃典刑殘害骨肉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祿都司官張昂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牆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統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寡

方表

卷一 建文

七

知府齊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徙肅王模於蘭縣○參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高巍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

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勦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殿下假誅左班文臣賈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晃錯爲各家必自毀然後入毀之恐一姦雄豪雉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眾鼓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固迫而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書再上不報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
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賢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胡靖王良爲翰林修撰楊榮楊溥爲翰林編修金幼孜爲戶科給事中胡濙爲兵

芳舉

卷十一 建文

知府齊

科給事中。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一襲。○胡虜可汗坤帖木兒及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皆款北平。○李景隆率兵援大同。○文皇還北平。○夏四月李景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走德州遂奔濟南。

先是帝特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夏四月景隆與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寨蜂擁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

考

卷十一 建文 九

知周齊

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文皇復率衆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文皇後軍房寬狼狽走文皇率衆復戰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文皇馬三易三被劍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陘伴麾轡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陘而文皇復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

步表 入濟南

卷十一 建文 十

知周齊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李景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鉉衆軍高巍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衆趨濟南已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濟南人恐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適矣令登陘人皆哭呼曰且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

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國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叅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弃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上

知問齊

靖難兵

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鉉盛庸夜出劫戰晝憑城降衆盡毀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帝即于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泰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頗老弱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

間衆謀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蹕之彼背腹受敵大難見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盛庸進兵德州還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爲翰林編修○九月承天門成○乙丑文皇至北平○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獄旣而釋之義詣闕上書乞恩兵講和又上書文皇下義獄後出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十一

知問齊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薊山斬靖難將陳亨○靖難兵破滄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驥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眞爲左右叅將鐵鉉叅贊軍務督諸兵北進○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

戰斬靖難將張玉

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爲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噪奮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靖難步兵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文皇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文皇歸路。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芳華 卷十一 建文

知開齋

辛巳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親命神寶成。

丙子，文皇至北平。三月，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

斬靖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衆南出，已酉至保定，盛庸合

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盛庸兵至單家橋，營於夾河，庸結陣甚堅，文皇掠

庸陣，陣旁火車大統，強弩戰盾，固匪不能動，靖難

步兵，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其

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靖難將未能

張武等從文皇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

鐵楯，相牽率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

被執不屈死之，張皐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皐旗不

仆，是夕戰酣，迫暮各飲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

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

無使余負殺叔父名，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

既還營，復嚴陣，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將士

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

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瞶，不辨咫尺，靖

難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

奔至滹沱河，庸走德州。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吳

傑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

復戰於棗城，復敗績。

吳傑平安自真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衆

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

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

出其軍後，大戰，傑平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下如雨

夫集王旗如蝟毛，平安陣間，糾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摩詰軍力戰，文皇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還其定。

以謫斥齊奉黃子澄貽書文皇罷兵，文皇上書請召吳傑等還。

文皇上書曰：比聞姦臣秦子澄，皆以竄逐於外，臣一宗長幼，皆欣喜舞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

奏

卷十一 文

十五

知問齊

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然臣猶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弄權之事，前鑒甚明，陛下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少卿。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時，見吳青龍壁題竹詩，人無俗讀，爲此公題，是日，吳青龍壁題竹詩，問得問，立召見，置紙前，久之，青龍壁題竹詩，上以直諫，如名，遂令胡閏進今，數數能齊黃軍，因議革命，日，不屈死之。

遣大理少卿薛崑住報文皇，夏四月崑還。

文皇書至，帝召孝儒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闕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儒草詔，言罷兵，遣薛崑持報文皇，又爲榜諭。

奏

卷十一 文

十六

知問齊

數千言，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崑見文皇問帝意，云何，崑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幕即旋師，文皇怒曰：是給我也，崑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謀欲殺崑，崑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崑南還。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

文皇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崑下詔軍中，諭以假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益

芳華

卷十一 文

十七

知問齋

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
庸顯疊發兵絕臣糧道要殺臣將士數百人臣將
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闕而彼必欲求露略不見捨
與此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
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
所不知不聞薛昂之來性復曾經其軍中其可謂
不知不問耶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今爲
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心而不能見庇伏惟
擴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
望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
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諭孝藩意孝藩封曰陛
下罷兵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
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賊等下錦
衣獄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南焚賄餉節督袁宇率
兵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于燕世子
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
世子惡儼孝藩言於帝曰兵家貴聞燕父子兄弟

可問而難也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
曰善立命孝藩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
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
馳使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高煦曰
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
乎幾殺吾子

芳華

卷十一 文

十八

知問齋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還接保
定○限僧道田人五畝○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
十月真定守將鄧指揮花英等赴援敗績文皇還北
平○十一月遣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
難將劉江戰於昌黎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
執○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
燕將劉江於平村敗績

安營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
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
高煦請與江先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
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
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

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爲殿者放砲不絕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敗走

皇少子文圭生

靖難後倭島建康人南中總督安官入朝前二歲其後安宗度時之命博廉人無異父顧禁飲夏之李賢從旁贊曰帝心也美宗遂請於太后出禁論廣人康人伏地謝而喜

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勅尉馬都尉梅殷守惟安

○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太祖高皇帝寶錄成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知開齋

壬午建文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孫瑄機執吏目鄭華死之

鄭華洪武十八年遷十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各建文元年詔調諸東平制吏目靖難兵起其妻曰吾義兵也奈何要立討日竟能爲國效死不能爲君手乃解佩帶歸家托衣人無錫至越女進運州州長戚以靖難兵且至盡奔散走去華獨率民吏思鎮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以誠降知縣顏伯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諱皆死之

伯璋遺新示前先行至縣治應都督被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廷太子何爲還日汝時白大

人子限畢之喜矣進守察院望大才諸公鑒此縣令各一水豈能支人及三軍之民長城吾使雖死終無憾矣不日賊兵入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相聲喧嘩奔安南拜謝哭曰五無從保固遂自縊死於城上角寫不悉云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死於城上於東南關高邑人子孫生已永華頃時又下於濟南關

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於泥河敗績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

芳墓

卷十一

知開齋

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陳文王貞統其裨將丁良朱彬

平安兵營於小河百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斬其將王貞文皇督戰急幾爲安梨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番將王麒麟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先是王善夜一男于豐親與周乘白馬視大刀白西來呼救鳴吹安馬蹶而倒王得脫問其姓名羊城陸神

也至定一

燕王問前將師明曰水也後百助老至曰助昔何人曰吾師也又戰日可矣遂進燕王未幾勦衛士攻虎穴門出登寨見燕兵而奔燕者數天燕王顧黃孝曰吾神口語吾言之吾謂北方之將文武也於是結王印披髮仗劍與燕應黃孝有故人王僧者隱居子也居燕然不妄出入燕孝至吳然就見之謂不可乃歸報從使事扣門拜不應通語口印由燕王明前將師明

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陳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飲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

去奉

卷十一 建文

三十一

知問

勦文皇不渡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列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文皇數日不解甲安辛巳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何福敗走平安陳輝馬濟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典明皆被執

皇太孫在東宮時慈問陳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出性善問始天下之要且使下其以進性善咸知進退所飲性善朝廷惡從之性善戰敗後被執文皇教之性善朝服入河而死後進敗

家其

彭典明康勦律已明殺敗官賊達此斷其後官進出進西至靈璧會何福敗為北兵所執文皇遣令傳語中朝士與明實便裝冠衣至官交送召不知其終

五月巳丑文皇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淮靖難將丘福朱鼎皆出盛庸後鼎走文皇遂渡淮至盱眙○庚子文皇至天長楊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靖難兵至柳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敗衆城降彬與鄭知之徒體及其黨擊彬外崇內

芳華

卷十一 建文

三十二

知問

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乘書城中有韓王陶忠降者有三百左右舉力士吳放靖彬遣弟宗厚賂力士俾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盛中為戶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殺靖難軍中不降死

文皇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其除大難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一〇六月癸

考纂

卷十一 建文

三

知問齋

事。陳瑄援虜，瑄率舟師降於靖難兵。○乙卯，文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遂降於靖難兵。○庚申，文皇營於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詔割地，罷兵不聽。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景隆等歸。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華帝急，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偕行。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州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殺死。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糾衆勸王，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樂戰。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王綱大諫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等將幼穉，此否則俱溺井無味。」文皇歸駐金川

考纂

卷十一 建文

三

知問齋

門，泰知不可，乃還自城上投下死。
高麗事，高麗王遣使來朝，文皇命王綱、龔泰、王佐、尚書茹瑺、李景隆等往慰之。王綱、龔泰、王佐、尚書茹瑺、李景隆等皆文皇之舊臣，皆已降。王綱、龔泰、王佐、尚書茹瑺、李景隆等皆文皇之舊臣，皆已降。王綱、龔泰、王佐、尚書茹瑺、李景隆等皆文皇之舊臣，皆已降。
谷王總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內宮火發。文皇入城，帝怒，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起，增壽兄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皇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有翰林編修程濟者，先為岳池教諭，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為翰林編修。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俄宮中火發，傳言帝崩，久之，松陽入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嚕嚕有聲，異之，令入緣藏登絕頂，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僉謀。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按翰林院侍書史仲彬致身錄目

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

退時有篋遺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幸先獻之左
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

鐵三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
亮卒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

賢笑娑帽鞋剌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

之西易土帝曰數也程濟郎爲玉祝髮吳主教授

臣各賢應齊無疑亦祝髮各易衣備膳在殿凡五

生得夫有等任事著名勢必冤結有等妻兒在任

陛下亦帝寵諸臣大擢外去若于小人從上帝

至愚問牛景先以鐵棒磨之若不用力而卽瓦解

者出壘門。而一舟橫岸以待。十人乘此舟。人頓首。

帝問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卽
前皇上賜名玉果昨夢太祖高皇帝排衣南

向御奉天門令兩校尉稱臣。詰曰汝提點秩六品

舟至弔門外伺候。女周旋勿洩。後福未期。不然。難

徐儀行止舟止太平焚畔王起導前問步至觀已

薄暮矣俄而慙應龍學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其
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

池人翰林修職天奉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
祥字人因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王

定海人 監察御史 利奇 松陽人 程濟 績溪人 中

連州人刑部司務馬黃若人所撰撫牛學

治補江人欽大監正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

洲及徐王尉賀植史彬吳江人上曰今後佐臨中

稱呼不拘禮數諸臣泣者摩平曰諸人願隨固

力足捍衛者多不過在人餘俱遙爲應援爲便師
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享道士夜食酌定左右不

離者二人比丘。揚應龍。梁希賢道人。皆濟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雁。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

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一子如節時稱雪菴後稱雪
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嵒山主人時稱槎舟

趙天泰適衣舊稱衣舊翁時稱天片王五之臣家

時憐東浙主人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愷

去不若往來名勝、東南西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

是於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治鄒節王資史仲

年梁及下師曰此可暫不可久況邲蠻所在明且必行將何所之衆散庸江而鄭亦曰族俱患吾可

啓也夜分師病足背度不能行俄明牛景先與彬

步至中河橋昨所以載者有一報來聞聲爲喜

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與彬

八人爲程爲業爲楊爲牛爲馮爲宋餘皆散走期

以月終更昭取道潯陽復與松隱明不詳入日始
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潯遼軒衆

出拜師亦大適明旦收題水月觀師親筆篆文閱
三日諸弟子至懶家相聚五日師命歸省新皇

帝卽位之九日，編籍在任，諸臣遽去者，四百六十人。卽日削籍，戒毋齒及八月，着禮部行文書各

州縣追徵革除誥勅至是蘇州府差吳江邑丞

而夫明旦師同濟北丘一道人入雲南餘俱走

往襄陽三月三日至廖平家半景先先在矣閱六

雲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

舟往來復苦停旬日諸弟子俱會惟葆良王已

故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七月牛馬先來言師將至矣
至八月九日天降時一雷發至雪李堂相及家
人出迎見其重慶堂已舉燈矣而相與弟亦至
門而候久之云李師立日彼方是來意欲留師
於四安道中見其意甚老慈而此臣我君目
喜後必以有泰也東南通臣臣此臣我君目
爲故計相對而慰久之曰此臣我君目
本不靖視時衣被故其國焉三司命家人衣衣師
服師用錦袖大小計十六件楊州來供用細布大
小計十有六件白金十兩等物上三日月清景
是日十九日金馬二匹楊州山七人皆賜亦來於石
井天霖已寒師試返雲南則知諸人言去

文皇爲建文帝發喪治塋遂謁孝陵卽皇帝召文
芳慕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蹇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
見馬首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
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曰非若言幾
誤乃事矣文皇既登極工部尚書如璫首入殿賀
文皇呼謂之曰璫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
璫扣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
悅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
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至

是以廣孝言卽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
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髮而見
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
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
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
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又曰先生
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
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噤諸市

芳慕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翰林院編修王良與子訣服毒死
文皇執黃子澄責問不服遂族其家止有一子脫
走易姓名曰田經遇赦正德進士黃表其後也○
齊太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
復亦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

芳墓

卷一

建文

二十九

知問齋

見甫六歲給配赦還。靖難兵入城，胡廣胡鑑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修在朝，相約同死。退而縉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如廁回，問家人，曾飼猪否？縉笑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乎？」於是皆負約。宮中火發，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爲贊，繫於衣帶，遂自縊於東廡下。後縉爲誌，士奇爲傳。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兵部尚書錢鉉，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勞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吏部尚書張紱，自經吏部後堂，死。左侍郎毛太亦即同死。○刑部尚書侯太，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刑部尚書暴昭，抗罵不屈，去齒戕手足，罵不絕口，至斷脛乃已。○御史大夫練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

芳墓

卷十

建文

二十

知問齋

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御史大夫胡濙，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劍，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左拾遺戴德馨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甘霖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不屈死之。○給事中黃鉉與蘇州知府姚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文皇卽位，捕姚善，善厲聲不遜，死之。或告鉉曰：「善欸服，已得有錢。」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鉉起登梨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獨從按察使吳奮入水死。○友人楊程具棺衾，日夜泣，稱制山立水中，胸膈哭絕，楚易衣體猶不潰，竟成體楚之。○浙江按察使王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

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歔歔如願，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驗妻畢，即刳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食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圍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佩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本立家世以儒，後崇德令斬，程本立有大志，與諸南士，力辭不就。人稱其為孝。先生嘗執手共泣，世之學者，務耕桑，以經學為名，而無實，皆所不取。子之賢，近聞年，其當也。於聖賢之學，本立為之，就學，進詣益深，故果請雲南。

○谷府長史劉璟，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叛字。下詔獄，辭髮自經死。○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張信、葉希賢、鄭公智、河南試左舉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運，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徐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恩賢暨

六生咸死於道。又有朱景先，守金門，靖難兵入，變服走蕭寺而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濬、謝昇，俱協力戰守，靖難兵入，不屈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哭不食，亦死。○刑部侍郎張昂，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昂，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昂與謝貴入，與械去。昂以為文皇見兵大集，嘗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要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昂不服，死之。屍得還葬。靖難後，族昂家，焚殺近戚。程亨輩，戚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昂披髮為厲，出焚其屍，面色如生。○燕府長史葛誠，靖難兵未起，誠與張昂謝貴言府中事，又嘗諫。文皇，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審告昂、王非病，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官。旗又令貴昂發兵內應，盡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其家。○燕府伴讀余達

孝慕

卷十一

北文

三十三

知問齋

辰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禮部尚書陳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問變即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附註：不絕口，刺鳳山等，皆古賢，見於史冊，中得詩有以三受天王勅命，諸人皆死，既此，終輪下秋公論，明王日照，區區不誠心，又有五德詩詞，蓋悲烈，卷頭錄）都指揮馬宣時靖難兵起，殺張爵，謝貴宣巷戰，不勝，陳走蘭州，出城戰敗，被執，罵不絕口，死之。○都督廖鏞，果人祖永忠，靖難後，上以廖鏞與弟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兩人復命。上怒，收孝孺刑之，廖兩子拾遺骸，聚寶門外山上，甫畢，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指揮余瑛，北平都指揮使，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瑛走居庸關，依宋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之。○都指揮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

孝慕

卷十一

北文

三十四

知問齋

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衛鎮撫傷本，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遊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團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禮部侍中黃觀，初從父黃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嗥，嗥死節，觀益自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讀書鄉試，爲省元，洪武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衆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君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籍其家，并逮姻黨。○兵部侍郎卓敬生，質秀敏，孝弟，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

芳皋

卷十

文

五

知問齋

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兇牛馮之蹄比入門乃一黑虎也。文皇即位責敬不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敬不聽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戶部侍郎盧迴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迴在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誣而死聞者悲之。戶部侍郎郭任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

芳皋

卷十

文

五

知問齋

京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刑部侍郎胡子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緡纒等皆謫戍。都御史茅大芳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靖難兵起追詩淮南守將梅賾兩語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降縱有大龍翻地軸久欲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歌。太常少卿盧原質父中珪方孝孺姑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來入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奇難居士說今年文選屬入台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太常少卿廖昇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紳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披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惕突與家人訣自縊死。大理寺丞鄒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靖難後不屈死之。大理寺丞劉瑞建文二年進士廉明執法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剗鼻而終。

○建文皇后馬氏暴崩建文時六月十三日也 趙淵兵

俞通淵從大將軍張瑄難兵敢戰有功白溝河之

役諸將兵大敗通淵遂沒于陣子瑄先卒次瑄

明年役給諸兵木料李瑄難後家人擇嗣

駙馬都督耿瑄尚懿文太子長女勇悍有武略靖

難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柄文北行卿力

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戰敗瑄懼悒悒抱病時對

公主悲泣建文君遜去杜門解疾竟坐罪死○濠

城侯李堅尚太祖第七公主素負才勇充左副

將軍從長興侯北進遇靖難兵諸將謹備西北靖

難兵突擊出不意破西南長興侯大敗薛祿擒堅

見成祖成祖謂至親今至此奈何械送北平道

卒○都督趙清師河南兵守彰德靖難兵至城下

遣人招清清對使人曰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

清清不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不敢弃命失職

靖難後召清還清遂乞閑不許竟死之

都督徐凱建文數年間諸將被執者無慮千人已

和懷來之戰都指揮余瑛與定之戰都指揮劉瑄

庚辰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淪州之戰運瑛許

原英懷德州之被千戶蘇祿辛巳許沱河之戰

原英懷德州之被千戶蘇祿辛巳許沱河之戰

指擄花東平都指揮徐瑄忠王午其衡水指擄

賈榮振東平都指揮徐瑄忠王午其衡水指擄

之戰都指揮徐瑄忠王午其衡水指擄

知州蔡運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不諂

于俗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盧振

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謀畫攻守効力為多靖

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掠名載其罪殺之

夷其族○莫朝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

難兵首入金川門朝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

撫兩荐為崑山太倉學官特不就曰朝仕無害于

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

安節先生○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

頗好義建文末草母妻逃去文皇即位詔候購

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挈母妻

以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

臣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為

營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

其夫則走山谷中大悲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

芳墓

卷一

建文 三十七

知問齋

芳墓

卷十

建文 三十八

知問齋

孝奉

卷十一 忠文

四十一

知問齋

章幼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訓鋪逆黨也論死家徙戍遊。文皇清宮三日詰問上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王遂出尸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時宮人遭戮略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監察御史魏冕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叩殿前殿之大呼義不與此賊同生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殺色厲聲曰使吾改臣節乎遂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監察御史王度靖難兵南下益急度募兵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

孝奉

卷十一 忠文

四十二

知問齋

其弟侄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侄已而主事降監察御史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建文君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得建文時羣臣封事于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罰貲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修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得無一言可乎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禁錮親國公徐輝祖。○召陳瑛爲副都御史。○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卽位詔天下大赦。○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洪掃寰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

相繼談笑文四龍雅利清人清渠在江漢間者
公功爲人清江浦渠安有公祠鄉民祀焉
顧成湘澤人內中朱歸充帳前親兵征雲南成
善定贈後進士中朱歸充帳前親兵征雲南成
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建文初論成班師從盛
廟至真定戰敗被執成祖解成縛遣北侍尋
仁宗居生有功出鎮貴州申發號成信隨行羣
蠻漢解卒贈安國公諡武毅堂中皆祠祀成八子
長統爲貴
定指揮使

徐增壽武寧王第三子晉從文皇出塞任乃兄
不花有功於師天見仁孝皇后還朝戮典文皇
皇往來增壽起建文君疑增壽繁華中
兵入金州門建文君疑增壽繁華中
即從念增壽首陽武陽集忠感永樂
二年加贈定國公于靖州公與世奉
柳川懷遠以燕山農衛百戶事成祖增壽文
懷來察雲行嘉河東平大小二十餘戰皆有功陞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官都司督府永樂四年征交趾功六年封安遠伯
與世奉宣德四年王遜言交人反升爲征虜副將
軍充總兵官馬放入賊伏阱中譚死并貨直簡
特賜諡勇毅贈榮國公諡襄愍子淵宣德十年嗣
侯鎮守
廣西
蕭閏江都人靖難初起小辛累戰功世昌國衛指
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九龍口大松嶺功陞指揮僉
事充參將尋奪職討平之聖都督食事充副總兵
盡平諸番平定城守之聖都督食事充副總兵
仗身印實印在彼一人臨陣降賊賊皆披靡
天性朴實忘已下人以故所向有功登上將爵通
侯爲一時名將卒
贈溧國公諡武勇
丘福鳳陽人以小辛事成祖落都督年勞授茂
衛千戶靖難兵起與朱明二王首建誠寧九門
鎮戰真定夾河洽州蕭壁先登有功詔調第一團
鎮在興文有勇力爲敵報政深人征木淮失聖

時諸軍未見幸與蕭蕭相持三日蕭
勝輒作敗引我兵深入蕭蕭相持三日蕭
蕭給表退則乘我退則我退時營日固出楊道
伏發出奇兵批蕭後多戰如鳴炮沙外軍聲因
勇度蕭莫測不三引我軍單至傷力盡擊必大捷
否亦可全師而還蕭不從上馬先驅歷士卒控馬
不數里蕭伏即起奄至圍我沒虜中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四七

知問齋

昭代芳華卷之十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以陳瑛為左都御史○復封周王於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諡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二月以北平為北京華都布按三司置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郭資雜食為行部尚書平安為行都督食事○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為地界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知問齊

三衛

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為朵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為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及移封寧王於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散布興營諸衛於京府之境而以大寧地盡界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至開原為福餘山如長遠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在木葉無恒居三衛及前敵後分地又最險要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以郁新為戶部尚書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知問齊

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夏原吉鄒魯道書諸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之辭劾諸同總事者止日復之辭

是遼東宣府都察院都御史劉我祖開我門安要我官賞錢我吏民喜松三屯雲白羊堡傳收結

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餽上喜厚賜之

命六科給事中庶務失中直言無隱

諭吏部選官以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以國子監祭酒徐旭爲翰林院修撰

禮部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

吏部尚書塞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

步墓

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況兼

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修撰

夏四月簡東宮官以塞義兼詹事解縉右春坊大學

士黃淮胡廣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左右諭德楊士奇

左中允○立世子高某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高燧

爲趙王○冊張氏爲皇太子妃

靖難兵起時世子居守高煦有勢力善騎射從行

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

文皇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

府舊臣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

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定於嫡長

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

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

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

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文皇不悅皇太子力

解得暫留京師

六月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附外西北荒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

者爲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

先是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

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

以牛分給屯田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賑濟蘇湖

八月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九月，遣邏番船，漂泊海嶺，命導之去。

周王儲來朝，獻駟虞。

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駟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冬十月，勅諭甘肅總兵官宗晟，盡心邊務。

命法司奉天征討官，有罪論如律。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

芳墓

卷十二

七

知開齋

也，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十一月，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

田土膏腴，命調綠海諸衛軍士屯守。

禁錮李景隆

乙酉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

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

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

周述，字叔倫，汝州人。弘治初，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官至學士。嘉靖初，卒。

庶吉士楊柳、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姜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齋勅問安南胡查、纂奪陳氏之故。

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肖，遂

芳墓

卷十二

八

知開齋

令于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為賢。爾能力學進用，

志可嘉，朕不爾罪。

改黃福為北京行部尚書，宋禮工部尚書。

三月，哈密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勅諭寧夏總兵何福。

勅曰：寧夏多屯，胡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

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築土城，開門

以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

安南胡奎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椅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德齋勸諭胡奎俱行。○改江西道監察御史注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歲亡匿叛，侵擾居民，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佑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九

知問齋

且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納諸峒，無納遺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免，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九月命設海外諸番朝貢館驛。

禮部尚書李至剛罷，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

陞真定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

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

殷入朝，雖家都督譚深指揮趙職令人擠殷死，甘橋下，詐成發其事，上怒罪深，職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文皇與公主書言與兵不得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羅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死，公主章文皇衣，大衆問駙馬安在，文皇為公主謹護二子，願曰：「朕願以驛手衛之，中府都督。」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十

知問齋

十二月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殺率兵護行。

丙戌四年春正月，河南南陽皂君山盜起，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命趙王高燾居守北京。○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

勅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朕皇考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春夏文明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今春時和，朕躬詣太學，如皇考授

事

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乳九四文

達舉諸成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戒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謹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諷此本宋偏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文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比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一

知問齋

賜進士林環等二百一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安南李季伏兵芹站弑其故主天平害我使人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曩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遂決意興師

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復不報○夏四月命禮部遣使求遺書○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五月廢晉王樽爲庶人安置廬州

博至國復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 上曰齊王凶特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困團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石石可爲器 上曰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不聽○考察北京及天下文武官解縉等進所募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二

知問齋

命成國公朱能等分道討安南

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叅將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儵奏贊戎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趾 上幸龍江滿祭嘗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

初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衛轉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
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
入白河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也

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
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
無窮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衛轉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
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
入白河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也

閏七月文武羣臣請建北京宮殿○冬十月征夷大
將軍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川以張輔為都夷

考舉

卷十二 永樂

十三

知問齋

大將軍

十月張輔兵渡城壘關傳檄樓黎賊二十罪遂入
鵝陵關沐晟兵至白鶴江遂奪宣江進次沱江輔
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西都
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丸江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

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

十二月陳寧王允熙暴卒

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詔建

孝陵碑

上視太學禮部尚書劉忠宣公上曰見先帝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

禮

四拜○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

丁亥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合兵破壽江柵

二月出解縉為廣西右叅議

上初龍輅時儲位未定上密詢縉縉稱世子仁

孝天下歸心上曰已逾年冊世子為太子進

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

遂謗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

手墓

卷十二 永樂

十四

知問齋

趾縮力言交趾古屬廢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

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縉出為廣西叅議

三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善度大齋利計

青鳥白龜連日早集一夕猶而生金色花偏于城

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

降臺台上表稱聖學士胡廣等賦聖孝瑞應歌

頌自是後上潛心釋典

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五月張輔沐晟追賊出奇羅海口擒黎蒼及其父李

輝檣送京師○皇長孫出閣就學

六月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福兼管布按二司事

詔曰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煚慕義鸛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惻頒賜鴻恩封爲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比其賊臣黎季犛于黎蒼久蓄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閭宗詭異胡查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求詔襲王封倖成奸諂之謀輒逞跳梁之念僭國號曰大虞竊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五

知問齋

紀年爲紹聖欺占城之屏主奪其土疆要其貢賦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特遣使臣曉以禍福俾其改悟黎賊一聞謬來効款求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蒂卽遣送歸國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朕不得已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撲虎煽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絕其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

郡縣淪汚夷習于茲有年今幸遇汛掃願使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觀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

兵部侍郎黑麟卒

麟爲御史特以非罪殺麟則一屈盡乃○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儲

勅張輔沐晟劉儔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皇后徐氏崩

徐氏崩于天正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上於念之上下間有何治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六

知問齋

九月季犛蒼及其僞將相下獄赦澄蒞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等指揮僉事千戶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永樂大典書成

先是上諭翰林臣曰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

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爾等其如朕志

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

陰陽醫卜僧道六藝之言編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至是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

上親製序文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

奇執嶺南旌節將以覬廷臣選者獲其單曰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覬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官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殿之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十七

知開齋

賜徐輝祖長子釋迦保名欽今襲魏國公

上曰輝祖與齊太章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今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六年春二月書諭虜酋本雅失里不報

是時鬼力赤襲虜中迎本雅失里北行故再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言我皇考太祖於元氏子孫存恤保全如遺脫占思帖木兒還

爲可汗朕之心卽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幡然來歸加以封爵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無爲下人所惑仍不報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蘇楊二府進栢檜花瑞皆切責之

昇及布按二司奏以栢生花爲瑞蘇楊二府言檜花爲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不聞昨奏栢花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也降璽書切責之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十八

知開齋

六月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還京

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于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功次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諭平安南功進封張輔爲英國公沐晟爲黔國公柳升爲安遠伯餘各爵級銀幣有差○禮部尙書鄭賜卒改呂震爲禮部尙書以都御史劉寬爲刑部尙書○翰林院學士王景卒

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叅政坐事謫雲南。上卽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謂葬禮景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主者云。

秋八月交趾簡定反以沐晟爲征夷將軍劉儵叅贊軍務帥師討之○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山西望江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以英國公張輔充總兵官帥師討簡定○瓦剌攻破鬼力赤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十九

知問齋

已丑七年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帝前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

遜去帝疑遣胡濙等巡天下後又傳建文帝陷

海去乃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因充冊

封使

楊榮陞辭留北巡扈行○勅蹇義黃淮楊士奇輔太

子監國

嗣後上還南京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

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宣其

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

醫官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落祭左右請遣代

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

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

任下人上曰此千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

皆盡其當然者耳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

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祇姓名時外書

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二十

知問齋

皆就用矣士奇早孤從母教敏力學手不釋卷年

奇名備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正統四年乞致仕

不允與聖書長整過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

省歸道頗供休養生民又能優嚴百

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茹瑺下錦衣衛獄

谷王穗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文皇卽位賜穗七套

衛士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共護衛

指揮僉事張興爲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爲指揮

使已而改封長沙既至國驕橫不遵藩職時忠誠

伯茹瑺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左

上於年門
餘召學士
入從謂廣
此未謂風
上金後不
可謂時好
常通不
可謂時好
并立靜
開世英武
謝之廣
謝之廣
謝之廣

都御史陳瑛遂劾瑄違阻訓乃下瑄錦衣獄卒獄中德益無忌憚矣

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平安暴卒

平安力舉數百勦果勇善戰文皇惜其才勇釋縛簡銳卒護送北平且令郭資善視之已而掌北平

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至是帝見安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懼遂自經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為書四卷親為之序至是刊印完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二十一

知問齋

誅趙王長史顧晟

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上聞

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據王衣冠擇國子司業趙

亨道董子壯為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驥諭本雅失里驥不屈死之

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

重光○秋七月以洪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等率師征本雅失里○甘肅總兵官何福奏

虜脫脫不花來歸命楊榮至井肅受降

八月征虜兵至臘胸河丘福等五將皆敗歿

是月寧遠侯何福暴卒

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羣臣交劾福懼自經久追

奪侯

長沙妖賊季法良反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冬十月賜皇長孫務本之訓

上以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起幸

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二十二

知問齋

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

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帝在北京

交趾李擴遣使胡彥臣請降以為交趾右布政使復

反

會試取陳燧等一百人以上題幸未延試

都御史虞謙巡視兩淮啓穎州軍民缺食請發原賑

貸皇太子曉諭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

容格請待報況嗷何如人也即發原賑之勿緩

庚寅年八月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院帥擒於東潮州勅召輔還
聞走伏誅

二月朔上稍親征北虜命重長孫留安北京是
月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大開于幽鑾戍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澤旁近水皆鹹苦不
可飲人馬皆渴明日嘗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
出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考意

卷三

知問

知問

車駕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觀胡廣等曰元盛時
此皆民居金萬里蕭條尙敢倔強果何所恃哉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峰之石銘曰維
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夫里
率衆拒戰上麾前軍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夫里衆
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邊鎮河魯日復來戰上率精騎徑

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白敗走以其家屬遠遁

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輝天山為
經一神胡盛承清沙漢
駕次清流泉勒銘曰於強大飽而腹飽
步山飲水清永彰我武

上因軍士乏食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
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同京倍爾其重

三軍乃夜全濟上在軍中每日餐猶未食中宣
請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

次開平安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此朕公士
卒願饑餓雖食之宜流汗沾衣故食之

考意

卷三

知問

知問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征虜觀運法

上曰向所造武備車輪運恐道遠人力為難朕欲
以舟運糧食城貯之設領守軍中夜以候大軍之
至於是則舟軍行過長江程第一城如虎連系
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

七月車駕至北京十月上還南京

辛卯九年春正月命張輔為征虜副將軍會征夷將
軍沐晟討交趾李擴

三月賜進士蕭時中等八十四人補乙丑
廷試

陳瑛有罪下獄死

卽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罪矣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還所掠卒。姑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今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賢能。廉幹一人。聽吏部考驗。權用。所保非才。舉主連坐。○閏十二月。阿魯台納款。請併文直吐蕃諸部。不許。

芳某

卷十二 永樂

二十四

知問齋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

壬辰十年三月。賜進士馬鐸等一百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六月。勅戶部。令郡縣及朝廷遺官。不言民艱者。逮下獄。○八月。令遼直隸應天。及北京山東等處。民間勇健才藝子弟。俾充皇太孫衛從。

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九月。寇刺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營里巴爲可汗。○冬十月。命皇太孫。漢武於方山。○命鎮守父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月。命楊榮經略。止肅軍務。老的罕來降。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周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歸衣指揮。絕細故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賄。新捕之。千戶遁。

芳某

卷十二 永樂

二十五

知問齋

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宦校逮至陛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尋悟其冤而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初有齊黃等。遠親有告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

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
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嘗用之况習禮
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帝巡幸北京皇太孫從行命蹇義黃淮楊士奇
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
侍郎蔣廷珪爲左右政使

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冬十一月寇刺馬哈木太平把卷李羅叛寇邊

芳華

卷十二

二十一

知閣齋

十二月張輔沐晟合兵敗賊于慶子溫擒李勣檻送
京師

十一卷末

昭代芳華卷之十三

武原臣徐昌治述

成祖文皇帝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二月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
出

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

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苴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

芳華

卷十三

知問齊

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
忘

以武達侯柳升將中軍寧楊侯陳懋襄城伯李隆豐

城侯李彬遂安伯陳英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保定

侯梁英都督譚清新寧侯譚忠領左右掖討瓦剌

帝發北京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

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膺勇智過人今

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

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

每日營中閒服爾等卽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
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五月帝閱武於楊林戌○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車駕至土剌河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秃孛羅

等率衆迎戰大破走之皇太孫稱賀請還遂班師○

戊午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都督朵兒只魯

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資賞勞之○己巳車駕次黑

山峪頒詔天下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

芳華

卷十三

知問齊

創忠郡人少饒既負義氣兄成通州忠省兄會靖

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謁典議云浙東奇上金忠顧

見陛下誠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上太

平皇帝小入耕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上

賢譽服人心久矣遂舉大事入特爲急成祖悅

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機及侍監國時時

勸起孝或爲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

諸天日而已成讚誘廷臣與宮寮遇者上皆令忠

察審每遇三白無此事上或不喜卽又言臣敢

保其無他故諸所全獲者多忠謹厚不洩人亦

不知忠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敬惟同官
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言不念舊
惡俾賜有餘
周賑鄉族

秋八月辛丑朔帝至北京○交趾陳李擴等伏誅○

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上曰且宥士奇淮在獄中有省愆集激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淮曰性命叵測無徒勞苦爲淮應曰朝開道夕死可矣

上旋即賜坐惜前論議密務不數日又內閣專
 入閣者七八人時年七十五直文淵閣初西陽並
 鈞最久東楊謀樞最近並總修纂朝實錄而湘東
 上十年來食飽二十年
 宋垢醜陋君子弗信也

芳華

三

知問齊

十一

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今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卒獄中。

續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
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閑不盡其用其

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雖野夫稚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詩豪宕豐贍，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昔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二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禮官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呂震

芳華

卷十三

四、

知問齊

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五月命陳璘開清江浦始爲支運。罷海運。嚴妄告奸之禁。

嚴安告奸之禁

六月有人納銀千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祭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九月昌平壽陵成

十一月麻祿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

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

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

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

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

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

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

芳華 卷十三 知問齋

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

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太孫同班而

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

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

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

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

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

秋八月作北京西宮○九月老人星見勅諭文武羣

臣免賀○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勅

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月帝還京師

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

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

仍令中書習其字○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

李彬鎮守交趾○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丁酉十五年春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楊

二月廢谷王穗爲庶人

芳華 卷十三 知問齋

總在長沙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厯官命習兵法戰

陣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製巧燈上

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

上朝廷欲乘隙爲變張與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

白其狀上未信總又遣劉信持傷賊致書蜀王

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燁因詭衆

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

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

告上見蜀王疏嘆曰朕侍總厚不宜有此心

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勅諭穆徹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穆穆頓首自伏死罪成國公朱勇等諸大臣廷劾穆上曰穆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至是楚王楨等各上議曰穆違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議國法固爾吾寧生穆二月削穆及其子賦灼賦煥爲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無後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于樂安遂令之國

芳華

卷十三 永樂

七

知開寶

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偕用天子車服挾私繫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逆謀益著上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押驪徙封樂安促卽日行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帝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秋七月厯利馬哈本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金丹方書

上曰此奸人也奉皇漢武二主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欺人也

老人星再見勅文武羣臣免賀○九月蘇彝國王巴都葛叭答刺來朝卒○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芳華

卷十三 永樂

八

知開寶

○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有樓閣龍鳳花卉之狀禮官請賀不許○姚廣孝平追封榮公薛恭請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遣兵討之利敗走

三月賜進士李騏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初令民運○夏四月禮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國王源義遣使奉表謝罪○五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大學士胡廣卒

廣逢迎媚悅以希恩寵卒謚文穆○初解縉胡廣

侍燕文淵閣 上問曰縉廣少同學任同官縉業

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

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

遂訂盟縉子祐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成邊欲使

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披

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

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

解氏家有頑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

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棄之若弁髦何

步臺

卷十三

永樂

九

知問齋

取無亦愧其女耶一日上問民間疾苦廟額首

建文時好黨校附輒連坐誣善

良甚苦上立命罷追諡者

六月命夏原吉楊榮金切孜纂修天下郡縣志

老人星三見勅諭羣臣修職○冬十一月亦力把力

歪思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

己亥十七年春三月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成

唐拾遺于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

耕火種兩股皆有日灸痕轉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汴廉得其名還奏于朝

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為中

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

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明旦普召眾

僧各坐高几辯封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

水琮訥于應對眾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

義胡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鳩大藏探儒書歷

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解學胡僧羞走

頂禮嘆服辭去 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

為作室鷄鳴山以為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

寂詔起塋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夏六月遣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奴於望海碣封

江為廣寧伯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切孜並為文淵閣大

學士○二月山東妖嬈唐賽兒反命安遠柳升率兵

討之○侯柳升失律於鉅石棚寨都督劉忠戰死○

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于安丘鰲山衛指揮王貴

復破賊于諸城賽兒遁山東平

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

初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
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
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
原吉賫勅召皇太子詣北京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
遣夏原吉賫勅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皇
太子過滁州登鄆鄆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
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

方嘉

卷十三

永樂

十一

知開泰

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
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
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
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
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
與語賜勞優厚皇太子過鄆縣見民男女持筐路
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
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
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

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校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
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
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
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千斗且與六
斗汝無懼擅發倉粟吾見上當自奏也
定都北京除行在字稱京師改應天府稱南京
立京殿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芳華

卷十三

永樂

十二

知開泰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
粟賑之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
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

○曰停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汰冗官○賑濟饑
○清理刑獄○然監官罷遣○道優恤士及貧
○嚴考覈等事皆切時
○上其十四事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
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
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

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赦天下。

三月賜進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修省求言寬恤。

勅萬壽聖節勿賀。

遣吏部尚書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

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十一月戶

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繫被獄兵部尚書方

賀暴卒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

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參寥對曰

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

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災沴間作內外俱疲

況聖躬少安尙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憚旣而哭

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召原吉籍其家與中

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

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

數乘間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懷邪諂附。上

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

爲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

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若儉邪未之見也上怒由

是稍釋置不問皇太孫力救之。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倭寇浙東

三月阿魯台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解戰歿。○帝發

北京親征阿魯台。○夏五月帝駐獨石大閱。

六月朔車駕次威遠川阿魯台進攻萬全。

秋七月車駕次胡原阿魯台北走遂旋師征兀良哈

大破之。○段民爲山東布政司左叅議。

時以養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

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緩輯曲爲解釋人情始

九月朔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鳳天門百

官上表賀平胡。○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

下錦衣獄尋釋之。○冬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

失里自稱可汗。

料通七言
明廷不當
舍金帛而
結怨仇有
此安上怒
以夏原吉
中救時

昭代芳華卷之十四

武原臣徐昌治述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

也○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五色雲見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以楊溥直弘文閣

是時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

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

芳華

卷一四

洪熙

知問齋

訓導何澄為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溥

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

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議以進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二月始頒各鎮

總兵叅將佩印○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

從兄○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徽加太子賓客致仕

徽授華亭教諭許平尚少兒師道訓勵諸生教行

京入見東宮詢及民間所計出教時急務陸國子

芳華

卷十四

英宗

知問齋

敕求直言

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恤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儆從征交趾陷賊不屈

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

贈劉儆太子少傅賜諡節愍

太學師範堂賜生諸經上備聽甚說賜賚優

厚師在國學二十餘年教尚思義將諸生托故告

歸者法生成遠與申論得免劉既出內閣雖不復

預備務諸大臣不自安凡朝廷制作修太祖實

錄承樂大典天下圖記皆推總裁劉自處淡薄示

食健足開居日與學者講求問學方岳重臣待以

師禮由然終日言不及私資性朴直同學談博

尤天文地理律曆上皆通其說解者俊焉

敕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

繁殆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

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

忻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

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寺少卿戈謙所

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羣

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共責直欲置諸法朕特

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奏自是以來言者益少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然亦

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與。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戈諫。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奏。故諭。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且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

芳華

卷一四

洪熙 三

知問查

專務殺戮。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若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惟犯謀及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務崇寬恕。佐朕父母斯。

民之治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以薦舉。遷署丞。事母至孝。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上曰。能孝者。必忠。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又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吏部右侍郎。

以楊濟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北京六部。復稱行在。○以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國子監祭酒。○命征夷將軍陳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榧於武岡。

芳華

卷十四

洪熙 四

知問查

○夏四月。南京地震。有星變。

上同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憐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楊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護惡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卽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尚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漸遣人馳報。一夜書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說報中朝事。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講議至此乎。瞻圻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詔免山東等省稅糧。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

芳事

卷十四

洪熙 五

知問齋

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夾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

本必盡無散。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尺寸計較耶。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違賢。

輔曰。進賢其重於科舉。近年資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笑。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

芳事

卷十四

洪熙 六

知問齋

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蹇義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

夏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躬祭先農耕籍田。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

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爪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汝敬亦言事。但改爲御史。問囚一起。言事一章。

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走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庚辰帝不豫命楊士奇寫教遣中官海壽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洪武中太祖嘗召泰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問皇城衛卒還奏通問何後也對曰旦來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聞以故遲太祖喜曰吾獨

芳華

卷十四

洪武七

知問齊

子知恤下人乎又令問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文皇即位立爲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文皇又賂左右奄矣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束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太子危者數矣文皇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我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

芳華

卷十四

洪武八

知問齊

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在位一年享壽四十八葬獻陵
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塞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自南京奔塞高煦謀伏兵遣于路倉卒不果
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諭戶部賑濟飢荒先給後聞毋實專擅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爲皇太后○上大行皇帝諡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廟號仁宗葬獻陵○立妃胡氏爲皇后○命禮部考

正從祀先賢頒示天下

閏七月敕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
北卷則北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
西雲南貴州及陽關州二府徐濟和三府餘皆南卷

十月命工部內府供用紵絲紗羅減半織造

論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必當

十一月命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芳華

卷十四

洪熙 九

知開泰

教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急進兵討黎利

十二月南京地震○瓦剌馬哈木立故元孽脫脫

不花爲普化可汗

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脫脫不

花爲可汗居漠北馬哈木居瓦剌

罷朝御左順門諭吏部保全功臣之道

文安氏王原在極難其父刑責甚苦猶役謀于妻
張氏曰吾輩弱不能支門戶耶耶全活勿復相念送
焉汝母子守節勤勞積德庶可全活勿復相念送
出告所之願功多病及長問父存否母曰汝父
苦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去今二十年矣誤下如
雨原痛不能言及已矣因此月餘一日死共年日

昭代芳華卷之十四

芳華

卷一四

洪熙 十

知開泰

我持說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子豈是
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月曾閱呂尚之明詩罕見王
君法華經苦個衆生今有此願牛鞭不起歸家日
有五首釋男二十有年感之餘慶云

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止之曰汝父去來久不通音
來將得齊原仰天大號遂與母別初去深虎
見已西風甚急宿於土神廟一夜至田積島時
苦爲汝汝以夢曰汝乃食與以一孟曰此夢未報
對門門然有聲覺一丈人攜杖入問耶耶實
以對門門然有聲覺一丈人攜杖入問耶耶實
言越清源而上漢洪武畫行夜歸月入輝如
帶山有寺名夢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
同文安人引至廟堂住持來而平之食瑞爲至此
供養其住持不識也曰同桑槐陽不相問耶耶實
年庚辰住持不識也曰同桑槐陽不相問耶耶實
理也不覺歎歎相抱持哭然向絕無歸意曰妻妾
子以二十餘年何願復見汝汝當爲歸山下鬼耳
廟以頭刺地求理我望住持大贊住持力催之行

昭代芳華卷之十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金幼孜
憂去尋起復○敕瓦剌烈忽訥父太平為賢義王
脫歡嗣父馬哈木為順寧王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芳華

卷一五

宣德

一

知問齋

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
君者誠念創業艱難受恤蒼生輕徭薄斂貴農重
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
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
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三月陳智方政討賊黎利敗績於茶籠州○以張瑄
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
初文皇北征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逆飛語文皇

命胡濙徃察密疏以聞胡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
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問官中密疏見所述
七事大喜謂濙忠慎朕不及知也以爲禮部尚書
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
陳洽仍叅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
智方政官爵○命都察院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
華門外廡下照刷各監局文卷簿籍○御製外戚事
錄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
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

芳華

卷一五

宣德

二

知問齋

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尚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嘉
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
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
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
笑而領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錦子心不敢忘今官
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皆備錄覆
奏再傳旨而後行○八月北京地震○是月壬戌漢

王高煦反，辛未，帝發北京親征，辛巳，帝至樂安，壬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帝卽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高馬立五軍都督府，諸子瞻空、瞻城、瞻坪、瞻壩各置

考事

卷十五

宣德

三

知問齋

一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章與子戶王、王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覺，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關，陞濟行在左，食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潛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惡，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數南面

考事

卷十五

宣德

四

知問齋

坐，晚太，大言曰：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據，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關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願朕新卽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

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蒐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昺、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瑋、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已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瑾、郭敬、李昺、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埈、固守北京，廣平侯袁容、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扈行，陽武侯薛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

武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武對曰彼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致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夷戊寅獲樂安歸正人言賊初約斬樂取濟南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衆不從曰爾領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開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湯令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五

知開齋

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擒賊倡謀朕與王除過恩體如初不然一戰定擒或以至爲奇貨轉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上令大軍熱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武設伏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島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辛巳昧爽駐驛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燮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

服果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敕諭高煦再遣救皆不答國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獲驛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詒斌等役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與刑上不允以勦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屬從者不問遂執王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六

知開齋

斌等下錦衣獄癸未令裨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頒幣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侯海錢吳錢常并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熙以書諫免死謫口北爲民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共故縱與藏匿坐死城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

一日帝欲從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熱觀久之諸人出不意傳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壓人缸重三百餘斤人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然從道將火滾銅缸而死

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俟升等至進兵○以張本爲兵部尚書○以陳祚于謙爲監察御史

祚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至是與謙同召爲監察御史

是年封西番大寶大秉間敕開化贊善五王

丁未二年春正月申明屯田法○二月以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尚書兼禮身殿大學士○進張瑄禮部尚書○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兵擊敗之

芳華

卷十五

直隸

八

知問齋

南京地屢震○三月勅戒羣臣

勅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羣臣相與協恭用臻至理執德以廉爲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教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時有進幽風七月圖者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上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事上曰謾聽

芳華

卷十五

直隸

九

知問齋

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望謏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禦秋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興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各賜鮑銀圖書賜義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舍私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濙曰清和恭靖○翰林儒臣進請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

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予以爲治貴有實效選符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待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選之禮難矣

賜進士馬倫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訓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貴得真才以資任用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

芳華

卷十五

宣德十

知問齊

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真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夏四月廢晉王濟煥爲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桐卒世子濟煥嗣王濟煥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煥之弟濟煥熾慶成諸王日訴濟煥之過於朝竟奪濟煥王爵而濟煥嗣王又詔承奉左徵佐濟煥爲逆遂治京師濟煥百方幽苦濟煥父子恭

王有老姐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於獄中令

馳驛召濟煥父子凡文皇行在所上見之惻然不

直濟煥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濟煥

遣人結高煦謀不軌上擒高煦得濟煥與交通書

內使劉信又奏濟煥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欲

應高煦上以敕符召濟煥至示諸所發奸逆狀

濟煥伏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

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子未信今晉府人

屢上變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

芳華

卷十五

宣德十一

知問齊

已辭護衛濟煥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

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

交趾黎利陷昌江與王通請和通許清化諸州地與

利令指揮關忠同利遣人上表貢方物

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進試一甲第二授編修

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

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

遣人朝貢○驍虞復見楊榮獻頌

秋七月交趾黎利攻隘甯關鎮建侯與祖擁兵南寧不赴隘甯城陷遂與祖下獄○以都督山雲爲征蠻將軍鎮守廣西

九月柳升遇賊死於隘甯關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甯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剽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坂獨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二

知問齋

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錦恭贊尚書李慶皆死崔聚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有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

因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碩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護碩於裴述奏碩誹謗沮格詔旨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隸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迂惟左右小人暫不便臣者投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而問今既明白汝卽馳驛復任遂降勅切責裴可立中外頌聖德云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三

知問齋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

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千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執死之

忠荊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爲知州至是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畧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

從我同享富貴忠大怒唾地大罵奪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額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諡曰忠節

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素請王師紅塵大野風若若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有忠應有日生提北風定無期矣

冬十月王通與交趾黎利立壇爲盟退師總兵官王通遣指揮關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煚三世嫡孫臣陳嵩上言近者國人逼臣還國衆語臣云大兵初平

考纂

卷二五

宣德

十四

知開寶

黎賊卽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逮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不可召尚書奏義夏原吉示之二人對曰與之無名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不若因其請而與之上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戈困於交趾

之役極矣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從之

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瑄等論安南立陳嵩爲王命諸將卽班師

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敕通等卽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皇長子生大赦

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達卒

芳纂

卷十五

宣德

十五

知開寶

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歷貞有風裁靖難後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文皇北巡時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文皇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

戊申三年春正月王通退師南寧

王通馳奏還上覽奏勅曰通虧臣節遺笑蠻方二月立皇長子祈鎮爲皇太子○皇后胡氏遷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勅曰此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重以無子上表請

開陳詞再三已從所志就開州宮其稱親履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昔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毋爲皇后

勅諭三法司恤刑

勅曰比聞刑罰失當武長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復報或播弄力爭輕重人情或恣肆舊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暴無畏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邪鑒在上

芳華

卷十五

宣德十六

知問齊

明有國法自有神譴爾其欽哉○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解生民之塗炭○上聞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厭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湯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

芳華

卷十五

宣德十七

知問齊

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聚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足爲世主大戒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夏四月以黃福爲行在工部尚書

初內官馬驥激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乞福進撫交人比至總兵柳升敗死而福亦爲賊所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

官退京以爲行在工部尚書

宣德中召用舊人楚義等皆依違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錢曰臣性不好錢命爾泰曰臣不食故無益之事上意不樂居數日款貢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僉開之寶藏之也

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專心于是至忘寢食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選瑄欲一獻面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八

知開齊

瑄曰某忝科勅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歎而已

有獄大府死三年其妻欲嫁其私人王山山山佳妻死瑄辨其死不得嫁遂証妻毒殺夫下御史獄生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鞠瑄喜曰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居六年造詣益遠四方從學者日衆瑄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典必深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

閏四月王通樂瑄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寄馬驛下詔獄籍其家察福朱廣薛聚于贊贊貴李忠皆伏誅

弘贈安南死事諸臣

李瑄羅汝敬還自交趾黎利表言陳萬病卒利自守國侯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俞利訪陳氏後以聞秋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

上一日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爲京尹剛執不撓政清弊革貴戚勳豪飲最

芳華

十五卷

宣德

十九

知開齊

上喜陞顧佐右都御史佐遂考覈御史貪污不律嚴陞等二十人請吏遼東不遵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

八月皇于祈鉉生○顧佐奏舉鄧榮等堪任御史命歷政三月遷任之

九月元良哈犯瀋陽塞帝幸諸將出喜峯關討之大破之于寬河遂班師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侵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家北

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勞傷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塞。義長、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等，各率其職，扈從。勅駙馬袁孝、侯張信、尚書張本、都御史顧佐等，居守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橋，召諸將諭曰：「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剗穫之後，頗有遺秉滯穗，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二十

知問齋

駐驛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論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論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馳奏：「元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驛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請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

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山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諸軍可後進，夜軍士皆卸杖，飲甲韜，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殛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二十一

知問齋

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首渠，駐驛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擄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駐驛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親製詩歌慰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上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侯諸將畢至，則歸詔班師。

冬十月，賜塞義夏原吉輟部事。

塞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事。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文皇四州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與和大寧遼東比鄰。夏邊開平，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與和亦廢開平矣。據至是，徙所獨石塞，因塞三百里云。

已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璉，敕諭黎利。

璉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鉅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二

知問齋

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為藩臣，奉職貢。

夏四月，以郭璉為行在吏部尚書。

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即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

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璉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王又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土田，俾泉子

耕種，為自給之計。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

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王見上英武，乃上書謝罪，稍戰

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

五月初，設欽關。

秋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

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上大恚，遣觀父子俱至。

芳華

卷十五

三十三

知問齋

出臣下密奏示觀，蓋言其前後需獄得白金數千餘兩，子輻脅制諸道，聘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能隱，皆引伏。士奇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禁差正官。

敕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曰：正官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

雖完而誤衆事，自今不許差委正官。○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頗謂侍臣欺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泰然思道，渴想賢輔，而說榮傳，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

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榮奏修嘉興陸費湖州朔壤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祠從之

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

少保戶部尚書長原吉卒

吉天性寬平，廉德不報，雖怨不釋，其畫財賦，以前受爲先，而大體舉煩苛，以故雖數與大役，供餉不絕，皆謂吉。子長者，居震齊，上崩，視人，人無不稱愛。有侍城功，陳瑄，瑄初欲殺吉，力薦，吉不從。汗所服金織，馬衣，欲殺吉，汗曰：「可從。」吏壞所寶石，怨之，在部吏，召吏論曰：「書押之因，吾未嘗惜此。」怨之，在部吏，召吏論曰：「書押之因，日袖至上前，自答不謹，破汗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吾過所批者，成終下而止，吾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過所批者，成終大辟矣，也吾等一三朝實錄，又書治水東南，不忍下也，吉嘗監修三朝實錄，又書治水東南，不

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給之罪。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曰：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固頤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宰士，羊對不與，遂致喪師，勿踐投膠於江，與衆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二月，帝謁長陵，獻陵，三月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上謁皇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

六臣見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謝曰：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再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命上賜六臣酒，俱白金文綺，上還京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觀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稅耒耜三推。

五月以禮部郎中況鍾為蘇州知府

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鍾在薦選知蘇州府其為守專屬來役捐養民勞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大驚奉約來門下七有行戮者時時蘇州府儒生喜為流弊爭獻詩頌美有鄭亮者欲殺鍾生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遂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部二部司務鍾監察御史

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邊易換穀果儲為糧餉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果易換請

芳表

卷十五

宣德

二七

知問齋

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果或十萬石三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從之

九月陞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趙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直隸蘇松等干謙嘗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為神明民所不便趙韋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上親書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問民疾苦百弊滿期馬

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學畫遂為規式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外趙府長史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如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給裏河搬運民船過江米與築海鹽捍海塘海不為患之類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

有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希正仲淹之後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統之號送京師奸吏深希正以他事獲趙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克平正大嚴約吏吏愛性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為奸吏所誣此史欺公現法為政當

芳表

卷十五

宣德

二八

知問齋

民通邑所懸過政司以剛制建復職奸吏令刑部重法治之冬十月丙子帝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己卯獵岔道壬辰還京

車駕發京師駐驛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見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駐驛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動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公之微卿等
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
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
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
仁而已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巡許遠南霽雲等配儀
雖陽有協忠廟祀巡遠南霽雲南霽雲賈燒閣
上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
配享從之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芳墓

卷一五

宣德

三十九

知開齋

倉春星見十九旂犬如璣光色黃白光耀有星

占法合衆瑞星爲上施祥雲與體衆人民和悅
與秋來朝之慶臣工表賀上推而弗居或願福至
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精練兵及境
本卒者老婦軍門朝臣揚州知府歷工作以至兵
賁至其錄高懸於墓
賜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遣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

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宋
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
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合

此書不可願於聰明之暇命儒臣講說使知孰爲
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
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
增光德業時上方博綜經史而祚之措詞若上未
曾學問者遂觸怒云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五月交趾黎利遣人陳情
謝罪貢方物○秋七月帝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奇第士奇俯
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優擾

芳墓

卷一五

宣德

三十九

知開齋

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
上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賜寒義等招隱歌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

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
士卒聚創赴關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追封斬國
公謚忠武

萬壽聖節上御製詩

賜御詩寒義胡濙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春

惟爾四人贊朝之賜燕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

盛旦贊朝有道賢良

十二月大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假幹公務貪暴狼藉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克粹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勅免朝賀○夏四月

募商輸粟塞下○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送烈孫道

芳基

卷一五

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少詹曾榮卒贈駙侍謹襄敏

榮中永樂甲申進士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

謬達天人有諍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

我文明授修撰賦天馬海青歌上稱豪宏

上特召試選中于吉立就理詞皆到上屢稱學

書悉修事問榮悉能對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有

應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榮否西作諸學士修天下

都縣志爲副總裁三考台試爲文章如泉泉流

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在學方浩然與致所到筆

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入超工書法草書雄放有

巡撫都御史于謙進能馬禮官請賀不許

高戶部令府州縣修倉儲積

秋七月置呂濟渠石閘

命詞臣書西風園詩揭之便殿

上燕閒開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西風圖因

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

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

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

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

芳基

卷一五

宣德 三十二

知問齋

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穀事出

其章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

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太廟皇帝最先大用

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永樂中初建

北京行部命之緩輟獨奏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

政安新附之衆驅勦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四朝舊

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

老敬賢之道遂改福南京戶部尚書

福特正不阿諸臣不便或改去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勅諭行在吏部朕嘗敕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倚蘭之作庶幾羣臣咸知朕意近惟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歟爾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其名來聞以憑推用

陝西進嘉禾教羣臣勿賀

考舉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三

知問齋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逐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囊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遂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梓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使復任命南直隸巡撫周忱與壽州知府况鐘計疏濬六湖工力以聞

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

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昆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

癸丑八年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上侍皇太后往觀皇后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收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三月賜進士曹鈞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平飢詔中外克恤

考舉

卷十五

宣德

三十四

知問齋

○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諫討平之○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鎮守松藩○秋七月初置武驤驍驍四衛

八月焚賊犯南斗○勅三法司違官恤刑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沁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舉行實踐日事孝慈屋下足兩磚處皆築塼之功居多其母父母孝志倫色及適袁五歲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喪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諸邪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閏八月彗出天倉○冬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

瑄卒贈侯。通泰。舉爲人斷。與英毅。弘度。偉畧。獨人。與之。故瑄又。治。開。濬。通。江。淮。利。便。并。罷。中。府。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

十一月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瑄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旱謀反伏誅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存心寬恕○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交趾黎利死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五

知問齋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上勅諭山雲曰朕志

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藩利遽奏曷死曷之死

利所爲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

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于麟遣人告喪獻金人

方物

五月命行人郭濟來弔祭利○勅諭恤軍

秋八月以楊溥爲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嘗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先祖有八而

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揆述成詩揚之生

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刺本

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

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翰林侍臣講周書

畢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

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

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

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

百則知始之所震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

芳華

卷一五

宣德

三十六

知問齋

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

代之基素豈偶然哉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

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朕在官中雖寒暑不廢書冊

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

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

請并獻前元玉璽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

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果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河南江西旱災，勅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撫恤兵民。

○九月，張瑄仍直文淵閣。○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敘行人疾，還諭麟權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七

知同齋

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王輪堦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春正月，勅弛採辦，買辦諸役。

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崩於乾清宮。

壬午，皇太子卽皇帝位，改明年元爲正統，大赦天下。

○少師吏部尚書奏義卒。

義卒，贈太師，諡忠定，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循所古，未嘗退以語人，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諡號。

上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冊封皇弟祁鈺爲郕王。○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英宗卽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道音尚在，雲鑒如臨，皇上雖登寶位，必明光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

芳華

卷一五

宣德 三十八

知同齋

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奏費機務。

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一與福始。

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

群父母皆歿，于獄，妻孫未成，服鮮，因上疏乞歸，禮部未制許之。

敕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兄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旨明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寇將軍寧陽侯陳懋

鎮守其肅○九月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璘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其肅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芳華
卷之三
宣德
三十九
知問齊

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后顓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雷振此後不可重令干國事也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月以羅亨信爲

會都御史練兵平涼

卷一五
知問齋

昭代考卷之十五

昭代芳華卷之十六

武原臣徐昌治述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帝御經筵

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騁閑業教未必無意外之慮也遂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食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考本

卷十六王翱

知府

翱便為太保善與人文武大吏相親其用翔本北人嘗因召對移口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雅似不及南人顧翱意謂力以故推轂北人為多至姚襄柱柱右南人

三月賜進士周旋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命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眾入寇副總兵劉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微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

陞應天府尹鄭瑩為兵部左侍郎

瑩湖廣宜黃人初為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瑩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秋開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于父父大怒曰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遣請於人又以書罵之瑩迎書跪讀涕泣受教

考本

卷十六王翱

知府

六月初設提學憲臣○以薛瑄為山東提學僉事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智武昌咸寧人初為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末永豐賊曾子良作亂官兵擒而勦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飢而被誘脇者不可令盡死倡義捐俸為粥賑之奏上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脇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苟無實速自來眾悉詣官

自告智論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鞠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民，當貸爾粟，稍贖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勝計。

九月內閣張瑛卒。○冬十月，瓦剌脫歡與其部酋朵兒只伯離殺。

丁巳二年春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沆真德秀從祀孔丁廟庭。○夏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一、定年佐考察罷御史郎宗，上爲原宗詰佐，佐遂老去，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

敏憚以故竟擢之去。

六月，行在會都御史魯穆卒。

穆由御史陞福建按察使，事理冤濫，德食墨，抑豪強，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

美，舊與富烟林私，李誦官廣西，林令二僮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

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穆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

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齊，三之一。

卷十六 正統

三

知問齋

穆沆和面傳，大武不遇事，附用法嚴明，年平子，附十

托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遂去盡得其貲。穆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穆自幼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遣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沒不能殮。

秋九月，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虜酋朵兒只伯入掠甘涼，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陝西軍務，御之。

驥馳至甘州，簡副將諸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努

力破賊樹功名，召無相見。繼適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楊抵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

貴遇虜石城兒泉與戰，虜敗，尚數窺邊近。驥曰：虜未大餓，不畏我，不退去，我罷于奔命，這謀知虜巢

所在，復用貴先鋒，驥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朵兒

只伯率數十騎遠走尋死。上勞驥金幣。

戊午三年夏四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

芳基

卷十六 正統

四

知問齋

左侍郎李時勉錢習禮爲翰林學士○五月江北大水○追復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官

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沒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勅部張寶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
六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請清解發戍從南北所宜詔廷臣議行

秋八月順天貢院災

藝墓

卷十六 正統

知問齋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將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佩服是科稱得士云
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蔣貴爲定西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陞柴車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裁糾劾將佐欺玩或休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潛泊自處特論益堅凡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

已未四年春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往麓川諭思任發不聽○三月賜進士楊榮等二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逮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獄尋釋之祚按湖廣盜持風紀上言遠王滅絕天理潰亂人倫數事上怒遣官校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知問齋

覺廢爲庶人仍有祚改南京御史尋陞福建僉事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鳳陽人始由教官荐授御史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
在山東尤多惠政
夏四月倭奴太寇浙東
五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都督方政力戰死之晟還至楚雄卒○六月京師大水命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賑恤

成論南京諸臣修省求直言

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陳言留中

定之上言十事一官號令信實必罰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召見三言降詔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四言宣室官出任郡縣使民得素所見之政五言朝官陞任求賢員自代六言武臣子弟少習騎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九言官尤言丁憂安令終制十言宜選簡尼

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各正三品俸以

此良之政卓

銅關正奇偉深廣之深一博不深操履之固于夫莫回公行秋高摩界弗顧惠流時雨摩梓弗照又

有鑑觀蕭山人博學有文名守蘇州防奸匪善賑食鹽賈絲平投賦報政為天下最隆四川參政羅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知周齋

其代復任守蘇以政府治於士誠故基及後鍾航徑為御史義廣所劾上怒逮觀及高學王聖死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降福建僉事廖謨為府同知

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

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

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

意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避之自是振漸

據內閣之過而權端掌握矣

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

雲鎮廣西十餘年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

庚申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保南

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

皆知其為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

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緡後贈

太保謚忠宣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知周齋

二月行在翰林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文淵閣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

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榮曰吾輩衰殘

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

翌日即荐曹鼐由衷陳楷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

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

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

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

力也士奇服其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展墓還京卒于武林驛

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

遣旨撫順討逆駕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

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

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賑賑窮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九

知問齋

阮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卒贈太師諡文敏

遣使齎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

謝各置勅書樓以彰恩寵

辛酉六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以定西侯蔣貴爲

征夷將軍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

督軍務郎中侯璉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

二月命會都御史王鏊鎮守陝西○大學士楊溥展

募還朝○侍讀劉球上言

略曰帝王取災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

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

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

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

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

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燧修墩堡選將帥

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昧天性孝弟忠節寬平謙論堅正慷慨常依名節

沉思積學新義力行文詞經綸全在正應人共賞

天犀也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

知問齋

除行在字○蔣貴王驥等進攻麓川思任發走緬甸

遂旋師○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閏十一月以李

時勉爲國子祭酒○十二月脫脫不花及脫歡子也

先遣使貢馬

壬戌七年春三月賜進士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論麓川功封蔣貴爲定西侯王驥爲靖

遠伯侯璉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贈方

政威遠伯諡忠毅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璉罷

璉在吏部，嘗值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璉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願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至是璉請老。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太皇太后遺詔：吾自洪武中，配仁宗昭皇帝三十餘年，爲宋亡人，十有八年，今命止此，得全歸以從。

步墓

卷一六 正統

十二

知問齋

先帝于地下足矣，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果，爾內外文武羣臣，宜盡誠輔導，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惟受人爲保國之本，惟施仁爲愛國之道。爾羣臣咸佐皇帝，俾行仁政，各秉廉公忠誠，勤慎不懈，庶幾克濟。宮中大小庶務，悉奏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初，宣廟崩，張太后卽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裁禁中官，不許差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

步墓

卷一六 正統

十二

知問齋

后領之。

雲南思任發復反，以定西侯蔣貴爲總兵官，靖遠侯王驥提督軍務討之。

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

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倍于前○翰林侍講劉球疏云臣聞王者之師不騁忿于一決必慮勝于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于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爲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接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其容是皆兵法所忌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暴露十二萬衆于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三

知問齋

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致雲南之米于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給以費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于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俟寇出沒即加勦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

終不悛則二三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餉道別議大舉

是年建文帝還居京師寺中

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在某寺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枝曰胡濙名訪張儼僞爲我也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上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建文帝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耶吳誠在無衆以白上命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四

知問齋

誠往見誠亦遲疑建文帝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鵝賜汝汝兩手皆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養某寺中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得濟隨至京莫知所終建文帝嘗賦詩曰幸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折蒲細柳年年綠野老春聲哭未休

賦龍不致春又當賦金陵詩曰聞日乘輿看曉曉

慈恩佳氣滿今陵，禮樂再興龍虎地。天袍重整，風城後至。貴州金監長官司羅永巷書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風迅丹山紅日遠，龍蟄滄海碧雲深。探珠藏有象，屋還洪華臨。其二曰：開麗榜嚴警，櫓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南來，帝嶺千層過北望。天門萬里遙，秋段久忘飛。鳳簪架漢新，換象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鳥鵲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王直方面修齡，影字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試才識，詩文精銳，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既秉銓衡，益康懷時，江南二王、東王曰直、西王曰英。

夏六月，雷震奉天殿。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五

知問齋

太監王振繫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

瑄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太臣者？」皆薦瑄，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私門乎？」振聞憾瑄，臺官諸事掣劾瑄繫獄。瑄怙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得免歸田。

封元臣宋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立皇后錢氏。○瓦剌順寧王脫歡死。

脫歡之子曰也先，強盛，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

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若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

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張太后崩，太監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於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視簾自換碑，始弄威福。是年雷震奉天殿，賜吻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曰：勸聖學以正心德，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三曰：別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六

知問齋

賢否以親正士，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八曰：寬通賦以憫民窮，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賞爵賞不可勝計，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遺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

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閒暇之時，訓練軍士，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王振怒球言總樞綱爲詆已也，飲置球死地，不得馬順附振，矯旨逮球，當朝摔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鎖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球魂附馬順子，數順之罪，順不自安，命緇流誦經度之，由是廷臣微

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將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

王振素慕敬宗名，託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縣段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爲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卒。

○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

之○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故后靜慈僊師胡氏卒。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學成，帝視學，謁先師。○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士奇晚年昵愛其子，莫如其惡，最爲敗德，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有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至是士奇卒，乃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然文貞爲本朝相臣，猶稱巨擘。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渚。

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甚衆乃遣禮部侍郎王英賞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穰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塹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秋七月元良哈三衛寇邊命成國公朱勇與安伯徐亨都督馬諒陳懷分道出塞擊敗之

乙丑十年春三月賜進士商輅等一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進內閣曹鼐吏部左侍郎陳櫛戶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十九

知問齋

郎以苗衷爲兵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以錢習愈爲禮部右侍郎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于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三月河南山西巡撫侍郎于謙降大理寺左少卿尋復巡撫

于謙在梁晉間年久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于謙素無愧奉振遂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

山西之民聞之赴闕乞留復命巡撫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諡文定

先是太皇太后張氏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張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不出溥惟一入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矣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二十

知問齋

○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數惟江陵知縣范理頗爲不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聖宜致書謝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問理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二公可謂兩賢國史謂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體溥有相度

九月以鄭瑄爲兵部尚書○冬十月閱武近郊○十一月命京營總兵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十二年春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肅鉞爲國子祭酒○河南山西巡撫于謙丁父憂尋命起復以爲兵部右侍郎協理部事○以都督俞事石

亨爲左泰將守萬全

亨伯父嚴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陞指揮使從亨參謀

詔選翰林院官十八人入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經筵

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

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

文呂原李詔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備之以備

他日內閣之選也

夏五月陞王翱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六月

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習禮孝友忠信爲於倫誼原生送死推財賑贖好古秉禮動有矩矱文童論議士類宗仰歸山十五

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僉都御史張楷討之○太監

王振逮霸州知州張需下獄謫戍

霸州民多游食需牧之種粟桑桑集令紡績畜鵝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有牧馬者生事擾民需笞之其領牧者諸王王振遂捕需下獄笞筆幾死請戍邊城

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雲端圍爲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賜進士彭

時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寤竟失朝

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

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時得免

拘執人謂濙得大臣體

夏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遣總兵劉聚副總兵

陳榮帥師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聚衆集會願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聚黨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門攻光澤縣大掠

順流而下攻邵武府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縣時
福建泰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以萬
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
歛之貧乏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
成號集居民劫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
據縣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據
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

命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秋七月以都
督徐恭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琚提督軍務討浙江
芳墓
賊葉宗晉○九月命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
軒輅爲巡撫○冬十月雲南思機發叛以靖遠伯王
驥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爲總兵官張凱田禮爲副總
兵帥師討之

驍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飲衆據鬼哭山及芒
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思機發遁莫知所在大軍踰
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詔增驍祿百石

十一月兵部侍郎于謙丁母憂仍命起復理部事○
福建賊鄧茂七寇德化永春安溪等郡知府熊尚初

逆戰於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副總兵陳榮
進兵攻鄧茂七戰敗死○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
閩浙要地

朝廷慮葉宗晉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劾諭賜從
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數
人誅于市賊聞之遁去

已巳十四年春正月朔順已巳大統曆於百官

以寧陽侯陳懋爲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瑄平江伯陳
璘爲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兼督軍務太監曹吉祥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二十四

知問齋

監督軍務帥師討鄧茂七○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
參政張瑄戰敗死之○二月鄧茂七復攻延平總兵
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張楷運兵仍討浙賊金濂
陳懋晉鎮福建遣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福建鄧茂七反凡三司官之親臨皆得貸死惟前
後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
振當權所惡者御史之官故盡殺之

貴州苗反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

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遁，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僚乘間竊發，攻圍城堡。

周忱陞戶部尚書，仍巡撫。○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爲會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挽留，再巡一年，遂有是擢。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米粟然，思感不著，凡臨設施，最優與，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門。

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湖廣苗反，以保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二十五

知問齋

定伯梁瑤爲平蠻將軍，右都御史王來總督軍務，率兵討之。○總兵徐泰進兵攻葉宗留，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屢皆發。○致仕大學士黃淮卒。○張楷招撫浙賊班師。

徐恭戰既敗績，莫能爲計，按察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遂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三役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張楷仍招降之，楷遂班師。

秋七月，癸亥，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與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曰：「禍不逮矣，遂命其妻擊南斗。」

也。先大舉入寇，太監王振強帝親征，遂北狩。是年春，也先遣二千人，詐稱三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莫之知，答詔無許，頗意王振怒也。先許報人數，減其賞賜，并所酬馬價也。先魏念秋七月八日，大舉入寇，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二十六

知問齋

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瑩、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命太監金瑛輔順王居守，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遂偕王振及官兵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扎營，明日出居庸關，鄭瑩請回鑾，及雲中王佐竟日號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退。』」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二十七

知問齋

敗踵至會幕復有黑雲如緞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頃之又聞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乃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宣從紫荊關嚴保無虞王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追且及遣來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錫兒嶺步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來哺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鄺瑩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瑩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次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是爲八月十四也入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極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旁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虜遣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壘而行回旋之間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二十八

知問齋

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砍我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衆裸袒皆路藉死者蔽野塞川官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突圍不得出虜擁去百官沒者英國公張輔尚書王佐鄺瑩學士曹鼐振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遂頭赤身踰山壁谷連日飢渴轉達開上虜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太監喜寧本胡種也遂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十六日上在虜營惟校尉袁彬隨侍答應着彬寫書差人回京奏討珍珠蟒龍段疋金銀等物以贖也先着人隨至宣府城下不敢開門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二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關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紫荊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汚狼藉尚未知土所在也是日皇太后遂遣使齎黃金珠玉袁龍段疋等駝以入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八月太后命邸王權總園事○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皇太后詔天下曰：適因虜寇犯邊，害生靈，皇帝恐禍延宗室，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虜庭尚念神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卿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廷誅錦衣衛指揮馬順、稽王振家滅其族。

八月二十三日，卿王臨午門左，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傾危宗社。今在虜中爲虜所用，罪當滅族。馬順猶回護之，常闕揚言衆怒曰：此正奸臣

芳馨

卷十六

正統

三十九

知問

黨也。給事中王竑、粹順頭請誅，卿王起入內使闔門問，衆爭毆颺，蹴踏擄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韉，擊出眼血，流閣門前。時上直官軍候左掖門，譚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二人少頃投尉，摔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安門。

郡御史陳錦，奉今言籍振宅，它在宮城內，見殿裏重堂，寢室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王邸。督尺者，十面瑯琊，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座，馬數萬疋，執衛佐錦衣衛指揮玉山，尚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并籍振家。保靖內使陳宣等家。

建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叅將石亨繫錦衣獄。○太

后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以本部歷服。○帝出塞，聖駕十七日夜渡宣府河，袁彬控馬渡訖，也先謀爲布囊，欲盛朝廷，使羣騎蹂躪，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刺，刺者見一大蟒蛇，遠護御帳外，畏怖而去。羣胡皆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曰：萬衆死傷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

芳馨

卷一六

正統

三十

知問

有萬世之美名乎？衆皆曰：者于是也。先赴帳房叩頭致敬，奉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贖至，即歸聖駕。郭登守大同閉門不納，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開按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叫：于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同出見，獻蟒龍袍括城中犒軍物，金銀共萬餘兩，迎駕，旣獻虜不應。二十三日遂去，過猶兒庄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獻，奉帝酒歌舞。

以爲娛，遂奉帝居於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帝，亦如也。先禮帝在營，聖敬無欺，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異之。往覘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歎，効順益篤。

廣賊黃蕭養反，攻廣州副總兵王清戰沒。

黃蕭養坐強盜，在郡獄中，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漸生竹葉，同禁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出，凡十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三十一

知問齋

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遁入海中，哨聚羣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城幾破。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王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降。清罵賊遇害而死。蕭養遂僭稱東陽王。

以金濂爲戶部尚書。○九月帝在迤北。○癸未，邸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

進內閣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以侍講商輅

仁振彭時入直文淵閣

高穀官至台鼎而家文蕭然，敝廬外山，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輒留餘廉無積，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祖紹，獨持正，嘗曰：清談可畏，以是兄忌於人，亦以是受知于正。

統皇帝

以邸府左長史僕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卿，審理副俞儼爲食都御史。○出楊洪石亭于獄中，總京營兵。○起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以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冬十月上皇在迤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三十二

知問齋

北。○也先遣使來議和，不許，遂寇大同，破紫荆關，都御史孫祥走死。

喜寧教也先犯京師，可以挾索寶貨，又紿上皇欲送還京，虜遂奉駕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塲草束豈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謀間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日迫，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

非計也

也先犯京師、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祭器、遂大剽掠于謙石亨孫健等禦却之

虜近京也先奉上皇居土城廟、虜騎掠西北關外于謙石亨分營城北都督孫健營城面刑部侍郎一江淵泰軍事尚寶司丞夏瑄陳策請召宣府遠東各邊精兵赴援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于土城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三十三

知問齋

廟也先伯顏帖木兒環甲持矛矢待上皇復等規上皇進書勅上皇視漢字書傍觀番字勅也先曰爾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楊善來止皇輪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虜益四面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瀛溝橋散掠下邑于謙督軍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虜死者無數石亨遂統兵出安定門提刀單馬進殺數十人石彪持斧率兵從之諸軍大呼踴躍聲振天地虜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會彪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三十四

知問齋

率精兵于餘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捷都督孫健逐虜至固安又大捷程信遂請勅石亨于謙移營關廟外崇慶陳備又請下榜數道諭回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疑懼而還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楊洪石彪仍帥兵擊零虜未去者陳備請留邊兵守京師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被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爲便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闕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阻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詔趣行其策

命副都御史沈周鎮守大同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金
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副
都御史朱鑑鎮守雁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平江侯
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鄭來學提督京營軍務○以
何文淵爲吏部尚書○以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
時邊事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監甲糧乃以穀萬計
其盡俱要水磨磨成宛所積餘大抵鼓成造且
計水磨明處非處月不可整令監造以付金所又
正規問官嚴責給計用牛磨磨餘前道官廢
命俱贖時忱以議事起京通諸道行自處處
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後歲久朽腐請出所廢
馬同治加餘餘米買皮照數補納以新
易舊兩利便利其處事明而敏多類此

步基

卷一六 正統

二十五

知問齋

命兵部侍郎侯璉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爲副總兵討
貴州苗○以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爲監察御史○
十一月上皇在迤北○論舉虜功以石亨爲第一封
武清侯楊洪達昌平侯加千謙少保總督軍務陞石
彪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
時侍講劉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罰言石亨于
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催陷腥羶迎回塞輅但送爲
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幸自
伯翁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

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
陽洪起行奮生於邊陲有機受用詭道果立邊功
歷陞將帥能屈用兵退虜必掃其處或出其不意
善於助營虜人畏之呼爲陽王
先是土木敗邊城多陷官軍孤危既而朝議復
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惶惶欲
廷弃其城棄紛紛爭道都御史羅干信不可或制
生當門拒之下令曰或有出城者干信之案始定
營死以守虜和有情下敢攻北門錦綸營督將士
力也之
有明是年秋都督督兵守大同時我師屢動
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
步基

步基

卷一六 正統

三十六

知問齋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
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
駕幸羊近床進奉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
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
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

論立質格于是檢勅而降者相繼弃伯孫來降遂

上
其
二
一
九

昭代芳華卷之十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朔上皇在遼北

上皇書至索大臣東迎廷臣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議太上皇帝貴始可行事遂發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

時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

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率

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羣邪趨媚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上命錦衣衛捕治之後

獲釋不敢復肆

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

是年正月賊入大同境登率兵驛之行七十里至

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

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我寡莫若

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

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

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

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

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

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是役也登

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

郭登武定侯別諸侯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

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宣統七年從

王驍紅不遜川有功九年從討賊有功陞有城歷

陞者都指揮金其智勇果肅紀律嚴明作敵制勝

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初事母至孝母表乘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許入監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

學士謚忠愍○三月虜奉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是月虜入蕎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

入萬全寧夏至慶陽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

蔚朔分寇宣府諸城

侍講劉定之上言

一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

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一曰降胡

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

手裏

卷一 二 教

三

知問齋

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止嘉納之

夏四月

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

楊洪庶子俊充遊擊將軍時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是月二十二日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援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肯要差總旗高鑒太監喜寧達子哪哈出回京也先依聽上皇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令鑒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鑒與喜寧

手裏

卷一 七 景

四

知問齋

飲城下密約城上千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鎗聲連舉走散鑒抱喜寧滾下漆中遂擒入城哪哈出回營報知上皇喜曰這厮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如今拿了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都督董興破廣賊獲黃蕭養誅之封興為海寧伯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尚書于謙知上意不欲迎駕議曰義道都指揮李錦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

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移文詰責許貴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虜入雁門關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

勅阿剌曰我朝與爾无刺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與師問罪也先又輒違詔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與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

授賞乃也先請許反覆今阿剌使至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眾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

浙江按察副使陶成察賊戰死

處州賊陶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眾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陶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泰政論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謚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

芳華

卷十七

五

知問齋

立團營

兵部尚書于謙議揀選三大營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在營操練以備急調用就於三大營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文臣提督即以兵部尚書

六月虜奉上皇復至大同肆行擄掠

秋七月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定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理少卿奉勅使虜

也先屢以議和不諧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

芳華

卷十七

六

知問齋

遣其泰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禮部議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諭大臣言官絕虜吏部尚書王直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悅曰朕無意大位若曹過爲朕疑今奈何異議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祇答使舒邊患耳帝意始釋太監興安匍匐而呼曰就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王直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皇上使敢勿行乎時李定任禮科都給事中對曰定雖才識不周竊

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典安入內復命遂陞李定禮部右侍郎爲正使羅綺右少卿爲副使馬顯陞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定等面諭曰遣書脫脫不花勅也先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勅諭阿剌遣可汗及也先各白金百兩金織文綺八一時閣臣及府部諸臣只言罷兵講和絕不及迎回上皇之意定等遂偕虜使完者脫歡等行以七月十七日至也先營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答曰自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

太師動兵，遮留太上皇帝駕，掠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剌知院差參政完者脫歡，賁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賁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是非，所以動兵。我寔心送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關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寔曰：「太師既是送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不能無疑，況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關保既為使臣，却使達達百餘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寔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寔答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兄被虜者弟為報仇。且軍士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着送到大同城裏，因何又不放回？」寔答

曰：「近時夜不收報說，哨到大同東邊，離城八里見有殺死身屍四五十人，拾得荷包一個，內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朝廷。如參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同來，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又殺了？」寔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寵，托為心腹，令資執金帛迎取上皇，却又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的手裏。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賁達達可汗并阿剌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筵三十里見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雜炒燒酒器皿等物。寔泣下行禮畢，惟見校尉表彬、軍餘劉清兒、僧人夏續三人侍左右，上

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疋，以爲移營之具。上皇曰：「此先我來，非爲遊牧私已之事。」乃爲天下生靈，暫率六軍征討，迤邐北，不意被留在此。寔因陳友王、張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擒殺人馬，圍京城。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又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上皇問聖母及上安否。寔奏曰：「安。」乃問有臣姓名甚悉。上皇曰：「我在此。」

芳草

卷十七 第卷

九

知問齋

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寔奏曰：「陛下蒙塵，羣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言語不一，又數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上皇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羣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愿看守祖宗陵寢，或爲百姓也好。若不來接我，我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爲重。」寔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觀今衣服。」

惡陋不堪，有大米穀升欲進上皇曰：「飲食之類，小節與我整理大事。」寔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寵之大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皇曰：「我亦知此人終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且賜酒飯畢，次議大事。」寔以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上皇從之也。先宰馬備酒相待，曰：「你每米時，心裏可怕麼？」寔答曰：「自古敎國以禮爲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舟車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

芳草

卷十七 第卷

十

知問齋

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你每認的上皇，可想他麼？」曰：「爲臣盡忠爲子死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上皇，即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不取回。」寔答曰：「朝廷數次差人，資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是肯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大明皇帝、番在這裏，又做不得我的皇帝。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

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輕易了你。每皇帝十四日，寔與也先辭也。先曰：差來接駕的，約至八月初五日。若不來，軍馬接邊，莫說我每失信。本日往辭上皇，時伯顏在側，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圖成大事。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袖出書三封，令寔回曰：你去上福聖母太后，上福當令皇帝也。先非要土地，非要歲幣，非要蟒龍，并織金綵段等物。差人早早來寔領命泣下，拜起程與也先所差右丞相把禿偕行。

芳華

不花

卷十七

十一

知問齋

背花可汗即脫服遣使皮兒馬黑麻入貢，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使虜。李寔遇楊善，超榮於懷，來以在虜與也先應答之辭，及彼中事情，并奉迎上皇之意，具與善等言之。

仰無背馳，以全終始。寔等至京，朝見上御文華殿，召寔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話？寔悉陳前詞。又問太上皇帝如何說？寔頓首奏曰：上福陛下備陳太上皇前旨，上曰：也先請和之意，虎賁如何對曰：臣人

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忻悅，咸願和好。似有實情。聖陛下處置上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虜使把禿奏討迎駕大臣，上不許。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奏再遣寔，奉衣物禮幣迎復上皇。上曰：虜情叵測，寔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懋直等再上言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李寔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

芳華

卷十七

十一

知問齋

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趁起，過期失約。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入于文終，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遣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

且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安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承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定奉迎上皇御史畢彰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專遣人迎駕不聽

八月楊善趙榮至虜營見上皇奏西上皇發遣北楊善等入虜境答也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

芳華

卷一七

十三

知問齋

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今日兩家和好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來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萬代人稱贊也先曰

者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要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罷也先送上皇去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低嶺痛哭別去仍令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

芳華

卷一七

十四

知問齋

千戶龔遂榮下錦衣獄尋釋之

上皇至宣府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于高毅所毅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石亨于謙等不敢發一言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還無不踴躍今迎復禮安厚而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復位否則貽譏萬世上諸諸大臣從何所得大臣言得書

於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殺大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遂榮恐累高殺。乃發憤自白曰。書本臣出。縛下錦衣衛獄。上亦不能深罪也。

上皇入居南宮。勅免羣臣朝見。

翰林侍讀商輅。候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應居閑。卿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羣臣。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

芳華

卷十七

奏

十五

知問齋

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羣臣乎。癸巳。上宴瓦刺使人于奉天門。明日。上皇宴之南宮。陞賁瓦刺使人有差。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陞

侯選兵部尚書尋卒

先是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時普定聞尤急。遣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克隆里。薨城羊。賜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勾諸圍俱解。帝嘉其功。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

命保定伯梁瑋。右都御史王來。偕同叅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湖廣貴州等處苗寇。

芳華

卷十七

奏

十六

知問齋

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番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關。巡哨大同宣府。賴國楊洪。祖政立功世襲中百戶。調關。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擒賊或獲功。皆累功陞都指。九月上皇在南宮。○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

林學士○改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十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
普花可汗也先並遣使貢馬

也先念上皇遣人貢馬勅也先曰覽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尊重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其善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所貢馬足風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使

芳墓

卷十七

十七

知問齋

知問齋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致仕

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具嘉其勤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薦尚斯文性好吟咏靡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

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不許○荆憲王請朝上皇不許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大理寺丞薛瑄陞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寓海中王文即訊生謀反文清抗章辨之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文清粹學傍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

命右僉都御史王玘巡撫兩淮諸郡

芳墓

卷十七

十八

知問齋

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藉玘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玘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日旬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瘡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堊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櫓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玘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

飢死我百姓矣。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諫內議惠其黨比乃調曜於吏部。

三月賜進士何潛等二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都御史王來擒湖廣苗首章同烈香爐山平。○文選郎中

李賢上正本十策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

十策曰勤聖學顧殘像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

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詔付外既而

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諫謂李賢忠言空賜祿

芳華

卷十七

十九

知問齋

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

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

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

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開笑編修楊守陳賦

銀豆謠南方華詠出九重治銀爲豆擊其工現現

銀木茂和草帳夢想豆食如入官官有米無銀

恒婦民願者銀豆二十

詔擇類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

五經博士。○冬十月浙江巡撫孫原貞爲兵

部尚書鎮守閩浙兩省地方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

從字量散私才謙通敏辦事精勤民和易性尤

計興地重因事職急爲免張調

陞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羸馬之強而已

中國長策惟有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

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

內藏共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

芳華

卷十七

二十

知問齋

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

若用車一千輛二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

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

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

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備邊長策莫善於此遂陞

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食都御史李

秉總督邊儲奏賞宣府軍務

乘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

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爲能

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于延安門不許○調中書舍人何觀于外任

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芳基

卷十七

知問齋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

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鑑鎮陝西慈厚清慎悉民疾苦不作

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事各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鑑至卽雨雨久鑑至必霽人亦愛戴之比嚙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嚙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竟不增戍

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

時晉花可汗與也先相警殺謙亨乞統兵出宣府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大同討虜復讐上不許

二月也先遣使獻捷○有星字于畢

夏四月命都督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爲山西叅政協贊軍務程信爲山東叅政督餉遼東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弃之于謙曰弃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爲八條以進大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入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

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干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給

大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請行屯田

增東宦官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干謙爲太子太傅王文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蕭鑑爲太子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

考舉

卷十七

二十三

知問齋

帝欲易太子悉文武大臣不從先干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玠者謀殺庶兄壻左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玠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入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玠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羣臣廷議王直干謙等相顧莫敢發言即日簡置東宦官亨慈淡

直四人太子太師薄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爲皇后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千萬年大赦天下更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先是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默然蓋帝所言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微獻陵之封相似

考舉

卷十七

三十四

知問齋

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八月癸亥遣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冬十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客星見與鬼○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吏部尚書何文淵罷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文淵罷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

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翔爲吏部尚書翔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托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改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時有旨買羊肉爲上供燈九疇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肉製燈毋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

九疇爲禮部給事中時議倫持大體有清泰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弊權運司同知陳性節儉嚴肅尤與交結無辜裁私吏胥豪商勢家罕不敗其營乞番鹽法便宜事者今內張鹽場數千人走關下君清已而後運使清冷水羨鹽子日水清不若使去而既歸家訟明與者殺節節誅服

秋七月也先弒其可汗普化而自立爲可汗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疋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爲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壑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公忌之登憤邊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耻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愛德豈能預虞倘或渝盟則大問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典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爲官措置至是以病召還

命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士鄭林既受命遂以軒輶破出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其法至今便焉九月召薛瑄于南京爲大理卿○冬十月也先自稱

大元田盛可汗遣使貢馬

徐理更各有貞陞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侍講徐理上言人臣避國諱子孫避家諱臣幼誤

犯祖諱乃更各有貞是冬河決張秋石瓌治之久

無功有貞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

道澱范究源流度地行水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

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果名廣濟開各通

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

則堰之堰有九長素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

芳華

卷十七

三

知開齋

不東衝沙障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鄧東曹南鄧

北出沮洳而資漕漑者爲田百數十萬頃

按有貞以倡南還之議偏太監金榮所叱述懷恨

惻因以玉帶獻於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

內家習知庶勿延忘其諫而萬可允也乃更名至

是進舉治河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間以

利水勢漕漑遂升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冬十月皇太子見濟辛孟懷獻

甲戌五年春正月皇上皇在南宮○二月詔求直言

是時自冬徂春雨暘弗順積雪連旬春分已過暖

氣尚遙乃下詔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

上疏言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

快覩今又弃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

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言

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

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卽日

罷行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言王振竭生民膏

血修大隆興寺極爲壯麗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

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時京城內外建

寺三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王生言之一時各

震中外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晉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下詔書以大兄皇帝鑒典未復

虜警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撤五典

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帝勝算迎歸上皇于南宮

芳華

卷十七

三

知開齋

臣遠臣未知皇上于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覲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咸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請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

芳華

卷十七

禁事

三十九

知問齋

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

五月下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于錦衣獄黃霧四塞

鍾同方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辛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軍輪發憤亦

卽具疏陳修德弭災等事曰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于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與皇上同氣且曾親受上皇之冊封上皇親征戎虜

芳華

卷十七

禁事

三十

知問齋

被晉虜庭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敘遠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皇之法也臣又竊觀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于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于四海上大怒下諭詔獄炮烙煅煉逼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

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

出兵部觀政進士楊集爲安州知州

楊集以鍾同章綸二人下獄上書于諱略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急官僚之資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諫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

步裏

卷一七

三十一

知問齋

時有給事中吳江循進密請召見屏左安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聖歷太子所上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處宜出所王于所封新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官門之鎖於安灌鐵帝怒黜爲雲南經歷復謫戍鎮南又有御史亦言南城多樹事臣聞遂益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代得其故懼甚按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部獄杖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勅儒臣纂修宋元綱目○改李賢爲吏部侍郎

賢爲君監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錄上之太師李賢宣德八年進上才藝有名使山西見御史大夫成公益新學范梈教訓諸生

道赤子黎民貪其利理一分殊受有者等指其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一石雖官餉實支十七石五斗錢官一當準官十七有差京師錢官系者萬計充食餉賜其何能繼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朝逃賊殷鑒不遠乞漸分徙正統元年授職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頗弛莫甚于太學繕維莫多於佛剎類

然禁中有言茂陵不宜西征東宮者上疑之八年上召內閣學士嚴召野谷口公應事而大者反持金幣賢頭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得太子位宗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上曰起宜召太子至賢扶太子口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議定不得行

已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調工部尚書石瑄爲兵部尚書協理部事出內閣江湖爲工部尚書○芳華

卷十七

三十二

知問齋

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馬昂破瀧水徭陞右都御史

時瀧水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徭巢斬獲甚衆

逮南雄知府劉寔下詔獄

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壓推其餘餉過客得其歡心且爲游聲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宥私一錢未數

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卿謀

覆試順天中式舉人

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謙爲考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三十五

知問齋

試官時內閣陳循于瑛王文千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遂劾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例高穀懼儼等禍不測具白真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疏切照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事經綸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人而中式者僅一百三

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遺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不報

冬十二月劄寧王護衛

丁丑八年春正月上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壬午上皇復卽皇帝位

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國貴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二十六

知問齋

同百官問安于左順門外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果還道中作封事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待正月十七日早朝禮部尚書胡濙令辦事官報各衙門于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草奏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千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武清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軫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曰

芳墓

卷十七

知問齋

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盡圖之徐元玉亭輒等從其言會徐有貞是月十四夜也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輒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輒遽伴言聞虜騎且薄都城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亭等駕說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勅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張永等捕亭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白皇太后卽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亭等其率兵以迎吉祥卽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輒亭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輒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擅城門又令勇

芳墓

卷十七

三十八

知問齋

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輒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禦之戰死闕下時大小羣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期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鳴上皇御極矣于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會本遂不進

時歸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坐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問鐘鼓聲問左右云千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奸上既役降卽日命羣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

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

昭代芳華卷之十八

武原臣徐昌治述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

皇太后勅廢景泰皇帝復為郕王皇太后吳氏為賢

妃皇后汪氏為郕王妃

逮王文于謙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官勅

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知問齋

別無顯迹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

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

獄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

貞直前曰若不置謙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

意遂決斬于市藉沒其家家屬戍邊

武謂正北時宜奉太子居獨惜謙等見不及

此不知謙特以祖宗之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必

圖迎復則勇將以上為重實豈有廢足宋徽宗

之事可懲也故建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

注免致獲安而上下得以慶祥者

謙死之日陰霾野天行路嗟嘆吉聞麾下有違官

日復所使如故先是抗之西湖側處感稱則時

陳洪地諸人曰吾當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

景泰朝敗遇君一身死無餘貨汝言抑何多耶

西北遠報甚強恭順侯失理付違曰于謙在不

上為然

于公謙為諸生時接察會事行舉甘諸生過坡

海而獨之方龍橫明公事陳洋池諸生皆驚走

來公者謂此易曉也今不罪陳公者猶可而因以

罪陳公情其謂何金

事乃止逮謙北顯名

徐有貞兼翰林學士進兵部尚書直文淵閣○逮陳

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鑑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下

錦衣衛獄○大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並陞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以李彬為大理卿

○錄迎復功封石亨為忠國公張軏為太平侯張軏

為文安侯楊善為興濟伯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侄及諸義婿子孫得官

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

一人其諸窺名奪門昌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

寵日與曹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權恣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知問齋

情妄爲亭，性尤貪暴，凌侮公卿，大肆克惡，方上皇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天下寒心。

石亨嘗與趙貴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平此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官，伯父赫無平，亨嗣爲寬河衛指揮，金事亨不學，然識字，美果壯毅，善騎射，有謀略。

奪郭登伯爵，以爲南京都督僉事。

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

時內閣諸臣皆流放寬城，惟穀以忠謹故，上曰：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三

知問齋

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穀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濙並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拘，既聚鉉軸，畱意人才，于請斷絕，奔馳稍息，居第隘陋，曾不爲屑意也。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簡薄，與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既去遊。

子長寧入謝，上念濙屢疏請，令百官朝廷安門，忠悃，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王翔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

趙漢爲工部尚書。○二月癸丑，郕王薨于西宮。○湖廣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少監阮浪御用太監。

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買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四

知問齋

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

召參莊子定，羗驛爲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于獄。

爲禮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爲僉都御史，以軒輓爲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爲南京左都御史，以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輓初爲進士，差役淮上，催餉冬寒舟行，忽頭水板出衣囊，獨得一綿被，自與有司，恐製衣一袋，挾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輓監察御史，獨懷冰炭之聲，爲浙江按察使，而資之於一，不取四，帶一青布袍，破則補之，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服，恐貽笑，大目，遂行，素屬有。

水及知者九
水傍一
應氏人朝觀
河南鹿邑人

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造其第致賀以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移卿王妃汪氏居舊府

上以卿生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知問齊

知問齊

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祿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按妃甚賢易動時妃以爲不可得廢立意願在東宮意極感之以所以禮之恭恭妃與皇太后及錢皇后沈相得既而還之外王戚與官令護持令一宮所私悉取自隨妃至正德初

述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實賞必覈無濫是時石彪倚亨勢中富危法逮詔獄上索知富得致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

石平之爲也

漕運都御史王茲除名安置江下

王振之黨有以振族誅籍沒爲說者上大怒曰振殺于虜乃朕親兄追責言者過定茲坐除策詔復振官命于智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大

知問齊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開蘭州運河○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封徐有貞爲武公伯兼華蓋殿大學士

襄憲王來朝

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塔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疏上景泰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

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上省刑薄欲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五月進內閣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
○逮御史楊瑄等及右都御史耿九疇大學士徐有
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

有貞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
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
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述不能堪太
監曹吉祥以逆駕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

考事

卷十八 天順

七

知問齋

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五學士商議而行意
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
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坊內民有羣訴曹吉
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瑄疏劾二凶上喜瑄敢
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盛怒欲
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
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
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遂合詞訴言奴輩
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

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
置有貞及賢于獄楊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道
御史議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
諸御史于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詰文
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并逮右都御史耿
九疇于詔獄遇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頓死幸
一語不他及會京城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
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之門老樹皆折

考事

卷十八 天順

八

知問齋

年之宅水深尺餘翼日惟降徐有貞廣東參政李
賢福建參政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等從末減
瑄戍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于是臺臣一空朝野
愕然言路從此不通矣
二凶相繼逆誅瑄等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
捍海塘縣西走馬堤築壩所費海塘鹽課所海
鹽海塘皆瑄修築有功海鹽塘鹽二十三萬石工
尤巨崇惠尤大陞按察使方振憲度甬甯載薪腐
至察宋問侯尚論東海善法及濬西湖之利益片
言及私宗利海鹽東海上善祀典于楊源正陽元
年七月源上疏乞安易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開
除內侍寵信引咎其力割理總瑄古仗三十原又
疏乞恩恩預防瑄又大怒罵源何官亦乎乃忠
臣乎防瑄又奏十請改南州行至某處瑄于

擢哈銘表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以隨駕功

李賢留爲吏部左侍郎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于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翱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翱之欲賢遠去恐亨輩害之也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亨吉祥問賢慄然而怒願上意屬賢不得已置怨接殷勤或有宜召同事喜見于面若獨召賢即不喜惟恐賢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偽方不介懷

李奉

卷十八 天順 九

知問齋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

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曹石造奏本假給事中李秉彜名誹毀朝政多危語時李丁艱去曹石以貌似李一人持奏接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爲之而滅

其跡耳遂收馬及有貞下獄拷治酷烈竟無驗刑官不能折會災變得有編置金齒

刑部尚書軒輅致仕

輅與九疇二人以廉介稱九疇以臺劾石亨謫官布政輅亦請病上召至文華殿而諭留之視輅疾不可強乃與致仕陞辭上復問輅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輅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輅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

芳基

卷十八 天順 十

知問齋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井州

初上陷虜時也先嘗擁駕臨邊恨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謀也

李賢仍內閣辦事進吏部尚書○改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

降內閣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

初岳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上皇復位改修撰吏部尚書王翱薦正宰相召對文華殿神宗秀發上遣見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

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鄉鄰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閤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軌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陽頓首賀亨與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力請上榜購告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十一

知問齋

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歛二人者謂正許我短願以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爲草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告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實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遂賦遇害

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論及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錫都督遂奪正廬

八月南京都督俞寧郭登請成甘肅○以彭時爲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

鎮江漕河孔道徑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募請按京口開井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十二

知問齋

利甚便竟停役從鶚言令左順門開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石亨竊權干政每朝退輒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輒入見乞請無忌上厭之諭李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與弼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即毅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衆業謝人事獨處

芳草

卷十八 天順

十二

知問齋

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闕諸錄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亨覺上帳疑又知衆不容已欲免無計有門客謝昭者傲張弼令蔡京招楊龜山故事教以微與弼收上望石亨誦與弼之高下李賢賢爲草疏薦上曰卿草勅加東帛遣使聘處士已而見上文幸殿與弼辭官上曰前與弼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誤塵薦牘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寔不能供職上曰官寮優閑不必辭與弼辭益力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置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論此意與弼固辭雷京師二月求歸益切上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弼書令有司繼聚終其身

芳草

卷十八 天順

十四

知問齋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悅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軫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于是上深銜亨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也先爲其下所殺哈剌因也先殘忍荒于十二月進內閣彭時呂原竝翰林學士李來弒其主小王子入寇哈剌既殺也先李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李來又弒其主小王子般來近邊求索

始立易州縣

山脈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宜德五年置于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

戊寅二年春正月尊皇太后孫氏為聖烈慈壽皇太后

詔告天下彭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次恩非所宜賢曰非謂恩也謂宜因此施行優老之謂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諸親百姓年八十者冠帶是則老及人之意如此恩典始與上徵號相稱李賢真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覽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十五

知問齋

建庶人出居鳳陽

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人意欲寬之李賢力贊之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勅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誌

宇來大舉寇陝西定遠侯柳溥統兵禦之敗績

召定遠侯柳溥還着閑住○命食都御史葉盛提督軍務巡撫兩廣○布衣陳真展詣闕上書不報

陳真展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學業于敬字見得親切定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專于一書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于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十六

知問齋

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主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冬十月宇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禦敗之於是宇來毛里狹阿羅出宇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浸宣大北邊無寧歲矣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起韓雍為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食都御史已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

賜封石亨生兄爲鎮定侯

上躬理庶務，凡天下奏章，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石亨吉祥等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自靜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則便拂然見于色。」賢曰：「于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曰：「然。」上又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由是益薄亨。亨生子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上益疑亨。

考墓

卷十八 天順

十七

知問齋

秋八月，令吏部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李紹爲禮部侍郎。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鄉里，畱補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吏部。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卽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

考墓

卷十八 天順

十八

知問齋

其優秀，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慍。李來寇大同。

虜既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來，勅顏彪、馮宗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庚辰四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賜布政賈銓等十人衣服楮幣，宴之禮部。○以布政蕭廌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是御史大班勅，彪即日轉處秦市，籍其家事，連石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于是逮亨繫獄，死獄中。法司又奏石亨等，月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上曰：「然，遂行之。」于是月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

禁文武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二十

知問齊

召軒輊爲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輊致仕去。上復思召之，輊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輊來輊避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聞都大臣，惟輊及魏驥、廉平、俊偉，不務文飾。」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蕭維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以諸御史劾曹石降，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未幾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以爲南京刑部尚書。代薛希璉曰：「遠卿優閑，至是卒。」上又曰：「可惜。」九疇孝友純至，居喪求禮，平生無地嗜好，公退燒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請寄不至于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非是，確然不肯諛隨，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遭譴困，卒諡清惠。

命食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芳華

卷一十八 天順

二十一

知問齊

雍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雍精悍剛達，有智畧，特出己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佐，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靡不迅塞。」

閏十一月，以南直隸巡撫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恭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饉，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還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自周

忱之後恭爲特著

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
救護上謂賢曰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
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
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爰同聖意上曰
今有此失法不可容于是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
仍掌監事

釋徐有貞歸田上以有貞爲石印張所陷特釋之

芳墓

卷一八 天譴

三十二

知問齋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處莊爲南京禮部侍郎○夏四
月召程信爲刑部侍郎尋憂去○五月江南北大水
○六月李東寇河西總兵官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
伯孫鏞爲總兵兵部尚書馬昂督軍務率師禦之
京營兵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懷寧伯孫鏞尚
書馬昂率兵討之吉祥欽伏誅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徃
雲南福建殺賊帶達官軍能騎射收于部下天順

芳墓

卷十八 天譴

二十三

知問齋

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後石亨事發官者
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
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兄皆得大官上初從其
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侄
昭武伯欽糾集九都督鐸從兄都督鏞弟都督揮
鉉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鏞統官
軍徃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
欲殺馬昂孫鏞等就擁兵入內爲變是日夜漏二
鼓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亮請長安門告
變上令壘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
鼓時賊兵合番漢石百騎直抵禁城禁門不開欽
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逮果宅前遇果
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果吉祥所最恨者先害之
欽率騎于東長安門擊李賢于東朝房傷其首鐸
率騎于西長安門殺吳瑾及左都御史寇深前傷
廣寧伯劉安欽縱火焚長安左右及東安三門適
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鏞
先登力戰諸將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欽退屯東

安門鑄以果接戰自辰至午敗鏑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鏑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捷城道追兵追之皆獲是晚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拉落識流嶺南

芳皋

卷十八 天順

知問齋

八月進孫鏗伯爵爲侯加馬昂李賢竝太子太保贈謚吳瑾梁國忠壯公○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西分道禦虜虜得大利已去還班師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

上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召王朔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擢禮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

與之乃祿命法也于是研精以卜公卿貴入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聚奇共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災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質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衆合上旣復位召見文華殿卽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僂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

芳皋

卷十八 天順

知問齋

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九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往可逐字來共立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

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上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

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

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為蘇州知府

鶚至蘇州一切閒靜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

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

戶部侍郎張容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

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

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

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知問齋

筆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千百人能

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

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來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反側人心洶洶特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此二事忠義一時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

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來又放

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爾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

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嘗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

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

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則朝母

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

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

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闕子監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

郎諡文懿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二十七

知問齋

郎諡文懿

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容端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惟居景州時時哭墓側景人為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家窘甚力學志不棄知府黃憲聞其文奇之召見

憲甚賞之學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對授之又不受太守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輟補學諸生無不慕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

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習制誥于東閣景泰中進講讀學士大順初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印龍用事知

敬原朝衣青袍笑曰行將為公易耕服不答允

修大明一統志總纂以母憂上道景州耕服不答允

冷養奉威母中殿苦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守

母喪滿原在闕六年蔬食不苟取生性儉約

拘統實中惟賜衣鞋襪子密審試中書舍人奉應天鄉試監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有款落花詩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泥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

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仇忠以拯民爲已任不待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芳墓

卷一八 天順

二十八

知問齋

按正統末項襄毅以爲刑部員外郎是從北徙土本之敗爲房所繫北去今忠餉馬謀歸久之忠伺便扶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秦塞崖步間凡七晝夜遂抵陝視其足陷膝髀刺者百數忠不知也及考李文達及周尚書項奮時亦以部屬起從殉死而還焉時土木之變文武冠履死于前者何限非諸公之勲名事業有命于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琚致仕以姚夔爲禮部尚書尹旻爲吏部侍郎○夏五月日有食之

空中有聲

李賢奏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

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上皆從之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爲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二十九

知問齋

神寢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上卽命舉行之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美廟北狩每夜哀願拜天德則臥地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日傾宮中之所有依逆屬之費英廟在南城每不快快每曲爲慰解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盡禮焉

錦承衛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旗纓車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三十

知問齋

從輕調南京錦衣衛，賸亦得免。

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削爵復起，總制三邊久，師奇與胡虜數十戰多捷。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乾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殯斂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李賢彭時驚惶捧誦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三十一

知問齋

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矣。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曰成化，大赦天下。

尊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為太后，李賢。」

曰：「天子新即位，四海翕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皆默然。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官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體。

二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爲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布政司叅政

溥試著微露詩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上大漸太監王倫者方伴讀東宮亦嘗受業于溥至是來謁溥文意以選已同與竟不選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倫來與溥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三十二

知問齋

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遂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叅政

上大行皇帝謚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旗遍行郡縣緝訪動卽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力諫戊煙瘴卒死謫所

加內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修撰楊瑄張鵬監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敷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翰林院編修張元禎請行三年喪不報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其肅尋召還提督十三團營

戶部尚書年富卒改馬昂爲戶部尚書陸王茲爲兵

考墓

卷十八

天順

三十三

知問齋

部尚書○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請罷內臣管事禁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謚文清

瑄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于禮有違便于心不安其出處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捲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情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數十

文清罷內閣歸中途絕糧致其于恤見焉相而致歸途絕糧亦明時異事也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命修葺宗廟皇帝嘗欲錄

○廢皇后吳氏

詔曰朕勉專先帝之命冊立皇后不意太監牛玉
陳瞻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于母后前奏請立為
皇后朕親舉動輕浮體度驕率畧無敬謹之意望
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
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
閑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曾效
微勞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考纂

卷十八 天順

三十四

知問齋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
官

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
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
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
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上嘉納之至是
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死謫南京徽淵等謂牛
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
防後患數王大不韙之罪四乞寬諸法因詆斥內

閣執政李賢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
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上皆逮下
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等雖謫天下莫
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

以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為官中莊田皇莊始
此

調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沮之乃

轉左僉都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

考纂

卷一八 天順

三十五

知問齋

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餘頃收蠶細
糧七萬四千有奇人謂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盛
云

虜阿羅出結札加思蘭李羅出結毛里孩各為黨出
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掠人畜
摧東鹿知縣盛願為邵武知府

願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
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犯也願至
變搏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時人有清如水明

昭代芳華卷之十九

憲宗純皇帝

武原臣徐昌治述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生攝
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
悅等及王文子宗葵于諫子于冕謙婿朱驥等並還
鄉

李賢言于

上曰

自石亨

輩此舉之後

人以得官

貴之易貪利者

惟幸有事

宜早治之

且請復于諫

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

陞者自太平侯以下俱奪爵

詔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給事中張寧等上疏起秉竑隨御批以竑為兵部

尚書秉為左都御史

王竑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此居鄉竑抗志慕文秉
出入聖闕博奕諸徒均謂之曰杜中八座大臣胡
逐鄉民戲侮不自愛刺亦非均曰所
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哉
李秉為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
之望帝宜用之四年地土木為兒領職沒遺骸萬五
千諸大臣皆謂請填其地光十數萬其在遠東
無能施其用及大憲戚戚流民良民反能振振

將士升連炸火塞上無大塞入即小入無先覺
澤出塞即止以故邊民得休息成化二年董山誘
海西寇遠東乘及武靖伯討降山連山
至廣寧除之從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
二月行耕藉田禮

皇太后誕日詔建設齋醮

給事中張寧上疏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諸大臣
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而
禮部尚書姚襄等乃于各衙門飲食財物收辦牲
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
也則當勸于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于去逸慙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二

知問齋

願天心之向順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
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
者不報

華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以旱災免陝西稅糧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遼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于敗獵却之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從之

兩廣發叛以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浙江泰政韓雍

為僉都御史李師討平之

時果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關彌曰不然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衆從雅會諸軍出東道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二千有奇盡降其餘黨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翊太子太保○帝幸太學釋奠

卷十九 成化

三

知問齋

先師○夏西月陞張璠爲汀州知府岳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遠謫張璠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

張璠爲給事中遇事敢言每有大議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矣廟復位尤所執法嘗獨召學士論事每封廷臣稱其給事中視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爲諫官諫一人有罪苞索重罪果遣人邀與相見向書城戲成勸事

行卒不往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寧作親修能雄文直道重職憂回屬意大用衛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鄭勸印民變見

商林盤開家有則孤踪無玷
卻正文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經濟吃吃不肯下人再起無磨竟不違用正偉觀美善言論調動

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較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謀正席坐舉止

芳墓

卷十九 成化

四

知問齋

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汗尋于地下矣顧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殯殮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浙江江西郡縣大水戶部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于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軍支用庶民不困于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繼從彥李侂杞

享○十一月承天門成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

彭時資望最長亦養閑學儼然粹淵休休好善秉謙行誠終歲未嘗一二宴會即會未嘗有音樂愛惜天物片楮寸墨未嘗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

廖莊在刑部時法吏莫敢侮然好刑尚氣百辭激憤又好面折人入不能堪雖時抗忠義異而名聞天下

謂收鹽俱屬平糶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錢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知問齋

目錄及

石印

明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

二司官者二月李賢愛去○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論平蠻功封趙輔爲武靖伯陞韓雍爲

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勅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點選士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

楊府州縣邊民多曉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用必能奮力護家有不待驅使

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

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于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

雖欲入誰爲嚮道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延綏

紀功兵部郎中楊瑯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

備希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總兵黃鑑

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知問齋

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驪石海

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

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

西七百餘里京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

耳上曰楊瑯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

去千餘里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求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寇

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集，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內批降諭，提舉御史陳逵等交章劾論，不報。

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武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剽千斤平之。

剽千斤者，荆襄大盜，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蕪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畧，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龍

虎等。

初，錦衣千戶湯英奉使河南，受之，疏請退良吏，賑恤，國所以解散之，英額占籍者，隱匿者，恒絕禁，良交通，英自不可久，不報，後鄧本端迎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

進朱永伯爵爲侯，封李震爲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敗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

不一勞者不承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戴
仲衡上言兩軍交戰生死定于呼吸彼摧堅執銳
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
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死者爲奇功生擒者
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
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王復等
奏以爲擒斬者有定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
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上是之

八月調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芳皋

卷十九 成化

十一

知問齋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
寺卿在光祿三十餘年每借同僚聯名上疏請查
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繇能私謂少卿輩
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
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更
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旣以大寧之地與朵顏等三衛又以開原
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

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酋長及族目授
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
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
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千都司每入貢賞賜殊
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
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
憐自相次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
請以建州老營地畀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
松子地也自北虜也先猖獗而海西女直野人之

芳皋

卷十九 成化

十二

知問齋

有名者卒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
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
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
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資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至
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
衆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
却之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并涼邊備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三

知問齊

復奏境外歸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舊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營水堡移出黑河山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鵲堡移出鶴鈴塔白落城堡移出龍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地名屋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于隣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于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築墩臺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軍官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務渠

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

大學士李賢卒

賢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諡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

定之正統會元傳學能文性尤孝友徵時苦家貧授使資束修為養既仕分祿自其菲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居官論議據理直言不結沮忌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四

知問齊

是年追封漢董仲舒為廣川伯宋胡安國為建寧伯蔡沉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以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進程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山都掌蠻即今都蠻信至水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鰲池四川軍孫茂縣貴州軍孫芒部南軍孫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諸賊恃險拒敵飛檄下壩

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塢貴州軍已踞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

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修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上嘉納之

考墓

卷十九 戊戌

十五

知問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召羅倫爲南京翰林修撰○秋七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

秉督兵車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乘曰山不可有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蘇雅鶴蘭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

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剿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遏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邊境賴以寧

十一月致仕吏部尚書王翔卒

翔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于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贈太保諡忠肅

考墓

卷十九 戊戌

十六

知問齋

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杖闕下調外任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天子仁聖孝養兩宮然大孝養志吾輩合諫于是三人同上培養君德疏曰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率其懼心然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至于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

義與仁堯舜之道鄉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上怒杖三人闕下各左遷朝論稱爲三君子時修撰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人稱翰林四諫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七

知問齋

先是周太后弟周壽封慶雲伯周或封長寧伯諸子皆授錦衣指揮各受森民投獻奏討爲莊田周或又欲冒奪真定武強等縣民田勅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按畝部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采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所勘真定地土我太祖皇帝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八

知問齋

于洪武二十八年奉旨百姓供給繁勞除已人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闢多少永遠不要起科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每年擾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高處全無水澇則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隸薄者數年一收卽今彼處人民迫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若一畝只量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無所資其于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

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緣臣等不曾依違文
量合當有罪疏入逮下都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
釋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詔不必行

荆門州學訓導高瑀上言正統已巳之變先帝既
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廢騎迫于都城使非邸王
繼統則禍亂何繇而平先帝復辟遂不得正典禮
乞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左庶子蔡淳奏曰正統
十回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曾未半月又立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九

知問齋

親王爲天子今高瑀此言誣先帝于不明陷陛下
于不孝昔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
廢未聞復爲漢某王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邸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
遭幽閉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
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希求進用高瑀此
舉非欲專禮邸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疏入上
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房西此加恩蘭人大同案以撫寧侯朱永爲平朔將

軍帥師禦之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爲南京大理寺右評事黃
仲昭爲本寺右評事莊景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奉
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已見適爲言論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
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錄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
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于從
諫之美不無少妨也章上遂改調南京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二十

知問齋

莊景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
上培養君德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
定山書三十年召復司副還南監封郎中
得風疾還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轉師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
爲兵部員外郎

冕于謙之子以父功極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
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夏回月內閣陳文卒

文卒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祥各奏
言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

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于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 上姑宥之

項忠馬文升計擒滿四糧送京師伏誅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悉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縛之滿四賂以掠資即解數日又復中以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賂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

秀墓

卷十九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兵先至不俟延緩兵輒進遂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賊益張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十一月忠聞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命新總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別奏止兵上奉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夾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患矣止

京軍便信大不平是月丁丑忠與文升計擒四十二月捷書至明年正月糧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四等凌遲

五月京師大旱命宗宋丞相李綱以邵武府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廢皇后崩內閣大學士商輅等議合葬祔廟禮上疏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

秀墓

卷十九 成化

三十二

知問齋

容議矣今位號彰著于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惟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于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于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于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易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

于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皇上于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于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禮部尚書姚夔等覆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于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于天下自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今特偶于慈懿一事

于下上未允夔率百官伏文華殿哭諫上乃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太監潘洪秦中兩淮餘鹽不許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庭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關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以岐乃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于獄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罪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不允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寔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寬逐則居言責者繇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放言之氣詔從輕降用

陞巡按江西御史趙敬爲江西按察使

敵巡按江西將代值歲旱荒戶部請勅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八月京師地震有聲○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冊宮人萬氏爲貴妃

萬氏先以宮人侍上于東宮諳習善媚至是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妃父貴授都督同知兄通爲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禮侍萬安認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士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二十五

知問齋

希進者羣趨其門時儲位久虛內閣彭時上修省疏言宮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近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開封彰德衛輝等府雖鄭等州榮澤陽武等縣皆有蝗蝻之災恕上疏曰蝗蝻生發固然天災寔關人事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今蝗蝻爲患于河南者詎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

人致天譴告耳考之于史宋真宗罷諸營建而飛蝗盡絕伏望陛下以天災爲可畏以地方爲當重

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巳巳彗星昏見西南方○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皆以星變陳言嘉納之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二十六

知問齋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于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官牆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又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掠人心播憾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飢

之奏不蒙省恤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
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
濟之策是猶子訴飢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
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又言朝廷于僧徒過于信
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
醮而西番割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資隆厚
出乘樓輦導用金吾之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
飢民

御史胡深等給事中黃昇等以星變論劾商輅等命
芳墓

卷十九 戊戌 二十七

知問齋

會官廷鞠贖杖還職

胡深等六人論兵部左侍郎商輅兵部尚書程信
禮部尚書姚夔戶部尚書馬昂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選兵將討毛里孩下兵
部議寢之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統之計不
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
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

入天市垣○冬十月吏部請以身言書判四事考選
監生從之○免江西秋粮
進內閣彭特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
左侍郎

御史林誠亦以星變劾輅不職并景泰中易儲事
輅乃退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
輅又力請宥言官上喜曰輅真大臣誠得不問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星
滅○以薛遠爲戶部尚書○進項忠石都御史馬文

芳墓

卷十九 戊戌

知問齋

升左副都御史○陞雲南巡撫副都御史王恕爲南
京刑部右侍郎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虜索羅忽兒加思蘭入榆林
塞遂入草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

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縉妻黃氏貞
節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
金山嚴穴間爲賊所執茂七年三十貴氏年十九同匿
密道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使之行一頓縉紳始耳縉
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亂賊各抱兄行至縉紳處
俱殺水坑起三日三尸浮出見縉紳在縉紳處之

六月初日有食之

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

姚夔，懷山，字謙，河內人。才幹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交，無不遵視。故士大夫多事之。臣尚書王佐、鄭元、鄭少保、朱得易、佐、操存正大，經綽強達，望心術端介，處事嚴慎，沒于王事，乞謚加顯，則曰可。

秋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八月，內閣大學士劉定之卒。○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請禁投獻，奏求軍民田地，命待勘區處。

李森等言錦衣衛帶俸指揮周或翊聖夫人劉氏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三

知問齋

屢蒙給賜田地，今歲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小民賦稅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是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

九月，南京翰林修撰羅倫致仕。○徵士吳與弼卒。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以平江伯陳鏡為征蠻將軍，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兵科給事中郭鏜論劾禮部尚書鄒幹等，置不問。

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其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以其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觀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爾不言，願以後奏其露，兩言祥瑞，跡其所存，寔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罷幹希安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三

知問齋

二人以謝天下，上姑置之。

京師雨霏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癸未昏刻，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五月，京畿大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請禁姦徒投獻，告許起科，從之。

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

府官旗聚指爲圍場屯地投獻徵實王府輒便提封界至古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

陝西巡撫馬文升請遣主事計辦榆林糧草戶部覆命有司依期完納從之

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其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侵犯我邊曾

芳墓 卷十九 成化 三十三 叩問齋

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于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

命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朔望隨班朝奏在監讀書一年乃許歸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仰羣小以致于日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

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聖明之京師俾隨侍班行親視禮制退則從遊太學親近師傅俟其學成遣歸奉祀從之

孔弘泰英年繼善後論詩萬曲直村事成敗多奇臣宗見東王帶則曰二品焉科玉帶未平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爵不欺也

命建西山六佛閣以六科官已之

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今乃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

芳墓 卷十九 成化 三十四 叩問齋

孰若以之賑濟飢民實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亟已之

六月朔日有食之

孝宗皇帝生于西宮七月初三日巳卯日

初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患之百方苦楚上命紀氏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瘡報示非胎也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誕孝宗紀妃乳少太監張

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西內廢后吳氏護視惟謹

虜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虜將軍

却之○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鐸星○浙江布政張清能

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歷官布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萊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救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大學士彭時等請令戶部發糧錦衣衛盜從之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三十五

知問齋

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閉糴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如此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乞命錦衣衛蚤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

冬十月毛里孩也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時李叔子思問金陵人也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州院以出入晚鐘動則治他其遇夜始歸息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其明時未曉即與妻之而收其資歸其妻者以爲不詳

經不得果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門外校國中子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果浮得疾杖履從容息共中微醫視脈射為費廣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復失汗余康骸不能復生無以報厚德遂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肆其數取之疑送求其里人借往歸以歸而發囊携其數加封識為數日於浮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者召其二子至緝發槨并取囊金按猶疑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又平陽取子廖械送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哭問故嘆曰人孰無親急安能以室廬自處哉且人命至重傷為風靡所感則母子俱死遂取直遂以歸庄一易喻月婦辭去不取直

戊化

三十六

十九卷末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

武原臣徐昌治述

憲宗純皇帝

辛卯成化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邊患。輔臣請與十萬師搜剿之。兵部尚書程信不可。楊信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知問齋

襄陽賊李胡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是歲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爲亂。忠總督軍務。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加吏部尚書姚夔太子少保。

是年。屢有災變。夔上珥災修德疏曰。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伏望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

夏四月己卯。雨土。震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八月。勅修舉預備四倉。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知問齋

洪武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比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爲虛文。是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修舉。

命工部右侍郎李顥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

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滬海。錢清。諸居田產。皆爲淹沒。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爲潮水衝塌。常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以命顥。

冬十月，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

一職以吉安府功密方嚴，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創其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為人於抗實不根，同部按察使牟陳奏其平日疏以開通，按御史俞璽以聽與實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蓋勳同往。命食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計樹不已。上以聽人命多疑，廷美等有所私，遣錦衣衛千戶金璋、陳勳之，乃比放勳休職。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產也。

慧出軒轅。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

知問齋

詔曰：朕以淳德，祇紹鴻圖，敬天勤民，罔敢或怠。所冀臻於至治，用召嘉祥。乃者，慧見天東，光甚西指，仰觀玄象，祇懼寶深，俯自修省，罔知厥咎。豈朕涉道尚淺，燭理未明，而刑政之不善與？抑用人有未當，而賢否混淆與？聽言有不察，而是非乖舛與？將用度奢侈，賞賜無節，妄費府庫之財，典營繕煩繁，徵科無藝，致傷軍民之心與？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公同會議，務在切實可行，庶幾君臣上下同心協德，盡交修之道。

內閣彭時上疏言：政收之要，一罷御史，二諫命令。三請退朝，七服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四重，官實節制，微五聽受直言。六斷事功，七清理三營，草檄減退，兼勞莊田。

陞陳選爲河南提學副使。

陳選督學南畿，遷河南提學副使。會傳聞汴直巡都御史劉以辰、周壽、拜湖總督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劉曰：提學自命，怒曰：即提學，奉於都御史，罷。劉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表，平不可偏。直見避詞氣，直而諸生舉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步而出。

命吏部右侍郎蔡盛行視河套。

時北虜入河套，勅盛往議方略，上言增兵守險，可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四

知問齋

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寔邊，還土兵以助守。上從之。

十二月，皇太子薨。諡曰悼恭。

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曰：臣看得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

深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又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莫若隄岸之外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于內行舟仍于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又看得楊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安富等二十四鹽場其鹽柴草

得以接濟運河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

丁丑夜彗星北行橫掃太微垣郎位星○已卯夜彗星光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光太陽○上以星變避正殿撤樂○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斥之

一曰正官關以蠟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日訓言路以次臺藏四曰俸祿獄以廣奸生五日足財用

左都御史李賓請禁官司科罰從之

李賓等奏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

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

子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

驥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端厚臥填簡

約廉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好惡殊矢口適情不求

諂諂如漢故事優禮諫諍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

鄉里營墳墓清德雅望海內遠尊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星

壁陣東第五星。○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會講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大舉搜套。庶一勞永逸之功。○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居督還。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越寧伯王越。通事廷試。特風塵。藏天。初為御史。有名後。塞上功甚偉。世因委表奇。越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歷西北。

芳華

卷二十

五十七

知問齋

諸學身經十餘戰。其於邊陲險易。虜情真偽。特品。事勢一定。諸胸腹出奇。取捷應成。發中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罹挫辱。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多。特為楊守隨。個鍾。周滿。王。洪。四御史。健將。武技。多。出。其。門。又。長。於。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校。史。曲。當。事。情。得。學。多。聞。凡。兵。法。射。藝。乘。綽。堪。與。之。說。固。不。該。究。焉。歌。詩。雄。邁。跌。宕。若。不。屑。意。難。族。敦。舊。購。窮。惟。貧。援。接。早。幼。如。恐。不。及。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使。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

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沒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陸瑜致仕以王桀為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私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門達鞠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其死。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知問齋

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王桀進士。敏達有才。輔習吏事。還河南按察使。所至桀無留。贖。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人。朝。上。問。所。適。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連。道。訴。王。廉。使。冤。且。言。廉。使。清。謹。勤。案。捐。善。有。恩。有。威。上。喜。立。命。還。任。子。因。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讀。廣西參政。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上聞從之。魏完。秦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卽死。朝廷賜塋。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塋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

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勳。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虜寇平涼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時追虜至于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李羅帖木兒王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九月虜寇韋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九

知同齋

時馬文升徵召諸將兵接伏湯洋。虜至遇伏。驚遁。盡獲其輜重。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故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爲吏部尚書。進葉盛。陳俊爲吏部左右侍郎。朝廷好寶玩。

是時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尋舊案。大夏先入得之。藏匿他處。都吏尋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如是者三日。水程終不能得。

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珍。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尚。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

知同齋

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

按新會縣民劉銘樂。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鄭與其弟金童。劉鄭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劉鄭。劉鄭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門適莊氏出汲。劉鄭共爲夫尸。哭視之。所殺宛然。銘樂死。莊氏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于水。自投。水門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就銘門。其時李達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葬之大海。吳鄭自外歸。得弟尸于海濱。乃訴于官。銘狗吐伏刑部。員外湯俊特爲具奏。上令有司卹。銘狗施表莊氏。上。三月北直山東民飢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免山東秋糧。遣吏部右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海之神。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璠開府梧州承制專決書法絕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璠乃引疾乞疏

乙未十一年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贈端慎嚴肅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卒諡文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已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芳華

卷二十 史化

十一

知問齋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御批備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議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誼已出百官母氏皆

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情懷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乃定膚名曰祐樞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爲貴妃節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

芳華

卷二十 史化

十一

知問齋

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乙酉卯刻日生左右耳重瑩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爲兵部尚書以董方爲刑部尚書○九月朔日有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八人于刑部問刑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某爲皇太子十二月尊邸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邸王監國時事

言景奉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右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跟隨指揮郭景帶伴戎達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貨尋令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并達等枉道臨安蒙自至交趾於是沿邊一帶及腹裏寧州通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五

知問齋

恕至聞之制行食事方進設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效承伏恕具疏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行私不義孰甚乞明正其罪以爲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

二月朔日有食之○加內閣商輅太子少師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

都御史劉
廣中官
不常使等
爲此奉
諭旨上

六月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河凡六十里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恕復上疏曰錢能在雲南假地方爲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分尅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郭景說出真情差人齎帖脅郭景投水身死臣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却貢獻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詔旨已頒行于天下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六

知問齋

而錢能不爲意公然以進貢爲名方命擾人莫此爲甚○時王恕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奉聖旨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朱鑑領齎旨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鞠問忽有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齎白鴛帖與鍾郎中宋百戶益錢能交通內侍詐圖輕脫也恕復上疏曰臣伏見齎來鴛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臣實不能無疑臣以疎遠孤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掠鴻

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疊疊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感額。願。今日錢能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張氏。

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七 知問齋

文升抵遼東。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視之有簡。遂不復發。○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遇有警急。彼此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

○京師有黑青。○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黑氣而來。或自戶隙入。睡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或腹背被傷。出黃水。彈始覺。亦不其痛。數日。或金擊鼓。以述之多。有一男子。云黑而小。金睛。尾狀。類犬。狸。兼旬始息。○一男子。本姓孫。名得。係定易州民。身長過五尺。河南少林寺遇術士。山朝。

傳與妖書。更名于龍。蓋髮往來。其定問。交結不逞之徒。又遇道士。引其與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因與內使鮑石羽林術百戶。朱廣榮往還。始皆為所誑。乃資條。潛往太監。幸舍外宅。引雜宦。堅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語息。御床上而莫之禁。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致外人。何獨過禮。此人賊刺事。旗尉日伺察之。旗尉亦以投。稟為名。影。聞約末。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其定府。乘車。即白于太監。橫賜。賜。遂搜捕。獲其。所遺黃絹袍。製。孫冠。等物。合被逮。至錦衣衛。獄。遂有絕。諸宦。伴。兄。合死。肯不輪情。惟于龍。其心。就死。處。決于龍等。俱如律。而諸宦。伴。皆發。南京。淨軍。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輅等奏。祖宗創為郊祀。歲一舉行。極為慎重。邇者傳聞。皇上又于北宮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七 知問齋

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為此。無非欲為母后祝釐。為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為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薊州總兵馮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克兵。及招集逃。

軍等事下兵部議

馮宗奏、桑顏三衛、與北虜交通、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薊州沿邊關聖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乞行法司問擬、誹戍囚徒、量克補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九月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

手摹

卷二十一 成化

上九

知問齋

陳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蕪黃西接制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相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安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修葺城馬匹遷安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專聚賊聚治聚洞又商城縣南枝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全剛豪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尋加陞右副都御史賜之望

冬十月京師地震○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以舊印爲上設郎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爲大理右少卿提督郎襄等府軍民事

荆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

都御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宜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爲良民於是傑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潘泉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竹山置竹溪縣郎洋置郎西縣漢中置白河縣陞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南商縣又析唐縣爲桐栢南召伊陽三縣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又置湖廣行都司以爲保障諸

手摹

卷二十 成化

二十

知問齋

州縣皆選才以克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荐仰史吳道宏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邊豆樂舞之數置西廠

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旗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縱之出入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來以聞時建都指揮楊舉以賊死人命送置京師其婦夫室中皆輿託錦衣百戶章榮解適與正賊從汪直

事而無出即潛報汪汪某星夜馳至韋家園飲發宜旂掩捕等就韋舍暫之尋隔監禁搜得一單輿備管刑具如所謂臣若猶不能離之明每上邑過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救如是者三夜供寄在其叔武選王事仕俸速令持納而來拷掠如累又令當驚數十人圍守仕俸等方聚明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妾合坐獲衣起及四五妾解并獲王厥逆搜獲妻及兩縣抄掠夜夜苦楚貧走不已哀哭徹天過者所清三日轉死於獄

芳表

卷二十 戊化

三十一

知問齊

二月減寧王莫培樂安王莫璽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珪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

劉明美奏容善談論遇人無綺飾景泰初議迎崇成化初議廢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惑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諸位有大臣之節林俊齊曰余以教僧學寺售術貢邪肆與土木不於

狂踞上干宸怒萬類俱縮下詔毀廟錄爲僞推公之爲上解乃得薄誦嘉靖二年古官職公孝友字化於鄉闕立詔祀公

收原條爲南京兵部書

時樞方撫治荆襄事竣回任忌其來者沮之遂有是命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剛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劉鵬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令韋瑛執繫西廠獄○御史黃本雲

芳表

卷二十 戊化

三十一

知問齊

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五月罷西廠

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商輅上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安蓋緣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王英輩肉條直十罪若不早爲革除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開任以全其身將韋瑛王

英拿問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輒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賊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二十

知問齋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司馬項忠遇諸途既過始覺追回下輿謝過汪不爲禮既辱項于朝復尋事遣辛直上部堂辭色甚厲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銜項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于鎮撫司問刑直銜忠給事中郭銓御史馮權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采排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

獄成竟革忠職爲民姚壁降調壁爲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壁不合遂擬調壁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御史戴綰請復西廠

綰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觀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二十

知問齋

陞御史戴綰爲尚寶司少卿

綰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商輅爲楊舉述金幣一腰于輅輅即發斥不容入門西面因以詔輅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商安還爲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有與已者獲御史馮權等排之詳各自諫于是漸方紳趨李劉相繼而法屬理陞大理寺丞

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違子理既至罰馬俾復蒞戎政各官輸罰馬價皆剗諸軍士不復顧忌馬文升防胡還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撫官罰馬于軍職遂與鉞有隙

京師雨錢○滿魯都亂加思蘭遣使貢馬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福建右布政

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鈞江西按察使趙散以不謹開

芳恭 卷二十 戊戌 二十五 知問齋

鍾清劉鈞趙散時以清慎正直爲中外所聞俱列不謹君子惜之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時有東宮內官單吉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服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宣者尊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皇莊五單

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趾曾龜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差

致仕南京翰林修撰羅倫卒

倫字叔章休寧人洪武中爲翰林修撰倫爲文以質實爲宗不尚浮華倫爲文以質實爲宗不尚浮華倫爲文以質實爲宗不尚浮華

芳恭 卷二十 戊戌 二十六 知問齋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尋還京

散赤哈率所部十數餘人困撫順關進赴廣寧時

莽將周俊等守關原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游

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

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連阻之時散赤哈已入

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特建州三

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全籍海西之勢緣

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猖獗守臣以

聞乃招土貢大匠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勢
皆顧總松家不趨遠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
千于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
江西人楊福以僞爲汪直伏罪

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
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皆以詞
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皆操
兵盤紮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尉
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
如此

八月召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叅贊機務
戊戌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
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
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七 知問齋

府當之以累公顯守數載而去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鋌爲庶人
王母平氏妃周氏妃父周恂先是王有疾恂入問
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
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
以託之王恂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八 知問齋

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
以私忿發其事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
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
賜自盡徵鋌追降爲庶人

冬十月加內閣萬安爲太子太保○逮江西吉安知
府黃景隆至京下詔獄

初知府許應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
焉至是景隆下獄死或爲有陰報云
已亥十五年春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
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吏科都給事中趙保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竇緣復用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特機務，豈能濟事。

夏四月，致仕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

雍，字奉命，錄陽山學教諭。嘉靖夫視，應別。父令逸去，告教諭，投府，會黃河傍有尸支解者，應見父，號兒尸也。教諭辭不得解，竟誣伏，雍疑不，就道入，與從，則見教諭得釋，雍則經諸律，洞達，訖，莫爲，幸友與人交，有信，兵雖，奸請，供，而事，簡心平，每有忠，澤江西，隨而莫不興，如神明，愛如父，母，講訓，酒，飲，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芳基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九

知問齋

五月，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虜情，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

文升撫夷，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遼東，鉞戎裝遠近，除道餽，供帳，鮮備，賄託像從，見直叩頭，祇趨，狗媚，無所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舉鉞詆文升。鉞乘間譏毀文升于直，直誣奏文升，妄啓邊釁，謂文升是州諸弊，皆由文

升，等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遂下文升于錦衣獄。文升上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傑，侍講學士汪朝宗下獄，請成調官。

傑與陳鉞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遊于遼，鉞以請，使見喜，乘間言傑過惡。汪直還，遣尉緝，俸貪，恭事跡，坐，賍，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連俸姻家侍講學士汪朝宗俱下獄，考訊，追，賍，備受，慘酷，俸充

芳基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九

知問齋

鎮遼衛軍朝宗，調廣東提舉，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已不爲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于呈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賍證未明，俊等莫有論別及承詰責，而又不肯辨明。

冀以異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戴綱爲右都御史，屠滿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

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調吏吏所理者，崇煚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遷浙江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

戶部尚書楊鼎致仕。

論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二團營，進封朱永爲保

國公，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彝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

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固寵，已亦倖進。

虐張邊警，妄請出師。時建州頭口六十餘人來貢，

遇汪于廣寧，汪誣以覓伺，乃就鄉監禁，在衛虜衆

不意大兵猝至，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虜，旋

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避。上御文華殿

以俟，諭功陞賞。

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按察司副使。

時王億見戴綱以頌汪直得陞，效尤進言。汪直所

行，不惟可爲今日法，可爲萬世法也。數月，吏部承

汪直風旨陞億。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建州女直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遼陽、清河等堡，

殺虜男婦，皆支解以徇，或確春火蒸，以洩其忿，掠

牛畜焚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歛入自保，不敢與

戰。陳鉞方昌前功，恐沮陞賞，乃隱匿不報。于是遼

地騷然，屯堡屏迹，弗克耕耨矣。

御史許進上言，各布政司開科乞命翰林官主考。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二

知問齋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

禮部尚書鄭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

先是戶部尚書楊鼎致仕，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

夫四名，應用至是幹復亦命有司給月米八夫，如

楊鼎例。

庚子十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趨

部管事。○二月，滿虜都寇榆林。○三月，復命太監汪

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于威寧破

之封王越爲威寧伯。

太監汪直在事間邊聞有榆林之警遂召王越李
承相與親兵而西本至榆林虜已出塞而等議備
師出塞至威寧與虜戰斬首四百而還直之望
也所在都御史皆與直裝將進至二三百里望
塵跪伏一如使隸而附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
見喜旋得進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
批題似燒香○按王越遠迎汪直
續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

報
汪直而聞本
呼傳百如諸人皆為博色之

夏四月雲南麓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
沒田漂蕩民居○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秋七

芳皋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三

知問齋

月遼東巡按御史強珍論劾前巡撫陳鉞詔罰俸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
總兵官侯讓前巡撫陳鉞等啓彙冒功失機匿罪
以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
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停俸戴
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為人臣欺罔
之戒

逮遼東巡按御史強珍下獄謫戍

陳鉞怨王越掌院不行阻止強珍汪直巡邊同京

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即遣
腹心指揮往遼東同後巡撫王宗彞審勘虜情宗
彝阿直意誣珍妄奏逮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
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會多官廷鞫
無敢為珍辯者竟誣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
科道官皆罰俸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汪直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事大之
體不虧叛逆之形未見時劉大夏亦在職方以利

芳皋

卷二十 成化

三十四

知問齋

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寢是時汪直東構怨
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兵連禍結已殃民厚
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
也幸而本兵協力阻止豈非祖宗之靈社稷之
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逮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河
南

紘以進士為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符知
雄驛又崇中官捕獲被誣胡綾不測民數千走驛
登聞鼓訟冤得調歷鹽運使都御史巡撫宣府再陞
陝西時秦府旗役肆橫苦軍民紘悉擒治不少貸

上不能堪，訂結凌親王，上怒，逮結，詔獄，命內臣
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匹，破衣數事，有還言，結食
狀，上親閱，其黃絹數良，久立釋結，且賜執事，實
朕其康，巡撫河南，會汴直王他，巡撫率屬，體恤
抗密，疏直多帶，撫役授地方，直還，上問各省，無
臣賢否，直固稱結，康能，上出結，疏示直，面頓首
伏罪，益稱結，實不，置，上乃釋直。

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
盜，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月，余子俊致仕，改陳鉞為兵部尚書。

後開霽，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俊一言
立斷，出為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爭，或務諸
節，鎮大邑，使車往來，無冗繁，難治，則酌從寬，上
下字，悅，西安民苦，誠中水，難飲，輒病，乃為開新渠，
芳纂 卷二十 成化 三五 知問齋

引山泉行，地中，西偏，城市，人得戶，浸至今，便利
繞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農田，病，不得，盡為出
府金，責清，渠，吏，壅，山，開水，轉，灌田，千頃，側，疑，重，簡
然，外，和，內，聚，正，不，說，修，廉，不，近，各，每，奏，對，符，微，揮
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謙，平，生，仕，宦，多，在，西北
邊，輸，林，修，邊，之功，疏，大，徐，廷，瑞，鈞，陽，稱，三，巡，撫，皆
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
必，為，百，羊，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還，有，大，利，害，當，身
任，其，責，豈，得，委，交，市，思，為，達，怨，自，全，之，地，以，故，鎮
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勘覈東宮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
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
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

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
吾弗為也。」至其地，徧察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
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

兩六科給事章玄應，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尚書陳
武儉，邪乞正典刑，不報。

尚史許進具疏，伸御史強珍之冤，劾汪直陳鉞之罪，
留中不報。

芳纂

卷二十 成化

三十六

卷二十末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一

武原臣徐昌治述

憲宗純皇帝

辛丑成化十七年春二月陞鎮守湖廣都指揮同知

王信爲都督同知總督漕運

制以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廩決獄明慎請託不行殺鎮湖廣條陳八事于朝長從若皆舉進士有名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禮部以地動千里有大災又況鳳陽南京皆祖宗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知問齋

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備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濟河渠築河隄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陞周洪謨禮部尚書徐溥禮部右侍郎

周洪謨進士祖父皆儒官有學行謫少有奇質歷官翰林宮坊專心問學爲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爲奇譎語而言意宛轉可愛尤譏國家典故議論建白務協事宜對賓客出入絕史成化末月當食不食家諫宜賀公言陰盛放不可賀竟不賀始治元年較仕歸聞有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謚文安

三月賜進士王華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

月勅司神太監懷恩同三法司審錄囚徒

西胡進獅子遣中官迎入

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陸容覆奏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爲備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況以萬乘之主而求異物于外夷寧不貽笑于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

秋八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知問齋

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正已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動民之急務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于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應本曆元以推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于正月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月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會同于斗宿

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衍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膠泥所開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冬十月召余子俊爲戶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發請以宋儒胡瑗從祀下禮部議

謝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皋縣人與孫明復有同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
芳林 卷三十一 成化 三 知問齋

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後學
壬寅十八年春正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帥師禦之

子俊分兵戍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大破虜于灰溝召爲刑部左侍郎○三月改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應天鎮江常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等處災傷恕上疏曰臣自奉命巡撫節奉各部勘

合派買各項物料及織造紵練紗羅等項數多該用價銀動以萬計在官錢糧剝削殆盡見年里甲因而逃移民情寔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朝廷之上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今當連年災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罷罷凡百元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咸戴聖德寔爲社稷之福○時又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爲害恕又上疏曰

芳林 卷三十一 成化 四 知問齋

臣始以爲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方飢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第今大江南北飢荒殊甚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時又令司設太監杜福友傳上旨著國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前去常州府著落府縣拘集民人

段銓家小取要截江綱古書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綵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怒又上疏曰帝皇之學與韋布不同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詩三百一言蔽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敬而已佛氏之書其要不過慈悲老氏之書其要不過清淨曰慈悲曰清淨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發

芳皋

卷二十一

成化

五

知問齋

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而無也今陛下勵精圖治不遑暇食如于退朝之後清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諸家之書而觀之乎

妖人王臣伏誅

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

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銜于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往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巡撫王恕復上疏曰臣見應付王敬聞文內開准與長蘆運司餘鹽七十引仰惟聖意慈欲將鹽兩平賣價收買藥餌書

芳皋

卷二十一

成化

六

知問齋

籍免致科擾下民此陛下仁民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豈期王敬王臣等自離京師抵南京經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無不科擾所得不可勝計比到南京清江廠上新河凡城裏城外搜括殆盡王臣又撥本官將原賜官鹽夾帶私鹽強發一萬五千五百引退取價銀三萬一千五百五十兩又有私鹽數十船退取銀幾千萬兩宣州衛不肯領鹽却將指揮責打嚇去銀二百八十兩又發鈔四十塊與池州府逼銀二百二十兩又發鈔

五百塊與杭州府得二千五百兩、一百十塊與嘉興府得五百五十五兩、且無物不取、城市舖店、爲之開閉、村落人民、無不駭散、又令蘇州府縣、遍逮大戶、索要玩器、并金銀等物、又威逼常吳二縣、着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該工價銀一十五兩、止給與銀六兩五錢、反要機戶、每疋解扛銀五兩、機戶破家蕩產、苦不可言、且五毒只用于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況此毒物人皆見之、必以爲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千衣非至

考系

卷二一 成化

七

知問齋

尊所宜服、亦非宮中所可服、不知王敬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爲也、及到無錫縣、王敬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鄰賢家門、捉索金銀、住坐二日、聲言將他家抄了、嚇得鄰賢兄弟、二人銀五千餘兩、其餘捉拿華文熙等、鎖打勒銀、難以數計、又嘆知縣能經拘人不到、要行細打、本官將官庫銀兩、替各未到大戶應出、又取武進胡溥等、江陰蔣鎮等、每名要銀、皆千七八百兩、又稱朝廷有密旨、着我去徐中書等家討要玩器書畫等

物非獨上虧國體、抑且下失人心、臣又訪得王臣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俱得好官、虛糜廩祿、有玷名器、昔文成五刑、以邪術欺漢武、今王臣以邪術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爲之痛心而扼腕也、臣奉勅巡撫、職在衛國而安民、視茲弊事、萬一事出不測、以遺君父之憂、雖死何贖、是以不敢不言之、上乃詔差官逮王敬充淨軍、王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復罷西廠、

考系

卷二一

成化

八

知問齋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始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雖內閣萬安亦謂宜罷、上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

夏四月、許琉球陪臣子蔡賓等、南監讀書、○五月朔、日有食之、

故刑部侍郎林鶚子林得乞送國子監讀書、不許、
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夏商書等旁近邑盡驚疑、
鶚楊轉其魁李迷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布
政使虞飢奏派民田租十五萬石嶺南有復寇急
調兵食得境上寇不得入境未幾卒官貧無以爲
餼斯文被謝文肅二公絕紀歸其妻鶚來禮
造大必恭慎公餘觀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詩

癡必夜半漏盡即起下科嚴交游不許事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中洪武死

刑部尚書林聰卒

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官刑書
卒諡莊毅泰論諫之以聰爲儒者後與汪直
構逮東守臣獄益多偏徇○初景帝將廢儲而立
其子令百官各著狀惟給事中李傑執筆大暢林
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諫聰後尊顯使言相傳是
時諫者三人鍾同死干秋草論夢莊聰難貴成顯
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
大聖承治陶于道署狀無道名

九月金星晝見○冬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洒掃授孟氏例奏請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九

知問齋

給典之

汪直有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錦衣衛指揮
吳綬謫戍極邊兵部尚書陳鉞右都御史戴縉並除
名

時汪直久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
者卽遭禍誕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詆譖每
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
醉人醺酒一人伴曰某官至爾罵如故又曰爲至
爾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

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

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

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

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

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

權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中

外寒心績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

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

人遂卽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十

知問齋

人獨有王越不得預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
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暗地發兵
連夜出境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
虜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
啓發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邊軍民橫
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
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上納其言卽命
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遂直并其黨廢斥許並
中外莫不快之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劉翊太子太保劉吉太子太保俱武英殿大學士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召項忠復爲兵部尚書尋致仕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布政司叅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

芳纂

卷二十一

成化

十一

知問齋

官有欲荐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異詞謝之卒不往陞大夏福建叅政巡海海道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文法寮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叅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

蕩上心引用方術以收錄異書爲名實緣傳言不出吏部而與人官鄭時所疏專爲芳發也故芳譖而謫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既敗文升得雪其冤詔復其官

命有司修治周公廟墓歲二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秋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懷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

芳纂

卷二十二

成化

十二

知問齋

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彫傷國本爲害反大又勅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勅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劾事輒邀名方命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九月傳奉陞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爲蘇州府通判管事

宿州民妻王氏勝右側裂生一男子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制本注此所屬諸人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貨數萬輸送內府者累日不絕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

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起立拱聽此皇儲尊榮即訓隆禮師博謙恭仁孝之盛飾萬安等乃務為諛而欲講官跪請坐聽知所尊矣

芳華

卷二十一 咸化

五

知問齋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

軍務兼督糧餉

子俊上言邊務曰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

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

時子俊為車費用不貲而遂重室賦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

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處士

胡居仁卒○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為右僉都御史

整飭永平山海邊備

綱宗初為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徑捨多具前死宗還牢曰此曹罪皆死即未死亦宜見其

與食飲歸沐蘇活人無算

改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蔡

贊機務○陞貴州左布政使彭韶為副都御史巡撫

江南總督糧儲

一時值大旱彭韶議折收作糧將蘇松常三府秋糧

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爵馬伯五府

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存糧每石計加耗銀五

項折白銀六錢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

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損定為便

督撫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

芳華

卷三十一 咸化

十六

知問齋

諸峒珉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

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之具獨省節縮十去其五

一年戶口生息上手勅褒嘉召回掌院事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開歸度牒就彼

輸米給與賑濟山陝二學生員有納米者原膳納

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缺糧倉分上納

本布政司起運國子監讀書生俱次選用專民令餘

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千戶

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千戶照例加米定與

海大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推陝

西山西連年災饑閭閻小民貧難販運者少每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饑饉家又召募僧道

其人等銀兩急不能得令無先出內帑銀二三萬兩火達發去山西河南賑濟如內帑不足請發有銀之日照數撥還仍乞降詔將前未待既召募稅據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肅清後患

建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食都御史郭登鎮守太監蔡新下詔獄

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降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恤之八月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綱下獄謫官

芳林 卷二十一 成化 十七 知問齋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貨絲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于上發內帑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毀拆民居初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于是林俊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大于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邊民騷擾陝西山西河南連歲飢荒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填道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

芳林 卷二十一 成化 十八 知問齋

官肉食彼土忍不加意視民輒僥而不恤輕國重已而不言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欺誑楚府事敗挾卒却乃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貨絲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謬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遂頒益帑以此啗陛下爾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

芳慕

卷三十一

成化

十九

知問齋

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于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上覽疏大怒下後錦衣獄後府經歷張敏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誅我不然安知宮中事提現擲恩恩以首承現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諸梁芳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竟歸臥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敏謫知州九月朔日有食之

芳慕

卷三十一

成化

二十

知問齋

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請復林俊張敏原職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聖德尊顯天下乂安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冒于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敏爲林俊陳情亦蒙鞫問臣恕非爲林俊等游說也寔爲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勵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與土木之役爲佛氏之居蓋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德豈佛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于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于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建佛寺于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

爲過之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干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人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于朝獨張獻言之者是張獻亦能盡忠干陛下欲陛下納諫旌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寘之于法臣恐人皆以言爲諱設有讒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伏乞聖慈收雷電之威解板板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兵荒之政疏入留中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三

知問齋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辦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會都御史楊信民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詔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張輅爲南京左府經歷○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幾進士教範元憲詔

臣言論官

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丁幾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教範元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爵當惜皆爲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爲聞豎干政妖僧蠱惑授庇壬儉竄逐忠良所致疏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三

知問齋

入上怒因事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細其級不則遠惡地于是吏部不敢擬陞焉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梁芳韋興陳喜輩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上批答曰梁芳韋興陳喜姑已之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僧

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五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飢民，不猶愈于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勅繼曉齋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二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恕應詔上言：近年工藝之人，遁逃之徒，邪說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又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合

芳墓

卷二十一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說，世亦常有，近者員外郎林使經歷張徽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眾，亦被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爲寬貸，洞燭其詖，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常有林使張徽，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行

術者。又言：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家人常川在彼生事，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煎銷，定爲民便。

召彭韶爲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芳墓

卷二十一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韶應詔陳言曰：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聖明，受治之日，謹以政治終始爲陛下言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有加罪，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靡不憂心，古人遇有天災

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于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然以是施乎忠賢，勢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入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時詔被命召爲大理寺卿，以疏論貢獻，仍改巡撫。

陞太常寺丞張苗爲南京通政使。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王五

知問齋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

耳改命，覃昌傳旨，恩因諷余肅敬執奏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庭無人。」王端毅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劉衡，遂陞差若侍那六部之位，不可授南京三品。

三月泰山屢震。

時椒寢漸繁，李孜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閣劉珣密疏言：「圖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遂已。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王六

知問齋

命禁民間產女溺死。

温州府訓導鄭環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寔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五月，廣東肇慶大水。

左布政使陳遠馳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之○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秋七月右都御史朱卒○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發兵夫修築墩臺

八月朔日有食之

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劉珙致仕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七 知問齋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以詹

事彭華爲吏部侍郎直文淵閣

丙午二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王恕再上疏曰臣伏聞近有聖旨禁約今後不

許擅便奏討陞官及蟒衣自有此之後肅色人等

俱不敢進貢物件希共陛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

罔不畏天之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懼

忻鼓舞稱頌聖德詠歌太平然此數者誠能持之

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

安宗廟社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蠻何患乎不

賓服羣黎百姓何患乎不蒙福如武持之不堅禁

之不久而有所變更非惟失大信于天下抑恐難

保無虞于將來

二月朔日有食之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

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

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國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疏入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華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華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與所親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二十九

知問齋

厚者曰言官有能勅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珣善珣與安並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一時選法通敏賢愚皆悅劉珣既致仕去安遂托李孜省諸旻于上復嗾所親科道論劾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拷訊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擢浙江恭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

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書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致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可一可惜也此身問題一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

也惜

建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春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上諭戶部從之選又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瑞呈鞠犯入黃肆招稱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監韋春出海通番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春積怨選每事栽抑誣選黨比高瑞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三十

知問齋

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曰死即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驕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商乃至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樂金而毀能銷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

崇正學風抱孤忠。千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憐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瑞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劾奏。勅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廷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暗臣。今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并死。顯天終無異口。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潛遣蔡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素人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懿。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義上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主擊議。請赴王師。與大臣抑南還之說。及回。輅忠矣。言南內事。并黃髮易儲。輅多阻之。已而漸石。用輅。輅鼓錢柳。輅論制賊。輅

化初復官。督政。及八事。及陳弼盜七事。力爭。慈懿喪禮。請復景皇位號。統詞引立東宮。疏止。玉皇齋。熙疏。正。疏。十罪。以罷。西。厥。卒。送。文。毅。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吏部尚書。○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內批南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恕同致仕。

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貴。民飢。尚書王恕。舉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華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其言。反以年老屢乞致仕。輒棄懇留。不許。今華去。太子少保。今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致者。禮部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直文淵閣。○冬十月。改耿裕爲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溥

爲吏部左侍郎倪岳爲吏部右侍郎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歲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議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地建之視舊寺益加廣

進內閣萬安少傅劉吉少保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太子少保

司禮監太監懷恩狀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十二月召余子俊復爲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三月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

考舉

卷二十一 成化

三十三

知問齋

○夏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

暫視朝于文華殿○甲申夜金星犯元宿○已丑上

崩于乾清宮○九月壬寅皇太子卽皇帝位改明年

元曰弘治○上大行皇帝諡號

謚曰繼天授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廟號憲宗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

王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

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竊惟陛下卽位

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

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

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

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

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如

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

上浸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

考舉

卷二十一 成化

三十四

知問齋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

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

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臣願陛下放

之田里以休其勞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

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

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陛下用之則君德必

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正風俗必醇

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臣

願陛下置之左右以展其蘊然君子之所以不

芳皋

卷三十一 成化

三五

知問齋

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也臣願陛下大章英斷總攬天綱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子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關係重大勢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形跡之間哉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心

豈異于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攢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于此疏入不報

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異過人十二歲能文章始

則林以爵貴之其以昭諸書注見如赴者三年文思警拔數千言立成而午領鄉試第一聯人集觀智馬上口占口龍泉庵上若書生儒病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已附使弘璧延欵于家屬題書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晉之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疏曰竊惟帝皇爲政

芳皋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六

知問齋

特特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伏願陛下密訪渠魁彰彰國憲擇謹厚謀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頃者法司惟徇已私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鉤鉅伏願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法立如此則禮度明

而小人不取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入誰與共理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玆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陛下起茲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補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稟旨令吏部除文祥第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因補成寧

彭韶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七
知周齋

彭韶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七
知周齋

勅諭禮部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太后稱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禮部侍郎倪岳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平周則

商以契爲祖而溫與三宗百世不遷後平周則宋以穆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因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不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定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于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七

知周齋

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以享裕祭之禮則每歲一祭上從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

十一月尊謚母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稱葬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于奉先殿之東別開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

附錄 有縣丞徐頌上疏請究皇妣喪逝之由以便不共戴天之怨及當時診視大醫院使方賢治中

萬安致仕以徐溥直文淵閣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監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利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跪泣乞哀惶遽歸第

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

芳墓

卷三十一

成化

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十二月尹直致仕進劉吉徐溥俱文淵閣大學士劉健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利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陞禮

部尚書○勝寇并涼蘭羣○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林

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

陞通政司右道政黃孔昭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特衛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每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衆之輿論荐用各當其才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南孔昭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既長建寧守

芳墓

卷三十一

成化

四

如問齋

麻峪山有銀鑛守臣以中旨橫索民心震怒巡撫都御史屠勣上疏極諫乃寢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乙酉朔日當食不食胡濙等請賀不許

封典獻王

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懷遠情理陽政益人。不剛不柔有強有弱乃善理事。景竟保滿汪反復恤于其于愛惜恩怨純無介氣粹然于天理人義者也

昭代芳學卷之二十一終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淵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調何喬為刑部尚書

陞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

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資直儒以講聖學二若賢才以補治道三邊疆訓以處內官四典下疎入允辭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提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知問齋

督十二團營

文升陞見召至文華殿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

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益自奮

勵知無不言上特倚重焉

超陞貴州左叅政鄭時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

鄖陽

時先撫陝西在成化二十二年上疏觸時諱請官

上知其忠蓋陞之

復廣西按察使閔珪為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珪前撫江西被妖人李孜省詆其不勝任左遷故復之

閏正月命修憲宗純皇帝實錄○詔天下舉異才

二月帝耕籍田

時耕籍禮畢宴羣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

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豈宜以此瀆宸聽耶即斥去時論偉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俊由南京戶部改南京吏部

歷九載○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起用降謫主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二

知問齋

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

南京吏部主事儲繼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

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

氣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

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上付吏部皆起用之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曰陛下遵用祖

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

班進講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

所以辯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慙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

華殿有事已具本者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其當而無苟且凡文武大小官

少奉

卷三二 弘治

三

知開齋

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議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

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南安知府張弼卒

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滯每發於詩文翰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

六月朔日有食之○偕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奸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回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權美姬以

考奉

卷三二 弘治

四

知開齋

自娛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遣錦衣衛樞送京師伏誅
虜把禿猛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秋七月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爲食都御史巡撫大同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戎政修明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貢馬三年三貢每貢不下二千人皆攜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大同宣府河西皆無患
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八月詔議孔子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

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改耿裕爲禮部尚書張悅爲禮部侍郎

陞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

先是太監李良典御廐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兵部職方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

考舉

卷二十二

弘治

五

知問齊

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

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陸容蘇州見山人精冠爲縣學生印有志經濟大

肆力于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

不通究曉漸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

分合皆具中府繁事下九邊遠人驚服而

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調給事中周絃爲南京光祿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

通政司知事

給事中陳壽陞大理寺丞尋改南京光祿寺少卿

時言官論荐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

及劉吉又南京科道荐王恕入閣乞罷劉吉等言

尤急切及王恕起爲吏部劉吉代爲安專政遂不

相合恕有所行吉輒從中沮之有給事中周絃御

史張昂南京教場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劉吉票旨

調絃昂外任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貴與罰而已實

必當功罰必當罪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

官恕奏荐戶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

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荐太僕

少卿白思明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

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請外任知府

薛任科萬貴配竈族人橫其中官梁芳又結妖僧

繼曉于國是弄疏論繁詔得釋在翰林會火歸

入竟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就歸田杜門謝客

西鎮守內臣顧鑑結廬史民楊文言壽忠饒輕去

就宜起撫陝及至

陝清助鑑畏欽職

沙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

初正統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

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

曰我何足數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色動及駕

考舉

卷二十二

弘治

六

知問齊

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沒用事納婦生子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輪情于朝其子以問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人見上上悉其詐下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繡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七

知問齊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濤還掌院事○陞金都御史森絃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謫御史湯璽壽州知州劉渠戍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先是御史湯璽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裏面不從從速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咎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渠考滿來京璽壽州人與渠往返論時政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人

知問齊

恨智坐智璽縣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渠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囚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後璽及渠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智璽中爲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負渠中不識身猶繫又返東風進紫宸其辭新詩有曰書被用應知何日望見夫渠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保忠萬死更何悲
改禮部主客主事蔡清爲吏部稽勳主事

清上時事管見三割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殆盡時庶吉士鄒智謫官海南清復以詩送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于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纖迨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延習蠲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延逐刺麻

芳華

卷三十二

弘治

九

知問齋

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韋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奢修奔競凡數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內官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伏望陛下自今伊始于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

命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部上鹽場圖詩疏略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

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不充安忍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倫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滴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

芳華

卷三十二

弘治

十

知問齋

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

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改張悅爲吏部侍郎○夏五月定陞用科道事例

吏部議得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取事例兼用進士除補永爲定規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請會試取士南北中卷復宣

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

勅淳熙武承樂年間會試取士不拘南北自
宣宗皇帝命內閣大臣會試始分北直隸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爲北數直隸蘇松等府浙江西
湖廣福建廣西爲南數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
隸鳳凰等府濠州等州爲中數取士以百名爲率
南數五十名北數三十五名中數十五名永爲定
制近因成化丁未會試四川左布政使潘頌建言
中數人少將南北二數各退二名添與中數祖宗
成法更加損益宜復舊制丁未所定數
日禮部議謂宜允當仍舊上從之

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秋七月陞福建
左布政使戴珊爲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八月陞中
允周經爲禮部侍郎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十一

知問齋

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及弘治三朝皆處
于外所至聲績斐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
犯城鏞蒞任纔三日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應
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衆猶諫沮鏞卽命騎令
開門去衆請從以土兵鏞笑卻之衆乃乘城向賊
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絳
而已門隨後閉賊遽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
至爾峒獠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巨測姑導以行遠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十二

知問齋

入林著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旣達賊地一亦逃
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胥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
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
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
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
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
置于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果酋問鏞
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
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衆
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
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
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有汝罪可送我歸府
我以穀帛資汝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
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
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
復拜鏞曰我飯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
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
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褥鏞徐寢明日賊

復進食鋪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果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鋪頓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勿顧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中裾諸生奔競去鋪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鋪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鋪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鋪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擒汝賊少卻城開鋪入復閉門鋪命取殺帛從城上授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考舉

卷三十二 弘治

三

知問齋

冬十月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守陳卒

守陳在吏部偏倚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失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選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疎宜亟退伏林泉上不許守陳李友方正與人交爲于信誼居常向悔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屈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出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益康簡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致仕大學士劉珏卒○二月封后

續通志

卷三十二

弘治

三

父張鏞爲壽寧伯○三月賜進士錢福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築高郵康濟河堤
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治之
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太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秋七月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考舉

卷三十二 弘治

古

知問齋

冬十月追贈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太傅諡肅愍命

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

命有司廣積倉糧

每十萬以上者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者滿降用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疏禁京師胡服胡語○何喬新致仕彭韶陞刑部尚書

時御史劾景因與內閣對立
衙齋稍克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
並下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
鞫景姦賊鉅萬抵景法磔景得景圖報復尋據他
事誣紘亦被逮坐免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為南京國
子祭酒

章懋子內庭張登下制臣賦詩謂莊和黃仲昭曰
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缺盛天下之

芳華

卷三二

弘治

主

知問齋

養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大孝善志吾輩豈讓明
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為言上怒杖王人
閣下左達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
大臣起復非禮必亦謂宜又稱為翰林四諫嘗論
者須大其心胸必有窮理工夫又須心小必有深
養工夫論學術若程朱未久又壞必窮理與聖賢
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心致人才固民心
為本然後取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
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秦一漢一魏一晉
推源而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為義如此其
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情樂復古之志行
藍田呂氏鄉約嚴可一變而厚俗居敬自謂于專
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難論窮理
則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
不放過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秋八月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徐溥太子

太傅劉健禮部尚書俱文淵大學士

授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我朝翰林皆史官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又為工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准紀出身官階

芳華

卷三二

弘治

十六

知問齋

遷擢而已

九月皇長子厚某生

冬十月以詹事府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濬上時政疏略曰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于彗字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于震動在京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疏凡十餘萬言

十一月興獻王 徙封安陸上親弟九人王居第二
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爲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起
秦紱爲南京戶部尚書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給事中張九功等所上五章
極言柳景泰紱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
非了然欲望朝廷召還泰紱以正賞罰以爲勸戒
今柳景該追賊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于
秦紱則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
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伏望

芳華

卷三二

弘治

十七

知問齋

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泰紱如此則賞罰攸當
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

黃紱曾祖恩陳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
州又徙戍平越綏以故戍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
十二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廉直過寧南統
卽重作時賞不恤必欲行已意是以得名譴刊
意盡法斯處場歸民過崇慶之旋風起與前撫不
得行綏以卽有冤且散言爲若理風遂止抵州西
而南賊阻夢中若有神言州西李云綏密訪州西
四子其子富孔道街中一人以面供其惡語之無
松守是禁諸道中一人以面供其惡語之無
賊卽率諸道中一人以面供其惡語之無
即賊率諸道中一人以面供其惡語之無
塘夜以皮領人屍塘中衆共分其囊貨有老女則
入分其妻女廣妻女應寧中恣淫毒久矣紱書族

律殺傷毀其妻巡撫延綏行道者見其家中飲馬婦
片布遮下體大慙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
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暫出餉三月邊
健兒未貧苦又素忠朴聞公懲數人入感泣願出
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虜亦不至低有詔毀庵寺
緡令汰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無妻者比公去
延綏有携子女
拜道傍送者

錦衣衛都指揮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清儒書史時重妖言禁有妖人劉惠
者爲書改衆爲違者所發殊連數百人皆當坐死
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免減成處
有衛卒偵其驢人傳示妖書者欲殺其事雖實亟
下錦衣衛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
否兵部列疏獨
稱驥敦厚不刻

芳華

卷三二

弘治

十八

知問齋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
仁伯

以白昂爲左都御史陞撫治郎陽副都御史戴珊爲
刑部右侍郎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七克力
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
可懾服諸番與彼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
王族孫映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

頭目奄克李刺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

三月，立皇長子厚基爲皇太子，大赦。

錄太廟配享功臣子孫。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查取開平王、李興春、留孫、劉寧河、王顯德、玄孫、劉城陽、王李、劉忠、支孫、劉東亮、王顯和、玄孫、湯紹宗、俱校南、京、錦、水、衛、指揮使、談意伯、劉基、九世孫、劉爲、處州衛指揮使。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

遠侯領海爲總兵官，討貴州蠻。

廷瓚以崇奉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草施惠政，不求赫赫名，其後貴州程善府在萬山中。

芳象

卷三十一

弘治

十

知問齋

表徐維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現畫，兄城郭，街衢廟宇，廩舍以次興建，務論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戴。雖田不墾，界入市不或償，四境晏然。爲如中州，尊權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里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物因瑄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誦其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嚴令嚴明，村士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十械，首惡俘京，寇平。

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內閣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稽遲，勸順，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

始開鹽商納銀運司之例。

國初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至

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戚，因與淇

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

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洪同年

最厚，淇遂奏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運司，

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

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各邊米豈無人輸

運，價益騰湧，邊地自此難整理矣。

荆王見滿以不法，廢爲庶人，徙置武昌。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者，悉復其任。

芳象

卷三十二

弘治

三十

知問齋

○三月，陞浙江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決。○以衢州孔彥綱爲世翰林五經博士。○賜進士羅欽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陞

偶鍾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

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肯徇人，內閣丘濬忌之，恕力求

去，遂致仕。于是言官文章劾濬如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亦不聽。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

直，覲切益受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

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患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
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
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

以禮部尚書耿飭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
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

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詔從
禮官之議

馬文升題東封太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
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
在今湖南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
縣西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

芳華

芳慕

源鍾在平隴關北封恒山爲北岳在今遼東廣寧衛中鎮
萬山爲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
在今萊州府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
在今萊州府蒲州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南海之神
其在水滿通北海故祭於此淮濟之神在今南陽
府泌陽縣注濟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內之陽
亦曰蒲州濟濟之神亦在濟寧縣禮節尚書范岳
議曰北岳恒山祀于曲陽歷漢以來諸別張岳去
可恒改晉金世宗時議者以節節請別張岳去
常郡世世言軒轅壇上各在恒山之西虞舜居焉
都改岳上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陞吏部侍郎張悅爲南京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乃命興等協治之

論貴州平蠻功顧渾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院尋由總督兩廣軍務○三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內臣石岩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旄幟降兗州府陞陝西按察使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二十三 知問齋

至是馬文升復荐許進

八月加內閣徐溥少傅丘濬少保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虜大舉寇陝西

冬十月復王越左都御史致仕

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

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卽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嬖媚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

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卒贈太傅諡文莊
文莊穎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爲已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義之學兄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前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

命副都御史金澤撫安群盜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並直文淵閣
東陽湖南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成精林金吾遷居京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上林珍果六歲入歲兩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進庶吉士校編修累遷至京官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二十四 知問齋

張秋堤成召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大夏等發丁夫數萬千黃陵岡南渡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毛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肱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土魯番商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討之

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出大路之水草牙蘭調知過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酋從者八百餘人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裕在吏部若選賢才務協輿論愛惜微賤莫能清
守正律身于渴斷絕即內降糾封封章抗議杜
塞倖門與父九齡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
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徵律餘修輯靈然神叩學問
該洽文章雅正迥異流俗世
濟其美卒贈太保諡文恪

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方基

卷三十二

弘治

二十五

知問齋

野有妖僧據山中爲逆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
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將
妖僧

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論哈密功陞許進爲左副都御史劉寧爲左都督彭清爲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徒取空城無益邊事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陞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

北旱饑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未知之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交相賄托言官瞻前顧後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泰外不得一觀天顏正士既疎則

考舉

卷三十二

弘治

二十六

知問齋

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主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華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今番經厭皆焚燬無遺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笑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入斥誣

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擬議開坐

改南院右都御史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陞應天府尹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

芳墓
雲南雲陽五日勅劉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十餘人召還部爲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璫誅瑩

卷三十二

弘治 三十七

知問齋

妄理隆平侯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此璫誅卒已三年詔復其官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二月改右都御史屠淵爲吏部尚書

三月賜進士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妖僧張金峰等伏誅

按峰初遊陝西割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典等各有名號製布帛爲旗幟以嬰後刻日爲二十四諸天大會諸男婦燒香吟以狂藥令自起拜舞飲餼則虎當路不能去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賣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請兵捕之

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爲禮部尚書下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衣獄尋釋之

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愾王王許奏之上怒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并逮泮等繫獄有御史張淳公差回耻不得與亦卽上疏申救之太僕少卿儲繼上言龐泮等不諸事體觸忤聖心卽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

芳墓

卷三十二

弘治

三十八

知問齋

惟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職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之事意傷于急遽辭失於婉曲原其心蓋仰賴聖

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
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不可略也況科道官乃朝
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
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
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諫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
言之善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
異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
於殿陛之前予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
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脊守道徇義者少趨
利避害者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
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推辱言官
益非人主之利也自津等下獄科道一空當時署
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
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觀瞻所及燕閒之
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疏入上乃
釋之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

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木忘練武防胡
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蓋人
無食卽死馬無草卽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
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
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
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難國營操馬雖有
三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泊耗
莫有甚于此時也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
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所造盔甲太重弓難開射
其刀尤短小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
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
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
盤大半損壞那移稽塞有名無實雖軍馬充足兵
甲利堅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大抵多
係胥梁子弟固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
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京營教場操練軍
士共箭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作
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至于馬匹尤未操

知問齊

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三月帝御文華殿召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
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

召陝西巡撫許進爲戶部右侍郎

時直道士以黃白術于湖廣李總兵不追誣總兵反
汪直欲爲己功逮李百口至京懷成獄下法司懷
進發遣士姪卽日繫遣士于市東月有武官子嫌
戴金杖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各
方舉

卷二十二 私治

三十二

知間齋

知問齋

有司疑生述生酷訊生誣服趙閻牒疑之托他事
徧取商賈入饋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
家子數十布饋原進曰此必武官子金也訊述服儒生得釋不死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竒進疏救得赦

秋八月帝御平臺召內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于哈密。

以孔鏞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桀驁多智數。雄視諸苗。

有養子阿刺斡力絕倫能披三車甲持二丈鎗兩端着力遇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淵跨越之如溝渰耳二人謀勇相挾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爲都憲受命鎮巡貴州詢諸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諷咨轉力乃得屬毗諸狀謀欲除之因伴扣監軍總帥等皆迴護之鏞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通不答往復數次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鏞笑曰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籍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候旬朔郡將參揖時號于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

以與賊通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成略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鏞曰吾今貴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鏞曰諾君今校汝擬令偕陳入見亦言其難狀鏞曰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俊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因

芳林

卷二十二

弘治

三十五

知問齋

傾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
刺怒曰何都堂能阻阿刺足耶溪刺與陳三騎聯
而出至其地視牛豕爾溪茫樂命飲酒忽報巡捕
官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揮曰盡性訪之溪曰何
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速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
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
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
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風迎待此來何爲溪刺猶
謂故戲沒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死汝溪
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刺刺徒手搏傷
數十人竟就擒并溪繫之時援兵至諸寨兵亦集
鏞又夙造二艦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
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解
至三司鞫之論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
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爲
解校鏞言吾不冤若事猶能解乎溪刺死溪有二
子悉擒磔焉

十一月火歸寃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

大夏轉餉禦之

額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卡屬京中貴人子
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
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
遠俟至彼國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
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
給官價若干封圻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
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
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有糧草之
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糧無處得買遂
爲邊儲之長利

芳林

卷二十二

弘治

三十六

知問齋

昭代芳林卷之二十二終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三

武原臣徐昌治述

孝宗敬皇帝

戊午弘治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

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

恐虧損聖德上嘉納之

三月進內閣徐溥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太子少保

謝遷太子少保加馬文升爲少傅兼太子太傅屬滿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知周齋

爲太子太傅白昂爲太子太保周經徐瓊徐貫閔珪

並爲太子少保○以程敏政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

士○太監李廣建藏秀亭於萬壽山

李廣成通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不效

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諡文穆

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之命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

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察行政不必出于已惟其是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才愛

以公移顯行難歸官亦日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
各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悉心左右不假欺其成
名高貴子孫承襲如也嘗預作奇藏東山隱記
曰子嘗見士大夫家子受其父兄教養其身後
必求名儒大儒訓誨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圖史首
或遇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爾科甲登祿前
後四十年在官在那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
所親謬言以誤名筆難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
也取用是述予生旅歷者而動諸石付兒輩世等
錄之以伺他日其詞雖理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須慎火同列莫曉未

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此於占

出何書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知周齋

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

其倖趙允縮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

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

也

八月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

史王越卒越前奉滿壽邵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

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

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矣
惑聖聽莫此爲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
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
不宜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
○時議修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
尚書周經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也請以
戶部羨銀僱役

太監李廣有罪死

清寧宮災有謂亭建年不利犯坐教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

芳墓

卷三十三 弘治

三

知開齋

動土致此災禍果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命內侍封其外宅搜得一株納賄簿籍首進之萬
中所載某送黃木幾百石某送白木幾千石通計
錢百萬石上因詢左右口屬所食幾何乃受許
多米對曰黃木即金白木即銀遂得之科道官
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
夜起賊賊未敢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簫影
重垂而一人乘女簾事雖得脫而諸君之名一
傳於朝野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詔寬恤天下

已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三月賜進士倫文敘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逮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

林廷玉下詔獄敏政致仕昇廷玉調外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別坊敏政交
薦謝題詔下呈狀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
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中閱卷可敏
政致仕請昇南京太僕寺典簿
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尋積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
撫江北

張敷華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于土木華少有
奇氣里中有竹樹爲怪年七歲即指麾摹小兒盡
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林瀚林俊章總稱南都

芳墓

卷三十三 弘治

四

知開齋

四君子

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爲南京刑部主事
世寧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稱四
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
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狃於因循廉
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
以推奸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賢否混
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
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謚襄敏。

廷瓚進士，爲淳安知縣，開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人不疑難，雖如吳楚其際，卒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莫能及。

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

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

乃命都督李愷守湖河川，張晟居庸關，襄成伯居

芳墓

卷二十三

弘治

七

知問齋

鄺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

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

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

單。○秋七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銳以失律罷還，保

固公朱暉代之。○許進致仕。

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邊備事宜。

奏曰：「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

延綏，乘時寇掠，旣而阿羅出，宇羅忽兒，加思蘭之

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

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路道曠

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狐山寧，塞安邊

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與武高樓，萌城諸路，

皆其入寇之所，迨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

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創業之處，沿邊諸將，

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旣不能

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遂使進獲重利，退無

後憂，乃者上屢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奈何四

芳墓

卷二十三

弘治

八

知問齋

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

圭僇爵以優游于朝行，犖帛與金以充弼于私室，

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

聞，撥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未嘗致其敗北，輒

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

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

卽橫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

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且延綏邊

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

芳幕

卷三

九

知問齋

知問齋

彼既有門庭之踰，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算，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涉千里，夫運

芳幕

卷三

十

知問齋

知問齋

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遽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窬，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至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笑取焉。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肯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行之以誠，要之以久，

陞少詹兼侍講學士王鏊爲吏部右侍郎，
何思鵬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也。
王鏊幼穎悟，不凡，十六歲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傳師榮授學御史，陳遼寧奇爲天下第一，爲侍郎會虜入寇，鏊上壽，越八載，一歲，二重主將三嚴法，今四值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後巡撫與廷舉上言鏊高文清前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山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乙與張衡謝太傅諡文恪。

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十二月火歸入河套，○陞浙江左布政使孫需爲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名小叙年十五爲王三荷妻生二男一女三
湖林新婦至門羅虎鳴門姓迫成至山前奮
擊之虎遽去陳負三荷歸死鄉里哀而葬之陳痛
居窮幸郭子泰通安之陳給俟服闋至期設祭痛
哭又給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安岩上置女
潭側假水死有司議奏開巡按御史吳一貫議入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事安處地廣有聲朝城
縣地震尤甚聲震雷震則官民房屋五十餘間
縣死男婦一百餘人自明至望溪尚未息釋東安
昌八里舖地震聲水有震開裂縫長
一二丈或四五丈湧出溢流如河
火篩寇榆林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
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
李學

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而胡
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
所存其志非小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
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冠責府庫之金帛
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
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
潤義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碍之地今虜在河套正
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
以蘇一方軍民之困

卷三三 弘治 十一 知問齋

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爲中國之患歷
代所不能免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敗
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
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十四年有
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
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
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
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

方者十數年既而虜酋仇加斯蘭自西域八月
渡河入于勢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
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永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
河間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將所議內
修外攘禦寇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
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肅清之強
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
勤平○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所
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爲首務○一故作
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資勞之有加而致死
力若非豐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一照得順天
及直隸保定入府寶坻內近地陝西山西極邊
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

卷三三 弘治 十一 知問齋

十三
知問齋

十四

知月寄

後隨路所使如驅羣羊方爲可用○足邊儲○
一用兵之法部分既定委任得人自克成功

陞南京鴻臚卿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暗火歸營。沒犯邊堡大事。鎮城上聞。壽泰程履任。走酒。率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接勇知有備。遂渡河北。近。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寶教士先行誼而後文詞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
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許業畧事員缺不補懋終制赴官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上言正祀典重科貢革冗員塞捷徑四事

鏘忠誠孝友性氣乾乾好義職不居位由非其
 鏘不讀其友文不交非其時不仕其俗陋有餘財
 周張宗成誦食肉衣絮無大物數人方正學殖什
 減族沈隱百年鏘不避世諱收緩道文行世復諸
 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車充克治之於後諸
 夏也築臺南殿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鏘乃不交
 也鏘自創朱監御杖久也
 申明祖訓家法嚴肅也

秋八月火節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璉還京以

武安侯鄭安代之

是月火箭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自後虜寇閭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父諱南京禮部尚書曾孫分祀此版而夫人姚氏夢排他種人入室嘗生男以偶爲名留爲吏部驛正品類愛恬柳疎不忙思慈正色昌言丁謁消沮卒贈少保諡文毅父諱先諡文僖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岳父子始

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潘蕃

錢處舊居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率子孫至于待貨日費不貲少豐以助薄俗

陞南刑部右侍郎樊登爲南京刑部尚書

減清寧宮修理軍夫

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大卽撥旨來詰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職也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十七

知開齋

請未已若詰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諡文肅

喬新父文淵進士嘗知温州府廉靖平恕郡中稱治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入人意其初南京禮部主事歸里父下地不得吉有欲葬其墓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墓父死而葬吾父吾不忍踐新執法嚴較凡中外貴有力請葬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師胡服外氏與鄉人訟卽誣得金錢大行賄恨之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新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恨連人詔獄解治無踪跡

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修歷代通鑑纂要○二月進內閣劉健少師李東陽太子太保謝遷太子太保俱大學士

謝遷餘姚人翰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及遷二人文定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文定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隨致仕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十八

知開齋

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卒年八十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夏五月京師大旱

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旱災引咎乞退不允令開陳兵政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營民生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

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於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嘉納之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嘗召劉大夏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啓朕大夏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壘勅陛下空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諮內閣可

芳華

卷三三

弘治

十九

知開齋

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時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

歇

劉大夏入內庭奏事

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

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顧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內官監大監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

戶部覆奏鹽課爲邊儲救荒而設祖宗時未嘗

芳華

卷三三

弘治

二十

知開齋

輕用從之

南國子監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懋謹矩度嚴操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貴州苗米畚作亂以司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

御史督兵討平之

利節晉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舉主州事嚴其廢子欲自裝大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翁遂反詔遣中官于武富山設像修醮等已之

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

冬十月初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四十篇

詔建寺塔于朝陽門外，尋罷之。

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囚斃廢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監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盡

芳基

卷二三 弘治

11-1

知問齋

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疏入俱罷之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
守哈密陝巴尋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乙終養許之

長進士歷官監學御史以府老疾乞終養疏曰臣

負傷

自安于
八十有

無臣奉

卷之四

欽自盡資資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類以
 母年九十未得歸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
 起號哭寢地未几轉息卒都御史王憲賜旌烈節
 約知府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樹樹舉而所處
 尤周滿宅宅里
 曰孝廉值其家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詔議祔塋祔廟禮制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

堊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附堊祔廟之說矣至

是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

承聖辟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沈有八學士劉健等

覺其悞乃上疏言成化初事

曲將順之意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棄之事不足學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雜配無紀極耳若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恐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因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好爲處置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寬執筆上言尊頌姜嫄閭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

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然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卽抽出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

六月總制三邊軍務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紘在三邊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塞一萬四千所創山崖三千里

秋七月虜寇大同

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爲都御史時上親鞠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時廷宣接膝咨詢輒移時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而加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暇日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由情實乞俯允上曰果情

芳

卷三

弘治

二十五

知問齋

奏手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珊德性和裕與賊不不苟合而兩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食長子四出府來者不

勅吏部都察院朝覲考察務秉公明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諡文定

吳寬忠信宏厚廉簡方古學文翰淳美調權勢榮利退避不與文士爭進而體裁具在

若簡淡而意味萬承明與文士獨推西陽有典則寬無愧焉

九月上御暖閣召輔臣議軍法

上不與衆議以簡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劍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健對曰臨陣以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事重治如此方可謝還曰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

芳

卷三

弘治

二十六

知問齋

復詔輔臣入見令日講勿顧忌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宇解作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

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伏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講官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矣

卷二十三

弘治

二十七

知問齋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命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經略邊務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戴珊面議是年春二人封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

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榮致仕改張敷華爲刑部尚書○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林俊以憂去

俊嘗題爲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義內支二萬兩給撫者臣有以仰窺陛下聖仁廣大悼敘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鎮巡奏議欲俟年豐定奪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士

矣

卷二十三

弘治

二十八

知問齋

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爲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土堦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湖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

順祖考者，我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殺之矣，殺之非孝子殺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焉之耶？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懽懽，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各若完瓿，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寧王素不喜俊，至是益銜之，俊卒以憂去。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九

知問齋

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書下錦衣衛獄，尋釋之。李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矣，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謫言未聞，倦倦焉若失之欲馬，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

知問齋

於尋常者萬萬乎？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二病：一曰元氣之病，臣竊觀當今士氣，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拱，口喃喃不吐辭，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獎，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之病，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明比鄰，窮夫舍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

官主之。夫一虎十羊勢無上。羊況十虎而一羊哉。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田野小民無故，猶聞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誠欲腹心安，莫如割內官之權，欲割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在京之兵以衛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一

知問齋

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速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

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泰之，內兵又其尊堂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子。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之吏，恩不下流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三十二

知問齋

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遺屍。一見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

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莫却步以求前耳三曰庄場農民之害臣伏觀洪武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自奪其田土矣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上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昔魯廋焚子曰傷人乎

主考

卷三三

弘治

三十三

知問齋

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割之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閤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夫漸一曰置之漸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罷廢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倉廩不足不曰

兵者廢之也曰是錢穀者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和買而不足於是運空而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執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

主考

卷三三

弘治

三十四

知齋

不足顧偏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設卒有水旱之驚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三曰壞名器之漸太

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耶之拜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廢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黜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四曰弛法令之漸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直矣以

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說一醜嚙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昏成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以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聽其招納無賴測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奪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靡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遂論夢陽斬罪十謂其誚母后也而皇后母金夫人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召三閣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上領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救而

夏頭首謝曰此堯舜之仁也

夏四月帝御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袖出數疏面議一應事務當與筆者皆在鎮巡又曰周季麟喪師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著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第云留辦事即

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章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服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任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錢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

討庄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五月帝不豫庚寅頒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儀出左掖門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三十九

知問齋

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於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就臣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索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上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會禮部舉行皆應曰諾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瑄捧筆視戴儀就榻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衆先生每勸他讀些書輔導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越一夕而龍馭上賓矣

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詔曰惟我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四十

知問齋

內治化之盛在古罕聞間復憫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繪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羣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行皇帝諡號

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忠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廟號孝宗葬泰陵

虜寇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爲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起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后張氏爲皇太后詔軍容較舊二局添設管事內官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四十一

知問齋

汪循疏曰近日伏閭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較舊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陛下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陛下卽位之始法令之初著爲詔旨頒示天下宜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卽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官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四十二

知問齋

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誤矣英宗皇帝英府之主但沿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姦吉祥不軌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聞先帝宮中受驚之時親執傳臣之手而托以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

遣承運太監王瓚往通南京浙江織造

時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爲不肯全與健等同奏曰鹽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上

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知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

芳華

卷三

弘治

四十五

知問齋

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司禮監追違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還回奏云先生韓已承行矣健等至開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内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泰統卒○冬十月虜入花馬池陷清水營

建皇莊七處

日大典縣十里鋪皇莊日大王莊皇莊日水溝兒皇莊日高客店皇莊日石炭莊皇莊日六里也

皇莊日上城莊皇莊神宗時每歲收成以來始有皇莊之設然不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矣

更議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卽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議論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庶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

芳華

卷三

弘治

四十六

知問齋

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要了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者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改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陞儲璫爲太僕寺卿○翰林院編修何塘請修史職命所司知之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三終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四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改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兼理馬政。

「清疏言陝西各邊，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倭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靡聲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知問齋

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濟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塼壁，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濟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內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

屢奏乞築塼溝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靈州設立營衛，勅臣經理，臣聞勞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條衆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其大要有四：修溝塼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知問齋

夏以安內，整飭寧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又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速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則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戍于八百所，自是安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頗如此，正統以來，浸失其險，

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而之險又較東勝以就延緩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蹊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山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緩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

芳皋

卷三十四

正德

三

知周齋

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
○一清題准重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二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二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屬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

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勵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爲不宜全用覲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之又三司官舊用初

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諫三司勿徇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謗京師寧王一日宴於三司間譏清不工詩文清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捃摭猶以一身上下關係不欲竟墮其害也遂稱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

芳皋

卷三十四

正德

四

知周齋

其子與清附已清力辭求去

右都御史史琳卒○天鳴地震○二月命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以儲璫爲左倉都御史總判南京糧儲○三月隕星如月○夏四月召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爲南京刑部尚書以兵部侍郎熊繡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以焦芳爲吏部尚書

時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篆儒士七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五

知開齋

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又有旨速考退入役通送本監考優劣馬文升言方杜舉偉門堅執不從稍懸詔奏文升拒命大臣科道皆力為辯事始白又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不樂外憾文升謀諸李東陽諷同鄉御史何文衢屢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掌印太監李榮并劉瑾相善故以芳代文升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是年請老不允至是蒙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膽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漸又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簡時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始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制私任公戒備遠備若先帝不怠貴戚肅省則貴者若先帝不怠生重其政集舉議以次大改改州治以奉陵寢樂儉節以裕財用自宜貴以養軍民增貢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育民以養民因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六

知開齋

五月以王璉為副都御史總督鹽法○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以先師喬孫孔彥純為世翰林五經博士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慰留之

上初即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上遊戲內閣劉健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鈞微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御夫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端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鳴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

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以先師喬孫孔彥純為世翰林五經博士

省悔悟。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省閱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健等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倦倦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臣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淫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叠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頹頹。紀綱廢弛。實不當功。罰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七

知問齋

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當此之時。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謗謫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干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法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

虛銜。或盲從中出。略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仍晉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八

知問齋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八月。立皇后夏氏。○大角大火搖動。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陞許進爲兵部尚書。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漢大夏歸後。大臣有子不當廕。而自乞津者。言官奏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得恩。與大夏耻。廉乞令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延從之。勅令已到。大夏亦不以居意。後事竟不行。

陝巴死。于拜牙郎嗣忠順王。○冬十月。霾霧四塞。○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

東西廠。

劉瑾矯殺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廢棄萬幾時號八虎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諸大臣令李夢陽具疏草文讀而笑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覽弗竟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不小之姦過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九

知問齋

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臣等伏觀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爲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裸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御膳媒妾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十

知問齋

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養粉堊臨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頒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卒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閹業已寤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讀一日三至健等益持議不肯下八人中有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十一

知問齋

克之上自處耳衆懼莫敢出一語惟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御膳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聖欲寬之耳是日瑾等業自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王岳集前禮大監范方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勅奏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劉瑾等下獄劉瑾素敬李東陽有詩文名而焦芳亦與瑾厚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十二

知問齋

要地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黨長附王成等追至臨清少沙灘縊殺之內閣復上疏曰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上不允健等各上疏求去先是瑾等嘗奏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於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閣休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

李東陽乞致仕上言臣等二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饒劉淵敬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健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爾爾然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兼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險峻始附尹吳父子是敗芳以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弄王整入閣東陽引之改許進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疏杖闕下源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靈霧交作

爲衆邪之氣，陰月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御史薄彦徽等奏，劾劉建謝迂論及時事，逮下獄。罷戶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

矯旨令文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轉文疏，劉建謝作也。○逮尚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十三

知問齋

寶司卿崔瀚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柳號謫戍。邏卒伺韓文無所得，適有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司崔游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按察副使姚祥赴任，亦馳驛用人夫俱奏之，捕下獄。崔與姚柳號西長安門外，張偉柳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奏乞寬宥，始釋柳，充邊衛軍，自是內外庶官皆重足而立。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不爲訛隨。劉瑾惡之，矯

旨令致仕去，尋卒。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起致仕吏部尚書屠濬爲左都御史。○進李東陽、焦芳、王鏊並文淵閣大學士。

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東陽以神童舉，與程敏政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譏論，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以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命劉瑾劾斷天下章奏。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十四

知問齋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判斷，瑾益恣肆，於秘宅取票旨，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者，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票旨，東陽必極其稱美。

下戶科給事中劉蒞，刑科給事中呂柟于詔獄。

戶科給事中劉蒞上疏極陳時政，數千言，皆剴切，遂下詔獄。刑科給事中呂柟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逮南京六科都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樞等二十人下錦衣衛獄

戴銑等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捏旨差官。俱逮繫錦衣獄。各廷杖三十。除名爲民。

兵部主事王守仁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勅錦衣衛。拿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

芳泉

卷三十四

正德

十五

知問齋

其間必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逮事拘囚。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祖宗危疑之事。陛下執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邁。苟念及此。寧不寒心。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同至錢塘。尋慮瑾知枉道。不免於禍。乃乘夜伴投於江。而浮冠履於上。浙省二司及抗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遺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瀉聲泣。子胥之句。家人亦成服。守仁遂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姓家中。駕言投江不死有神助也。乃赴龍場。

芳泉

卷三十四

正德

十六

知問齋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官。勒致仕。

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贖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連瀚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

丁卯二年。○三月朔。日有食之。○以詹事楊廷和爲

起雍泰爲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時給事中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

秋八月世宗皇帝生于興邸○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致仕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尋卒

源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俄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遂矯旨逮送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十九 知開齋

錦衣衛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並太子太保

九月陞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瑾以泰爲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之應遂斥泰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復居章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

泰爲吳縣知縣時吳濱湖湖濱田千頃爲作堤民受其利嗣湖公堤吳民有言者泰父訟其夫

宗幾吾女兩月照戶部中石司刻使人視其乃詠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知也
冬十月以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和復謀于劉宇託朱熹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十一月華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兵備憲臣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二十 知開齋

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亦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仍舊

復寧王護衛

是時宸濠通逆瑾賂金錢無算故得復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回掌南院命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戊辰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毋布政司納銀二萬兩

各布政司皆揭借於京師富室及回任括取民財

加倍償之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快於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瑾慕海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海曰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之延之上坐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卽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王

知問齋

海固萬不及一者也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脫靴哉瑾曰卽當斡旋之海遂與之痛飲達曙夢陽得釋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除名

進不阿劉瑾遂矯旨除之

以劉宇爲吏部尚書曹元爲兵部尚書○屠濬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以王瓊爲吏部右侍郎○二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賜進士呂柟等三百一十八及第出身有差

呂柟初入庠與馬理康海有召關中既入翰林杜靖端約力學慕古陞祭酒國子監爲行率人勸於訓迪每條約勸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時有馬汝驥王道並有文學負時望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各部屬官

時焦芳子黃中欲得大魁既而取呂柟爲第一芳入言于劉瑾改清等爲部官而授黃中以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八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三十二

知問齋

與仁等皆權編修

下長蘆巡鹽御史徐禎于獄謫戍肅州

禎初知江陰縣吏部嘗奏禎治行爲天下第一微爲御史差長蘆巡鹽劉瑾欲令劾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及禎復命俟于朝門適遇瑾出又怪不行跪禮卽矯旨擊送錦衣衛獄三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以仗傷重死于獄瑾仍令查拘禎男徐朴發衛補伍至瑾敗始釋寧家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陽令東陽力救

史 43—383

名文清心寡慾疑厚齋粹又奮勵充養議量益安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所靈擊至死不撓曾首倡上驅逐劉瑾保養聖躬疏故瑾憾韓文不已仍矯詔械繫至京下錦衣獄計欲殺文適有投匿名書于朝者乃不果殺坐贖米先後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乃放歸

秋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楊廷和父潮湖廣提學食車祠成化十四年進士力辭大禮去創籍子慎正德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下論成雲南

芳墓

卷二十四 正德

王五

知開齋

逮前任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衣衛獄謫戍

劉大夏爲兵部時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司禮太監李榮爲解得免宇恨大夏言于劉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圍還田州納賂劉瑾瑾核潘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岑猛爲田州同知逮大夏潘蕃至京中下錦衣獄將坐以激變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

署湖亦曰大夏無死罪瑾怒乃與劉宇謀發肅州永遠充軍大夏即買驢僱車以行出都門日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攜饌進菓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

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素清貧奉表入賀聖壽止以土葛遺瑾遂矯旨令陞職致仕

調翰林學士張南爲鎮江府同知修楔何塘爲開封府同知

芳墓

卷二十四 正德

王六

知開齋

芮朴實直遂見瑾長揖不拜瘡亦伉直不屈瑾皆托事調爲同知

下陝西舉人郝序于獄發戍

劉瑾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爲都督母爲夫人欽賜造墳祭塋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所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戶部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陳乞祭葬而無賂僣劉瑾遂謂洪武禮制無此條例下序錦衣獄問發充軍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其戲謔其所至蓋知幕府之弊而不加恤下
之工知希止足之說而不能成應變之策者乎
降南畿提學御史陳琳爲揭陽縣丞

琳以劉璋陰排大臣顯佐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
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逮謫

五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王整曰班固死後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
皆世守之入主所任幾希以從隨其言數者覓見
而直書之各以史官爲難易世之後集前後來談而
分曹書之以寄厚意爲難矣史之語實貴乎分
曹之人掌印之意其皆公且正矣且生于數十年
之後追書下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
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雖得其實而亦莫知其
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

芳華

卷二四 正德

二十九

知問齋

才不能盡賢願者又往往以私
好惡離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後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

梁儲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調翰林坊局官爲部屬

劉瑾惡諸翰林修孝廟實錄成例進秩乃改翰林
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凡瑾所銜者十餘人皆爲

南部員外主事等官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

芳華

卷二四 正德

三十

知問齋

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
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此起矣

六月陞南翰林侍讀學士石瑄爲南國子祭酒○進
吏部尚書劉宇少傳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

陞吏部左侍郎張綏爲吏部尚書

綏陝西人任文選時焦芳爲侍郎甚相得芳乃薦
于瑾曰張綏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瑾卽歷陞巡
撫副都御史尋陞吏部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綏代
之

劉審勳等天下諸司使送劉審勳等至京于宣
庫則飲于小民取然貽患不可堪納其言遂禁察
使道者剽劫之弊一時息網人嘗言于理公
左右周事者多壞法應悉去之其他故正頗多

秋八月遣榮莊王之常德

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
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綏謀逐王就囚

九月遣御史審某殷毅薛鳳鳴捕畿內盜

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警馬強盜
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差某等令携家眷貴以
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

芳表

卷二十四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齊

人歌舞爲樂璫邏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
手殺在天津稍收斂惟某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
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
鼓之聲彌日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
張忠姪張茂爲大盜窩主某親往捕獲斬之啖其
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聚衆爲亂瑾
以捕盜功陞某與毅皆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
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謫海南衛

奪其誥券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克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

制軍務討四川流賊

時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
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鄂本怨廖惠等亦稱
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
等處於是復命洪鍾總制軍務督陝西四川湖廣
三省兵征之

芳表

卷二十四 正德

三十二

知問齊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兵部尚
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
宇曹元皆阿附權奸得之
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
劉瑾專政欲謀不軌慮永軋已一日伺間言于上
謂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
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
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卽奮拳毆之谷大用等勸解

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鐸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

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鐸遂起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軍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孫景文爲僞檄言瑾盡惑朝廷變亂祖法屏奔忠良收索凶狡阻塞言路括歛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旗脇持遠近張綠劉機曹雄毛

芳皋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三

知問齋

倫文臣武將内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

建瓴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請戍雁門

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都御史屠浦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浦曰順德有大錯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放費也市舶太監出銀市馬廷舉卽以銀市二馬曰本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蒲歷

陞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蒲猶御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許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轡不死戍雁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

芳皋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四

知問齋

四川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破賊於通江縣

林俊發官兵及調僱回石柱等處土兵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鄆本忽合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五月焦芳致仕○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師師討真鑄

一清與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

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可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瑣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伎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實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理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

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真鑄械送京師

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與武營守備保助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助爲外應鉞稱病卧陰納游兵壯士候保助等諸兵至從中發爲內應俄而蒼頭書童沒河

潛入城言保助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奔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嚇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退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鄭卿等三千人出規渡口留周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堅臥呻吟伏諸蒼頭候昂久殺昂鉞卽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卽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真鑄及其子台潛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十人鋤廣走追擒之

六月京師旱霖○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漳川樂至州縣皆震

八月真鑄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

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真鑄錦廣等至京

劉瑾坐謀反吏部尚書張綏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皆伏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並削籍

張永獻俘至京遂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

訴于上前，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永因出懷中疏，奏瑾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等皆爲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常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起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尋有旨降劉瑾南京奉御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何？」張永令科道勸瑾，勅中

芳墓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七

知問齋

多指文武大臣阿附劉瑾，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況爾兩班官乎？」令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搖動人。於是科道官列瑾罪惡三十餘條，疏入，遂下瑾鎮撫司獄，坐奸黨律。乃逮文臣張綏一人，武臣楊王等六人，獄詞既具，綏上疏稱冤，盡發李東陽、阿附劉瑾之事，東陽大怒，與永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瑾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

劉大夏、韓文許進，並復官致仕。○奪神英、涇陽伯爵，復陳熊平、江伯。○詔焚諸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其錡及誅劉瑾功，罪錡之亂，實由仇錡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楊一清之謀也。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決大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決大

芳墓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八

知問齋

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樞等同議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竄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革寧府護衛

罷工部尚書畢亨起曾鑑復爲工部尚書

畢亨請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墳且云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遂矯旨劉瑾祖墳不必拆毀畢亨着致仕

九月召南京吏部尚書案儲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尚

芳豪

卷二十四 正德 三十九

知問齋

書掌詹事府劉忠並兼文淵閣大學士○進楊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梁儲少傅兼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以陶琰爲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

京師之南因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內侍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公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

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上遊幸之所及爲審果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果亦得罪係獄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行有司擒捕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

冬十月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

進字體太子太保諡襄毅進八十六登仕籍南戶部尚書訓武英學士諡兵部尚書諡皆其子也

以誅逆瑾詔天下

內侍各大用兩具疏連祖制辭免兩廠辦事

芳舉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

知問齋

十一月致仕南京國子祭酒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

○陞傅珪爲吏部右侍郎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卒○尊太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爲慈壽

太子

致仕參議黃欽卒學者稱爲醫問先生

給事中賀欽當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又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

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往諭曰果輩既知悔惟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言軍至且勦衆復呼譟曰賓黃門無謾語又趨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一

知問齋

辛未六年春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以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平江津賊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天秦王俊調兵討誅之

二月起致仕副都御史邵賓爲戶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楊慎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大學士劉忠以省墓還尋致仕

忠性峻少通行方察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

主會試事事竣卽省墓已得請辭去上一日猶會試錄所刻文字差誤處以示李東陽蓋中官有譟之者矣忠抵家聞之遂疏乞休

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

章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辭致仕

五月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諡忠宣忠宣之爲人明識治體知覽太傅通達國事如陸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二

知問齋

識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軌也白沙陳獻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吳廷舉謂古人有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庶足以當之

命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師師討賊輔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賊勢日熾有趙風子名燧者朔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所擒因降爲盜於是

考舉

卷三十四

正德

四十三

知問齋

廷與劉三楊虎那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劉六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推用大將征討乃舉馬中錫張偉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執榜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逼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

考舉

卷三十四

正德

四十四

知問齋

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見官軍追擊求招撫令至四川京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瑞本想來見回營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壩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聞賊勢窮漸潰散六月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巴安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驢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千金說廷瑞及本想平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

同至彭世麟家赴宴伏兵盡擒之捷聞陞秩賞資有差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價惟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以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

召編修何瑋復任

何瑋以長揖忤劉瑾今復翰林院編修

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監章副都御史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擁衆走茶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之間復猖獗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砦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再攻是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四十五

知問齋

復攻江津，俊遣李誠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碛等兵，分兵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賊首任朝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方四并餘賊二千人，俱遁入思南境內。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侄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倖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論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師允之。尋諫疏留，不報。蜀人號哭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偉駱松祥范藻等相繼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時流賊日熾，言官論敵不職，遂改敵以鑑代之。逮張偉馬中錫下錦衣衛獄。以中錫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捕中錫張偉下獄，論罪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華爵開往。冬十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勇死之。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諸兇，以二千騎屏棗強。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四十六

知問齋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銳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師討賊。當時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銳已衰老，谷大用權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冀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夜失輜重無算，且失將軍印。適許泰領兵至，揀援毛銳，僅以身免。逮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冀定巡撫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凡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例，抵死。陞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武定兵備僉事。達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適預築城後，慶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廣，仍開墾實，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簷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無所不備。賊至，遂擊之，賊不敵，遂焚城，巡撫交薦其功。達遂超擢，是賊不敵，遂焚城，巡撫級復破之，于鴉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賊攻徐宿等州，靈璧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卻永敗賊阜城，燔等。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七

知周齋

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爲主。

鹿邑人陳翰降賊，僞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翰爲軍師長史。

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威寧伯仇鉞爲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破上蔡縣，知縣霍恩死之，遂破西平縣，知縣王佐死之，復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

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

陞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

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優外號衆直，陰實樹黨，逼餽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上方好佛，召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者，番僧奏討田百畝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要求亦止。

陞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江浦，清五日。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四十八

知周齋

召毛銳還。

毛銳敗績於真定，罷其總兵，召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遂不問其失律喪師之罪。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文升卒，贈太保，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揖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

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遭太監陸閣監鈐督諸軍討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閣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鈐名謀出
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
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
軍士心賊勢方熾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
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閣監
鈐傳旨令珪致仕尋卒

江西南昌知府李承勛擊破華林寨賊遂擊碼礮東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九 知開春

鄉等寨賊皆平之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
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
峻險賊憑高發擣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于泮從
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
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金檄
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招有
降賊黃奇寔麾下智略任用之令奇入賊寨說
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士酋

舉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
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
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叩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
與數人前導至壘擊賊方解睡直夜者舉三更奇
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所之內應降賊亦合勢
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杖皆不得斬首三千
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
新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礮寨東
鄉賊皆平之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五十 知開春

二月賊掠襄陽遂破泌陽官軍及賊戰于西平大敗
之
邢老虎病死趙燧等併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
襄陽樊城襄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僅以身免取芳衣冠破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斷
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趙燧以
馬文升家在園中引果去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
敗賊死二千餘人奔鄆陵焚掠而過至滎陽北水
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率衆過河

我軍潰散，殺毛葫蘆百餘人。

延綏榆林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遠，賊復敗。

賊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至汝寧，遇湖廣上軍，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又敗，劉三率眾萬餘人，走商城。

賊寇邳州，知州周尚化等拒却之。夏四月，官軍與賊戰于嵩淺坡古縣集，大破之，賊馳至河西務，復越臨清而南。

芳墓

卷二十四 正德

五十一

知問齋

三月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官軍追襲，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旦遇賊眾，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戰且走，至魚頭集，破之，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敗，隨所在脅眾，寡而復眾。四月初，河南賊米寇定遠，六安哨騎東躡巢，跡驚，偪擊，丁丑，官軍與六七彥名等，過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鏖戰，大破之，斬首及傷死，逃散，諸商渠殆盡。六月

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問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

夏五月，武昌軍趙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

燧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爲僧，且投江西賊覓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芳墓

卷二十四 正德

五十二

知問齋

五月丁未，賊劉六等度叢林，纔三百人，遂奔河南，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湖廣巡撫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旣而劉六爲風折檣，擊死于水中，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沂流劫掠。

賊沿江東下，犯鎮江，通泰等處，退棲狼山，復遇江西九江安慶等處，仍東下掠常州，江陰等處，再泊狼山。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死，齊彥名爲避兵所

謀遂旋師

劉七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號二婢乘劉醉逃入通州守兵執之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眾五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欲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東顧路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而泄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乃登山圍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五十五

知問齋

虞守備所處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總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望帥大同兵遊擊帥永帥宣府兵並進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躡山顛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偏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誓死決戰分軍爲三劉在山北劉在山南皆戴盾躍行而上手施鎗噉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賊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下山

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死彥名爲宣府遊兵千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賊截沉水賊級有逆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旋師

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閻弟陸永爲鎮江伯咸寧伯仇鉞進封爲侯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千爲錦衣衛正手戶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五十六

知問齋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兼太子太傅護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惡不可測時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于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軼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陸左都督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黜引入

大內操練又閣下振耀國威制西官廳爲都督○上欲調邊兵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行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府部科道交章諫沮不聽復遣司禮監支書房官至閣促令擬旨乃上疏言十不便凡此一事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居輔導之地若阿諛曲從則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責矣竊口竟以內降傳旨行之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五十五

知開齋

川軍務

十一月罷四川總制洪鍾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時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撫四川御史王綸劾鍾縱寇殃民故罷

十二月內閣李東陽致仕○致仕都御史艾璞卒癸酉八年春二月以儲瑾爲南京吏部侍郎卒

儲瑾淳行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減否不消交游稀寡逆瑾理應公卿奔走瑾依加恩用事瑾不數月起瑾時瑾雖諸人皆事之卒歸文德

江西桃源崗賊執參政吳廷舉等討擒賊酋以出

時桃源賊作亂難平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自雲南副使陞江西參政發憤欲設謀平賊乃往撫諭解散反爲賊所番劫以威不爲動久之何得賊中要領誘其左右有謀勇者使執賊酋以出遂率官軍進討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五十六

知開齋

寧本內臣家人錢有寵於上賜以國姓

復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清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馬廟一在清苑縣閭莊社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四 終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武宗毅皇帝

甲戌正德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羣盜平之○二月帝始微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知問齋

行江鼓運達江西南劉健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

三月賜進士唐舉黃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復寧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內閣費宏致仕

伶人戴賢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

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及是寧王

乞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于戴賢家分餽諸權要

費宏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

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

為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共謀去宏

六月以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為南京禮部尚書○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略哈密

彭澤之至甘州也魯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夷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使鄭岳除名

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鄭岳每事執法沮之素為寧王所恨夢陽有文名寧王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權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貫因事相計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知問齋

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輒執岳跟隨門子撈掠逼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時給事中王昂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諭昂一

清持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為

休寧縣丞起任期月尋轉應天府推官昂能不避

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命副都御史

同。瑛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改兵部尚書陸先爲吏部尚書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能循禮長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三

知問齋

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閤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矣。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瑤爲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時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字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澤即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直

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者真定人也澤爲真定知府時相善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斬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通都察院缺官掌印肅澤掌之惟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四

知問齋

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谿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

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爲副總兵帥師討朵顏。

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贈殺乾罪又謾言射林李羅幹兒踏阿刺忽且旦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白阿扯禿等去我師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初七月，浙江右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寧倚寵，贖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募盜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黍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飲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一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五

知問齋

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

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謫光祿寺少卿楊瑋爲瀘州知州。

上好養鵝，瑋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畫眉食。瑋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上怒，命中涓詰責，令瑋自來回話。瑋穿白布裙，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調外任。謫知瀘州。」

北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偃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口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六

知問齋

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唐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賊戰與農，救傷恤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米歲民饑，賑收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鈴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擾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恐有隱

禍多懷武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羣臣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救濁揚清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略權奸朱寧肅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占捕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按察使世寧變姓名周道

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慙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得出獄謫戍瀋陽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爲會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入榆林塞又入宣府復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高弒其主嗣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等就邸第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於床上起頓首曰荷諸公矣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

大學士

九月上，魯番復據哈密，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靳貴主之。

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

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

昆爲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

竄謀賄哈密城印，許送段幣一千五百疋，及印來。

以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朵思遺速。

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關復來，占守哈。

并募

卷三十五 正德

九

知府齋

密差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

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遣番書云：我。

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

疇以斬巴思等如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

木關來瓜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九疇令。

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

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

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場一清不報。

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事，言不盡用，嘗因災。

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實功太監，刑罰。

失中，致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

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謂：「今天下多。」

事，在一清當審人臣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

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

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

命往湖廣，遠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

倒卧呻吟，死者枕藉，茲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

芳舉

卷三十五 正德

十

知府齋

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

遺害非細。

十一月，以黃珂爲工部尚書。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

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舒芬江西進賢人，子昂，無所不讀，勵志聖賢之學。

居終日，夜必記過，自爲其爲文，志氣頗發，明。

賜進士，如以有諫，南巡延杖，調補建市，船司副提。

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夏四月，內閣新。

貴致仕

貴主會試考官官醜誤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六月已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為吏部左侍郎廖紀為吏部右侍郎顏頤壽為副都御史

湖方正端數有濟務才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如和謙恭至是并美利禍福靡手不可拔也

召大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並除名

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

芳基

卷三十五

正德

十一

知問齋

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因段堅以識澤為勿顛交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風旨以為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事已勘明史勘何事奏上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時蔣冕毛

紀票旨李昆止降級陳九疇免民

劉澤會與官論朱劉忿口相爭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國者是以謂曰曰三為君致彼君私寧之可也國寧城後澤過城環激怒之澤使大罵寧由是街之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王泉亭數日乃還

石經山寺朱寧所創建也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

芳基

卷三十五

正德

十二

知問齋

當草制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承命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客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驍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異地不惜但得地宜益謹毋收飲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達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懼宸濠因以其子爲儀賓，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纖繆宸濠賓致深信之。

芳墓

卷二十五

正德

十三

知問齋

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中外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必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湯武？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奏允，以故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帝卽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爲副都

御史，賑饑湖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遂以衆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

芳墓

卷二十五

正德

十四

知問齋

檢邪之志，從諛導非，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輒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

江西樸木賊謝志山等，桶崗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微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

討平之。○湖廣柳桂賊龔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副使陳璧、參議黃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討贛州洴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

十二月，封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月應州被虜功也。

改江南巡撫都御史王瓚撫治鄖陽。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

太皇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

○夏四月，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十五

知問齋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塋，因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

○秋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

塞入花馬池，大掠秦隴。

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頃，太師亦

不剌、猗阿爾倫遜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

始也。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月，帝自歸。

頭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

時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遷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鑽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瓚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會都御史旅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

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己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

乙酉，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秦安神州。

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

扈行，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為

疏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

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

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屬臣庶天地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十五

知問齋

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疏上不省。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對曰。陛下爲君。乃白事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

惟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晉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之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其三曰。正名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欲與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宜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蹙。敢怨而不

敢言卽今江汜之儀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姦雄竄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其五曰去小人謹按今之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倣誕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其六曰建儲武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伏望陛下早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駕馬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旣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

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衝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羣衆嘯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助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昔唐鄭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況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哉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侔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以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子徐鑒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肇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鑒下錦衣衛獄舒芬張衍慶陸偉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鞫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格等三人大理寺周牧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瓚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擲死陳晨夕出入不敢待辦色有貢諫劾勸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須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捷午門外各三十四月己卯繫黃肇等六人周敏等三人各捷五十餘十七人俱捷四十時死於捷者陸震何遵劉校林公蘭余廷瓚詹軾劉榮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珏凡十二人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費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用餉久餓喊擁入左布政使衙門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執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過軍前進費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費繼死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綁縛餘黨星散五月遣太監顏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軍王宸濠先是宸濠謀逆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踪跡太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崇他寇爲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端

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峰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計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致宸所燧不得已乞休不從積憂夢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閏廿四

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於上曰朱寧與戴賢交通寧王謀爲不軌奏內稱寧王孝讓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議爺不朝也上疑之上知濠差人番京師令太監韋霽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旗交還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賓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眞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獲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過廷和宅入問曰適聞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論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明且瓊至左順門崔元

入內見勅曰蕭淮所開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顏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願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羣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不能違乃宣諭而後行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

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死之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五

知問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卽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兄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未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既宴罷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卽夜遣人急召士賁入宸濠以

所謀告之士賁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開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殺蔡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併許達殺惠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六

知問齋

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晦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井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泰政陳果劉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于獄僞置官屬急走人令畢真反抗州爲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皆憤悃不食而死
燧係能人巡撫江西開命數日殺賊千死生以之
皇帝諸省臣附黨者賊依倚者相助爲聲勢
燧盛感人奸黨皆歸告賊人越有心計周防密
將宸濠之賊天縱之也倘濬乘初起之勢南康九

江之賊竹兵不而行直逼建業天下事未可知矣幸其逆指口奴頃江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亡此正天奪其成云

寇橫內外構結莫敢誰何每禁其出入法批絕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徐先發後開孫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召及被縛顧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賊衆共推抑令跪竟不跪遂死父家居問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則使二人舞爲佯易服笑人性問故父曰則使必吾兒也吾兄素有此志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變守之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二十七

知開齊

興獻王薨後帝○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

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

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乃晉宣春王拱樛典寶萬

銳等守南昌僞勅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

軍機分諸賊爲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腰

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

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

怒遂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

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

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

其屍投城下以徇張文錦卽誅鵬家賊勢遂怯

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

錦衣衛獄尋釋放敬

言官合詞論蕭敬泰用盧明陸完錢寧臧賢與宸

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

司禮監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二十八

知開齊

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於鄱陽河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迨經豐城

豐城知縣顧必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

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視變行至

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

表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

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

仁毋回南贛卽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

芳基

卷三十五

正德

二十九

知開齋

伍文定徐璉戴德儒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
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樺
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于
樟樹鎮及奏番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
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
則徑出新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
劉源清已斬賊黨數百餘于知縣馬澤亦方率兵
擒賊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遂
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便守仁入城
擒宜春王拱樞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
寧府官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焚燬搜劫民間金
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寶物爭取無餘伍文定開
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邢珣從之守仁亦
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即欲歸
援乃移沉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於
黃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
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續為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
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眾敗走宸濠退保樵舍

芳基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

知開齋

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
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
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妻妃遽投水死宸濠世
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
解守仁初宸濠反妻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坐檻車
突曰絢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
守仁餘姚人父華成化狀元歷官南京吏部尚書
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瑄等起劾同舉清
江鄉試謫龍場居東力學學益進歷陞金都御史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年茶峒賊大起江廣湖彬
縣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詳通賊監生吳誠督
江西兵自南康入被截水左溪諸果賊大潰盡
之釋其脅從千餘使復業度地居民築山開道夷
其險阻剷頭賊尤悍點計擒其魁連破三洲大小
三十餘戰賊黨三十有八開縣置守同諸賊數盡
為治境又崇猛坂兩廣共黨盧蘇王受因守仁開
示恩信自縛來歸又入寨剿賊誅斬萬計仁英敏
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符書精密對
客笑談萬眾過其衙首斬賊
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
太監張忠者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
詔曰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
赦祇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

正名討罪，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守仁捷奏至，上已出師，駐蹕良鄉，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帥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都湖伺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

芳墓

卷三五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黜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視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

奴罵或衝導啓，嚴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嫗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謂禁之，勿令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視，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忠、泰大不樂，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劉暉皆保邊將，賜姓朱。

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爲

芳墓

卷三五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刑璠爲右叅政。○冬十月，帝在南京，○禁民養豕及宰殺。時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十一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爲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

任番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形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求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

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帝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三十五

知問齋

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相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

月帝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將覲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帝至鎮江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三十四

知問齋

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宣

鄭善夫奏近年月食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歲差之法自古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

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詩、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綵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朝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期必視四百四十一分，然後爲朧。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矣。因時求合而後

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已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入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樞等並伏誅。○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賈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置文淵閣。○以石瑄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

茅河○三月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之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係甚為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羣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恐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

芳墓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七

知問齋

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進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

數人共之而可以近和平之福者哉

丙寅帝崩於豹房

僅太監陳敬獻通二人在左右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世宗入繼大統為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國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進疾彌留殆弗能興夫死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總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文武羣臣其協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予志

芳墓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八

知問齋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霽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詔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江彬伏誅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

部諸邊卒散遣歸鎮下杉錦衣獄論罪陳于市詔籍沒彬及錢寧家產

陸完秦用並發戍

時錢寧盧明賊賢並死于獄中陸完秦用本與寧王交通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

帝母病也或曰百兒行前重任毋輕言帝賜咽日謹受教策道所經屏紀諸王有司體朕命從官毋違民

癸卯車駕至京城外行殿是日即位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三十九

知問齋

內閣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爲孝宗嗣繼孝宗統令儀制郎中余才具儀請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即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是日月中登極遂詔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詔褒錄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及論江西討宸濠功

燧等死節阻於奸倖久未褒贈至是遂贈禮部尚

書謚忠烈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遂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燧遂俱立祠江西祀之○時楊廷和

自以擁立有功竊柄作威素與吏部尚書王瓊不相合而王守仁復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者皆王瓊爲兵部之功也廷和大不悅故守仁久不議賞至是上錄其功封守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免以謂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四十

知問齋

入之美矣廷和竟寢不行且以賜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儒陞布政使德儒死于水珣璉卒被斥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皆考察去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終格不行

述回夷寫亦虎仙送法司問○下吏部尚書王瓊于獄請成起彭澤爲兵部尚書李昆爲兵部侍郎陳九

時爲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陳九疇原論寫亦虎仙謀反坐死時寫亦虎仙與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錦衣衛會同三法司訊脫寫亦虎仙死適武宗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陽國姓隨上南征至是詔錦衣衛罕達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廷和又令科道官劾瓊還票旨以瓊勾引奸夷欲令法司因此中傷之法司以科道劾本原無勾引奸夷事且事干夷情關係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四十一

知開齊

重大不敢從廷和怒法司乃以米兒馬黑麻火者馬黑木皆與寫亦虎仙罪同論死竟與瓊無干御史楊秉中與彭澤同鄉素厚見瓊係獄兼承廷和風旨上言瓊害澤致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票旨取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瓊讀成邊寫亦虎仙死獄中

改石琚爲吏部尚書尋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以喬宇爲吏部尚書

去美

卷三十五

正德

四十二

知開齊

時給事中史道論楊廷和爲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奏乞治史道罪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遂下道錦衣衛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啓南北科道亦交章論劾彭澤阻塞言路時廷和迴避蔣冕毛紀票旨調曹嘉外任知縣于桂淮安知府有太常卿楊一瑛者阿奏廷和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桂導其流曹嘉揚其波惡雷廷和以慰中外之望廷和出視事聞給事中問閣與曹嘉史道相合仍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薰劾史道曹嘉問閹危疑忠良變亂固是廷和票旨再論史道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問閹已陞僉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鎰十九人相繼論赦史道等廷和皆票旨責之時樞史道問閣曹嘉爲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爲閣中三黨云

上大行皇帝謚號

尊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

皇帝廟號武宗聖康陵

內閣梁儲致仕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謙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施德于人，不責報。有疵其德反探其善者，亦不較。歸告至居之恬然，家法初未及多，給文士大夫所饒皆有籍記，又深諱，閱傳籍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忘慕，游歷田園，少附，然沒木或子孫或不免，完之正使中，兩添子孫衣于戶，嘉情初復以定，近近立功，子鍾天，指揮世業，皆爾不交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表宗阜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卒。○丙午，遣司禮監太監秦文等，林箋奉迎母與獻王妃于藩邸。

芳林

卷三五

正德

四三

知問齋

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戊申，命禮部會議典獻王主祀稱號。

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宋濂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璠，即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璠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摘璠失調。南京禮部而以侍讀學士汪浚代之。○五月癸丑，禮部尚書毛澄

等，曾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典獻王為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與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願漢議最為得體，與國祀事，皆屬崇仁王，俟皇太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璠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與獻王者，拘定陶濬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

芳林

卷三五

正德

四四

知問齋

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典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典獻王廟，降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間極之恩，不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四十五

知問齋

容不報今尊父爲獻皇帝母爲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時聖母將至以徽號未定駐番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下制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與獻太皇帝聖母稱與獻皇太后廷和言與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其加與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熊治兵部主事霍節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潛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聰之議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與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楊廷和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四十六

知問齋

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人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議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秦入晉中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果疏皆言張聰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賜進士楊惟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上旣賜進士第楊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濮議試題希旨者多入選忤者斥爲奸邪自是無敢異議召前戶部尚書韓文以老疾辭遣行人齎璽書存問之○詔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今有司以時存問○起何塘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居憂不赴任○詔追贈取用正德十四年諫官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之詔革冒濫軍功官職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

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於是中官弟姪，如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先封伯爵，與加陞都督指揮者數十人，俱查出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其餘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各盡行革退。

八月癸酉，聖母至通州。

上以聖母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上斷由大明門中門入，謁廟朝。

正德

卷三五

正德

四

知問齋

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備駕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奉迎，曰：朕既奉天命，卽天子位，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乎？遂製造如禮，往奉迎焉。

十一月起用大學士費宏至閣。

給事中熊浹上大禮疏。

疏曰：皇上繼承揆之倫序，乃以弟繼兄，非以子繼父也。比之宋英宗爲仁宗子者，不侔矣。夫禮者，因人情者也。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乃以諸王禮處之，於情安乎？且藩邸舊臣，昔爲長史審理者，今進爲大學士、少卿矣。昔爲承奉儀衛司官者，今進爲太監、錦衣衛官矣。願聖父聖母，乃獨不得尊崇乎？臣愚以爲必當稱帝后而與獻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兼盡矣。時費宏初至閣，以熊浹鄉人，懼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

正德

卷三三

正德

四

知問齋

十二月除進士張璁南京刑部主事。

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街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瑄語璁曰：慎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既難我也，遽輟輟而去。

起致仕都御史林俊爲刑部尚書。

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應詔上言新政八要，上登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林希元因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于權奸之手。至正德十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爲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覲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於天下也。臣有數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脩言路以定固是。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總名新政八要。

芳華卷二十五

孝景

卷三十五

正德

四十九

知問齋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豈非與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安者天意昭然於此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爲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素於禮曰並廢禮甚矣陰極變災廢禮之應也上乃姑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皇帝慈壽聖母本生父與獻帝母與獻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略有二其一謂武宗崩皇上以興獻王長子爲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漢安懿王事稱興獻王爲皇叔別爲興獻王立祠此禮官議也奉朝是之臣愚以爲未敢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廟與漢王事不同此張璁霍韜議也奉朝非之臣

芳華

卷二十六

知問齋

芳華

卷二十六

知問齋

愚未敢以爲非焉禮者天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于舜舜繼堯統未聞不以尊號爲父舜以天下傳于禹禹繼舜統未聞不以伯叔爲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廟在袞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繼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擬議之未定乎爲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安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其庶幾乎○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草疏曰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三

知問齋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

知問齋

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為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漢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與獻帝別無子也為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王之道也

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

一言道問學修政事二言當問賦額官簿增減三言諸司吏胥弊盡定一一疏舉而整飭之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

○御史朱衣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議毀京師諸淫寺

禮部郎中屠應埏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御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啓本生父與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與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與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

壬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詹子錦衣衛指揮世襲給事中張九敘等奏曰陛下入繼大統實屬倫序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意無所加人力無所爲也

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開國之勳不可遽封錦衣衛官非汙馬之勞不可輕授

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

日本諸道爭貢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賄萬計太監令先開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

芳華

卷三六嘉靖

五

知開

芳華

間與瑞佐忿爭相警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

安南慕謫走升華府謫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爲國莫登庸立謫幼弟應而相之尋又弑應自立國分爲三

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

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

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

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

渡尋以近京師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

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

市舶所以達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

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典獻王王祀不報○秋

芳華

卷三六嘉靖

六

知開

芳華

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

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

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

京不以詔天下

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華守仁父才謀宏達操持堅

之薛罔不任會守仁勅之理憲

廷守仁而素慕敬華不敢加害

南京禮部尚書章德卒謚文懿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溢官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群

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併遣官巡視賑恤被災家
立皇后陳氏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諡孝惠康肅溫仁懿
順協天佑聖皇太后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涑等四百一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與獻帝后
尊號加皇帝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

極尊稱恐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矣今必欲行

芳華

卷三六 嘉靖

知問

之是徇情也丁巳上御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

費宏授以手勅而諭欲加稱與獻帝爲與獻皇帝

與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

天語諱復無少疾速之色曷勝感戴第迎皇上之

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

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大學士楊廷和疏謝溫旨

廷和言僉事史道諭臣再三荷皇上下道于獄

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

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於全以慰其母俾
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
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侯鞠
明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
廷和疏謝溫旨慰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

芳華

卷三六 嘉靖

知問

神者也自張璁霍輅上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違禮

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

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

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爲是豈

一體之義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

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興

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

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

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不

曾親父孝宗詔而爲之乎乎果曾親詩爲孝宗子乎則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輿獻帝母與國太后者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爲文武羣臣集前後奏章詳議尊稱合行內閣楊廷和致仕○林俊致仕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芳皋

卷三十六

嘉靖

九

知開原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蔭上疏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益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植覆傾昭然在德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使人心悅而天意亨眞所謂有德受慶矣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意也
南京諸郡大饑人相食

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餒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姚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徐豫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勅操江伍文定擒捕

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

芳皋

卷三十六

嘉靖

十

知開原

上以災歉不安修撰專章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

大理寺卿鄭岳奏

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淖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瀝其大也宜令漸水開田築堤壅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缺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部侍郎

王承裕覆議行之

詔旌遺忠列蒞

賜祭葬復其家追念首倡誅瑾之諫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衆衆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

則皇上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母昭聖

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璪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二

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廉等凡八

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十一

知問唐

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
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曰
還衆衆論再議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

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

陛下遵祖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

廟大內庶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

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減武宗兄弟相傳

之統絕典獻帝父子同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
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數乎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

殿側○召席書桂萼張璪霍韜來京

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

恨桂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

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

與獻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十一

知問唐

議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爲本生
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爲其王立廟
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獻皇帝
百世不遷之廟陛下歲時遣官致祭亦足以伸至
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
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安陸祭
祀無庸改議上曰朕祇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
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瑄等給事中張弼等
御史任洛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

俊求罷去上切責之曰你職司邦體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席書張璉桂萼來京

張璉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昭聖爲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與獻帝興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爲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既稱與獻帝興國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字且本生字爲別服制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覲勅諭已加稱與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又不過巧飾孝宗之初謬耳使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既稱皇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兩考之禮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由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祭也極矣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

芳墓

卷三十六

嘉靖

古

知問

芳墓

卷三十六

嘉靖

古

知問

號已有勅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禮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爲不當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啓之也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爲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懼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爲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疏奏晉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各顯陵○戊子復召張璉桂萼來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

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

見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則卽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處也今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竊謂與獻帝生前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璉夢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倦倦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愿罷免上曰卿朕方倚任其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之

芳皋

卷三十六

嘉靖

五

知周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論官

呂柟陝西高陵人性孝友儉朴內克外裕行方辭厲在朝在野隨寓盡道所至學徒雲集爲理學之宗門生侍側數十年未嘗見其偷語情容經書于史並有發揮

鄒守益江西安福人仕至南京祭酒卒贈禮部侍郎謚文莊守益傳王陽明致良知學海內多宗之員外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辯一篇被訊

御史段續陳相疏夢等假議禮干進南京尚書楊旦等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伍文定等各上言俱被切責已酉上兩宮尊號癸丑詔天下○蔣冕致仕五月處決土魯番火者馬黑木米兒馬黑麻○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張璉桂萼至京師

芳皋

卷三十六

嘉靖

十六

知周齋

璉夢同上疏曰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裁辯之六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報者也茲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亦甚乖違謹復條七事○時六科給事中張翀等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萼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味旁嗟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謀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萼張璉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喬宇奏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願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

之。又所遣董役蔡將賈鑑望風峻法，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號悍者，倡亂殺賈鑑，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賜博野出，文錦殺之。賜鎮巡爲奏乞赦者，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天祐委曲論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自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卽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又得首惡郭庀于胡雄等四十八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資多問，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迫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芳基

卷二十六

嘉靖

十八

知問

乙亥，以更定興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勅多官。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諡文恪。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上朝罷，齋居于文華殿。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於是泰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濟、希曾、張九敘、吳珙、張璣、陳雷、張椿、蘇民余、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誼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淶、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欽、王相應、良金、牟林、時王恩，凡二十人，謝賁、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挺、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汧，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初果、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忠、陳克宅、譚繼、劉紳、張錄、郭希愈、蕭一忠、張恂、倪宗、獻王、黃沈、教鍾、鄭密、胡瓊、張濂、何繁、張曰、蕭、藍、田。

芳基

卷三十六

嘉靖

十九

知問

考墓

卷三十六

嘉靖

三十

知問齋

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寬克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勤應大猷李舜臣馬見彭澤張鵬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賢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堯以平何岩馬朝卿中良鄭澤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庫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謙黃一道陳儒陳騰騰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允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注必東張繼張懷翁幹李文中張深張鏗豐坊作瑜丁汝襲臧應金凡十有

原缺第二一葉

考墓

卷三十六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宣諭罷俸五品以下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元正劉濟安盤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欺慢君上震驚閭廷大肆惡逆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奏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國子監祭酒崔鈺罷鈺言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八月土魯番漸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疇集却之晉府西河王孝感王名奇湖母嘗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入以爲孝感下所司勅實命勅獎諭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誼爲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等議上孝宗皇帝尊稱

席書張璠桂芳獻夫等上疏太祖傳統至孝

宗孝宗爲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獻皇帝憲宗次

子孝宗親弟也今上以獻皇帝長子遵太祖兄終

弟及之訓受武宗遺詔入繼大統孝宗伯也宜稱

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

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

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

芳舉

卷三十六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后武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

天理之正深即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

獻皇帝主別爲稱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

矣議上上曰大禮屢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

天理至情宜從正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

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遠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詔諭天下○丁卯石塘上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

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

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

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

禮會議已明石瑄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

豈大臣體國事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

壬午工部尚書趙瑄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瑄等言邇者百戶曉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

謂顯陵爲先皇體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

靈秀萃焉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

動三也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

芳舉

卷三十六

嘉靖

三十四

知問齋

禮部尚書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

聖人孝思之志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

帝體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

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干載難追臣等敢不盡言

上命罷議

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

上疏曰羣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

律斷今輒什行干殿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

聖德也下禮部議聞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虜倭掠陝西諸塞殺吏民。○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夏四月己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

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慊光祿寺署丞何淵遂奏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崇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遂命議禮部尚書席書等奏曰向之奉迎獻皇帝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

芳華

卷二十六 廟制

三十五

知問齋

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缺也不敢以附太廟者以獻皇帝未爲天子天統不可干也大禮既定聖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於太廟臣等竊以爲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極仁三祖各以極尊尊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太祖擬文世室八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于太

封建諸王

一獻歌一
以及注歷
從心樂禮
廟祫禘嘗

廟不知何說也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率百官孝享便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

七月甲申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軍務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

芳華

卷二十六 廟制

三十六

知問齋

德錄。○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滕株連之禁從之。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者舉括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詣世廟。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大學士石琚致仕。石琚靖方介恪潔已好修士類信嚮時時召對平

臺殿閣議廟樂再議廟衛又議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儀守正義力爭又三封內批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正嫉邪進禮退義兄珍同舉進士果官戶部尚書

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金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

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鏐請討田州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三

知開濟

岑猛既路劉瑾得還田州為同知兵威復振每凌轅降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請討之未報姚鏐代應期再請得旨遂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綱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入萬分道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伴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為內應希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伴涕泣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三

知開濟

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三月贈死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廕一子
初陳澤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集民兵以備陳澤使至不為禮彼索皆不應澤中以此事連繫而呂敬明日澤反風以力至舟中以方罵澤不罵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淵調上其事得贈廕

議行馬政

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諭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諭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頃者有司怠玩漫不簡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

逃移而種馬至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於此。宜令順天府屬數地。應天府屬數種。其地亡馬有者。卽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昔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議行。京師兩錢。

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朝學詩。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爲明倫大典。○命王守仁總制兩廣軍務。勛處田州賊情。

芳墓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九

知問齋

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督同姚鏐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行。

八月內閣賈詠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張璉掌都察院事。詔訊李福達獄。時公卿益肆朋黨。多得罪誦成削籍。

福達克脫死。

廖入寧夏塞。都督尚書王憲總兵抗雄禦却之。○九

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姚鏐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撫兩廣等處軍務。○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張璉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召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璉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張璉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莊田。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璉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總督陝西軍務。

詔張璉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芳墓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

知問齋

李福達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戍。逃還。改名李五。又易姓名曰張寅。會御史馬錄窮治之。已而錄與巡撫江湖疏論。上怒械繫馬錄。一時論救諸臣。俱被逮繫。命璉等推治之。奏言皇上於馬錄欲從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錄。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救護。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有當死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人入死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

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爲必就馬錄死地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死猶死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

侍講學士許諾陳四事

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一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

芳象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一

知開齋

以求千古之是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上嘉納之

陝西食事齊之驚獻蓬

言臣自七月中錄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麵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螫口流腹咽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貢獻乞頒示臣工始知民瘼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璁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都察院事

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輜輶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見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

芳象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二

知開齋

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講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輓輓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撼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獠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收土爲流難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

猛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川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簡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之

進張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璠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我

芳華

卷三六

嘉靖

三十四

知開齋

太祖高皇帝愍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憂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巨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至此況其他乎至於內閣何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

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

張璠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配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昔唐吳元濟及於淮西裴

芳華

卷三六

嘉靖

三十四

知開齋

度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窮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已而淮西果平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爲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與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

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

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體勅天下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時王璉代憲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
方暨撤馬兒罕及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
通貢璉爲奏上乞還羈使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
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刺使肅州游擊將軍彭濟兵
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

恭上祖妣皇考聖母尊號寬恤天下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五

知問齋

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爲大人君爲治以孝
敬爲先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勤
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
彰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禪內
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纂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
洪仁峻德亦曷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掄揚之
誠又未少罄茲復參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祇告
於天地宗廟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
追上皇祖妣尊號爲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

道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
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首夢之力夢議禮致位卿
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與可傳檄取之乃陰以
意寓書授新建伯若專爲思田者使審探安南要
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泰尾稍及之募遂恚憾會
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恤典云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七

知問齋

時公論竟
何在耶

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
微學聖君子最哉勿僞尚書胡世寧因爲疏解上之
上嘉納○國子祭酒魯鐸卒

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以鐸清節著聞特
令治塋謚文恪

冊順妃張氏爲皇后○上親製顯陵碑文
通惠河成

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

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之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石瑋卒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更謚文介

己丑八年春土魯番乞歸哈密通貢

王瓊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屬番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訖吉李刺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鎮南東在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三

知問齋

肅州北山金塔寺宰東都指揮杖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億中國霍韜上議曰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我城池須開關絕貢蓋謂西番

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

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永無收矣是故開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文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即許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通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或曰今陝西饑荒其餉孤危尚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三

知問齋

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輿勢爲降退尺寸則失尋文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或曰然則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殊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或

日弘治十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二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校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

芳墓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

知問齋

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輪邊粟二十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粟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輪粟二千五百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菜而歸墩臺遂日

類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遂日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秦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昇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兄子米幾卽絕而獨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

芳墓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一

知問齋

所虜乃叛我卽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王者等耳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瓦剌結巢北山河西三而皆有寇盜矣
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領大學衍義於廷臣。

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誦及詩歌。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

八月張璁、桂萼並致仕。

霍輅上圖是疏曰：張璁、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璁既去，臣豈宜獨留？仰惟陛下任用璁、萼，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三

知問齋

真如腹心，惟一萼不善保全，自作福孽，自取黜斥，夫復何言？惟今日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爲。陛下詳陳之，嘉靖六年，張璁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胎書規之。大臣專權，不可不防。璁、萼雖以臣言爲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權之所在，衆之所嫉也。積衆所嫉，禍發必驟。璁、萼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伯祠爾自保全可也。臣答曰：爾今在職，知者則曰：擔艱履危，不知者則曰：遊機際會，奸險傍觀者則曰：靜坐

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璁、萼曰：聖上如此信任，

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臣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楊一清雖有過，然爲衆所信。

一清奸賊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詰之者，蓋以一清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

結納，故內官與文官相安，不生疑變，亦一清之力也。若璁、萼用事，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

危。此皆璁、萼之短也。是故璁、萼每詆詰楊一清，臣每勸阻之，不意一清怨璁、萼，積已久，黨植已分，排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三

知問齋

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清鼓噪言官，攻擊璁、萼，濫及善類。臣且述璁、萼之過，幸陛下垂察焉。璁、萼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清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嘗謂楊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爲臣等分怨。若王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璁、萼言不能用，復力攻詰一清，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璁、萼遇人素無禮，其遇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款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應其所求，復峻辭拒之。故人

考事

卷二十六

嘉靖

四十四

知問齋

人不堪其過二也。臣嘗語璉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材，固宜爲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爲朝廷收用之。璉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釐，行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禍劫之，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白黑。以搖國是，去年議禮，凡攻擊璉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璉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爲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違詔令，內外上下互相抵牾，然後爲非承望風旨耶？甚矣釐倫之言足以致禍亂也。此璉夢不能爲國取材，其過三也。今日善類蒙禍，皆璉夢得罪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璉夢，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伏乞一聖恩，將臣先黜，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再勅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真干碍典法，卽置之市曹，爲奸黨之戒。若衆人被劾，俱無實跡，錄言官被，人

璉言所致，亦明於辦理，庶爲善類之勸。惟聖明

察焉。

九月，張璉桂萼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虜吉囊掩答掠榆林、寧夏、塞王、瓊山、兵樂之虜，得利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庚寅九年春正月，皇后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詔議分祀天地典禮。

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光于南

考事

卷二十六

嘉靖

四十五

知問齋

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璉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正當。帝嘉納之。霍韜言：親蠶爲亂成法，分爲耆朝政。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難職。

三月，下霍韜于都察院獄，罪釋之。○遂定南北郊，及

日夕月禮

上令建廟丘于南郊其北爲聖字字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聖祀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

始立先蠶氏之祭○龍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于京師

兵部尚書致任伍文定卒

哀鴻之平果許願其節任伍大其勳而中其機宜動文定大憾疑而不書以敗保全

禮官李時與德夢議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六

知問齋

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典隆寺之

桂夢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

改正孔子祀典

易象篇主適豆用十樂用六份立啓聖公祠祀叔

梁乾以類無錫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

蔡等改祀林放遯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

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璪議也

五月虜入瀋陽塞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六月

入宣府塞○土魯番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

冬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十二月大學士

桂夢致仕○更張璪召張宇敬

順節以御製增樂詩賜大學士張宇敬

張宇敬永嘉人議禮稱旨驟列台輔慷慨任事

持議正直雖屢被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謀謹論同

列多不與聞在閣三十年不進一內侍不容一私

謂不瀝磨一子侄元侯中貴裁裁欽束道有不合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七

知問齋

卽奉身而退衣糞一篋已渡潞河既有溫育旋

踵復入霍文敏素伉直不輕與人而獨重文忠云

辛卯十年春三月虜入大同塞

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爲

不可力阻之

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

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上不

從或曰禘顓頊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

勿主名

五月六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
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
○張孚敬致仕○九月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虜寇陝西遼東○冬十月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督兵禦之虜得利去始定七廟之制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四十八

知開齋

夏言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是爲大裕以尊太祖也太廟太祖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裕宜奉四祖太祖皆南向德祖居中

懿祖熙祖仁祖太祖東西並敘列聖左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別於羣廟之主足以伸皇上尊太祖之心而懿祖仁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太祖之心上曰善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率自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與大政促促保持論其議禮足徵手觀而立朝殊與孤性至建國備都新河及開關以邦翰憲二議尤爲謀國不黨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賜酒俱珍餌

御製西苑視穀祗先簪壇位賦手授孚敬因命唐和以寓微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雷謫延平梓婦
婦與延平梓氏兄弟三人輪磨一硯三人出耕三日
婦輒語梓相勝致姑舒朋不給每欲自盡忽一日
白雲中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映目三婦
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九

知開齋

後皆詐傳襲○九月無逸殿雨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召張孚敬進華蓋殿大學士
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又道松潘漳臘寇四川西境○三月賜進士林大欽等三百一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進李時吏部尚書○秋八月張孚敬復致仕○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重刊二十一史成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

意

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才三曰慎刑獄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

言汪鉉小人之尤邪助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弁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緊情訊鉉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為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頗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揀一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

芳皋

卷三十六 嘉靖

五十

知問齋

○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孽也鉉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

帝怒逮繫卽訊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免汪鉉等各獻詩章

清殿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進少師仍內閣辦事

方獻夫致仕○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彌

月而卒○冬十月虜侵鎮遠關守將王効禦破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殺總兵李瑾

李瑾議於天城之左凌濛四十里以遏虜騎總制

侍郎劉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

恩尤酷為捶刑陞役與鎮卒李富子王寶等六七

人倡亂眾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

御發倫堂

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順

卦陽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

芳皋

卷三十六 嘉靖

五十

知問齋

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

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復楊一清官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

鶴齡革爵

甲午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德嬪方氏為皇后○南

京大廟災○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

講學官賜帛有差○命各省鄉試考官只用敎職京

官不必差○閏二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土魯

番請放還牙木蘭不許

五月內苑先驚塋蘭成進絲

翟蒙憂去○秋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吉囊始錄青沙峴出花馬池塞

九月廣西田州土酋盧蘇弑其主岑邦相鎮安等府州土舍岑真寶等攻盧蘇走之歸順州土舍岑瑛襲

真寶敗之提督兩廣軍門置不問

十月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

建九五齋精一堂命孚敬于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

芳慕

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

十思疏爲圖于是孚敬等恭詣恭默室瞻龍馬神龜

丹鳳三圖復謨賜觀文華殿頌及詩以進

乙未十四年春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

三月賜進士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第出身有

差○夏四月張孚敬復致仕

上道中官責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髮轡大臣

疾者朕合藥飲未自飲藥效益賜和服以此得

愈最慰朕懷手敬奏謝道行入

物送歸里月舉與客存問有加

召費宏仍內閣辦事○遼東軍民逐都御史呂經召

馬承爲遼東總兵○六月吉囊入榆林掠內郡○八

月吉囊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始令雲

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罷吏部尚書汪鉉

先是宗鎰應奎交章論鉉奸邪誤國鉉上章自理

上慰留之召費宏李時論曰鉉九卿之長被論如

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

上意誚鉉鉉始引疾賜還乃出辨等疏責諸臣

丙申十五年正月初鑄宗錄開防十五縣給恤刑官

芳慕

○詔復彭澤官秩優加恤典

廩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讓禮頌上獻

三月上駐天壽山行殿

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

荒落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

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

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

今若干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

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三 知問齋

端陽節宴百官奉天殿賜賄時言艾虎牙扇等物項之上遊龍舟命賔等各登舟給酒饌復賜宴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範佛像○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秋八月更定悼靈皇后稱諡諡才諡皇后九月始定莊肅皇后稱諡

上御文華殿面授夏言御筆定諡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冬十一月皇儲繼生申布恩立○詔廷臣議征安南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四

知問齋

○費宏卒○十二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問不入貢錄繇

閏十二月以七廟成詔天下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朕以冲恩宗未仰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奈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功德不別太祖英尊朕

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首建園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糞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祫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祫之典季冬仍修大祫禮于太廟皇考止修四時之祀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五

知問齋

以避豐潤之嫌奉安既成用覃恤典丁酉十六年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穆宗莊皇帝○進武定侯郭英從享太廟

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固朝英烈記言生禽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庶

科臣胡汝霖劾嚴嵩橫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議處安南國疏

十五年冬十月，袁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臣議。或曰：宜究其故。乃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是年三月，勅使至梧州。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疏曰：臣伏覩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繇。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雖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

芳舉

卷三十六

嘉靖

五十六

知開齋

十一年內，國王黎嗣爲逆，臣陳嵩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嗣弟黎諶主國事，以兵逐陳嵩父子，奔據其國。諶山府黎諶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諶幼弟黎應相之，既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諶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典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繇此。非眞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若欲與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

芳舉

卷三十六

嘉靖

五十七

知開齋

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斥，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斷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搖尾待斂，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萬一師老財匱，徭獵殄歛，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善談兵者，類皆枯房瑣之流，平居爲大言耳，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敢冒昧陳之。

夏兵部擬以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征安南，未行。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聞之上撫按諸司曰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爭亂國

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

陳氏滅黎應獄黎寧以于國游魂假息海裔賊父

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

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

子而自營都齊居之繕治兵甲以俟四方之變餘

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

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並

孝舉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八

知問齋

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

佛即機銃海波通舟處皆樹木槌水中令舟不得

入賊之防慮甚預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弑之

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事若

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爲遲如其不然待大將叅

贊至日傳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略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僊

清先爲編修守正不同
理惡之落職尋敗復官

罷各處私祠書院

以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爲學私創奉
旨改毀

戊戌十七年春正月帝祈綏于大祀廟○禮部請正

文體禁引用莊列○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賜進士茅瑣等三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虜入玉林川又入黑山門猶兒莊總兵梁震擊却之

○四月景雲見

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大旱帝躬禱雨御製祝文冀之不虞復于宮中默

孝舉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九

知問齋

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秋八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

事府事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

鼎臣嘗奏崇植先賢系胃以隆道化我太祖高

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

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

治中因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

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

於曾子子思令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請此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

顏氏固直隸界山人博學多能陰陽醫卜音律之類皆所精通萬年孝友與人交洞見肺腑備傷好施獎引寒士遇事敢言後以築崑山城禦寇有功賜專祠于鄉

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宮教高士

典真即仲文師事教一真一邵元簡時元與陶乃陶典真上命史二部給印

芳基

卷三十六

六十一

知問齋

真人邵元簡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靜

方士之有籍自此始也益而四字乃太過乎

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薦大號于天改吳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更上太祖高皇帝謚號

奉冊寶加上尊號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更上太宗文皇帝謚號

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成祖

加上恭穆獻皇帝謚號祔享太廟

更上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特享時裕皆出主祔享於太廟祭畢則歸主於原祔

大饗皇天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皇考獻皇帝配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

壬子駕祭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樓愴然慟諸臣莫不感服

內閣李時卒

芳基

卷三十六

六十二

知問齋

己亥十八年春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

安南不果行○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鑾毛伯溫爲

行邊使出帑金賞塞上將士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應子有加上親按謚法以

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眷云謚文忠前日予徵天性孝上

有傳述特及當予徵謚法以往湖廣不回遭遇聖訓建明大謚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煇中閣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行次元村行

復火帝大怒乃連繫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整以示儆

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令付史館閱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芳華

卷三十六

六十二

知問齋

夏四月車駕還京

遠東軍復亂總兵馬永率家兵逼賊殺四十餘人遂定○五月以聖鑒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請承天合塋于睿宗獻皇帝陵是日梓宮錄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迎王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宮遂登舟直抵承天登岸合塋

改荊州左衛爲顯陵衛始添設典都留守司○秋初戚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奏贊軍務

往廣東議征安南○八月虜人宣府塞○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

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詞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遇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墓

一列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理學持死理諫贈秩廕其子一人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芳華

卷三十六

六十三

知問齋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鎮兵稍欽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又入榆林塞殺守將隆遠總兵江桓下詔狄

太常卿穆孔暉卒謚文簡

劉望邑人有俊才好古文

以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恩請
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年酒令浙江組
吏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例

逮繫新城知縣吳璦詣京杖于闕廷世茂邊

璦為新縣知縣有唐則者戚後妻言列其子銀不
其狀璦收銀指之命唐僧汧通朱劉支解之身首
手足其處銀弟知走訴御史金滿徽保定府收璦
置對曰得唐則戚後妻言銀非不其清為奏聞

禮科右給事中劉繼嗣籍

奏言所選官儻不宜仍用奔競之徒各斥去貪邪
輔臣以肅人心改命在廷會推孝悌博學德行顯
著者上請奉令內閣選題以重國本諸輔導又
義下以辱望之德選制作之儀禮崇奉新進

芳泰

卷三十六

六十四

知問齊

從方廣驛動京坊惟科海忠大同觀職也牧未退

三邊委成猗徽未靖水旱蝗蝻天雹地震月報災

是云云大臣不能備奏和衷而後

越成震互發私殖上怒削其籍

初上幸大略山開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

後上因責問前不發前具疏引罪上怒曰

前欺慢不恭月選宮禁不惟人望帝疎遠式不

賜印其速以印尊併歷年諭劄徽進母畏草其

階少顧余致仕尋召

是為九條擬入內閣

○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喪母喪失于祀

載今乘輿親臨乞建廟祀報祀典從之

昭代芳叢卷二十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世宗肅皇帝

嘉靖庚子十九年春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

夏四月風塵

三月虜入榆林塞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尙文駐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得我神鎗銳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

芳叢

卷二十七

知周齊

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殺畜火器遇婦人輒殺不掠四月風塵而下兵部議防邊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起故右都御史萬鏜勘處湖貴苗亂

秋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于蔚州

虜入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木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遇虜於馬連堡又敗凡留宣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守臣行賂庇論功陞職

能武舉鄉談○八月虜入大同塞大殺掠人畜

芳叢

卷二十七

知周齊

虜入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入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逃出城盡走虜中虜擇便撓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僧道丐乞入謁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理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囊俺答二酋分道入塞且欲攻馬門山西撫臣陳謨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謫疏言八月六日建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窰青屹峪侵至陽方邊接連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由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會無堡塞各賊未遭挫跡延佐腹裏數日不出我兵追逐不滿八千人同授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統輶兵部尚書張瓚不以爲意謾曰虜且遇矣

武定侯郭勛誣奏戶部尚書梁材削籍

命提督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總制陝西軍務

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

邊塞大掠固原撫按羽書香至天和爲虜隔逾月

奏不至既乃告捷於是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

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內閣

以謀謨帷幄夏言加少師翟鑾少保謂本兵曲盡

方略坐收全功張璫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千戶

劉天和麻城人以御史按關中忤鎮守監御史被

芳墓

卷二十七

知問齋

諫風裁事然監心國革弊則盡瘁其經西戎夷

內閣顧鼎臣卒贈太保諡文康○十二月虜入大同

寨○提督兩廣侍郎蔡經奏進安南莫登庸投降圖

并解小日許三省等赴京

毛伯溫仇鸞既至兩廣會同兩廣撫按總兵等官

會委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往福建漳泉等處在

莫兵船分委布政楊銓泰政蕭晚等總理分理錢

糧按察使歐陽席查革姦弊按察副使韓楷督率

押運案行兩廣雲南三司守巡兵備副參等官

行安南長慶諒山府衛永安文淵等州各父老省

諭莫登庸莫方瀛頃者上表乞降若支吾不實執

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弘宣吊民之意參政翁

萬達等申請提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乃分兵三

哨其漢達土目官兵一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

員名總督泰銓等大臣親詣南寧府調度兵糧相

機行事於是莫登庸洩懼遂申稱登庸死徵細民

限於知識竊先國主黎氏末運迫邇相繼淪沒至

黎認攝國未幾亦避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

芳墓

卷二十七

知問齋

俗皆以國事付之於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

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

滔天豈容自昧登庸子方瀛不幸遭疾而亡國人

徂於舊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負罪益重

無以自解以此登庸有罪黔首無辜恭候南關紐

繫出境登庸不能躬自赴請死諱遣親任莫文明

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請開行

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

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上有天

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又題爲
遵奉明旨，以議處安南事，臣會同總督軍務咸寧
侯仇鸞、參贊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議照安南夷
因莫方瀛先次具本乞降，已該臣等查議會題，并
將差來小目阮文泰等案行南寧府收發，嚴密衙
門居住，聽候處分。今莫文明等復齋降本赴京，
禮部尚書霍穎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
辛丑二十年春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
二月詔纂修承天府志。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五

知問齋

三月賜進士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宗廟災。

初震火起仁廟，風大發，仁廟主燬，俄而成祖主又
燬，延熾太廟及昭穆群廟，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
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帝后主亦奉
景神殿。

夏六月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
統使，仍與世襲十三路地，各置宣撫司，聽都統使管
轄，莫文明阮文泰等賞各有差，遣回，毛伯溫加太子

太保，勅取回京，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賞銀及紵絲，
仍照舊提督鎮守。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朔天
贊聖，赦皇后。

秋八月虜入大同塞。

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
兵丁驍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
戰死，虜遂入關，時樊繼祖總督宜府，虜至不出，縱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六

知問齋

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北侯城村，
力戰死，虜遂至山西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
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
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九月添設馬門寧武偏頭三邊總督。

兵部會題賊犯山西東幾至井陘西幾至今泉南
幾至潞安大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畿內
等處俱當振搖度勢審時誠可疚心合無吏部推
知兵文職大臣一員前去山西專一提督馬門寧

武備頭等三關管理軍務兼理糧餉制可

復行武舉分別邊方腹裏名數

實有將略的分別邊方腹裏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裏取二十名

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

冬十一月遣兵部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陞山西提學副使胡松爲山西布政司參議三關備用松奏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陰納賂虜賊戒令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七

知問齋

勿殘已地上負朝廷節餞之恩下增夷虜驕橫之氣中失邊城士人之望雖實諸極典不足以盡其辜及修障塞懷携二憤選授廣間謀嚴備禦核屯成等事故有是擢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

効守中與張碧嚴嵩深相結納與郭勛互爲好會近因勛敗抗疏陳訐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脫禍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泊本兵議遣大臣督勦遼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

帑金代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

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申二十一年春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糶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饑歉從之

二月宣大總督樊繼祖大同總兵王陞白爵以行賂僅罷官巡撫陳講史道削籍南面總督翟鵬召還京

是月虜掠蘭州○三月復以翟鵬總督宜大仁保及山東河南軍務○夏五月翟鵬罷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八

知問齋

樊繼祖以九十萬兩花銷餽遺時宰言官交章論劾竟不之罪得歸田去翟鵬質直端勁不善附權貴通貨賄再出總督疏乞兵糧時宰票旨罷鵬時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再至乞早爲防禦計請鈇廬州府知事

六月虜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

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

柟高陵人。明倫彙編。方學彙編。史學。聖康海。皆有名。聞中。曰。進士。第一。人。除。修。撰。遷。中。書。同。知。徵。引。附。已。明。以。入。閣。柟。絕。不。仕。米。米。德。之。且。致。中。傳。之。會。聖。敗。得。已。後。罪。至。今。官。矣。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內閣夏言罷。進翟鑾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時嚴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夏言阻。日擠之。遂結怨。造謗。聞於內。久未發。會日食。方復。圖。聖。諭。即。下。科。道。云。夏。言。故。肆。縱。恣。天。性。已。成。言。官。係。朝。廷。耳。目。莫。肯。指。實。糾。彈。應。請。降。者。調。降。外。

芳藹

卷二十七

嘉靖

九

知周齊

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奉。旨。補。佑。等。三。員。并。高。時。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魁。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員。姑。且。留。用。各。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選。未。久。姑。從。輕。罰。俸。兩。個。月。召。翟。鵬。為。兵。部。右。侍郎。兼。金。都。御。史。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虜。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于。七。月。庚。午。始。去。

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于遙介休間。故入。

陰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虜掠我

牛羊衣襪男女。逆遞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

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踏虜力戰。諸將閉

營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

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輒不念血盟耶。世忠

被射傷。哀創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藥盡

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因憲

天刑。寧汝遠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

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逆。虜。我。營。世

芳藹

卷三十一

嘉靖

十

知周齊

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會五等。力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二十餘萬人。牛馬羊猪畜。二百萬。衣襪金錢稻粱。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

萬鎧條上勘處。湖貴苗夷方略。

去表

卷二十七

嘉靖

七

知問齋

鍾具疎曰此夷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傳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絕險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固持久之効鍾又有書與中朝人上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啊接連湖廣四川周圍千數百里徑行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

去表

卷二十七

嘉靖

三

知問齋

無幾至于貴州舍酉陽平頭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矣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夷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啊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禽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菁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為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事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夷者誠有以也

八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嵩進武英殿大學士仍掌部事嚴嵩入武英殿預機務

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猾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腐爛

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樂

折銀

上曰也田鹽法實足遂至計今也田未可頓復便
勃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
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

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庵正祀典正位

癸卯二十二年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升臣周怡劾督參嚴嵩惡藉寵靈恃恩修怨奏上下
獄

芳林

卷二十七

嘉靖

十三

知問齊

七月久旱上躬禱雲壇是日大雨又武疏賀御製
感雨詩以示羣臣○虜入榆林塞又入甘肅塞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唐卒後追謚文定

甲辰二十三年春二月賜進士秦鳴雷等三百十七

人及第出身有差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

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之虜退時虜

西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郎機銃獲諜

之兵部遂請散各鎮防秋兵

江南千米二錢○大學士方傑失卒謚文襄

秋八月內閣翟璠為二子登第被論留藉以少保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贊為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張璧為東閣大學士○冬十月虜破宣
府塞人紫州關述總督翟鵬巡撫朱方下詔獄

以兵部掣防秋兵太早故虜遂深入鵬請戍邊行

至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錢

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死錦

衣衛獄

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等稂粟黍五出者

芳林

卷二十七

嘉靖

十四

知問齊

一

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著為畫一之法

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

為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

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

位之義存

詔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保少傅

如故

仲文以真人躋宗伯領三孤

乙巳二十四年春正月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
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
詔中外嚴禁後弊

廟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請
戊○楚世子英燧弑其父王顯格遣司禮太監溫祥
駙馬都尉郭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鄧永衡指揮使
表天章即訊之

楚王顯格選配吳妃生子英燧嘉靖十七年冊封
爲世子出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燧選配陳妃夜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十五 知問齋

密引宮人方三兒于緝熙堂宣淫陳妃啓知吳妃
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英燧懷恨又令劉金密
接樂婦宋么兒于緝熙堂宣淫楚王聞知劉金憂
懼遂惑英燧日後王位不穩英燧怒稱我先了他
府中誰人敢說二十四年正月元宵節英燧啓請
楚王飲酒英燧令謝六兒等執銅瓜田堯等執菓
棍伏緝熙堂後楚王卽座英燧舉手劉金督率謝
六兒等擁出突用銅瓜擗棍執王身逝王侍從人
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繩繫下急赴巡撫都御

史車純告王遇害情錄車純同巡按御史伊敏生
具奏上命溫祥會同撫按官覓問英燧弑父情實
題奉聖旨着告于皇祖廟首以示仍焚棄身屍不
與埋葬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紀掖縣人受道諸逆上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
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
開幸輟朝一日
秋七月新太廟成
宗廟災仍建九廟奉睿宗皇帝入祀

芳華 卷三十一 嘉靖 十六 知問齋

罷帝王廟元世祖祀
冬十月內閣許瓚乞致仕削藉張壁卒○十二月起
夏言仍內閣辦事○壽寧侯張延齡決西市
夏言復入內閣延齡遂死西市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
太常寺卿魏授卒謚恭簡授稱爲儒宗所著有太
丙午二十五年秋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
總督侍郎曾銑請復河套

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詔復京秩

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

玘博學能文性峭直

倭寇浙東以朱執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

治兵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乏食出沒海上

芳華

卷三十二 嘉靖

十七

知問齋

爲盜於是王忬瘋徐必欺毛醺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寇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浙東大壞至是以朱執治兵捕賊執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爲之執營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諸不便者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執爲巡視木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卽訊甘心輟喙必欲殺執執憤問卒海道副使

柯喬都指揮盧鏞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是華戎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戶部尚書王杲謫戍廣東肇慶衛○逮山西巡撫孫繼皋繫獄卒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鄧哲馬用驥阮傑女弟抗疏請誅最還其女久之得遣賊

丁未二十六年春三月賜進士李春芳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夏逮貴州巡撫王學益下詔獄

芳華

卷三十二 嘉靖

十六

知問齋

湖貴亂苗萬鏞議撫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廣巡撫姜儀畏罪上言王學益兵失期不至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

四月吏部尚書罷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欽順泰和人學問端正操履端方爲名儒

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

用吳江人偉亮有節操買

六月會銓劾仇鸞升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

和上請各奪俸

湖廣巡撫姜儀三級調廣東布政司叅議

冬十一月澄城山裂東西移四五里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救楊爵

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

自爲墓誌果卒

爵對介謂善忠血性秉無干名競進之念若家將有出進皆官願以爲按臣乃故以好過從適爵方飯有客從一而一盤臣按臣即良同食官旗人繫之爵即與爵行諸官謂曰蓋亦內則手爵曰主矣勿復謂官旗臣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器落微備之致世罕其匹

芳墓

卷三十七

嘉靖

十九

知開齊

皇后方氏崩

會銑陳邊務十八事

會銑劾讞十罪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十二月京師大風霜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建陝西總督侍郎會銑下詔

獄奪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先是會銑劾河西總兵戚繼光侯仇鸞奸詐竊逮下

獄會澄城山裂移有分崩離析之象又京師大風

霾上敬天旋畏以爲謀問輔臣嚴嵩遂言夏言左

右會銑爲此議者遂有是旨

勝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珪代

之

以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劉儲秀爲兵部

尚書秀尋削籍以航廷瑞爲兵部尚書

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果簡諫廉平孫繼魯清

修苦節劉儲秀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

意言官之口

三月會銑失於西市逮夏言下錦衣衛獄

芳墓

卷三十七

嘉靖

二十

知開齊

仇鸞恨銑發銑匪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

及言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銑論死西市夏言行

至丹陽仍逮入京論死繫錦衣獄仇鸞竟釋不問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謚文簡

讚重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學習國家典

故諱厚不伐嘗以兩世字銓大懼盈滿云

秋七月八月京師地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

侍郎張岳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是月虜大入塞至于居庸關○十月夏言死於西市

嚴嵩言虜寇深入以河套故報復也遂決言

西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為少詹事翰林學士並內閣辦事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諡莊敬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秋虜入宣府大同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賜進士唐汝楫等三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苗賊攻陷印江縣治降

考其

卷三十一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詔切責張岳

岳至辰州集南省官議皆謂林菁深密累計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上責岳岳乃力主討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菁束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害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

虜俺答寇大同總兵官張達出擊副總兵林椿共援皆死之起廢成寧侯仇鸞為總兵加宮保鎮守大同

俺答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椿聞達被圍引

兵赴援亦敗死虜乃引去事聞達總督侍郎郭宗

臬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臬

識戊召尚書翁萬達代宗臬總督未至先以兵部

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起

廢成寧侯仇鸞為總兵官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

考其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答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

虜入古北口召諸邊將勤王命文武重臣分守都城

即軍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賜印總督諸路勤王

兵以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

官兵截殺尋連兵書丁汝襲侍郎楊守謙下詔獄論

死虜得利復歸古北口去

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己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

甲戌至大小興州乙亥薊州巡撫王汝孝報虜到

考舉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遂檄召諸邊將勤王，丁丑黎明，錦衣衛指揮使陸炳分布官旗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命會都御史商大節提督五城御史專一巡視以防內禦，又命會都御史王儀率兵駐守通州。戊寅，大同總兵仇鸞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勝兵駐朝陽門外，上賜仇鸞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一襲。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陞楊守謙兵部左侍郎，提督內外官軍被殺仇鸞驍縱軍無紀律，往往入村落反辯髮，詐稱虜，劫掠民財，時虜方被寵任，凡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饑疲，令付大將軍撫處，而鸞殊不爲禁，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反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其

考舉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於虜也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傍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俺答縱歸，上遣書責求貢，及朵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爾飲大教場，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及諸將互相觀望，鸞亦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與虜通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王五

知府齋

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甲申逮兵書丁汝璈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以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是日虜住西北郭乙酉革兵侍湖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部尚書李士翔戶部十三司郎中周尊等職與工部尚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待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王五

知府齋

循湖河川仍出古北口去諸將不敢逼九月命戶部侍郎駱順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賑貸之鸞及諸將各罷兵歸鎮鸞自劾追虜無功詔獎諭加太保焉
始置戎政府制印以仇鸞總理京營戎政仇鸞請大舉北征遣使諸邊選兵以隸京營命戶部盡取南都十三布政布司庫積貯聽用
初成國公朱希忠提督京營王邦瑞論罷之乃以仇鸞代命瑞協理為鸞副革去提督內臣時鸞恃寵所上疏即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祖宗舊制凡戎政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鸞議鸞排之遂落職去鸞起北征議急禮部尚書徐階極言事難成功且後禍不可收拾議乃稍寢
內閣張治致仕卒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禮部尚書徐階言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表諸冊立不行

二月，苗首龍許保吳黑苗率衆，劫思州府，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降張岳右都御史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罪任事。

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壘塘街，歲更卒戌牛，時聞苗寇平守城，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罷塘卒更戌，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兩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還，歸繇小徑，各遁。人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

李才基

卷三十一 嘉靖

三十七

知問齋

邀擊擒斬十餘人，岳乃檄承保二宜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叛逆者數寨，各兵擒斬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

仇鸞請虜貢，遂設馬市于宜大，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下獄謫官。

鸞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鸞力主其說，乃于宜大開設馬市，約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足兵部車駕司員外楊繼盛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謂虜踐蹂我陵寢，及割我赤子而先之利。

忘天下之大，皆其不可者一往北之。詔下天下

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無所用之，驟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者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懈天下傷武之志，其不可者五。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伏戎之莽在在有之，見驛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八

知問齋

官憎而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虜昨深入，不敢逆一矢去，已半歲而互市終之，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我竭財力而犒之，邊虜負約不至，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貨，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隍胡虜校詐之計，其不可者九。大約歲帛數十萬，不繼將何以善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以竊虜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資於竊虜，此一

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夫中國之所關市者能盡給其聚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人身四肢皆難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圖倖目前之安以見効且務中彼之欲以求寬陛下

方舉

卷三七

嘉靖

三十九

知問齋

若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馬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勦燕然之類應俺答之首丁榮街疏奏上壯之下嚴嵩等入臣議仇鸞跳憤口豎子曰不知虜宜其易之乃爲密疏上意遂中變下繼盛錦衣獄就置訊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遂雀鼠之欲非平明之策竊力排楚獄

仇鸞徵兵部侍郎商人節兵來隸大節執奏鸞排之論死獄中

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公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答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徵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即疏排之逮大節論死斃獄中

方舉

卷三七

嘉靖

三十九

知問齋

張岳遣參將石邦憲計擒苗酋龍許保奏聞誅之時諸苗略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今購誅之諸守臣任轍等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

總督漕運都御史應積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舫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史道主市

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宜府

宣府市則寇大同匪者朝市暴寇并廢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采山海衛人嘉大同年餘時與翁闕達局樹文皆稱一時之選虜憚之而不取人追榮去大同達虜患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爲東閣大學士

太師徐階值永嘉張孚敬議撤孔子像抑絀王號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階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永嘉盛氣召階於朝房面詰之階徐理前說永嘉無以難乃曰高皇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階曰高皇帝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皇少時作也永嘉頰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永嘉曰程子有云一毫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

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階曰叛者生於附者也其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咸爲階股栗勸階謝階弗應長揖而出

上輟階直廬賜階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異行意不復如

舊時矣

間直隸華亭人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大師諡文貞

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

芳華

卷二十八

嘉靖

三十二

知問齋

宗室應收民田爲私業且把持有司不得編差徵稅請勅巡方查照里甲莊田之稅卽充本府糧餉倭賊破浙江黃巖掠定海遠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仇鸞請防秋行邊奏以兵部侍郎主調遣戶部侍郎主糧餉工部侍郎主器械各簡其屬皆隸幕府詔從之

鸞大作成福科條煩審法令借擬動以軍法爲言一時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

詔罷大同馬市
秋七月虜俺答犯薊邊仇鸞病不出師命收其印綬

別遣總兵陳時佩之行事爲死伏誅

六月，譟報虜復侵劉邊，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爲病劇，請輿疾出師，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奏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請收爲印殺，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爲聞收其印殺，大恚憤，疽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錦奸逆，未發，會爲所親信時義候榮姚江皆冒功投錦衣衛指揮等官，知爲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三十三

知問齋

奔居庸關，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急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爲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覽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候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請戍邊，虜聞爲死，旋亦引去。

裕王，景王，冠禮行

八月，張岳計斬苗酋吳黑苗，以竣事聞。○始設湖廣川貴總督，以岳爲之，嵩素忌岳，久不叙功，卒戶任。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還知縣，俄還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劾內閣嚴嵩罪狀，下錦衣獄。

繼盛之調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候覲而因公義死，今相嵩父子百爲也，公何以報爲？」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詳論

芳墓

卷三十二

嘉靖

三十四

知問齋

相嵩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將威屬問官銀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皇帝，詔天下罷

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及嵩爲輔臣儼然以宰相自居挾天子之權侵百司之事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

考墓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五

知問齋

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語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實罰之不明嵩焉

爲聖斷之計

欲令孫冒功于兩廣嚴劾忠嚴嵩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耶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典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始而逆嵩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嵩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嵩之心是勾虜背逆者固逆嵩也而受賄引用者嵩與世蕃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

考墓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六

知問齋

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與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侍郎徐學詩以諭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於考察京官之時通令吏部肆其報復戶科給事中厲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三七

知問齋

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考察大典也陛下待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入大罪也嵩於文武之選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剗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此矢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千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凡聖意所受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聞也一也通政司消息

芳華

卷三十一

嘉靖

三十八

知問齋

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不涉即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旋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厥衛官籠絡追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其惡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牙爪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厥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之列考察之時又擇熟輿圖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功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陛下而不敢忤惟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臣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九

知問齊

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諫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論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疏奏，下錦衣獄。○嵩授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寧不憂，爲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碎瓦盤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郎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校司郎史朝賓曰：「疏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愆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侮三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九

知問齊

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功成其罪，竟坐殺繫獄。是春，倭賊乘風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楊淮十郡，海埂並受其害。○始稗柯喬盧鐙。○倭賊彌滿海洋，屢破昌國臨山露翻乍浦市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焚劫定海餘姚海寧海鹽平湖太倉嘉定上海華亭諸州縣。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康熙杜氏薨，裕王母也。裕王母也，裕王母也，裕王母也。倭賊犯江北，殺掠海門如皋通州。○工部侍郎趙文華、備海神退賊遂遣文華如浙行禱，改王忬爲大同巡撫。忬在浙中，萬勇謀，願將士，樂城堡，捕豪滑浙人恃之，皆去而禍慘矣。以徐州兵傅李天龍爲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北軍務。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鏗等水陸攻之，保靖宜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承順宜慰使

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泖湖攻其前鎗及保靖兵蹙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

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利論網玩寇感民之疏則已上矣究哉

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論死西市

文華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爲提督於已有方陰生厚報而程寵以地方孔棘不遑謝遂誣奏俱逮獄竟死西市

以浙江巡按胡宗憲爲巡撫都御史○以南京戶部

芳華

卷三十七

聖一

知周齋

侍郎楊宜提督閩浙江南北軍務○復遣趙文華監督浙直諸軍

文華假借監督之權威凌督撫三司府州縣官搜括官庫及世家大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

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

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順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

犯嘉善○倭薄通州楊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

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倭薄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用人掣倭

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番關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套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

冬十月初楊繼盛死於西市

芳華

卷三十三

聖一

知周齋

秋後論囚王司業材詣嚴嵩曰外間籍籍謂楊繼盛不免公不憂萬世邪嵩曰吾行當爲救之嵩令其子世蕃謀之植鄒應卿繼盛可留否植曰不可應卿曰是養虎自遺患也嵩遂以繼盛與應處失囚上之竟以十月初死於西市

俞大猷敗倭于吳松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礁虜攻薊鎮邊牆警報杳至上遣嚴較往察其狀見楊博振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上大嘉發萬金犒守牆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

各衣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乙卯三十四年，胡宗憲遣羅龍文賄誘賊首，江直葉宗滿等來降。

胡宗憲欲乘時邀功，乃遣羅龍文以銀十萬，買王直等投降，計為奏請，優以官爵。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氏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直等，罪不容誅，乃擬以直葉宗滿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邊關

芳華

卷三十一 嘉靖

年三

知問齊

塞出境，仍徇宗憲意，稱宗滿汝賢歸順報効，俱從末減。命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初嚴氏父子受賄，欲通將各犯，作投降有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江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嚴氏父子，弗然不應。竟稟旨云：江直昔年勾夷，罪逆深重，着就被處決。臬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充軍。

海賊犯乍浦，陷崇德，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弼六

犯蘇鎮馬蘭峪，參將趙領葵等禦之，敗死。

江北巡撫李遂陞南京兵部侍郎，起唐順之為江北

巡撫，會都御史，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尋發沿海立功，以虛銜為浙直總兵。

胡宗憲奏總兵俞大猷、黎鵬舉失事，速送鎮撫司。兵部查報俞大猷、黎鵬舉獲功數多，屢經督撫科道官保薦，議發沿海軍門，從宜委用，殺賊候有戰功，另議題請。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年四

知問齊

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為賊所掩擊，俱死之。

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愍于錦人，百戶祀死所。

倭據江陰，蔡涇聞知，縣錢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鈞及民兵死于賊。

事聞，贈鈞光祿少卿，涇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蘇松參政仕泰及俞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

倭突入歙縣，流劫焚溪岑，生，劉景丞為賊所殺，也。

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祈嵩等共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犯福清殺指揮章乾震○裕王第一子生論浙直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如太子太保叙其子錦衣千戶

時有徐家木諸生以父綱避後病沒其家集鄉兵滅賊軍父恨得自名曰忠孝軍作浦直庄之義墓在行關功成不受賞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爲南京吏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卷三十一 嘉靖

四十五

知問齋

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山西陝西地大震官署民屋盡倒壓死者以數萬計兵部尚書楊博丁父憂去○趙文華還京陞工部尚書○吏部尚書李默下錦衣獄論死

趙文華還京會兵部尚書楊博夢去欲得其訣默持不與惟陞工部文華遂自盡論死
衣獄尋寤

胡文華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叙其子錦衣千戶以論李默加太子太保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保廢子文華初投嚴嵩門下爲義子至是幸得恩寵遂有覲嵩之意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

憲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背違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都遂寧倭奴自福建福清海口入寇泉州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四十六

知問齋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

丁巳三十六年正月立孝子夏陽祠

嚴冬侍父嚴溫前器懷中候用既死奉主如生存大小事皆而後行好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寢室者三年露夜每念思為起城即市仲父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爲弟急職至楚慈傷心舍淚不言凡此皆人之所難者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災○六月朔四川巡撫副都御史黃光昇湖廣巡撫金都御史李卿貴州巡撫副都御史高柳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朝殿樓門大木

先是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
四千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
州四千茲歲趙文華爲工部以冒族侄編修趙祖
剛女嫁錦衣衛掌印都督陸炳爲繼室炳湖廣承
天人方承寵眷文華阿意止生一萬二千四川加
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

工部尚書趙文華削籍子錦衣千戶蒲茂榆林

南京軍亂殺南京戶部侍郎黃懋官

南京軍糧舊額一百二十八萬石歲支九十五萬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四十七

知問齋

餘石歷年餘存積有三年之儲南科給事中姜良
翰遂謂糧積太多題請改折解北自後每年以一
半折銀解北一半運糧解南竟致南糧場盡軍士
告急而南戶部又不爲之具奏取回第日瑣計於
月盡之大小與軍妻之有無軍丁之老幼卒之諸
軍唱亂時南兵聞變倉皇束手無策遂殺督糧侍
郎黃懋官而尚書蔡克廉姑以庫銀萬餘犒賞諸
軍乃散

罷南京戶部尚書蔡克廉以劉采爲南京戶部尚書

唐固大同右衛

庚午三十七年春三月陞協理戎政右都御史鄭曉
爲刑部尚書

鄭曉生而穎異嘉靖壬午爲竹元癸未登進士主
兵部時議大禮杖閣下有番船艸海岸多奇貨武
弁欲開市貿易曉懼禍及地方力爲阻絕未幾而
海寇屢擾始服先見大司馬金容溪屬撰九邊圖
志悉天下阨塞人咸傳錄之大同兵變殺巡撫曉
抗奏請誅留都兵變嚴世蕃欲弗究曉力言漸不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四十八

知問齋

可長改銓曹特旨考察言官獨任正士黜嚴之親
厚者而嚴怨嚴欲陞子尚寶丞曉堅執不可而嚴
益怨且中曉以不測之禍張文忠爲相欲昵曉而
曉逮之因擇陷曉遂三疏請告尋巡撫漕務江淮
值倭寇曉練兵足食倭賊甚驚屢奏捷音淮甸烽
燧遂息蓋曉天性忠孝夙勵大節簡易廉雅直如
長儒而純達如元之而正辨如敬輿而核介如辛
肅而溫識如曲江而密量如雅圭而察子履淳履
準履淳進士名卿也

帝發早齋祀高玄大雨沾足

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兵部尚書等請論削爵命鄭曉督督兵部事○逮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下詔獄起楊博以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楷奉旨參看楊順改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才增內牆外盡為虜之大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月經略無聞掄罪飾功真偽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

芳華

卷三十一

嘉靖

四十九

知閣齋

同論功前後異說論罪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有玷差給事中鄭茂會同巡按樂尚約查勘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皆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罪與翟鵬等相同具奏奉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勘無受職情弊降雜職邊方用○又錦衣衛先缺經歷吏尚李默推陞沈鍊非嚴高意鍊知不免遂劾高貪竊高遂使王瑞密令楊順致鍊死地令巡按御史路楷速殺之

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鍊瑞陞至都指揮高龍

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斬科臣追論楊順路楷俱坐抵死

夏四月後寇陷福建福清縣遂寇惠安鴨山知縣林咸死之復陷南安縣犯泉州府城永寧衛城○給事中徐溥疏請久任楊博為宣大總督督督兵部事鄭曉奏請大同少宰令博回部任事從之

時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路嚴氏徐溥阿意久任楊博以為之地

芳華

卷三十一

嘉靖

五十

知閣齋

上命徐溥三清樂章溥言天子祭天地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待不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五月陞兵部右侍郎江東為左侍郎署掌印信鄭曉回刑部辦事○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雲南司主事張紳四川司主事董傳策疏劾內閣嚴嵩並發煙瘴衛所充軍

初刑部二人都擬徒贖十三司官恐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意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沽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乃引前例充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

大朝等門成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己未三十八年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出身有差

自四月至于六月福建倭寇大掠泉州諸鄉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一

知問齊

逮大同巡撫王忬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吊之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題頰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奉旨處決

裕王長子榮

十一月詔以朱嘉原藉婺源縣子孫朱翌世襲五經博士

三十九年自正月至于四月福建倭寇復掠晉江澤尾車橋等處遂陷崇武千戶所○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閔臣郭希顏疏請遷帝立儲下科道官會奏三法司官按律論死

時裕王景王並處京師姬氏父子密有窺異易次之意外議紛紛惑人聽聞郭希顏先以中允諫兩浙鹽運副使大計制諸里居十餘年至是上疏爲天恩未報處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臣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二

知問齊

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蓋自言者倡爲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皇上何不降德音使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何謂分封臣聞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畿隄所由成故切而繼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三

知問齋

山就藩封者所以驅木也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何謂總攬蓋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建議立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切一脈之託察臣愚始終爲王之無他故草莽言計自臣始奉旨參看郭希顏本以愴壬久遭橫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誘之私志在傾譏肆爲狂悖之語奉旨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臬示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首天下

詔逮繫祭酒沈坤訊治

坤家居爲倭寇督率都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衆有犯令者輒榜笞之爲御史林潤所劾竟死獄中

五月刑部尚書鄭曉閣在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四

知問齋

時刑部以通政司額送承清衛軍餘蕭文學等狀行在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人該巡按御史鄭存仁牌票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明會典大明律問刑條例題奉旨着照律例行存仁回京亦疏論曉欺罔奉旨着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曉又上疏辨非欺罔旨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辨漬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六月賊掠安溪諸鄉叛民及汀漳永定山賊皆反

陞四川巡撫黃光昇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

巡撫淮楊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傳學強記凡六經子史兵法以至算時無不精透嘗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果卒于官詔賜葬祭立廟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前死節都御史趙子李友長厚趙死哀謚之

官民服罪不以不

辛酉四十年萬壽宮災御劄內閣徐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

上以初年疾疫時作因為祈天永命計且冀欽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災

夏六月改總督湖川費軍務兵部右侍郎黃光昇為工部右侍郎提督大石窩○南京戶部尚書劉宋致芳墓

卷三十七

至五

如問齋

仕以工部右侍郎黃光昇為南京戶部尚書以光祿寺卿孫植為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初植為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寺官勢益張皇時以樂齋傳案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僉督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清江裁去役紀司禮向驛之僦道亦每為內廷所問有太監取清營目之為錢人而廉幹亦聞于中外時巡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款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減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至是歲三殿工興潛集久早大木漕艘查不能前何汝日光從銅瓦廂等處甚南故有是命時所司議諸後增歲夫植敢議曰中原為南北利便而徐州雜役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流後植以任滿去有美除放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不言○植歷官明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雷禮肅父劉璽正德庚辰進士

七月萬壽宮成

原任工部尚書劉璽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蘇居周之長典先知紹興府以行劉璽除名璽諱起知西安以諱繼造奸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間戶謫書足跡不入城市竟何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都察卿五罪

索屬有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楊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懣卿疏辨令供職如初

芳墓

卷三十七

至六

如問齋

御田產嘉穀

壬戌四十一年春速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徵請成廣東雷州衛內閣嚴嵩致仕

先是有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扶鸞之術上聞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太常博士職銜每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笑之使之扶答是時天下民窮財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發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子虐肅大肆貪殘度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答曰

最後以嚴嵩問答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金七萬兩賂嚴道行使於扶危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即焚燒非我所知答諭由神非我所能預也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

著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賄傳其言與御史們得知方取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鄒應龍爲刑部左侍郎萬案爲

五方交
六卷二十七嘉靖
五十七
知問齋

大理寺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扳扯內閣徐階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道行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煩箕仙糾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天理何在人咸聞之不平鄒應龍萬家乃謀爲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送刑部擬罪僅發世蕃雷州衛充軍去訖藍道行坐以造妖言行律擬斬繫獄

表燁入內閣辦事○二月
嘉靖
本寧衛城大

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房屋幾盡

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福建叛民江一峰等盡發泉州諸山民塚○福建守備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進討倭奴叛民大破走之生擒江一峰等伏誅泉地始寧○改刑部尚書張永明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爲刑部尚書

步亥
卷二十七嘉靖
五十八
知問齋

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彙以便考訂

三殿工成

景王薨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師訊創藉

十一月順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

先是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卽以是日降

癸亥四十二年春倭奴圍福建與北府城至于十一

月陷之。

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遛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請府欲約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俞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見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騷亂，遂陷。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九

知問齋

十二月，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力屈死之。○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擄賊于平海衛盡殪之。○倭賊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甲子四十三年冬，虜寇薊州，遂陷密雲、三河、順義，至于張家灣，京師震動。

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俞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守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壻子嶺，塞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選同紳倉皇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壻子嶺出邊去。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卒

知問齋

建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參將楊瀛論死。兵科都給事中丘橈廷杖削籍。

倭條上薊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糾論兵機爲聯，楊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着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師，仰藥死。

林潤復劾鄧懋卿，命削籍。

乙丑四十四年春，逮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自縊。

其家

先是御史鄧應龍論劾嚴世蕃貪狀，并其牙爪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文潯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世蕃與龍文素伍，迨回時慮迎軍刑發謀往外國，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世蕃招集四方亡命之徒至四千餘，報警殺人，流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衆往合世蕃，爲巡江御史林潤恐變生不測，遂以巡軍怨望朝廷肆害，漸成大亂，乞昭國法以絕禍根。上奏，奉旨先獲羅龍文，繼獲嚴世蕃。該尚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軍器監衛事左都督朱希奉參看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廷法度，自其括賄於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衆遊歲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赴於軍士，而邊計因以久壞。自其網利於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歲有賀謝免禍之獻，皆誅求於軍民，而民財由以久竭。狼貪而不顧，貪穢如汪，直亦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六十二

知問齋

納其貽與志如典，揆亦顯其貨罪，積多端惡。長悅奏奉聖旨：世蕃龍文即便會官處決，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盡數追沒入官，嚴需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爲民。

內閣袁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內閣辦事。○董份尋削籍去。

袁煒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袁煒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爲世蕃圖維，上即令

芳華

卷三十二 嘉靖

六十二

知問齋

出着致仕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網利，科臣論罷，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遼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主事，承委管祥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遺甚，然文帝能推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

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遺賫修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香市瑤則戶部差求四出若玄修可長生何堯舜禹湯下歷漢唐宋無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

芳墓

卷二十七

墓

六十三

知問齋

獨神其術乎上覽之怒甚抵於地已復取再讀之爲感動歎息留中數月餘會上疾煩憊遂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具訪訕供由奏行法司從重擬罪司郎比擬子罵父律上亦知其非故訪訕也部疏仍留中不下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介

釋禮科給事中沈束于錦衣衛獄

先是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

持不與沈束上疏論之嵩反謂束市私票旨逮束繫衛獄二十餘年時束未有子其妻爲携一妾至張家灣則束已就獄矣妻不辭貧窘艱辛妾亦誓死靡他竭力供饑嵩既罷相妻辯奏夫冤上批法司知道至是內批釋放後歷陞至通政丙寅四十五年內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書高拱入內閣辦事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

芳墓

卷二十七

墓

六十四

知問齋

長途不惟失崇讓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接進取爲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聖躬計二爲國家計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舉以貽後悔錄是寢南幸之議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其出入意表故隨試輒效人服其熟亂之果

冬上不豫

上雖修玄西內然乾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飲畏無或于百司事者上嘗黎明就寢及已即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洒然天縱然也自王大臣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辦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

所爲

卷二十七 嘉靖

六十五

知周齋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內侍奉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違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慙慙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祈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每一追思惟增愧恨

其

卷三十三 嘉靖

六十六

知周齋

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卽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饌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爲重不可擅離封城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間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祔廟祔享各希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死者卹錄兄監者卽先釋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

皇子裕王卽皇帝位○逮方士王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耶代芳華卷之二十八

武原臣徐昌治述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居正入閣，參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上嘉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決庶政，從之。○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

芳華

卷二十八

知問齊

有三戮死者為一等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九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廕。若楊最王、思薛、宇鍾、何光裕、裴紹、張源、浦銓、曾紳、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墮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璣、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紳等二十八人，上從之。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恭曰恭懿，慈睿安莊。

聖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

冊陳氏為皇后，李氏為貴妃。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機、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用、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檣、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思、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母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刑部侍郎鄧懋卿成邊。

芳華

卷三

知問齊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盡燬，修建齋醮官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

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養天開聖皇太后，弟杜繼宗為慶都伯，祿一千石。

追贈王守仁為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為太傅，謚武襄，蔣冕為少師，謚文定，喬宇為少傅，謚莊簡，江俊為少保，謚文莊，呂柟為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瑄為少保，謚文介。

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

葬肅皇帝于永陵。

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

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勳高拱充總裁官。○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昆爲國子生。

上幸太學，賜輔臣宴鈔錠有差。○遣武英殿大學士

陳以勳祭先師孔子。○罷提督團營內使。

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

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二數年來，漸

有成效，請勿遣內臣，輕變先帝之法，從之。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

靖中諫事玄削爵，劉高增至是復國，歲加四百石。

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曰：養聖躬，曰勤聖學，曰勤視朝。曰：速命允，曰廣聽

納，曰察讒譖。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

察杖者而中朝閣史戒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移

熙星友也，悉逐以杖楚，乃先以義白提師，而身

拉蔽星間人共冒之，文惠且晉且掖以出，不得死。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月，冊立皇太子。

屢試進士，賜羅萬化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

監察御史詹仰庇論中官廷杖削籍。

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

宮苑花欄龍鳳鞦韆，傳造監棚玉盆之費，使羣

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上怒，杖百編氓，大

學士李春坊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收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

書高耀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

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

中貴大喜，耀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腰玉、科道

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望。

步奏

卷三八 隆慶

三

知問齋

步奏

卷三八 隆慶

四

知問齋

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缺乏，請停取買，乞內降者，閑住去。

已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時御史部承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獻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制，報聞。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制：一曰致戒懼，二曰端遊幸，三曰戒嗜好，四曰發諭音，五曰習奏事，六曰嚴票旨，七曰慎傳奉，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

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兼掌吏部事。○刑部尚書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芳慕

卷二十八 隆慶

五

知問齋

拱以廷論張齊違問，愾擬張齊請成爲阿附徐階也，日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遼代，中原之春也，而鞞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也，而洪波澎湃，四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廣，財貨之所藪也，奸宄剽寇，而師勞，夫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

芳慕

卷二十八 隆慶

六

知問齋

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實納一諫士，以共盡思慮，預防之策乎？善類失於振揚，厲階啓乎閤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迨其手握王爵，口啗天憲，風行勢協，黨積黨成，會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惴惴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所淆，弘廢哲以任君子，勿爲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

瘡痍以昭陽細物之勤和庶政以登夷爲開門動敵以錢穀爲聚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殷士脣翁大立等疏經史經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疏入上以履淳妄議朝廷積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削籍爲民

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宮私撤之○四月詔諭禮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芳華

卷二十八 隆慶

知問齋

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

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饑

時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揚亦大水奏發遵司餘銀三萬兩鈔開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駐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駐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以賑之時潮溢海鹽孝廉楊春芳著捍海石塘議曰築塘捍海財用力役不始於近年也按誌縣東五百里

有十八岡爲潮汐之限年久淪沒海中唐開元間始築塘捍海遂名捍海塘宋咸淳間轉運使常椿奏築新塘捐私帑充之又名海晏塘逮至我朝不知幾修築矣永樂乙酉通政趙居任調集蘇松九府財力正統甲子知府黃懋佑費銀三十九萬餘兩更築裏塘勢若緩而實捍海之遠慮也弘治已未知縣王璽更築龍王塘二十丈上下疊砌側旁騎縫潮勢雖激塘鮮坍塌規制堅完式樣至今賴之稱樣塘云嘉靖壬寅御史王紳會事黃光昇

芳華

卷二十八 隆慶

知問齋

今宮民修塘贖罪做樣塘規制更加高厚儼巨岡陵便宜保障之良法也夫何嘉靖乙未石塘全坍者百有餘丈半坍者如之都憲歐陽鐸造水利倉事監築至隆慶戊辰已巳海溢塘大坍移文覆勘遷延日月故仇原叟入京控奏奈值諸司見小欲速塞責告完壬申風潮大作宋庄天關先坍蓋海鹽三面距海彈丸突入海中宋庄天關當泰駐白塔二山夾峙潮汐奔衝受害最大海塘一決則一灣千里嘉湖蘇松諸郡載胥及溺若以勸費引嫌

以節省賈舉。繼積年之收。侵墮奸險之包。覈減縮。木石督迫役工。苟且支吾。無捍禦之計。嗟乎。觀河洛者。安得不思禹功哉。是有望於經國諸君子。儘將每年。聘夫徑銀。買石堆積塘上。遇坍卽修。俱成樣。塘規制。築丈計之上也。○又孝廉王文祿。防海議曰。海患。開切浙西諸路。故永樂之役。計協蘇松九府。非徒也。厥後綜理名公。因時區畫。詳矣。獨會防。止末流。事先有備。如必待其既溢。而後捍之。如物力與民患。何。粵昔治塘。無定額。賴自弘治始。蓋

外不必另議。則下無侵牟之奸。塘有修築之實用。以漸而不費。役以時而不勞。久之屹然底柱矣。是貯之千官。寧若貯之千塘之爲愈乎。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

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券許。功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誥命宜追奪。獻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慎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

大學士殷士儋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親郡王將軍四十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王膳四萬五千一

百一十五人而見有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既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姓日蕃，後必不贖。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禁之，格於祖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踟躕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膝熟議，破拘牽之格，

芳皋

卷三八

隆慶

十一

知問齋

而畫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罷。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時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掛印，事完則繳納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疏人令會議。」冀乃上疏言貞吉深監覆轍，建議更制，以收

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為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令給事中楊銓論冀，乃上疏辯，上不悅，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

三月，諭加造，改足，尋罷之。

復以郭乾為兵部尚書，掌吏部事。本兵司屬，各省用一人，一則身家之處切，一則山川險易，將領士馬，難

芳皋

卷三八

隆慶

十二

知問齋

知○夏四月，京師地震。

刑科舒化以審熱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為民，芳等克南京淨軍。

御史邵陞議選將才。

五月，外補利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已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晉德籍。時已與吾德疏陳節用，以劾太監崔敏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獨海內欲若更生，此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土買珠，傳帖屢下，人

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爲民

賈三近言長史毋偏重進士署印毋濫授雜流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

拱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比內地加等陞遷不

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

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鎮自大寧內徙京師遼露左肩所恃名彥頗三衛爲我藩籬而夷情漸異嚮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舍狎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卽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

可用乎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上溫旨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懇不得已許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復賜勅獎令其子編修陳于陞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巳干獄爲民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

芳華

卷二十八

十三

知問齋

芳華

卷二十八

十四

知問齋

流毒首今削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爲民家產贓物如數撥入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黃河決

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反爲河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把漢那吉酋婦之所鍾愛以郊于俺酋遂挾其妻闖入邊崇古留之監察御史景夢熊乃上疏言把

洪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遂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結仇結禍上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外補詔考察科道官○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

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于聖怒薄示降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沮願收回成命疏入不報貞吉求去遂令致仕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

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爲禮部尚書張守直爲戶部尚書劉自強爲刑部尚書○加王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戶諸臣遂賞有差

時把漢那吉留於我首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辱侮齒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欵來而掠十萬衆壓境總督王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

婦感且隄曰漢乃吾全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矣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泰告郊廟獻俘正法以勞款功增賜崇古爵秩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三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隨外補僉事

文輝疏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嫌隙遂起

況宰相不以挾時爲賢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在去譏遠佞使賢者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申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同淳厚之俗時高拱執政小人肯附徐階者皆反面獻諛下石於階故文輝特言之奏入不十日外補僉事以去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殷大學士張居正更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爲考試官取鄧以讚等四百人三月殿試賜張元冲等及第田身有差辛巳日暈有耳白虹亘天左右戰氣俱蒼白色○詔

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五月中樞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五上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圓丘廣利門鳴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八月俺答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去表

等宵奏有差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清河

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關盡廢後趨邵遷則決野鷗園口下毫涸而徐呂二

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峯地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報可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以譚綸爲兵部尚書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

潘季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儋致仕庚午天鼓鳴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

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竊窺聖米微減於前大皇上

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遏

歡養靜之時願于宮中澄心潛慮進御有常毋令

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惟有覽典諷訓諒以陶

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

清神氣體固宗社生靈之幸疏上報聞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爲戶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張致仕以王之誥爲

刑部尚書○叙遷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

保高拱加柱國中樞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

俱廢子世襲錦衣千戶殷士儋加少保及在籍輔臣

趙貞吉俱廢子中書舍人○命錄顏氏裔孫嗣領襲

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羣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下文

左門

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掌兵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蘇杭。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癸酉赤風揚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

詔謫尚寶司丞劉齊庸外補。

芳華

卷八 隆慶

十九

知問齋

時齊庸條上五事。一曰保安聖躬。二曰總攬大機。

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疏

上外補。謫知典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時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請如先帝

處焉。故事。特賜罷黜。上責大埜妄言。命外調。拱乞

罷。上慰留之。

夏四月。浙江黑青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水

電隨之。屋瓦皆震。林中鳥雀擊死無算。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贊機

務。○詔復胡宗憲原官。賜卹典。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

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為

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僻禦素也。

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

龍目井。化為酒。○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已酉。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

芳華

卷八 隆慶

二十

知問齋

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上。倚坐御

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

跪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

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

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

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恭自孝

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

青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廟

諡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僊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葬昭陵孝懿莊皇后附葬

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以謹備

時國有大故，恐敕我，心也。

方舉
戒諭文武羣臣
卷八
二五
知閣齋

勅曰朕以幼冲獲嗣丕基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乃目近歲以來黷亂隙竇巧爲譖取之媒鼓扇朋儕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譏佞便長爲有才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諛諛以隨時毋尊昏喻誡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干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登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

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非宜齊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

輔臣張君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以寒暑小故廢罷

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
芳華

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筆法道古爲世名寶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

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
憂勤惕厲卽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
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卽亂但取古人
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功昭然可睹矣
日內使傳旨至闕高拱曰有出何人上中丞皆
稱新爲今皇疎幼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
保孫召成國公至至臣問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
保孫乃責保孫保孫令歸臣問保孫保孫保孫保孫
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保孫

昭代芳華卷二十九

武原臣徐昌治述

神宗顯皇帝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 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劾

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賴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居正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知問齋

隨票 旨着來殿鞠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因教之曰但稱自關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吏部楊博向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太僕卿李幼滋方病註籍強起詣居正曰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卽令追究主使之入今稱主使者卽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乃票 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威符衆口令錦衣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知問齋

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潰因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顯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故例嚴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夾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承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事洩遂罷審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有中言者

二月嶺東平

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路數十年時督撫殷石汀以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寇恐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于是大誓文武將吏進爲其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墮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

甲戌 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

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告急居正以曾省吾請于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倖略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劉總戎頭者罪且不貸居正曰雖敵易將兵家所忌倘罰事不効當并閩事逮治之于是顯奮不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

知問齋

顧身受曾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誠四千六百有奇得首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

輔臣張居正進請章

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后知新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鑰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鑰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命吏部都察院引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

面加獎賞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進獻上

以獻聖母太后甚爲嘉悅中使請假白燕上賜

皇考穆宗實錄成纂修史官時行王錫爵

十一月遼東大捷

初東虜見俺答已得放而獨已歸遂招亥請封不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四

知問齋

許故驕驕驛置有修貢至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

秋七月寇鎮西堡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

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人

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屬義以冬十月寇清河逆

酋王果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

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

二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聞諭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

御屏

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

武藝臣姓名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

大臨貌不勝衣而識沉守允爲諱實諱諱以正心室欲效天法風爲言在吏部奏失大計所汰留多得其賞補已實畏同失而尤嚴于取平卒之日蒙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氏進士從子望齡已元

居正柄政

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官出就直廬居正以

步臺

卷三十九

五

知問齋

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發小幄造膝密語上

有所欲言正字即走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居正

在直廬感病上御緩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

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提扇殿角試其涼

賸隆冬進講以毯一片鋪於地恐居正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內使旁侍竊握扇上目之還宮

杖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爲無家法也

乙亥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

一議分管責成一議史臣侍直一議纂輯奏一

議紀緣體例一議開設館局一議收藏處所一議

勝錄掌管一議補修記注茲者曠典修復亦合將

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

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起居初政亦

照月分書以次纂錄其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

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門轉發率

考墓

卷三十九

大

知問齋

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假自造墳塋

題擬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等疏

略曰仰體皇上孝事聖慈篤厚外家但思孝

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

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越分之

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

方正博聞之士宜勿費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

時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慰宸翰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圖考

疏曰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

芳墓

卷三十九 萬曆

七

知問齋

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世宗雖分圖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于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而難行矣況後世乎臣竊謂宜遵高皇帝之定制率循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爲順

丙子 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繼光總理邊垣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二營關閘日壯悉益海盜爲虜資營場鎮之衆訓練於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乃謀闢城會上帝位詔增飾邊城因今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

芳墓

卷三十九 萬曆

八

知問齋

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隆明年秋覲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還南營以圖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餘內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華京其譙甚麗而閭次之徂暑外完秋斃其裏上下有陣以爲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臺下旁各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牆列孔以備睥睨東闕場以積委符從衛五

十丈其北有聚星堂，館東路諸將，西則閱武之場，旁墮闌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堂，自故庫陋，茲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至如歸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約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它皆操奇以佐之。因復粉城內外營房八百餘，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理監刻印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九

知問齋

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

二，上留覽。

七月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動。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賊竊發。詔責有司加意牧養，將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收折十分

上召輔臣而諭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下議，

皇太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賜命左右教之，至取小爲。上深面華之，坐率以出。

工部尚書朱衡罷以郭賓代之，

輔臣進 皇陵碑

上覽畢，謂左右曰：朕覽先生所進，皇陵碑讀之，數通不覺感痛，涕淚盈目。正曰：聖祖當年苦楚，蓋以天心爲心，故能創造洪業，傳之皇上。以聖祖之心爲心，乃能永保洪業，上檢然曰：朕敢不勉行法，稽顙萬事。

上基

卷三十九 萬曆

文九一

知問齋

上御文華殿講讀，忽問及建文皇帝人言當日逃遁果有此事，在輔臣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當時靖難師入城，帝削髮被縛，從間道出，後聖祖遣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南郵壁上題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句，一御史覽其異，召而問之，乃知爲建文帝也。御史以聞，遂召召未京，入內殿之，見是年已八九十矣，後莫知所終。上附命居正誦其詩全文，慨然嘆又今燕

上御講畢

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益抗思，早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上念之。上起還宮，以白冠冠聖，即日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伴賜歡宴而罷。

上御講進

中諸帝猶開說。主宋仁宗不喜珠飾。謂輔臣曰。國君好尚。不當在寶玩。而當在賢民。珠玉之類。誠不可食。塞不可承。要他何用。又曰。宮中婦女。只好其儉。朕于歲時。負賜。每節省宮人。皆吉用得。余益多少。朕言。庫中所積。幾何。汝等要他何用。

左都御史葛守禮。上。太子太保。謚端肅。

守禮。山東兗州人。廉直。淡素。不為。路。聚。室。制。解。引。國。事。當。至。於。以。數。言。折。奏。議。屹。然。中。立。不。隨。人。俯。仰。嘉。業。如。獨。設。言。如。有。有。古。大。臣。風。焉。

雷震端門鳴吻。正晝地震。

河南道御史傅應直。上言。三事。一曰。存。敬。畏。以。純。居。範。二曰。端。賦。祀。以。順。民。風。三曰。擇。言。官。以。開。忠。謫。中。別。上。去。三。不。足。畏。語。又。請。實。錢。穀。舉。用。言。實。趙。參。魯。余。想。中。命。下。錄。承。衛。似。將。訊。輔。臣。張。芳。草。卷。示。九。萬。曆。又。九。二。知。問。齊。

居正上疏申救。已而林之。遂成于定海。

上鄧文華殿開講。

召大學士張居正。問曰。傳。應。教。以。三。不。足。畏。之。說。託。朕。命。廷。杖。先生。何。以。不。肯。居。正。對。曰。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祖。宗。法。度。朝廷。紀。綱。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迴。避。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上。付。臣。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辭。何。敢。迴。避。怨。上。曰。昨。文。書。實。特。本。請。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廷。怒。居。正。奏。曰。二。臣。昔。年。所。授。以。事。皇上。豈。心。為。國。決。不。迴。避。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况。此。昔。臣。之。責。上。曰。京。等。輩。中。說。應。有。八。十。先。父。耶。取。登。科。錄。簡。之。擢。但。有。母。無。父。何。謂。不。然。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

內閣奏。說。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直。起。居。御。門。早。朝。立。于。鵷。頭。之。下。

丁丑。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饒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

首輔張居正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聖母萬壽。不宜時諫舉。羣臣。有煩言。上入告。聖母得罷之。

芳基。卷三九。萬曆。十。知問齊。

六月嶺西羅旁平。

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徭窺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闢其藩者。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甫能定之。至世宗朝。諸徭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三朝。不可撲滅。首輔張江陵。推殺大司馬。凌雲翼。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夷山。推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

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裁裁定 大婚吉期

仰惟

兩宮聖母既已慎選賢淑作配 聖躬適聞 聖

母慈意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禮 聖母府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

令男女桃夭之咏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

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

齡十六又率遵乎累朝 列聖之規夫婚姻大事

考

卷二十九

十一

知開齋

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一也今此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

之一言耳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

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

上奉 聖母慈旨遣 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

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計育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伍百兩紵絲十表裡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葬事

完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十月初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發女長數十丈

大內火

扶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復杖刑部觀政鄒元標

考

卷二十九

十三

知開齋

居正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等上疏是

舉也萬古之習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

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臣聞之君之

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

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容戀之私也

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

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

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照彼此未倪而

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

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己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國家令甲丁受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區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星夜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後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淨之後世議之夫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繁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欲斬開而懈心生不以彌固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咨其拾假管葬峻事趨朝暫往過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

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後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伏惟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至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于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願不愈于以愛勞幸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

其真

卷二十九

五

知問齋

杖畢而跪上越二日受杖請成貴州都勾衛時申文定為李唐侍郎護持甚至

戶科給事中李冰疏言大婚吉禮前輔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略令不允

南京御史朱鴻謨劾輔臣奉情申杖廷杖郝元標等緣旨切責勒令罷歸

○上大婚時慈聖太后諭內夫人等云說與夫人子知道我今還宮皇帝皇后食息起居俱是事奉侍養要再分小心督率答應的并各執事官人勸謹答應不可斯須違慢如皇帝皇后少違道理亦須從容諒勸勿得因而阿諛以致敗度勿得提違他人是為時報使恩慈如有所聞罪之

其忌親貪位江陵大怒嗾大宗伯馬自強曲為解掌院王錫爵造喪次為之求解江陵怒不已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驛出國門人不敢候祝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鑄王杯

二曰班班者何卡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承成器以贈中行鑄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鬱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恩孝復加錄鎖且禁獄遲三日始食解餐戌為更辛楚時郝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

不怨又諭內臣云說與司禮監太監馬得等知道用等俱係累朝耆舊老成重臣馬得等又親受先帝順命中外倚靠已非一日但念皇帝幼冲皇初進退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都督等重臣萬分留心務引君子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靜之間不拜義禮須要一一諫勸務求納之于正聖德爾等其候承之

原任大學士呂調陽卒贈太保諡文簡調陽性林人深閑不輕放其長執或六年與江陵處道迢迢讓上書手書機體老憐同心大輔賜之命行人費勅存問先朝元輔徐階後座一人吏部左侍郎王象昇請錄諸成斥者鄭希於察吏後而榜之以示不伏收報

秀華

卷二十九

五

知問齋

權徐爵為錦承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徐爵為保門下筆札人池建高拱翰通其所撰若正既權用之又使舊頭七典藉為兄最居正有遣為保保有所謀亦如之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陳匡時五要

一曰選進之制當廣二曰驛傳之禁當寬三月大群之刑當省四曰催科之令當緩五曰臺諫之風當振六曰世卿居正所舉士也疏上居正以為訊已操切怒甚欲讓之吏部內者主國光力解還為長史既而大

戊寅 萬曆六年

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首輔張居正克納采問名使

聖母慈聖皇太后、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愛思爾一身、爲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務要、萬分、誼養、節飲食、慎起居、俛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莊席、任用匪人、貽我憂、這便可以祇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十六

知問齊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至、叙錄有加、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大婚禮成上、兩宮聖母徽號、

仁聖皇太后、加懿安、慈聖皇太后、加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荆中兩道、請閱操、遂吉服上坐、一用總督軍門禮、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

餘俱長揖而已、江陵之奔喪、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錄、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強、遂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

五月、張居正奉 旨還朝、召見于文華殿西室、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命復其官、予祭葬、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十七

正月

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已卯 萬曆七年

二月 河工成

輔臣張居正申時行進言、汝河近都御足、許、司可使、上乃降 聖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出入、驗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

考舉

卷三 九 萬曆

十八

知問齋

○詔更定時事祝文、

太廟特享、原諡、九帝后冠服、祝文內稱、五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皇高祖妣、孝貞純皇后、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皇曾祖妣、孝康敬皇后、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皇曾祖妣、孝慈孝獻皇后、皇伯祖考、睿宗毅皇帝、皇伯祖妣、孝靜毅皇后、皇祖考、世宗肅皇帝、皇祖妣、孝潔肅皇后、皇考、穆宗莊皇帝、皇妣、孝懿莊皇后、照得、憲廟而下、既備列、六帝后、乃又加以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祀文、則多稱二廟、于穆宗以下、共十五位、神牌、大祫東殿、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帝系圖、壽春王、太祖爲伯、壽丘以下、七王、西見、寶應以下、七王、俱爲皇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照例、作世系、且世次已謬、不

仰稱高曾伯祖、親盡、帝后、止稱獻、今諸工似應改稱本爵、于各異、爲擬、開臣、張居正等奏、前、皇上躬親耕、之、正、祖、宗、神、靈、降、之、特、帝、后、尊、稱、不、宜、從、後、降、時、廟、給、世、次、尤、當、列、分、明、合、無、此、照、舊、大、於、禮、將、享、祀、文、通、所、九、廟、帝、后、尊、號、以、致、如、在、之、誤、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其、大、於、配、享、壽、春、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宜、宣、稱、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皇、高、伯、祖、等、稱、宜、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另、擬、祝、文、從、之、

三月 戶部進 御覽

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

芳華

卷三 九 萬曆

十九

知問齋

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因言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貲乏之虞況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

四月 詔停鑄

工部都給事中王遵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酌減織造段疋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

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項，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所訴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已村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窮黎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沒其膏血，以定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共肯戴土之仁哉？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

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從之。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

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滿，改爲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時位直與人言，必自稱名。

庚辰 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謨等及第出身有差

首輔張居正服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從之

行耕籍田禮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

知問齋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修會典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充之十一月詔度民田

先是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濫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受其病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詔荒度閩

田閩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議請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抗法若辦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

蕩地牧地皆就經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數陳謨烈以裨聖學

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敬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良以焚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

知問齋

目既與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基奎章廣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寶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樞機周備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闕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

辛巳 萬曆九年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今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譙，實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孝子王世名及父仇赴官請死。

世名，蔡武表人也。年十七時，父兄為族臣所殺，以事居死。孝子恐父兄不忠，就理，乃伴其輪田，和凡田所入，概易價，封識，俟有所獲，亦伴受之。雖鎗鋒，罔有不計值，封識，私輸父像，自像帶，翻侍，懸室，朝夕泣拜，願一報之。報，誓字，孝，妻不也。服闋，遊邑，庠，不辱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賦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鄉，醉歸，孝子乃迎，而擲其所，厥，立碎其首，以報。聲故，覽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

考

卷三十九 萬曆

三

知問齊

祖，假，魏，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封，獄，卒，別，館。上，其，事，省，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簡，若，父，是，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恐，痛，六，年，始，發，者，為，何，不，忍，殺，父，是，也。以，吾，命，抵，讐，命，矣。簡，為，送，具，呈，懸，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獨，妻，絕，死，極。

四月 上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愛。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

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舊格，急發賑濟以安之，上躬行大閱。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

玄免圖

宣皇帝御筆也。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沈，德，聖，張，元，性，劉，元，震，寧，以，議，入，見，取，圖，示，之。今，賦，詩，夜，命，日，輔，臣，以，下，皆，可，賦，觀，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上，覽，之，甚，喜，常，熟，題，圖，其，副，勅，之，石。

玄免圖

卷三十九 萬曆

三

知問齊

壬午 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江兵民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浙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餉資至廉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稍稍爲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藉因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相率號于兩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八

知問齋

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弗聽令予錢自如於是兵有二點魁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跳遂闖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責吳自書股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二點魁陽自縛以請吳及兩臺使者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吳者司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張貴臣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樽祖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三九

知問齋

之命吳勒還里候勘張既拜命卽促裝朝辭而吳候代下苦雪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兵民蟻聚幾與馬相扶風峰蓋城中諸柵各設役大司千板請受役者既惜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上虞人丁仕鄉僑處素舞文與市大僧相結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卽茅靡且今跨欄榴子揚揚九衢徒手餽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勞息而獨索我何諸大僧稍稍動而會仕鄉坐他法臺使者杖而臺諸三木諸大僧遂嘯衆奪之云賴子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難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子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麗柵樵楊長竿裂所掠衣幟之哀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俄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

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其憤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煽火光燭天。其聲與巷哭聲連。旦。張乘燭坐堂。皇草微論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劉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計。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

芳纂

卷二十九

三

知問齋

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誤。夫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快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勢。不可以女曹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審謂之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點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賈有賞也。卽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二點魁亦踴躍聽命。張乃

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桑市橋火場。又敗之猪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件。衆繁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已要臺使者至。訊得其倡謀。拔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至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張上疏具其事。張念此悍卒。猶未盡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容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點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

芳纂

卷二十九

三

知問齋

于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點魁者。始鼓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遂廉得各營倡亂者名。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新矣。今得死職矣。且女美衣腴食。而騙于衆。又勝其資。既免而不反。豪夫復何言。又斬之。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圍。又召其與討亂民者

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猶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懽呼浙自是無警矣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華山五車口挂星以

南

時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計開上大震悼兩宮聖母上潞王賜賻

優厚贈上柱國諡文忠

上初進江陵當札不名以復傳片批奏亦多不名而群臣亦不敢斥名郭解元補而已江陵毀言官奏事欲擢元補則辭新政張蒲州乃曰張大師至有補先太師求幾而獲晉遂無所不至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知問齋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國朝

則常熟嚴訥興化李春芳江陵張居正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腹

軍骨則虎而翼鬻富路則狐而媚至子逢天敵則

鼠而竄耳

時山西大旱百姓死云平京周原城

遷萬人坑三十五處處處皆滿

是年王景旣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

購會送加奴仰加奴款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父子得逃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

仰二奴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成梁乃勒兵出塞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

按女直子古為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

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

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

一東方諸夷之為附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

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

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知問齋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諡文

莊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見所出也詔赦天下

御史李植奏馮保十二罪

上命滿保奉御是南京舊其家尤是太監張誠見惡于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至是誠復入適居正敗遂以保其胎正交結恣橫之狀聞于簡卧而論之

時官中自疏馮嘉故乙卯科南京以彈奔以命再

題其士主司者高岱等至江陵取脫傳江陵官中

掛牌再授父國高以此媚之兩臺掣繁謂江陵有通謀而高為之用高遂落職

編修張嗣節等具疏陳辭上報以手諭仍命司

餘不前後十

張江陵足稱才相當時兩攝中禁統御工寮制伏夷狄捷徑悉歸掌擇次輔以下歛手而已此其功不無可錄然卒不免釐敗之禍身名兩毀而莫之哀也則以特權專恣盈溢而不自制之故也

御史楊四知疏劾大學士張居正黨惡欺君權奸誤國十二大罪

上以籍取十載始貸之命歸承衛鎮撫司定其惡俟滿七歲之滿七者籍家之子都宗氏之泰宮也又有米九者聲勢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為庄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又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皆以資批之數而或其麗者也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山東道御史江東之劾奏

寺奉

卷三九 萬曆

五十三

知問齋

言婦承衛指揮銜賈盜竊厥福出入禁闥控尾於朝貴之前殿處于武庫之後下鎮撫司訊問

上憫念東南饑窘命捐帑銀七萬兩差官賑濟

詔贈原任御史劉臺光祿寺少卿還其籍沒之產

以使侍許國陞禮尚乘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四川道御史孫繼先奏請聖明錄建言諸臣

大學士楊爵正開春受表例當守制而翰林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吳夢旌事沈思賢刑部觀政進士孫元標各言高第身列大民宜數孝行父喪不卒悲死清議在廷捷遭成焉氏有差故納御史李儒之信斥馬漢納御史江東之有實據徐得御史楊四知之言追問填事之人臣知何罪諸臣皇上本心也乞斷實錄月主作嗣周廷成兵如南軍工本心也乞斷實錄月主作嗣

地處元符也松南京浙江道御史張居正上命建言得罪御史起用

御史部侍郎王象都御史陳外藉為民罷吏部尚書

梁應龍

御史羊可立追論大學士張居正罪惡

謂其以私憾構誣遂厥人應炳保其如金氏後上疏辯庶人庫金珍與萬計念入府正之用上命刑部右侍郎丘振司禮監張四錦承衛指揮賈幹事求籍其家并附其事

起傅應樞為河南道御史

起原任兵科給事魏時亮為南京大理寺丞旋陞都

芳嘉

卷三九 萬曆

五十三

知問齋

察院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亮上表時兩領要務四為日保固曰裕民曰法利曰聖後上允行

起升吳中行右中允趙用賢右春坊

命削張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諡命以罪

狀布天下諫其子編修嗣脩成

陞李樞太常寺少卿江東之太僕寺卿羊可立太常

寺少卿

癸未 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

加上 兩官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康靖慈聖上加明肅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

李墓

卷三九

萬曆

三

知開齋

敬民懇減織造以寬民力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鄧元標御史范備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

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得殺二千二百二十二擇日宜捷告郊廟錄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詹

時廷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緩免忱忽太等騎可萬餘驍猛骨字羅非虎兒罕子及商日尋干闕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喜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皋往諭約軍中日如虜入

李墓

卷三九

萬曆

三

知開齋

團聽撫則張幟為號按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云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割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團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劒砍霍九皋中臂九皋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廷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廷加奴子兀孫字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戮焉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廟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虜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

甲申 萬曆十二年

五月，潞王出府成婚，封國地方未有。欽定，開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故臣張居正蒙旨抄沒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保全餘孽。御史等可追論罪惡故也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休，上溫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始正後改者惟光祖正言推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上命慰留。

考事

卷三十九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開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皇上推心委任，深得用人之體，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為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疑忌在。國家之體，亦宜稍為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柏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謠謗之口矣。

十月，開臣申時行等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

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為功耶？夫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此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至于拘曲，一以

考事

卷三十九

萬曆

三十七

知問齋

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胡居仁之純心篤行，聚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為闕典。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

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京，以戶部尚書楊巍為吏部尚書。

原任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諡文貞。

國朝輔臣，以文貞易名。

原任大學士張四維卒，贈太師，諡文毅。

四維，文貞之弟，才高，為王世貞所忌，事之益謹。及江陵敗，一切簿籍，皆以於人心，而法度漸弛矣。

起沈荃尚寶司丞，王承斌大理寺少卿。

起郭惟賢復任河南道御史。

以陳經邦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上冲年，向學，後為儒臣，細則為講官，儀度莊嚴，進退雍容，同輩華顯，上嘗呼為白面先生而不名。

駕闕定寺宮於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

芳華

卷二十九

聖主

知問

時聖主四出，俱費浩繁，九卿皆有憂色，疏請節制，始命興工。

吏科給事中郭元標奏

言內庭火災，延燒慈寧，一時煨燼，致驚聖母，憂勞聖體，但天下未有無災之國，然能修德則反災為祥，不修德則禍患立致。而不可解條陳修者六事：一曰保聖躬以寡欲，二曰親臣工以召對，三曰開言路以虛受，四曰諭百官以欽恤，五曰節財用以難繼為懼，六曰拔幽抑以寬罪宗。放宮女為生，不報。

上召輔臣申時行等入感恩殿東室，命降李植等三級。

先是，樹等劾江陵，已得釋，歸寺矣。至是，左祖，與同力言，大峪山非吉。上怒，降植為員外，以謝之。

羊可立為主宰。

原任大學士李春芳卒，贈太師，諡文定。

春芳，與徐階同受顧命，奉稱聖主，歷歷忠貞，諫左道，下寬大之詔，與天下更始。王逮，取太倉羨金，增歲歲帑，設牙單，請珍異物，隨奏罷之。大議止，議建臺，步開，陶，許，廣，百，故，關，乞，貢，此，尤，其，制者也。

文書易傳奉聖旨

聖旨

海宮工程浩大，應用錢銀甚夥，未有次第。聞嘉靖年開工，各道有勛工，事例是否可行，明白說來。工錢糧有無，足用，勛工事例是否可行，明白說來。工料，事關廟社，奏宜，庶前時曾以切門午，工程令中外獻助，第門權臨政，所御勢不得，不朝夕急其時，慮方殷，故為一時權變之計。若海宮吉典。

芳華

卷二十九

聖主

知問

芳華

卷二十九

聖主

知問

日月銷長，儘可從容次第。少裁恩，查動可萬千，稍假歲時，自能接濟。疏留中。

吏部侍郎周子義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恪。

子義，無錫人，平生獨嗜古史，為祭酒時，猶憚力，編撰竟夜不輟。

兵部尚書王崇古卒，諡襄毅。

崇古，歷事三朝，先后官階十有九轉，以刑名者十二，以兵事者十八，而策畫建功最著。

乙酉 嘉州十三年

四月停止燒造磁器

時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

地方錢糧一年，決旬大雨

六月，慈寧宮成

八月慈宮完美，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迎御

新宮

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海瑞

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上任，遂陳治安要機，謂

秀舉

卷三九

嘉州

三九

知問齋

今日食墨為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遷，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開大臣及歸本于君身，疏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決歲三遷，皆特簡也，瑞以為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為約束諸御史，其嚴且峻，有一御史為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司于民

事尤關切，為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發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稟奉法。

房震為兩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疏，恣舉狼籍，英人號為後房公，震故知瑞嫉貪，不少借疑，將發摘者，震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害賢，瑞等國極其誣，誣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帝影代，古上輩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瑞名，以為當至，猶如學得海瑞，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社稷可干萬世此皇上之所知也，房震貪污，假藉私案，巨萬，誤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瑞之風，宜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為家，甚易為瑞其難，氣平台鑒之，則而反笑瑞為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海忠介被論，李太武時為庶吉

秀舉

卷三九

嘉州

三九

知問齋

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射幸，乾沒其中，而豪家為影射，粉不可詰，瑞力為救正，使官民不相擾，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閻人王用汲入視，葛帟，敝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脣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驟金為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兩泣動天，單食盡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

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

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

羹說與榜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

子少保加祭二壇

唐忽傳京師解一本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
監祭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

無聲

上告符其應下默微有風帆連騎遠至證案止數事
多不從始化為刑部尚書奏言主術貴因不當定若
好以已為是代有司事也從使人歸過
於上而下將讓是以輪冕上領之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四

甲子

丙戌 萬曆十四年

二月輔臣中時行等請冊立東宮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劾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

朕之降處非為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

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

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

故以是處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

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

卷二十九 萬曆

知問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勳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

身有差弘志更書弘志之字少與黃多制勝政且侵
言官之無大臣而置未上忽提第三

輔臣申時行等疏

奏曰竊見連日以來塵霾四塞多風少雨陰陽失

調臣等寔切憂惶莫知所措伏蒙皇上特頒宸

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天灾

之寔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已之心也臣等竊聞漢

臣有云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

順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惟方今

安民之要亦不出此。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爲準。帶徵次之。以起運爲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有撫字。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卽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卽罷之。嗣後更不加派。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差恤刑官員。必使冤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務公平。無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四十一

知開齋

以贖罪積穀爲詞。因而鍛鍊科罰。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弊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望。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如我。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袍服再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可枚舉。然其說有二。曰。議論不一。曰。詔令不行。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卽當斟酌可否。分別從

違可行則行。當止卽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爲之。明知其見行也。而請。自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書旁午。郵傳紛紜。有司勾較簿書。爵應上官之不服。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嘗禁饋遺矣。而饋遺之故套。尚有背德貪墨矣。而貪墨之餘。風未殄。卽輦轂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溥海內外。不應而後志也。不亦難乎。

七月水旱異常。災傷疊見。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四十二

知開齋

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

刑部主事孫如法奏。恭親王誕育。元子五年。未間進封。生一子。卽封何。以得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上怒。降如法。遂廢。

肥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善。以督學批行。南太常卿沈子木疏。

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孟麥飯。下同齊民。子誼不忍。且嘗以天子禮葬矣。近奉明詔。褒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子德意未稱。宜詔禮官定議。或附食懿文太子之制。

臣職司言路。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卽當斟酌可否。分別從

丁亥 萬曆十五年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八月 上視朝畢 召輔臣于 皇極門暖閣、面

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惻凡有關於吏獎

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行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

泰門 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注下徐邳會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十五年

知問齋

臣往治夫役發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
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
河清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糧運無
阻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睢縣等處及直隸
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
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查
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
河清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
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

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衝安平
寶灘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盡地修
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
必致誤事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勅御講筵以嚴聖學

鄖陽兵變 先是李材為鄖陽巡撫大開講學學使至
兵皆感服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
梅林汪所請裁撤亂學聲位材聞野不出海刑
以王馬無以新選守備至河泰衡亂兵生或臥焉
自一定乘機然起立鳴鑼因給之教以擒獲將諸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十五年

知問齋

臣等竊謂李材亦隨講學勸諭門軌亂兵聽所請
李材領之兵所請十二等材俱惟唯唯聽命止材勿
一集曲陶材不從鳴鑼滿委今矢就兵士城外備
糧以待則實部任既分鳴鑼伏劍還都曉諭以
壬辰自為計衆皆感泣已而材下所各有父事妻
丁嗣後選丁惡鳴鑼之有定亂名也屬詞責衆將
門者河之遠大語源丁走匿破龜中鳴鑼聞之早
騎往鳴日決負反耶誰焉首者當前來死聚復退
呼日請梓材將聞像之事宜燕木能鳴鑼以他事
呼粉林王所等十人入城縛之以鳴亂衆帖息
是年那休字羅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
寨我兵往援圍解

子 萬曆十六年

一月 上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
克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 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
觀政要開臣中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
義二書以資 君德以裨治道

三月 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物論及詩文凡
七十六道留 覽 命查取 果朝實訓實錄稿來
進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
芳墓

實錄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早六

知問齋

四月 直隸浙江大飢 詔特蠲歲賦之半出

閏六月 炎蒸已解秋氣涼爽 閣臣請 上時御講筵

解熙 聖學

九月 閣臣申時行等奏

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幸石景山臨
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
洶湧因言黃河算臣等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仰
見 皇上不以國事爲心民忠爲慮

芳墓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早七

知問齋

命重臣經理然後成功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
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時豫章大侵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
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
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
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饑欲
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人人握手曰
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
駭亟起傾其飯而理之曰若無速至此吾家尚有

五斗穀者隨我去貧歸可延數日或別有主明生

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

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債

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

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

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

金兩家遂藉饒裕

○甘肅撫臣秦爾九月內石炭溝地方天鼓鳴空中

有成大形者群吠有聲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知問齋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申軍

令無殺降上塞察其師入那林李羅壁大將軍因縱

兵直搗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

裂中輒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

奇輝二酋不誅班師還

嚴嚴雲南冒功之官

○記述兵備李州等將延撫劉世曾自効不能簡

給事李沂論劾張歸事情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關臣王家屏服闋有旨召用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

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

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共一名王

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

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

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

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

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

賊自待也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

兒祇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顧誠冀少立身

名粗傳弓冶而不圖更以臣官爲累也世語悠悠

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可告天日下可明

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清朝明主臨

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

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朝廷辱

天下之士如此哉

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知問齋

時王太倉子衡以真才居新首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仲又以朋奸疏竇天威嚴重諸大臣令疏救之

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東閣學士吏部侍郎王家屏克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進士雋竝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視朝建儲

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蒿萊而廁丞弼臣有疾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辛

知問齋

痛皇上憂之臣有死喪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妒媚之場皇上矜之容之生之全之皇上之於臣其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爲報哉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苦口知無不言欲以增主德之休明保皇躬于康固使百神無怨惻四海無流言而臣庶幾醇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太廟時享其餘朝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至今未開誰能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至

知問齋

無疑疑則訛言生焉晝居却坐或曰不如向晦之安酒醪却疾或曰不如勿藥之喜燕婉當御或曰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克陳或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貌聖人以外庭測宮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辟疹之天顏緝熙之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皇上有辭于天下而臣等亦有辭于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冊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猶盛氣持將順之說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孤因竊以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著者蓋背我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獨飯澣衣手不操奇贏之筭躬不狎馳聘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裕民也皇上即今勵法世宗何不試取寶訓實錄觀之當時邊庭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

手批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爲如此則不必亟見群臣血脈通矣當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官闕無別子筭章無私御臣以爲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我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皇上卽有隱軫難制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爲私臣等卽有承望無耻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爲市今皇長子倫序有定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冊立之舉去年未行猶

芳華

卷三九

五

知問齋

七月閣臣中時行等疏

奏曰臣等竊惟國家政務莫大于取軍治民而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凶無患故也況根本之地尤係觀瞻災傷之年尤難撫戢臣等私憂過計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

來自南京地方至浙直等處俱遭大旱河井乾涸禾苗枯死群情洶洶衆口替替蓋連數千里之地數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保之慮此非細故也且南京軍士騷悍成風噪呼易起先年振武營之事可爲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稍惡幾至激變雖稍懲一二魁宿未能警服其心臣等以爲節制貴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儲不乏散給以時如此而猶于制逆節誅之可也竄之可也若糧不足支米不堪食彼方救死不贖而安能使之恬然

芳華

卷三九

五

知問齋

無譁故今日宜勅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在倉糧盤驗明白要見足數幾年放支是否供在食用如有不堪作何區處如無解到作何預備務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至如各處災傷宜俟巡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然非明旨一寧亦無以見朝廷子惠困窮憐憫災傷之意所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急于此者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上子萬壽聖節之日臣等受賀允行

十二月禮官請舉給祭、上玉體未安、遣官恭代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思朱

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

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犂靡屬犂靡郡唐貞觀初分犂靡北界置播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瑒應募夫英馳白錦出奇定之授武略將軍瑒唐祗留據兵子孫歷宋附居解州人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蓋遵義軍元世宗按楊瑒子官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瑒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河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

是年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入郛城名茅家浦口

芳基

卷三九 萬曆

五十四

知問齋

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癘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友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

大理諸事繼于仁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上勿貴財行救止焦竑上養正圖說

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上在毓德宮召閣臣中時行許國王

歸王家屏四臣于西室

時行等云臣等久不瞻觀天顏雖有芻蕘之見

不能一一面陳今日幸蒙宣召臣等敢不傾吐

近來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聖體

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數數煩勞起居但一月之

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以慰羣

情之瞻仰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祖宗

芳墓

卷三九 萬曆

五十五

知問齋

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伏望皇上早賜裁定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之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曰資稟賦于天學問成

芳華

卷二十九

五十六

知問齋

于人雖有庠序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上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久之。司禮內監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上手携之。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

芳華

卷二十九

五十七

知問齋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倪首屈服。咸有輸納。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驁。據奔刺川。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率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上御門視事畢。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暖閣。面諭陝西邊事。倦倦以。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爲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廢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今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志備欲。論本兵申飭各鎮。天語從容。廟謨宏遠。八月間。郎諸臣恭請。上御經筵日講。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撫定計。以分主憂。疏曰。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

矛奉

卷二十九 萬曆

五九

知問齋

不懼故山詩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封豕生心。鳴鏑內衛。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舉朝震怖惶憂。止辦收歛。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稽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膽力。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首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皆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誦于處。儉發帑。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五九

知問齋

困于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伐。莫遠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權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還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

九月 詔停刑。

閏臣介疏。請止開礦。易州人周言。奏阜平房山各產礦。少請官開採。

十月。南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東宮。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敦請。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當嚴。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鄭元標。詞文選司。

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御史荆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

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直素有特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本官至特署名題奏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

于肅愍改謚忠肅

評事維千仁告病特旨着爲氏

十一月十九日聖母萬壽上出臨受賀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有旨准致仕

芳華

卷三十九

辛

知問齋

宋種病求罷不允

一曰石星與國待漏同生欣然語曰今日查出此者黃金若千種曰不然朝廷錢穀家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止使主上知各處美盛或生後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滑糧可收折者種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愧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修陳即曰此套子也沽名耳奉而行之于慎行嘗稱聖明究度宋種獨傲然曰將事得失官官須補論正受主上動心寧可受之宜畢竟還有微省若一舉不理就無處瘼之疾全無所養矣

辛卯嘉曆十九年

正月時常廟享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寫完累朝訓錄加恩內閣

三月御史周盤疏請雲南督撫李材釋放立功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

疏曰臣即日離闕廷南矣威顏在望首長路以

踟躕眷渥猶新積感誠爲涕淚此臣兒女之私

芳華

卷三十九

辛

知問齋

非所宜屑屑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再啓容

屢剴容問則又見皇上寡欲養心之效臣每

奉聖諭以頭眩足軟爲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倦倦以此爲第一義

側聞寬德雖弘而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

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倦倦

以此爲第二義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

卜郊孔子非之何況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

姓相對吟蟹可接者郊禮特暫遺攝以待來年

芳華

卷三十九

知問齋

而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卽間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欠自取罪譴者天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臣異同饒伸高桂等始庶亦如芻蕘耿耿非貴君嚴而恕已寬大公之道行衆正之途開矣至于李材幽

九月閣臣申時行乞休

奉旨云卿屢言儲位久虛動朕早立以固國本朕久已存心不意小臣要名激致以致朕怒卿等見小人妄言紛擾求去卽令四方多事正賴卿等朕分憂今屢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等道念懇切特准暫回○其時糾率者劉應秋奏時藉詞攝○其章守誠錄一本是也

是年友商死○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

禮部尚書趙志舉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芳華

卷三十九

知問齋

壬辰 萬曆二十年

二月酉夏時拜時承恩作訖推軍錄劉東陽爲會長時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叙功賜全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勅鈴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招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並僥倖沿邊皆倡伏之辛邪洮河告急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千總時雲等項之黨聲爲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平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趨喜自負而撫臣聲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刺骨遂乘間激衆作亂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陸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盛納克主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佑顧天峻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

西夏方用兵而倭大人朝鮮數告急朝鮮卽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諱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哈湏于酒而倭酋開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間朝鮮弛備于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一

六

知問齋

知問齋

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奔陷慶尚道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奔望京今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且暮渡島綠則整且中于遼

六月御史葉夢熊常居敬率師征寧夏

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略志忠攻其東

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過城下停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平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者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

拔師至安定攻平壤

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一

六

知問齋

知問齋

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楊所在添募設防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石星以流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

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殺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李

知問齋

屬城中飢民擁賊求招安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夢龍代 賜劔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兇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堅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勅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陝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劔斬輜輳二入會麻貴李如樟等皆命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殲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寒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爲短氣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洛志忠提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開城崩南開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壓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李

知問齋

遂入勞苦百姓大城悉定十七日辰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呼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舍皇綬聞室自然寧夏平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承恩極刑承龍等駢斬長安市領示天下及四夷君長 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污褻逝土宮中特詔褒異慰且重懸賞格速楊應龍詣重慶對簿

繁論法當新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駿問會後大人朝鮮羽微微天下兵應龍則應辦願川都御史王綱光至嚴提勘結送抗不復治是歲順鳥集豫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衆人面四目而有牙高二尺許燕雀從而謀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二十九卷末

以刑部尚書李世達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吳時來被論去也

刑科都給事吳之佳等合請冊立豫教上怒命六

科之長皆奪級一秩

南禮部主事湯顯祖呈變陳言

奏請臣申明行狀

降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爲湖陽縣典史

先是建儲事上原有旨不許科道等官預接俟

明冬傳後年冊立之旨故申時行與同官約上

芳墓

卷二十九

高曆

空八

知問齊

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守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每
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曾無
言及而工部主事張有德忽請東宮儀仗時行在
告次輔許國老而健忘若不知有前諭者乃曰小
臣尚以建儲請吾輩大臣崇無一言可乎倉卒具
跪首列時行名以進時行聞之大愕列具一揭云
臣已在告不預聞中事同官跪列臣名臣不知也
故事閣臣密揭皆留貯閣中不發科而是跪與諸
跪同發大紘新任時行令典籍從科中取回送閣

次日科臣來索以故事却之大紘遂上疏論時行
迎合上意以固位而武英中書實正寶繼之上

怒杖正寶而誦大紘干外

禮部尚書干慎行力請乞休以李長春代之

吏部尚書楊鶴罷以陸光祖代之

禮科都給事李獻可跪請豫教降旨削籍

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會科

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

訓等章屢上于是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俸或

芳墓

卷二十九

高曆

空九

知問齊

誦官或調南京或調外任或降邊方雜職或削籍
爲民後科臣孟養浩亦以冊立爲言且加杖一百
矣皆起于家屏之揭按家屏不自安三跪乞
以挾君治名責之

大學士王錫爵省母乞假王家屏予告俱馳驛回

昭代芳華卷之三

癸巳 萬曆二十一年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正月平壤大捷

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長遣將古兵前
二即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膽來定議迎
抵平壤度地取東有路臨西性山陡峻而進北
將丹安高聲我軍是夜倭使李如相營擊節之李
將領等修裝潛伏八日黎明發兵以候楊龍兵全
矢如雨軍將領李將軍手殺一人我師氣奔倭
震天後方極南面為肥兵不訓等乃卸裝奔逃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知問禮

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門
先登李如相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奇煙蔽
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負首後勁已踵突舞于
曉倭逃氣食宵避冠得級千二百八十五級首宗
連平秀忠平興信餘死十人及
從東戴跳淵無算屍開十里

閣臣王錫爵謹密誠請立 東宮

疏曰方今 國家之事莫大于 建儲而 皇上

之美莫美于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

激聒或遲幸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

一年舉行且戒羣臣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羣臣寂

然及茲春令屆期竟未先發一言者蓋皆知 成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知問禮

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前有
所恐而不敢耳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官其禮屬之
奉宮其察繫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
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 皇上宮中片
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定上
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
臨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簡點未暇以至
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
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
諸臣首問及此欲再援 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
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朝第一苦心一面對眾
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渙汗
之言蓋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明 皇
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 主之忱而不
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輒
故此疏手自磨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趣此時 降諭夾在春月舉
行

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令奉行冊立之典斯讀皇明
祖訓內一應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漸
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不封王受祿封王是青達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
奏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
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祖宗訓
下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論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疏封疏

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
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
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祭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抑臣又惟皇上所慮不過爲中宮耳而此事
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
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
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
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嬪子嫡母之下
未嘗加進位覽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日延
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且
下兩全之美望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着
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耳

禮部欽奉聖差持二聖旨
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並封聖諭

臣昨歸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
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王並冊名分如何
可辨且貴臣蒙恩如此萬里入朝乃反爲皇上
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將來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
論與科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
之初心本以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皇上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知問齋
所論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聖心愈懷不得不
略露前論中所云背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
此舉原由肅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
是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甚而仰疑皇
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所以然者一則
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旨二則曾經諸臣累次
陳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歷朝
儲位嫡出無幾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
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達引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

臣所以審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急勸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蓋誠有慮于此也。

光祿寺寺丞朱惟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冊立上怒甚革職謫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旨免戍。

御史薛繼茂主撫楊應龍因上書自白。

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辦，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核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詔遣

芳墓

卷三十 萬曆 五

知問齋

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携黃白金入燕行問爲原奏何恩，執詣某江縣。

二月閣臣請會議冊典不允復請，面陳冊儲事體不報。

閣臣王錫爵請定冊典以信初詔。

疏曰：竝封之論，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辨，而直引爲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繙閱祖訓，委無皇儲待嫡之條，且累朝二百年來從無長子封

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穆廟在世。祖廟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壓于莊敬太子之下，竝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其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羣臣自可無言。願臣私憂過計，在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誦之口，所以然者，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皇長子始

芳墓

卷三十 萬曆 六

知問齋

生之時業已爲之頒詔，單恩而詔書內所稱祇承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此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卻反別尋題目，虛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官閣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朝者紛取，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

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
決此狐疑之計使 冊立豫教一旦竝行百官萬
民羣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關白楊帆入犯經略撤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
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駱志忠軍平壤
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
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
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客令查大受選死士

芳奉

卷三十

萬曆

七

知問齋

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

東師議款

初表師旋平壤鋒銳甚傳戰開城等如破竹全羅
領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帝師敗氣久
是間數款議始用而倭爲糧積聚生惡意問我
師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到江上聲言張其舊行長
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洵謂舌端勝屈可聽因得
乘機張會而封貢之議自此起時倭已去王京矣
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是定上乃諭
朝鮮王還都王京監師自守長各鎮兵久疲海
里大撤歸考與開朝鮮兩其東而二十里南北
千封馬島諸島偏在東南與金甯對倭船止抵釜
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山吐正南
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山吐正南

通海通者以有朝鮮地關白之國朝鮮意實在中
國我故朝鮮非朝鮮同七朝鮮同則東倭漸遠
無慮矣
于泰山矣

閣臣王錫爵疏

畧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 朝事 聖明之
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
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
則煩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獨
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
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
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
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
有忠言議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
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
代之黨禍然 朝中議論已分兩歧恐因水火之
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
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
一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
始于一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

芳奉

卷三十

萬曆

八

知問齋

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其勢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前焚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賂其效人數更而難謀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勸

而或屢推未報或一片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錄此請論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而非自明所謂勸劾宜審者此也夫咸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

閣臣請進講詩經孝經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欵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挺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

七月星變、

時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爲君于地爲藏神布政之所、閣部力請、上于視、朝臨政之外、愼、起居于、宮闈、緩督責于左右、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宸翰免口傳、

請今後、皇上、凡有宜諭、親親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事直陳、簡明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一

知問齋

數語、便達御前、仍望、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

勅諭內外羣臣、

頃者、皇天垂戒、災異洊臻、草木飛流、河水橫溢、漕舟損于颶風、禾稼傷于霖雨、至于彗星之變、尤屬非常、朕仰承、天心仁愛、且戚且懼、已齋居思過、反、已責躬、兼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鄙屋之下、邊方荒徼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干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

來、各處民窮財盡、雖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多

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積逋之稅、已蠲

而復征、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爲精采、以

刻勵爲風裁、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勸懲

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爲有司

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官之賢否、其不恤民

瘼、無益地方者、即時議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

參奏拏問、如有真心實政、德惠及民者、卽寔據特

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一

知問齋

課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卽不行體恤、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將竊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迫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湔風弊、顯立科條、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朕又念

東征將士荷戈異邦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惻惻前經略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著該部記候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知騷擾否穀價不至騰貴否都察院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懷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率屬奉公務為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天圖治至意上御媛閣中召閣臣王錫爵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三

知問齋

上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錫爵對曰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老病在身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錫爵又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皇上召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訶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為

人言動搖錫爵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卻怎麼處錫爵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閣臣王錫爵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茂齋捧皇上手札一道到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四

知問齋

閣諭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親允況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自行且着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念冊立一節不能曰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貼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乃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啓最長

謂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

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爲身之老疾而迷爲不可知之慮乎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

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 皇

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

芳幕

卷三十一

萬曆

十五

知問齋

並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皇

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

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

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

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

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卑臣位

亦斷以爲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

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

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

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

部更傳諭各衙門如勒奉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看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

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蔓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

芳幕

卷三十

萬曆

十六

知問齋

有者幸了職爲民諱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扭解

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臣等讀之不覺

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

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決

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言伸救卽此四言顯是

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

其所以欲寬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

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

謂三臣之言爲是今特然動而置之怒既重詞

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譴一召等至于差官

拿問夫扭解重典自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

有官吏犯賊邊臣失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今忽為

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即諸

臣不足惜但念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科臣

亦倦倦于臣等之去留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

不惟非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

矣

惟復建文帝年號

芳基

卷三十一

萬曆

十七

知問齋

工部郎中岳元聲疏

奏天道反常歲末茶石星力主封事有三原因
一、五限五難促促危言一、府俸之減入為民

御史馬經綸疏懇聖明優容言官

上方震怒奉朝莫敢言此疏咸謂必遭
嚴譴賴聖度優容止斥為民直聲大幸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聖諭吏部

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

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

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痼瘼不遑

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

無沾惠況值此公私交誼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

內帑漕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

略否其各處礦徒劫盜肅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

芳基

卷三十一

萬曆

十八

知問齋

捕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

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

為職業費用侈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訟者不

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則或互

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

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

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

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

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隘

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爲飾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爲劣處以強力幹事之臣爲難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癸風最能誤事者弭盜安民得人爲本以後巡撫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卽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

卷三十

萬曆十九

知問齋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

故事講必已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時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講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間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囑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畢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劬安當直既敘衍事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

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繫括之更覺明切

玉牒成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廂糞閣臣勸請賑濟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

芳華

卷三十

萬曆二十

知問齋

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優國爲民至意

閣臣王錫爵請親行廟享

疏曰天地雖尊猶爲衆生之公共父母人人可以致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之理而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祖宗列聖則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卽今二百年來一

統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之祚是誰爲之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于前氣脉精神何所聯屬群蒿悽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緩神靈而迓廟祔也矧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門數里之外若廟禮止于須臾對越原無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露之苦且廟廷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

芳華

卷三十

王

知問齋

四月間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帝以狡倖未妥東虜跳梁遣官宣諭懇留

五月上以間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命靈濟宮道官白昭忻于藥王廟建保安醮場三日

三夜爵上疏謝恩

閣臣王錫爵救銓臣

疏曰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聞獨請添閣臣一事發之自臣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黜用二臣方慶回家得人勝歡忭而隨聞有旨切責吏部重

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踴躍即床前咫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皇上之旨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起用爲不拘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舉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暗之罪固無所辭然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

芳華

卷三十

王

知問齋

閣臣王錫爵八疏乞休

上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屢懇辭特准暫緩開務携病扶親歸省

閣臣王錫爵獻忠

疏奏曰咫尺天光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況臣之遇主最奇蒙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去哉謹伏枕口占數條竊自附于鳥死鳴哀之義仰冀九重倘憐百一伏乞聖明裁察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聖體充腴聖容晬穆百疾自不能干顧聞不時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咸何所不加然正恐其自損耳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御朝之事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脉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而決一事勝

芳基

卷三十 萬曆

三

知問齋

于手勒百言

一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思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苦勸者惟望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今一舉重與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思使要名也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議論皆

爲用而不爲病矣

一章與留中與御朝疎闊其害相爲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

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當審定共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杆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具惜老成也

芳基

卷三十 萬曆

三

知問齋

一事各有主近乃有因一人有累衆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此雷霆之威間以爲不測難以爲常常則玩玩則輕犯犯者多則朝廷不勝其處而臣下不勝其爭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着

一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

乞行該部立一勤惰賞罰之條以必行必速爲上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事知兵者任之

一各邊虜情寧忍其求勿受其給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可堅乃爲長慮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邊臣最難得臣以爲邊臣非大欺大闇則小欺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

奏草

卷三十 萬曆

五十五

知問齋

一臣竊歎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肅然不聊生者此非重獎循良緩督征歛而嚴爲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臣言止此以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釋思則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附文肅著復河套議

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險據險扼胡往跡具在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徇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大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懷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

奏草

卷三十 萬曆

五十六

知問齋

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閒墾無開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略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嘗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頽永揮鞭近塞度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蓄牧遂其生養解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

慮也。欲一舉而復之難矣。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畏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卽不能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就。以爲套地。易復。然彼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

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築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茲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瞻望。防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吾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此數必仰內地。餘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卽糧道可通。飛就實難。此尤所當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害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視。

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貴州增中第

名若爲令

芳皋

卷三十 萬曆 三十九

知問齋

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惟教從，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諸小西飛入朝，決計

時改總督侍郎孫鎮新受事，差件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楊揚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勅倭盡歸，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

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東閣

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

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卽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衛，賞資有差。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充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總督邢玠乘傳至鄆中。

芳皋

卷三十 萬曆 三十九

知問齋

察永寧西陽堡馬千斛皆與楊應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枝黨，以敬曉應龍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係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呷場父塔失並及于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酋，蠶食之，會色失爲孽侄英華仇殺，往投奴酋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交商，是時海西北關遺孽下寨那林字羅方連西處，攻交商急，奴兒哈赤以交商仇并連那下二酋圖交商。

丙申 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東封使抵釜山

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松奉秀吉嶙玉
翌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
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袴子諱
親從言倭巨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弄印勅遁遠
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
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誑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
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平

口司

七月楊應龍肆逆

劈餘慶土吏毛雲乘棺殮其尸又掠石阡都爛焚
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
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等

輔臣陳于陞卒謚文憲

丁酉 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

二月復議東征

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
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
彌縫罪狀奉旨勒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
經略麻貴從延緣改備倭為大將軍而經理朝鮮
特勅金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警備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平

知問齋

餉盡撤皮兵欲倚
小人成功難矣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貴抵遼陽

十八日望鴨綠東餐所親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
經略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
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
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
麻將軍審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
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三十三

知問齋

勢才可乘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揭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繇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繇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益以機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東則繇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縣長營甘浦開雲長營水兵極單弱倭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乃一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晉忠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面齊發並正而兵糧不齊難輕動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三十四

知問齋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放九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事不諧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卽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絕

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懷中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懦不發兵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島嶼忠州西隘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

詔加南京監生中領十名不爲例

十一月經略孫鎮渡鴨綠江抵王京共議進剿

所調宜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鮮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略計今麻將軍同經理諭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又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鳥嶺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案其陸路則由涉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涉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異日游擊茅國器募志忠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瞰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退銳倭三千盧張懺敵

卷三十

高麗

知問齋

芳墓

卷三十一

高麗

三夫

知問齋

江上項之經理聞報卽倉皇撤兵後築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國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閑住以位密揭薦銅奪情破倭故也時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警衰子升繩城下衛割之

戊戌 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計久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

或語經畧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

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動

方孝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楫克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

劉綎通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然溺甚多重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進燬永春昆陽二寨倭

退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

十月十一日董一元分派馬步協攻

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礮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柵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發烟

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畧查泰朝議以師久無功洵酒

撤兵大學士趙志臯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倭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分布上令府部

九卿科道集議六意進勦會編定都御史金學曾

方孝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首棄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

麻貴入島山西浦劉綎略志忠因倭詐降夜半攻

其不意遂奪皮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

行長遇陳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

數百艘陳璘統蒼號船追擊并然死石曼子得級

二百二十四水爲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

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嶺焉

駐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偽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

核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外諸大臣其未之改耶

陳有年陸光祖俱卒○是月諭還皇太子婚

分差申官鹽課等各省改稅

方畧

卷三一 萬曆

三十九

知問齋

南康知府吳金秀皇子知縣吳一元忤太監李道被

逐

戚臣鄭國泰跪請皇太子先冠婚○后冊立科臣王士昌

科之署禮部侍郎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

旨相背恐禍無窮之禍

已亥 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

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伴走天那回誘罷我師戮之于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方畧

卷三十 萬曆

四

知問齋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

暫留成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

滇粵將士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

綦江失守賊勢如出柙乘勢長驅計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綦江庫犒師

俟合就食盡取貨財子女去立石爲橋界號宣慰

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還回累

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

上聞破綦江追統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

縱騎速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東征功次

題叙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

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

十月劉綎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

賊微聞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寨

方墓

卷三十一

知問齋

上以楚地遠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
師廷推江鐸往

是時徵兵屬至總督大頒賞格廣招慰賊黨頗携

給事包見捷疏論臨清糧使擾民必至生變又論礮

店滋蔓又論遼鎮礮市爲患太烈

一月三疏時爲典史水委疏清日姓

賊使使馬堂與死見場言若左參

時礮使四出合肥秦恐教知府具地圖上言高

皇帝恐傷陵脈故六合衛宜將重巡山之任下

設議開取奉貴凡係皇陵來脈俱

不許開干是宜嚴一帶行元發勳

灰子 萬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

吏目劉玉鑒妻子並死于賊石砭宜撫馬千乘軍

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

擊連破金竹青岡甯虎跳關七寨酉陽宜撫冉御

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乘龍

泉遁蓋二提有以牽之矣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

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

方墓

卷三十一

知問齋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

應龍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使王

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游擊周敦吉

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

路協攻連破龍瓜海雲險圍且壓海龍圍而壘

圍賊所倚天險飛鳥

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

已抵任視師陳將軍驍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

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濠開至大水田然杳溪

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圍死守每路進降文誘我

天基

卷三十三 萬曆

知問齋

知問齋

師總督檄賊龍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時久雨，士卒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縋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鎔提刀自廵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

八月，檄回留守朝鮮兵，十一月大風寒。

諸諱官立殿門外，時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光廟方出，際其郭正域充講官，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嗎？班役速取火禦寒氣，府中官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擁出奉光廟環向，始覺暖適，怡顏完講事。

十二月，獻俘。闕下，大司寇請劄楊應龍屍，際朝棟

芳華 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子，嗣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

播人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眞州改眞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緩陽並故縣，桐梓舊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爲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而獲水重安合爲雍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
事禮部侍郎會朝析充主試官取許衡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會可前等及第出身
以禮部尚書朱廙為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舉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

冬冊立元子為皇太子時冠婚並舉

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恭上聖母慈

芳基 卷三 萬曆 聖母慈 知問齋

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是年彭宗孟舉進士歷山東朝城縣二縣令兩地
歲戶稅之權河南道御史疏論場事論考選及電
察宦官借斥及時事要人等多有創目者巡按湖
廣平反糾上訪犯之誅等職承天監其之橫海賊
派多疏奏括地非制至再至三方爭民不堪命兩
監林間步移功令增解額為據賄援以注牧鹿弗
後于民足科乙卯長子長叔子勳生信然于鄉
貽書訓誡諱甚切至六年期生信然于鄉
初歷楚四年思親耶移將軍對徽諱結其不候
旨拜疏歸于舍其先因源人以累功收段海寧查
指揮同知遂為海鹽人

壬寅 萬曆三十年

二月冊皇太子妃郭氏

上偶失豫召輔臣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
有事退諫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
歲出翌日安諸事遂寢

焚滅人太微

各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兩

閏二月增建李三才疏

言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食自火酋

芳基 卷三 萬曆 知問齋

內訌李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鮮貢獻之邑也無
端驅枉席之赤子動牽海之外夷勞師百萬費財
亦百萬其於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龍三板其妻
夷狄之姓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以法議勦
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至於不
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天不厭禍黃
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如河恐不
足恃漕運可憂治之而不必復故也百萬之費以十
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天太倉無一年之儲九

終歲之餓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

驛之民尚可當此礦稅乎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乎當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尚得其半者也

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贊號卓吾者立言乖僻舉止怪異所著藏書焚書戒世誣民

有自違之詔獄火其所著書贊遂死於獄贊溫陵人仕至御史如府有異政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

苦集

卷三十一

高麗

三

知問齋

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離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臣之所願惟願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茲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湖廣進鮮粗惡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昺

陝西黃河竭流三十四日○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宿入天花○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火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勅封琉球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肅皇納諫止抑內官弊政六條勅上法祖安民收回稅監不報

吏科項應祥敬陳八事

一內外員缺二職官壅滯三勸辭濫觴四逐臣禁錮五士風卑陋六國計空虛七田園淹禁八土木

繁典

三月武選郎沈朝煥極言錦衣世官允濫宜加汰

苦集

卷三十一

高麗

三

知問齋

五月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稅使陳增之害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

時奎薨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楚恭王子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於武昌關宗詢問物論紛然以爲假王下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昌人也右楚宗人言戶尚書趙世尚舍尚書謝杰

獨謂王非假正域請再勸輔臣一貫不可正域語侵之輔臣經右正域一貫怒比楚王許正域歸後

楚事竟發

楚事竟發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大聲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吳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諭內閣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皇太子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校寫慰旨安慰教訓今日宜來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繙則知我之松也到官安心調養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膳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甌傳與先生知道

時一貴方以楚宗事張郭正域被妖書屬正域為之下今大案嚴辦門出逐捕給事發案集直指正域且及輔臣劉夢史康不揚任之接卒圍正域指捕其僕逮先下詔欲考議無所得又圍正域第長安中人陳敗僞語吳江人沈令譽以疑似捕治詞連邸邸王上賜于王立皆坐斥并捕高僧達觀詔嚴親亦被五刑死錦衣周鼎慶遭遠聞門僚校發久不成

朱草

卷三十

萬曆

四

知問查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正月叙掛功

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備沅巡撫江鐸賄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定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

餘陞賞有差

初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地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勤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定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前鋒百計三省征勦防守約二百萬而逆裔投有間要荒為郡邑遂為西南一大奇捷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廣寧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

山東巡撫黃克嶠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千路詭稱被劫累地方賠償

駙馬楊春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兩廣總督戴耀極言中官探珠之害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再災實意請收回礦使

戶尚書趙世卿諫言蒼生瘼癩已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修官虐民亂紀世界

河決蘇家莊水滄豐沛

步基

卷三一

知府

都給事中田大益疏

畧曰皇上聰明聖政不減六代之季屢疏泣陳而皇上堅聽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煩連耳不聞萬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棍妄謂小臣易治搜括奇巧疊惑聖心遂以憂危爲過計忠赤之語爲恐嚇耳積怨之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張空拳以禦盜能乎

現代芳華卷之三十一

武原臣徐昌治述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即肅廟 母恭妃王氏呈貴妃 皇太子正
官封

上以

聖母壽屆六袞適會 皇孫誕生 尊上 慈聖宣文

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號 詔告天下覃恩

中外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時歸烈婦陳氏卒

歸烈婦者太倉陳果之妻也
年十九來歸而善其年十八
之頗林頭劍拔劍欲日我厚
必死矣已許夫死矣日我厚抱
少宜死舅姑老舅日無倚宜死
無須我宜死日我厚我婦人死
願死之三日夜間以度進不食
食則死亦食進不食則以置香
食則死亦食進不食則以置香
也各月以上生信日舍日九
母見其志堅不可奪然曰女死
治後日市棺善葬死五日結沐
浴更衣拜姑經死

考察京官

時主察官御史劉自以世職領部一
後請以兵部尚書為六堂主筆徐親澤以不及降
時論請簡給事中錢學舉當外補時有品引於是
郎中劉元參御史朱再鼎主事嚴時無後先論一
御史林秉漢直指楚藩假王亦坐論

內官楊榮在雲南殘害軍民軍官賀世助韓光大糾
眾焚燒其第殺之 上聞大怒朱廣泰云陛下無

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數日有自榮不足惜首事者正
法中使罷不遣乃捕世助於獄

侍郎楊時喬副都詹沂管計侍郎李廷機署禮部
時除夕 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帕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開宴打圍惟楊李唐清叙可念

丁未 萬曆三十四年

冬長至日南京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

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母得出當城洶懼

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

爲首者劉天叙內外守備會鞠擬磔者七人餘皆

斬附兵部詳錄

日本源家康復奉朝鮮書契尋盟并縛送藤王京時

發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住探

辛亥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齊

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

海而朝鮮還人報項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

事獨獨役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

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

島粒款不絕

慎嬪魏氏似停殯稅取君民同樂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

二月會試以楊道賓黃汝良主試取施鳳來等三百

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璽等及第出

身有差

是年臣兄從治舉進士歷官至山東巡撫會孔賊

作亂臣兄力保萊州城費夜防禦被炮碎首而云

時援萊者誤於糧之一失不惟萊凡不保青濟危

而天下之咽喉塞臣昌治出一擲衛逃撫賊被誘

顯用勦賊道齊地始平

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召用錫爵疏辭

辛亥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齊

閏六月二十四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九甚

京師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

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

人民流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

至大內紫雲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

衝決水勢北轟靖甲寅更深五尺阜水漂流始盡

損糧船二十三隻水八千三百六十石民田田廬

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賑甲寅午倒斃太倉米二

千難

是年召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關赴京卒謚文定

以葉向高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顧憲成作寤語寡言貽錫爵

大略言近日哺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混納於平等

而曰割破藩籬是非直付之含糊而曰能脫落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張禹初廣豈不恨哉

御史唐之藥言皇上遠處輔臣臥病百官屢疏不下司用人者人材日壅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而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之症候也

撤稅使梁永回京

永在陝西橫甚怒縣令滿朝薦之相抗諸之上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五

知問齊

爲之遠治舉朝論救不聽專中旨撤回

十二月朝鮮王李昫殂

大學士朱廣請止礦稅

疏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誑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閣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惟用人理財兩端

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意者聖心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懸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卽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斬不知爵位官職皆出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此聖明簡用不問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爲此以摧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屬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朝巡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正歸于

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可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而皇上猶若緩視之者意者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管僅資贍錫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撙取不知釐穀之下家家貧窮尙有百金之產即思逃徙兼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瘡以償租賦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尙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即臣在留曹所存者不能以萬計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

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點日甚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皇上威靈攘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苗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
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擯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悽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湯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徧於陸地魚鱉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上議儀其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杭嘉湖三府

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

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次子光海君璉詔議之

稅使高淮差舍需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

時喬力言建首巨剽逃左重困有旨赦高淮回京

南京天鳴聲如海鐸旬餘日乃止

貴州苗仲作亂

降福州軍蘇九郎妻劉氏一產兩男兩女

韓臣朱慶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愍可補後謚文懿

十一月命朝鮮王世子璉襲封

補贈陳獻章諡文恭胡居仁謚文敬

夷酋來暈太入犯總兵杜松率兵從寧遠長山出擄

其巢獲級一百四十顆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官僚

時刑臺梅傳

房忠順夫人歿樞臣言納貢恭順宜加褒恤

已酉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達虜在邊講賞

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

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云今日民間訛傳

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惶

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輒

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

而入其抵國門在呼吸間耳望聖明留神省

覽

卷三十一萬曆三十七年

薊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虜恐生中變

兵部請申飭京營添設哨探關部請上發內帑

以給邊餉

羣臣請東官出講

時報講已踰四年矣

臣葉向高疏

畧曰往者閣臣得聞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

賴疏擬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

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爲開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開臣寧不立見其弊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開員也

吏部參糾擅去諸臣

時工科給事中孫魯繼掛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

開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

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朝政清明庶官

字其

卷三十一

開臣

輯睦卽謂之治法紀凌遲人心嚮就卽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卽如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衆隙網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闕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基耶朝表軒勢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然此爲諸臣言耳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母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

之用舍母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富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閑素積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牯牛一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

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士內外大僚疏揭一槩不報春夏二季遇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

言草

卷三十一

言草

疏乞休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

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艱遠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官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爲令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文日益

衍冊籍日益浩繁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

閣臣葉向高請處置邊餉

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爲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卽相率投虜天下事將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聖明亦必爲此繫念欲講求

方某

卷三十一 事類

三

如問齊

備禦之方顧所爲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首雖強橫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薊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況欲責其出力以禦邊乎中外臣工共望皇上發帑以濟此急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形侏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

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

倭并琉球虜其王取鷄籠淡水侵閩廣

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爲率事竣卽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御史趙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偏染我居其君子人誰甘爲小人

吏科張延登恭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

論人者不必爲一綱打盡之計論於人者不必爲

三

卷三十一 事類

三

如問齊

三窟藏身之計旁觀者亦不必爲黨同伐異

庚戌 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

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母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卽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照千古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十五

知問齋

紘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膚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願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惜也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聞克主試官取韓教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騏驎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覲俟深各官

五師風霾 災嘗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月 飭速總督王象乾揭報 虜賊四五萬犯遼陽

初二日戌時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

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飢饉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寔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之意

又諭內閣

字本

卷三十一 萬曆

六

知問齋

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官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

聖諭內閣

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

辛亥 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回奏南京刑部尚書李相擅去

揭云竊惟人臣之去留聽于君父若不候命

而擅去既失臣義亦壞朝綱皇上以此責李相

即相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祖宗朝

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自頃十

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

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

百餘困苦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關

其同天驕蓋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

二臣含忍寧耐以候命爲恭亦豈能淹留以至

今日哉今李相既以真病去而尚書孫丕揚李化

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去去且將踵相之所

爲矣臣以爲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臣之

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

其去明白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

則朝廷之紀綱不失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

閣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

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

六尺輿馬不能行

上靜揖將二十年閣臣請御頒曆

伏計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聖壽

又適逢五十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九

芳華

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福履之盛真千古

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御文華殿延見羣

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

十月工部請皇極門豎柱

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皇極門以方向不

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嘗至

數千金甚爲可惜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叙兵部鎮宣大閱視

功次

故事間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審

已經寢閣今次名為三年實六年矣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閣

部因言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並葬

時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

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

羊腹內剝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時戶部主事陳原道辛妻計氏家獨不食次日親

夫發覺其妻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

人覺之救免夫辛竟閉戶獨死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九

知問齋

奴酋請遵 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喇個子

即前李成梁棄地也科議請釋建州為外懼姑置侵

地先許貢牧寧東方上報可

代王元配無子御人裴生鼎渭王以其母賤今妾張

氏母之張有寵進為次妃後生鼎茂王老兩人爭求

嗣

閣臣李廷機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茂至是人方

攻廷機遂有立長之說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請旨

官無累藩國禮臣翁正德請行勅大同撫汪可受

故廷母已生子而後封其昭昭也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

職以右庶子郭渭暫署印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踰期乞蚤完大典以昭 聖

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不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

閣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

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使 皇上羈臣而無

害于

卷三十一

九

知問齋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死可以

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皇上即

視臣如大馬可以驅靡進退去留可置不問乃官

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按差可終不

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

古以來無此事也今中外離心人人愁歎臣方深

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顧閑塞愈深務與臣

下隔絕帷幄不得聞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至于

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寧天下無一可信之

一人而自以爲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一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條考選

六月皇貴妃薨引

鄉試主考獨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都關屢疏上

請至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

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

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考爲今

考舉

卷三十一 滿曆

三

知問齋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賜羣臣宴

奴兒哈赤殺其弟達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元刺諸酋

內使羣毆駙馬再與議於大朝門外與讓及教習官

賈之鳳各疏奏辭御史耿鳴雷亦言國體凌夷之極

皆不報

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皇太子代行給祭禮

武人王日乾等奏乞學與鄭貴妃官中妾內相稱
臣等見太子素訓高恭請靜德因奏請願王之國

以下原缺

上即遵屢旨速出人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

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

先是科臣張延登揭云自皇上御極以來閣臣

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而來竟

其用

九月新簡閣臣方從哲疏辭不允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

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

臣竊觀年來中外所囑囑仰望者不過曰

儲講

考舉

卷三十一 滿曆

三

知問齋

也封婚也故卜也補大條也起廢也釋繁也今閣

臣補矣滿朝薦等放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已多

得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

大且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況有新

臣受事畢力贊襄其功效當百倍於臣於此之時

使臣工輯睦以事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爲乃藩

籬未破攻擊仍煩遂令二三大臣相繼去國紀綱

爲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凡經年執事不過庚戌

之科場荆熊兩御史之行勘呂圖南之論劾以此

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等事務。本不甚關。

寅 萬曆四十二年

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而舉朝爲之。

正月諸司請定。福王之國水陸路程。發損護送。諸

閼然。無有寧日。奈何爲也。天下一家。萬姓一君。

應用事宜。時吉期已近。都察院亦惟補河南巡按。以

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

便料理。福藩公務。

二月初九日。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

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

后午時崩逝。

人。湖人云者。人旣以此加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

聖諭諭內閣。

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爲也。人才之生。最爲難得。其

朕 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

才堪爲大臣者。又經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

齋虔竭誠。祇禱在于。聖母前日。每視藥侍膳。

步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步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進一人甚難。凡有心胸。皆當保惜。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

十一月。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聖體萬安。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發旨擬行間。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

卿等擬救稿來看。

閼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時 聖母違和。

十二日。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

哭臨。

格果獲康愈。羣臣齊慶。奉候

內閣擬進 聖母還命救稿。

皇太子妃郭氏薨。

疏云。臣業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據戶部侍郎李

是年。奴酋圖其將上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

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

芳華

卷三十一

知問齋

欽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赦多昔年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部所開禁宗一款須稟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討秦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之罪卽重加懲創原不爲過惟是坐謀反則人以爲寬且重辟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不得不爲開列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湖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羊絨蘇州織造綾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當此民窮財盡過餉匱乏之日欲獨額賦則無以給軍不獨則民困愈甚臣等連日與百官哭臨人人皆咨嗟歎息謂聖母之惻怛慈仁皇上之孝誠哀慕普千古所未見至恭誦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悲思感戴又當如何

尊聖母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
閣臣催請候補科道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慈批恩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于下部見今敷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尚在調攝所有尊謚大與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衙門等上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羣臣如儀奉迎

芳華

卷三十一

知問齋

朕在几筵前恭候力疾親行上進尊謚以盡孝思至情

三月吏部具題陵工在邇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

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

初四日頒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感泣

五月命閣輔率中書官詣南薰殿恭寫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

輔臣等歷稽祖制凡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

慈園一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于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遵舊例題稱

十五日潞王薨

名朝嬰後
諡曰簡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分獻禮

禮臣孫慎行題 發引擇吉

聖諭諭內閣

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乃因思慕聖

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痰火上壅于五月十五日

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着該

部查優厚例出自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

議來行

閣部諸臣上疏恭慰 聖懷

言聖母崩 皇太子妃逝 皇太子第四子薨今

潞王又繼之變故相仍 宸衷慘怛伏乞勉抑

哀情以慰幽明之望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

揭云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

員及旗役軍匠人等幾于舉國而行內地空虛不

無可慮伏乞 嚴諭兵部行令該管衙門申明禁

令巡緝奸宄以保無虞

閣臣葉向高感觸 聖孝乞休

疏爲第四十五上云臣觀 皇上之事 聖母尊

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者

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當違和之時

虔請代之禱當升遐之日動辭踊之哀鴻名顯號

極典上儀凡可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

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攀號擁送 山陵裏事延

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爲感動于斯時也凡戴顏面

而爲人于者孰不自與其罔極之恩而苟有人焉

親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

思引退豈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即以臣言之

臣海上孤生家世貧賤其生也爲嘉靖己未之年

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爲

倭所迫徒步奔馳產臣于曠野旁無一人自斷其

臍復抱之而 野棲露宿饑餓不支更數日臣父

始覓得之相與扶掖逃生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隸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頽廢。洪水漂流。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爲子。不孝亦獨甚。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奈何獨使臣向隅而無訴乎。

關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敘餘忠。

考恭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奴又善勝以風之所歸者愈衆。則其聯屬撫綏。又至有法也。故奴酋之下。且且暮間耳。乘其未下之先。而我急爲之救援。則既可以恤小明仁。又可以勦強。示武于前。豈不甚得者。比關既併。將奴酋之勢愈大。志愈驕。而我中國之兵力愈不可制。貪目前之便宜。貽將來之大患。其貽禍尙必言哉。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嘉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括什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似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來。許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麗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駕幸慈寧宮。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考恭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聖上西向禮畢。上卽倚左門柱。設低坐。身俯白石欄。百官伏。御前叩頭畢。上練冠練袍。聖容粹穆。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羣臣跪候。聖上卽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

尊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

時御史劉光復伏于眾中曰陛下極慈愛太子

子極仁孝因奔稍後聲高而聖上聞之不甚悉

以爲別有爭執屢目攝之龍顏勃改數而責

之連呼提騎何在者三今中涓率下甚有挺杖

交下者聖上戒無亂殿但押令朝房待旨怒

稍夷又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

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

成又何疑耶復呼三孫至御前舉示衆曰俱

曾見否聞臣因請東宮出講復應曰稍待禪

後昨瑞王婚還原無別意不過以聖母之服

不便且聖母臨終囑我冊立皇孫我說少俟之

衆皆欣慰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

署大理寺篆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

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顧問皇太子

你有什么話一同說來太子云似此風顛之人決

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

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

涕

爲可恨。皇上又述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

臣聽聰尋誅張差於市竊聞劉二侍於內廷事

命相皇太子妃墳地及東宮生母皇貴妃墳

北關會白羊骨以老女許婚候兒子辨谷兒大且執

建州夷六人開原遣論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

發兵三千屯南關

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

煖免合而遼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

依強援于煖兒適爲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

甲不動以觀奴酋進止

咸鏡光鎮薊所駐三屯置庫隘稍拓之井及文武

廟梵宮道院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

在雲端有香錢簪取佐軍資光不入一錢皆以飭

材具有東湖因濠爲險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

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蠲可共游賞

縱釋馬三道着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刑侍郎張問達傳奉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

京師地震

芳基

卷三十一

高曆

三

知問齋

芳基

卷三十一

高曆

三

知問齋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

二月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人放榜後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以獎發除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鈺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輝房

步基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開齋

六月清河兵移出松山採木爲奴首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奏游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効

起居注之職向有一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廣其官而自領之

然向高便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稱而遂廢有以日後史事爲言者皆云其日係修史官自形各部本宜隨之內府其修史者自宜隨後史官遊歷不敢至內府過問可謂皆爲史役無去所藏漸耗

上軫念山東荒亂發帑金十六萬兩臨德倉米六萬石平糶米六萬石差御史過庭訓齋往設法賑濟

步基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開齋

按山東合省以連年荒旱二麥無收斗米千錢小民易子析骸且有父子相食者泰安安丘之間嘯聚數千人斬木揭竿幾成大亂撫臣錢士完按臣馮嘉會及本省鄉紳王象乾等交章上狀上惻然動念慨發帑金倉米命遣風力憲臣前往賑濟斯時東省仕紳以御史過庭訓奉差屯馬慈惠素著力言之都察院特疏上請時漏下三鼓上特遣內侍傳問云許多御史何爲獨差過庭訓辦事官劉賢回奏云山東人要他去上卽銜批云過庭訓着上緊前去速行賑濟以慰東人仰望之心庭訓卽星馳入境設法區處曲周民隱條陳凡數十上無不朝上夕下事無掣肘得隨力展布不數月而地方賴以全活者數百萬至如軍需國儲議留議還皇上一一報可亦異數也夫皇上方端居靜攝章疏大半留中而獨于東省之荒亂慨然發帑且于過庭訓之疏隨時批荅亦足見

丁巳 舊曆四月十五日

正月禮部導五年例議益

疏請應得諸臣。雍泰畢銷趙參。晉王之誥張佳。

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夢陽賀欽朱冠譚大初段

民魏學曾朱鴻謀魏時亮龐尚鵬陳茂烈姜漢黃

華汪宗初林絲楊起元汪治楊慎裴應章李中盛

訥會朝節黃鳳姜廷順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傅新

德沈節甫周怡梅景王宗沐張允濟李業董光封

馮應京放文禎共四十四人。奏請候。旨勅下翰

芳華

卷三十一

舊曆

三月

林院擬擬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景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虜事

疏曰看得套虜乞款邊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革

去七年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

竊惟一年兩市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

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

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卽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

恣大羊之求。填糴糞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二月禮部請。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詔考察京官。

直隸巡按毛堪疏請近歲蝗旱甚慘。懇。恩免稅。以

修實政。

禮部題請鑄福王第一子由。賜封德昌王印信。

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淹繫死亡。家

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五月。冊立各藩。

應天等處大蝗。巡撫王應麟奏請勸賑。

芳華

卷三十一

舊曆

三月

知問齋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割羊豕禱神

有蒲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茭蘆

不及五穀有一朱姓者性醜悉具見蝗已過遂寢

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鄰苗不損

正陽門箭樓成

七月初六日京師恠風聲若轟雷到倒正陽門外牌坊

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關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

以降政本、

聖諭兵部近來虜情變動、備禦宜周、秋防事宜、便行與督撫等官嚴督將吏、看實用心料理、務保萬全、宜府天鳴地震、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民釀亂、

戶科抄參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里、昧死陳言、蓋爲三縣田糧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闕辨訴耳、夫田糧

芳基

卷三十一

五

知問

卽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冊籍在嘉秀之豪僧有無描弄通同、不可不窮詰獎情各置之、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連晴、蔽天三災疊至、萬姓倒懸、各官請賑以重、

詔停刊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開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左、屯田災異浡加懇乞軫恤

受折以撫窮軍

十月命鼎渭准封代藩世子

先是鼎渭生于隆慶五年、鼎涉生于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因代王爾愛鼎涉、謀黜鼎渭、捏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子第三子薨

潞簡王妃李氏懇請天恩特准襲封以重孤藩

時世子年已九歲賜名常坊

芳基

卷三十一

五

知問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勅募將郭珍選李家峪守備魏允高降罰有差

隆德殷災募修玉牒成加効勞諸臣侯拱宸等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

十二月大學上方從哲疏

奏曰竊見數月以來朝廷之上政事日墮章奏日積外廷之仰望益切而批發益遲諸臣之陳奏

徒煩而充行無日臣內循職業外惕人言憂心如

焚莫知所以爲計事體重大者皇上既以爲重

而慎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臣等懇

祈迫切者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

容者又因其緩而故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

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夫其所催請者

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

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

始以因循之意察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

芳基

卷三十一

知問齊

勝之獎相持不已舉行無期畢竟朝政何時疏通
人心何時愉快而臣等尸位之罪何時可以少解也
礦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
已追獲伏法

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即出
其大如斗色紅黃明亮燒煙直上約高二三丈恍

惚望之隱隱似有動躍狀尋復墜下散漫無踪

江南風異

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唧尾渡江而南處處食苗

戊午 萬曆四十六年

四月奴兒哈赤得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

十五日交晨突執遊擊李承芳城遂陷因以漢字

傳檄清河薊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總兵

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督退誘我

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顏廷相遊

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虜東西風動會正陽門

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鎮兵及徵麻將杜松屯山

芳基

卷三十一

知問齊

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

時楊鶴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經畧

詔總督俞大猷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孫

山海徐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遼報不至凡

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滿謫諸救廷議懇發帑金

餉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上諭內帑無措止括

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譚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

虜二萬人瀋陽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職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貢夷文請和

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畧以獲北開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辭，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謀叢秘。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

經署楊錦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赴堡報疏，請就近徵調。上罷維翰，令錦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上可其奏。論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同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難輸草

七月，賜死事總兵張承胤謚，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奴兒哈赤從鴨鵝關入。

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備賢拒守，援速遊擊張旆請戰不從，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

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備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

偵報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宰煖合衆近十萬。

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又設援遼餉司。

八月，特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令下，故皆逾期，試初場。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相以朔三日馳潘陽，遇賊數千騎，拒卻之，斬級七十六。

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警及出光旗，東主兵而星隕地度。十二月，北關夷金台失，以男得兒章台州勦奴酋一案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

是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阜城上。

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謚文節，沈鯉太保。

已未 萬曆四十七年

二月，經略楊鎬決策，以十一日，誓師遼陽。

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寶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柏率衆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驛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四

知問齋

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皆已梟撫順陣。

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

十八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

其占四夷

來

上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大學士方從哲稟書從師。秦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逆首得預爲地。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五

知問齋

灾，火器燬盡，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

揭會試榜，莊際昌第一，主試則史侍史繼偕禮侍韓爌。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于壯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

黃蓋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

廷議頗謂李如柏衰懦不堪登壇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 上竟遣如楨往撤如柏侯勦 諭經略楊錦戴罪跡事趣宜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今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遇覆盡殲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知問齋

公北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 諭以一旅屯沿江寒奴酋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卽襲老塞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遼民爲兵并捐俸濟餉御史楊鶴因 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屬及望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

宜武門外欄開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鐵嶺

安堡

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胥後命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借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 中國爲南朝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鼓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燬新盟孤城立下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死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潘鐵奔潰

上超擢熊廷弼食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錦經略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知問齋

起泰寧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改差御史張銓按遼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

蓋自開原既赴潘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

經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

屯以捷聞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緹騎速治楊錦、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

上以速敷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予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遇其深入，巡撫周永春

奏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齊

以奴酋挾率賽為質，且連援免諸營，持諭帖激抄花虎愁，啖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

十一月十一日，日生暈兩耳，及背氣二道，芒色甚異。

是年武原舉項應劉詔為鄉貢，其素屬高顯仗義，扶危不能盡述，即如彭昭毅職，彈使時防禦，敵川夜間倭軍騎赴勤，詔憐其獨行奔獲，使跪者，其二十里北入城，已三鼓，詔投驚詢何來，詔曰與公同難，因把臂痛哭，為友之風，足為世勸。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為民。

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遠之說屢試不驗矣，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鐵陽、寬奠、鎮江皆富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竊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一百里，如何能濟。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圍城警擾。

四月初六日，中官皇后崩。

奏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齊

五月，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榻，諭以枚卜已有票旨，東事在克，大寮科道稍俟即發。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閣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四柱設防，瀋陽卻之。

上特發帑金三十萬。

關陝永保援兵俱遁。

七月初九日，聖諭內閣。

前皇太子來大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欣問。

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墳之側極爲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

十四日、聖諭禮部、

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負裏內治四十餘年仁教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今苑中外者聞忽以疾崩逝宜有徽稱以詔來世朕定舊典與傳採群議茲以天地宗廟社稷遣官持節發冊諡爲孝端皇后爾部便抄行天下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

臣練兵巡歷已周謹陳軍勢兵情乞 勅該部酌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二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俱無上等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并可充廝養者不過四千其真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閱三營火銃器械督營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透曉陣

芳基

卷三十一

五十一

知問齋

芳基

卷三十一

五十一

知問齋

法諸將第督軍演操方圓曲直衛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略也總之征調之人習于兵革召募之人有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舍派之兵類多老弱悉應退回蓋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以拊循便無攜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厚餉即教習調遣久暫遠近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獨異是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糧六斗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即于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怨思居者仇倘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宗保固皇圖三十一日酉時 帝崩

皇太子今旨查舊規報計于各宗室其合行喪禮者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看又旨免命婦哭臨并祭

皇太子今旨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首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散同

禮部啓爲查照無據之例亟寢非禮之封

內閣方從哲傳皇太子殿下今旨父皇遺言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不行欽此隨即詳考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于之義貴妃事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開倡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逝世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及致詳耶先帝念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號之間殿下帶先帝之心亦不在尊榮之末且王皇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

所留意者乃恩典尚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于其子母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悵也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中齡繼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民生日促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遽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過允賴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后八皇太子聰明仁孝睿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承弘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特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解赴九邊着彼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皇太子今旨八月初一日光宗即皇帝位

卷三十一末

昭代芳華卷之三十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光宗貞皇帝

庚申八月丙午朔爲泰昌元年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詔告天下。

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載，軋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已之永，忽陟上

方基

卷三十二 泰昌

日月

賓之馭，顧命神器，昇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牋之請，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永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親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水，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憂憲，是訓是行，屬茲肅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

二日，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餉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

心以培士氣

輔臣方從哲請復王昺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昺疏被御史劉光復劾，辭頗切直，神廟以昺位貴，奏革職爲民。

三日，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起廢官。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

太僕寺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

芳基

卷三十三 崇禎

知問齋

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科臣惠世揚疏

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蠹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

六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

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嬖倖。

御史張潑論相臣內外兼用。

疏曰：「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家不專在詞林，不皆此也。黃文簡淵以

而當時起家不專在詞林，不皆此也。黃文簡淵以

中書舍人入金文敏劾致以給事中入黃轂愍

薛文靖瑄以御史入李文達賢方文襄獻夫以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爲拘拘也

吏部奏請冊立東宮上曰立東宮謹遵遺詔

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定朝儀

十二日朝過仍照舊三六九日視朝

八日御史申廷謨爲枚卜推舉疏

九日袁應泰巡撫遼東

芳畹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

一曰充仁義謂宜復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

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宜嚴治遼東敗將

逃兵之罪

楊錦覆師李繼翰割地李如楨如柏失機劉國祥庫餉袁大有彭綱紀紀律不嚴皆當逮問正法也

十一日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虛公二字規臣臺臣張潯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二日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列爲十條

一陸孝思一科聖躬一備輔導一勤政事一通言路一起廢弁一振吏治一謹廟寺一嚴武備一固防

上諭內閣

奏

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扇

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

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以後凡

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特諭

十四日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

十五日大學士方從哲奏建儲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餌

先頭疏救御史劉允復神宗怒其違例遂聞奏擬退胞治名市思費而錮繫高牆五載上尊號

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恪神明仁義位育始以

勵精圖治迄于久道化成執勉之周綱解恢恢之殷綱用能使吏稱民安府修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懷靡勁而弗推磨曆數于四十八年永祚胤于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名者矣不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願予寡昧嗣纂丕基屬訪落之在茲豈觀揚之敢後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諡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皇考之休于罔極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昌

五

知問齊

十六日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欽點何宗

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

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

八日楊漣奏四事

禮科署事楊漣申明禮制疏曰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度諸臣處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 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盛不敢輕瀆仰混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首莫要于尊 朝廷用敢撮其大要列為數端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速使 皇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昌

六

知問齊

城之內 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于其間每遇 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憲典察稽近契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一日遵 祖宗遺制 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荅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敬室請司職掌

芳草

卷三十三

恭

知問齋

宜宣問一有宜問即使恪恭令皇上聰明天縱
度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特臣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群情尤
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
幾人特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
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
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帑藏虛空之故作何
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奴酋未
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畧
戰守機宜狡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
嘗自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
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担荷苟且延挨有負封
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時一加
詰問庶幾情竅知微職守無曠一日明人臣進退
之禮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先帝寬仁大度
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恃倖言歸仍
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芳草

卷三十三

恭

知問齋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
之固至或服闋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選或巡行
省方而竟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
來之效尤無已伏乞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
已後凡經彈劾者一虛公核奏國家之事權
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
概從格套曲賜寬留一日申章疏奏請之體先
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
及它事言一人而攬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
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
者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
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
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
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勘司道府縣等官有
廉表特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
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
使舉劾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以
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幸茲朝政收觀

易曉之日不避煩聒亟爲申請

十九日禮部署部事侍讀學士孫如游 欽奉 制

諭會同英國公使張惟賢等恭擬

大行皇帝尊諡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諡冊

制諭禮部

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宣陰教生而儻體沒則同

方墓

卷三十二 奏昌

知問齋

尊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

閨範贊成化理朕自蚤歲仰荷恩勳不幸 先考

上升曾尊養之勿逮典言風水深疚於衷今將屆

祔葬祔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禮儀來聞

制諭禮部

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歸因心之

孝莫鮮於衷亦以不置之思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邇

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

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靖今居禮輅徒有痛

於懷倦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節闕

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聞 聖躬請冊立

東宮 二十日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二十一日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

疏曰臣切見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徭借資民力

而剝民者則滋甚乘障守隨借資軍力而剝軍者

則滋甚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貴官爲甚所

以用貴官者則事例爲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

爲甚所以用債帥者則文職爲之開竇也自東事

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

盜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

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

夕償于民輸者什佰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

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貴官此與自取何

異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砂磧所恃者將

芳墓

卷三十三 奏昌

知問齋

也以債而取之其償也寧不以剝而填之故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要路積功累勞未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資賄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稽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償乎哉

二十二日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饗 萬安

以下原缺

十三日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惠桂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奉 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即議諡及合行禮儀具奏○又論選侍李氏封皇貴妃二十四日

御史王遠宜上言治平第一要務

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綜核吏治而總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

步奏

卷三二

奏昌

主

知開齋

給事中楊璉奏

畧曰諸臣尋見 天顏大覺手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全是用藥差悞所致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藥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笑笑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與居之無節侍御之蠱

惑必文昇籍口以益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
出煽布以掩外庭攻摘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
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

十五日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上召閣部九卿科道千臈清官上御

東暖閣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上命

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論速

封

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睹天顏耳聆天語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昌 知問齋

惓惓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爲重臣等自

當仰體但臣部前奉聖諭上孝端貞恪莊惠

仁明婉天統聖顯皇后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

天胤聖皇太后尊諡加封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爲皇后皆未經告竣若

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若論皇儲

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

中外則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卽從該監之請

亦未爲不可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

舉行

二十七日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栢李如楨逗遛誤

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

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御史左光斗奏

近據經畧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粟一空人馬倒

臥道路枕藉米粟滿貫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昌 知問齋

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日騰日貴爲今之計急截

漕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運至本處今河西河東

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

作有獲再行區處此今日救飢第一着請發帑金

二十萬兩置買花布尤今日救寒第一着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臈清宮

諸臣問安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

儲原卜期宜移近番竣吉典以慰聖懷上因

顧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

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逮及此 止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制

是日李可灼進藥

桐岡楊嗣昌奏言

正位應天開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至于饑已而船夥不到則米肆几于罷市小民思聞一逞地滿求以足食者足民民行勝國勝于有德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免遼東索之臣部臣節索之地方索之百姓節索之何處豈可不為料理

芳華

卷三二

泰昌

五

知問齋

追奴酋于互廣

刑科魏應嘉會議奏

累日熊廷弼之經畧遼東也雖支掉一年看近日金皇殺傷無辜不報不致謂無罪

九月乙亥朔

帝崩 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

居於凡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

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末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

承洪緒興疲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猷述端屬後賢

皇長子 茂賢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其

恪守 祖宗夔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

典制冠婚擇吉發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

芳華

卷三二

泰昌

十六

知問齋

御務近端良内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

心協贊永保基圖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 大行皇帝令行喪禮

著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具儀來看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

禮部欽奉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著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訖清宮

禮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懽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

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今旨例行 郊祀

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

恭惟 殿下暫居慈寧已卜日 登極自當移駐

乾清宮矣從此宮闈嚴遠外廷通隔臣等即有保

去方墓 卷三十二 奏目 七 知閣齋

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恃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

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曷

勝慶幸第 殿下方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

此朝夕 先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

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不無

形骸之隔且 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蛾眉粉

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開匪細語曰不見

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爲 宗社自愛更

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宗室

梓宮安設于仁智殿 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

使一切官嬪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

火一以肅 先帝閨闈之儀範

御史左光斗上言

內廷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

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

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

芳墓 卷三十二 奏目 七 知閣齋

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各分倒

置臣竊惑之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

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望 殿下收回

遺命仍令守 選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

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

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正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

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奉合將 冊

封吉期另行選擇

御史王安舜奏

畧曰：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臨御，儼然步履數次，召見諄然辭色。諸臣方日祈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賓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爲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言也。忽接邸報，奉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紅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熾熱之症，幾何而不速之逝乎？乃蒙我殿下頒以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竊謂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善而薦之，不可言也。夫使賞之不頒，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何物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益不能嘿嘿。奉令旨李可灼，先

芳華

卷三十三

九

知問齋

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姑從輕司，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

畧曰：頃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恫惻。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磔其骨。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

奉令旨：先帝自在青宮，宿症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感勞瘁，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

芳華

卷三十三

十

知問齋

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悞者，司禮監查明奏處。

御史郭如楚奏

畧曰：恭惟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唐虞，不幸倏爾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間遠近。殿下以冲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三三大臣詳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李氏以進御舊愛，微加封之，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皇祖之山陵未裏，大行皇帝之

梓官初抵。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床第私思。何忍獨急。昨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緩議。

文選司主事呂維祺啓

諸臣覩殿下粹潤之姿。墨戚之容。俱手額解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惟是殿下。一身是二祖列宗之所託脉。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具議。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傍。問誰風

考事

卷三十二 本昌

主

知問齋

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闕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式憑之。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蓋防者不干著而于微。杜者不干成而于漸。崔文昇不誅。李可灼蒙賞。貸罰無章。國無法矣。選侍之封蒙旨另議具奏仰見。殿下慎重至意。周嘉謨等本中。移宮之語。誠爲篤論。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

兵科楊連上言

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殿下即日登極。用洽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擇吉者。固以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界之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殿下。暫居燕慶宮者。實有鑒于皇祖鄭妃之事。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此

考事

卷三十二 本昌

主

知問齋

職等之私願。忠于殿下者也。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大寶。豈有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法。今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耽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遜避一宮。填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累朝之有。而後出官乎。抑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臣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不得藉口擇日。立刻

移入一別殿養老自便是守禮安分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三朝養老之恩有以效忠于先帝之子孫無謂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

李選侍移居于仁壽殿

改元泰昌

禮制李若生奏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年號之日前奉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先帝即位雖僅預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大義豈使今覽之不在青史文無年號至今人心不寧堂堂明朝豈又有此大闕大謬臣謂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為我殿下紀元今年自八月初一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防宜備之先帝與泰昌每年月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先帝之年號既不斷萬曆之實數又不碍殿下明年之稱元賀至便也御史張藻奏先帝等歲以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慶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解宗乎不附廟乎獨宗附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

芳華

卷三十三

知問齋

初六日庚辰帝即位

七日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隨駕值宿文武諸臣姓名

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

一日保身一日定志一日講學一日勤政一日納諫一日謹微而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願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帝座以至公至虛之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妨斟酌以求至當議既定

芳華

卷三十三

知問齋

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則思堅冰大小聯為一心官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所幹旋而靡不如意

給事惠世揚奏輔臣察方從哲三可殺

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修

御史顧健奏

畧曰時事之足厘宸衷者無如遠左一事竊惟奴曾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蔓之勢難圖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為輕嘗繼以失利于

戰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觀全遼之情形，但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

袁應泰巡撫遼東

十二日，大學士方從哲奏乞致仕，上溫荅，不允辭。

御史馮三元奏

畧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況庸特達之知，專閹外之寄，騷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之

芳華

卷三十二

奏目

知問齋

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逞臆行私，妬賢嫉能，愁民悞國，如經畧熊廷弼其人者哉？臣謹按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試爲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爲司命，而今日恣搬運以當奴，明日恣搬運以當奴，曾一騎不放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燼，曾無防閑，何其疎也。向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一鼓而登，發策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爲奴內患，爲我外授，金白告急，適臣欲以二百

萬爲之應援，而廷弼不能用也。坐使奴去腹心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健兒不以繫侮而以沒壞，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負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敵乎？此其無謀四也。瀋陽之犯，我主彼客，我逸彼勞，俯陣督師，藏形設伏，推鋒制敵，正在今日，乃賊來而聽其蹂踐，賊去而謬曰堵回，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要害，走集也。地在能守，人力可効，乃數十一屯，數百一系，如以蛙噉蛇，相次俱盡，此其無謀六也。

芳華

卷三十二

奏目

奏目

知問齋

遼人可用而不欲用，礦兵可用而不能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此其無謀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剪，剪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遙也。今之請數，有剪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乎？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固應然，而動爲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何爲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

也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也

經畧熊廷弼乞 賜罷斥勘問

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慙等交章論職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悞國一疏數職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能職而遣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遣必亡職罷而遣必存計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遣必急急議罷職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

去來

卷三十一

三

知問齊

敢承

江西大水

御史申廷謨奏請賜民租

科臣楊連奏

畧曰爲熊廷弼者有二策焉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群策勉圖後功卽萬矢攢胸吾目不瞬全則精力普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用億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上方藩蒿待罪求賢速代諸 旨上裁祇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至于廟堂之上亦當焦心遠計博採群謀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無得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徹後來之心東事其瘳乎

兵科楊連劾本兵黃嘉善八次奏

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

去來

卷三十一

三

知問齊

便已祖落道路沸傳皆知爲奸黨陰謀醫藥難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實不意其猝遽之中復爲醫藥所傷而身軀一蹙遂不可起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誰實謀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旣曰殊失敬慎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而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正不得以含糊結局。

黃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華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漸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

御史張修德糾經畧熊廷弼

疏曰熊廷弼一荆南書生聽勸御史耳其先世非有剖符分壤之功又非有威曉肺腑之親皇祖因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畧界之司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國

考索

卷三十二 奉旨

五

知問齊

家正賦加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皇皇尚方勅賜軍門大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內庫蓄積內府珍幣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賚吾意廷弼于此時上之當縛名王擒貴人以長纆繫奴酋之頸于闕下次則斬將奪旗設奇制勝又次則勵兵秣馬還將練兵退門庭之寇于方張焉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村落搶矣屯保破矣虜酋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嘖嘖曉強口臣竊曰遣將而中制者敗從古所忌且英

雄舉事不肯俯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濟陽而遼陽一片土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喪盡遺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顧欲遣之他人從何處下手。

詞臣張魏陳十事

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

二十因日戊戌赤氣亘天

考索

卷三十二 奉旨

三

知問齊

占口臣叛國紀大將死又曰天下大旱又曰倭臣在側屬鄭分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請保全李選氏戶科王繼曾奉旨會議經臣去留諭內閣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嘯覺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最勳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傳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遼東經畧熊廷弼繳還上方席崇符罪

遼東經畧熊廷弼奉旨解任回籍聽助兵部助議
定奪仍料理候代員缺命該部卽會推

方集

卷三十二

奏

三

知問齋

三月甲辰

泰昌元年

能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績暫署本兵
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葬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

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部係
如游監禮部御馬太監王進忠掩土

武選主事賀萬作言違事宜恤遼人開屯田用餌以
佐行間簡汰以清兵食

遼東經畧熊廷弼數疏陳列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
臣魏應嘉交章駁之

芳皋

卷三十二

奏

三

知問齋

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
欲罪以捏造逆榜者于是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
文之疏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
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
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
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畧遼東

刑部主事董繼周上言海運募兵之効請纓遼左
科臣楊建泰助事勿遣言官

御史吳應琦奏勸官必須另遣

疏曰大凡兩造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必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朝廷之心復以文致開展辨則將來敗壞邊事者益何所顧忌風聞言事科道職掌今言及遠事便擅扯借性則後有掩敗為功指鹿為馬者誰肯復為摘發乎此三大不便也伏乞聖慈收回成命速下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一一查明確從

去其

卷三十三 奏昌

三十三

如問齊

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仍各照舊供職庶言官益殫忠猷而邊臣共加震懼矣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籌兵食疏

請力行孝宗廟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錢糧簡各兵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偶有不足當亟復屯鹽之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國家不必避乎勞怨明告皇上慎德以懷承國與民苦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者停之食

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淮何宗彥入閣

十八日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廣徵李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健唐允恭報可

吏部接出聖諭

今歲皇祖考妣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

去其

卷三十三 奏昌

三十四

如問齊

有昨山陵喪事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恭重尚書孫如游
以一人獨任艱煩殫竭忠猷悉心籌畫動庸懋著
勞績可嘉今特茲簡任著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
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勞臣至意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為揆席特從傳奉舉朝
太駭聽聞謹合辭糾駁伏乞皇上收回成命以杜
黃緣以維廉耻
二十四日噶魯宮灾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
熾鸞相開甚遠，已差人守護，今熾鸞官雖毀，退侍
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南臺御史傅宗舉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誤。

御史馬逢皋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正
典刑。

科臣毛士龍臺臣方震孺王允成皆疏奏姚宗文諸
罪狀。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勦熊廷弼揭。

今同勦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
軍民審一人有一人口辭，勦一處有一處結狀，經
一官有一官勘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增損
一字也。誠如是而過真，敢不服，敢不相下，臣意氣
雖願經營久定，卽奴酋挾衆恃強，逼處撫順，而潘
奉諸將自能應禦，迨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驚亂
也。若謂職之功罪小，而封疆之關係大，則又溺其
旨矣。使功罪無關於封疆也，焉用勦？正惟關係封
疆，勦而是戰守有所持循，勦而非當事亟圖改正，
勦而功則寬臣以安衆，勦而罪則處臣以懲衆，如
分功罪封疆爲兩是欲勦臣於封疆外也。

禮科周布令陳十二要。

一、惕已事。二、論相職。三、斷詔旨。四、別批答。五、親典
禮。六、公賞罰。七、彙奏疏。八、宜和衷。九、慎保舉。十、飭
京營。十一、責成閣邊。十二、增廣武舉。

禮科李若珪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
經畧熊廷弼交代。

芳華

卷三二

泰昌

三六

知問齋

疏曰蒙旨者本新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督率而臣可以交代行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旗本牌冊卷等項一咨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臺省諸臣參臣以破壞遠遺他人欲勒臣于開外自裁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事體難料而臣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情之于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日自清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賊陷瀋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守寬叢縣陽長永寬莫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入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俾貢車牛夫仗催趨置辦皆足供餽新餉與臣毫不相干昨據餉司揭報自臣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并公費

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米壹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是從何來經畧經手錢糧舊管宴賞欽賞功優恤各有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戰帶來犒賞調利助修敵臺開原遼募兵存剩地方輸助紙贖寄收南戶部等衙門輸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萬兩九邊餉賞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聽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一百三十萬七千有奇職與撫按開臣陸續支賞開除過四十一萬一千有奇爲新經臣犒賞之用俱問監軍道管糧廳細冊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糜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計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甲梁以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鎗刀鎗叉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

以五千餘計。銀鑊各錄以九千餘計。鎗輪火人火馬火鑼萬餘。敵砲以十萬。釘鐵牌棉刺馬鎗等項。無算。皆詳具各司營冊中。而職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丁家泊斬捕西虜。而炒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煖兒二十四營。而東西勝不復交通。年餘已來。河東有犯搶否。半年已來。塘報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問。臣姚宗文五萬出關四千遺。慙之力。抑職稽摩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奴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佯示進取。而賊又畏不敢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潘奉修守以備賊。賊亦懼甚。悉撤東邊。反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剿。頃者搶掠棄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取遼陽已絕口不道。欲攻潘奉。又畏我砲車打擊。計惟待我進剿。背城借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其大景也何一件。而非職大疾呼爭口鬬氣。所得來何一事。而非職廢設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職身親腳到。口

芳基

卷三三

三月

三

知問齋

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一時綱紀蠱陳。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爲之好機括。惟只將儒將庸兵弱兵少八字。不得奏手。顧臣私與各道議便。當尋一用儒用弱用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掙襲。以殺其勢。而亂其心。可坐而用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親往潘奉與諸將帥密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潘奉及各兵六七萬。札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勿輕動。別遣毛浙各兵出寬。凌川土各兵出清河。入揭勒。此兩處賊無重兵。可衝行無阻。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箱棚帳鍋口斧鑊繩釘之類。已撤諸將秘辦停當。卽土城不能速築。權用木城亦撤。諭每軍砍木一根聽候。況賊中部落。無食無鹽。無布。又搬運木石。包築山城。甚苦。頃又縮新寨十數里。另起一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必

芳基

卷三三

三月

三

知問齋

內潰然職向不欲明言以俟中外之應援今到此地位不得不言而猶非臣做出纔說初意也然新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商說頗肯肯而不以此為謬此又交代之方畧也

給事惠世揚遇灾陳言

上下交修之實則爵賞之當裁也黨禁之當開也冗官之當議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念也

南御史李希孔糾閣科

是時科罷宗文升臣毛士龍則有洞清孤特之請臺臣方寶瑞則有富易不言之評王允誠一疏再

芝塞 卷三十二 泰昌 聖王 知問齋

疏而又繼之以駁楊炳若照燭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于三疏廣明陰奸饒甲二義推敵咨選庸弁阻抑考選諸罪狀不遺餘力但蓋延之議總之他聞進一事而起

尚書黃克纘奏

畧曰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于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過拾得珠結還與 遜侍而與王承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駢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 李遜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為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

猶天地也履后上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獄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給事中趙時用奏時事

謂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追尋者門戶之說先也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鬭能斷遠之者是也

芝塞 卷三十二 泰昌 聖王 知問齋

試御史方震瑞奏請激濁揚清

謂天下貪吏多而德貪之法莫克綱漏于吾州官商于金歸間有二三孤寒清官獨舉其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封之選與越或因而益其困頓而割山金穴之子乃相率而變其計抽命窮諸影自誇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臯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

一防推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厲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朝省一速覆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

畧曰臣妄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者即行停止

去嘉

卷三十三 泰昌

四三

知問齋

將所省安家行糧抵作加派之數發遼東使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衆充虛數不若用已試之將得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當調用者也聞寧夏總兵王汝愈甘肅總兵祁秉忠俱身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項遼左新經撫有請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讎之且三鎮并叙可也

御史張捷奏慎徵決漕

伏乞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忱有澤宮慎防之至慮嚴勅一應中官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又使大臣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官府通爲一體而明良比隆三代矣

都給事楊建敏述移宮始末

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閒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慢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臣是以心口相問憂

去嘉

卷三十三 泰昌

四四

知問齋

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關部大臣入者臣冒犯忿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景象也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即日登極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客卜吉。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適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臣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可托。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聖駕果輕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已刻之光景也。至初二日。九卿科道左光斗等有移宮之公疏。蓋因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宮。又無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自不得不以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慈慶宮前。慎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後。宮臣隨同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聖之大寶始安。

考本

卷三十二 泰昌

四十五

知問齋

先帝在天之靈。始委大臣于此。密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端。只宜職厥渠魁。無深求蔓引。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臣子尋常事。臣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諸瑣言之。豈得已乎哉。乞採臣之懇言。更於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亦遵愛先帝之愛子愛女耳。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其慚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詔曰。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

考本

卷三十二 泰昌

四十六

知問齋

授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

一防嚴宮禁、一壯維城保護、皇五弟一慎內旨、

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部覆、一勵廉耻、一接群

臣、一諭和衷、一親講祀、

盜竊承運庫祭品、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

奉旨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者三朝、從來未
有朕春任者舊、簡賴方殷、卿乃連朝乞身、情詞自

可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煖閣、而見大臣李選侍
許而後悔、暨朕出煖閣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鳳
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往不放、若
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及至前宮

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
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
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
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
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屏息紛

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
大學士就第、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兼
賜蔭、

詹事公孫疏言、

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聖人、僅一月太平、一
子、不覺髮墜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歎、竟夜徬徨。
又聞南北臣僚、所論先帝升遐一節、述涉怪異、
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陛下共戴之仇、以萬目明見之

去五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事、咸千古不決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
早爲之辨也、臣不忍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
思滌濯兩月之囁詞、密綿惟科臣楊漣疏中所述
情景、最爲真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贊
兩代光明謚靖之治、

禮科李若珪奉旨圓詔恭選大婚、

都給事楊漣乞歸疏、

日臣楚鄧堅儒、荷蒙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
當光宗初登大寶、陡膺老病之時、臣竊心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于柔情，不八日，命危于奸孽，宿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錄一疏，自分妄言官腹，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俯垂采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特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託，爲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卽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

乃因本月備述移宮始末一疏，伏蒙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未甚詳，加以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兄禮薦厚之次第，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唐虞，旣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此則有大不安者，臣今日引分省他，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悅，臣兒童讀詩書，卽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諱者？又況移宮始末

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阻，而決于求去也？抵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飢饉之人，而際兩朝知遇，被聖明獎誨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資兩朝之遇，金步歸望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卽不幸自先大馬卒，與清堅持此二字以報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歎龍逢比干當年遭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恋日復一日，或不免借王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者鷹鵠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蠅蚊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恋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皇上之所以蓄臣也。

昭代考舉卷之三十三

武原臣徐昌治述

熹宗愍皇帝光宗長子
在位七年

辛酉天啓元年正月，上御殿，羣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請開經筵日講。

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鄒元標起用。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命照淑妃泰氏例行。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論鄭貴妃李選侍。

遼東經畧袁應泰備陳戰守，并議復撫順。

考其

卷三十三

天啓

二月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

先責黃克纘以不可去之義，繼謂楊漣以無罪去

國，殊令忠臣扼腕。李若珪以抄叅引義，更令言官

短氣。

發內帑五十萬兩，遼東充餉。

土星逆入井宿。

享太廟。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並明去國之意。

臣方條陳大禮，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帝

領推算，又爲帶領者重請勘合，臣謂既云帶領，則

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必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

自行入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驛路，傷害地方，無異

虎狼，有慨于中久矣。況今民生困苦，萬不能堪，故

據疏抄叅，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錢之漸，杜

冠婚冒版之機，乃職欲遏其勢，而果已示其權，懲

職以誼言官之口，天下事尙可言哉。

御史馬逢臯乞嚴勅會議，以定國是。

臣伏覲科臣楊漣近來一疏再疏，其說甚詳，

考其

卷三十三

天啓

二

九月

總爲前移官一事，夫移官何罪哉？無罪卽功

罪在攻大璫，功在安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

去。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知

皇上爲重，不知其他，止知安皇上爲急，不計其

他。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

進矣，直去媚者進矣。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

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

暫准病告，心跡自白。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

禮臣孫如游爲職所糾決意求歸乃突爾上疏求

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闕矣似此舉動成何行

徑數月以來 中旨之爭頻見章奏開 中旨者

自用如游始則塞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

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尙書

贈趙煥太子太保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

法基 卷三十三 天崇

皇極門鑒柱遣尙書王佐行禮

上行冠禮

御史方震孺奏三事

一曰 國本之事張差是也其次分門戶之說又

其次移 宮之事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教命之說

敬天法風崇儉恤民聽言凡五事

御史周宗建奏爲直抒公論闡發真忠

請謚先臣顧存仁顧憲成陶望齡王世貞四人

起黃汝民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爲吏科左給事中

二月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慎言條議起廢

起濮中王南駿封郎

武選司鄭嘉遇督理清黃

復駢馬王昺膳養田租

詞臣徐光啓籌兵事竣加少詹以病乞歸

贈原任大學士計國官階誥命

法基 卷三十三 天崇

御史高弘圖請 召還楊漣賈繼春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慎始五要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本唐世濟朱世守巡撫應天南頓廣西

兵科蕭基奏夷謀巨測

臣見正月中遼東總兵李永芳有投降真夷總兵

賀世賢放進之報越二日總兵放進收留

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總兵索我投降夷

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怪哉何其輕也

遼東荒已久。何至今方用餒閒奴騎兩月絕跡而西夷降者。廣至保無借運乎。夷虜居草野。瞰腥羶。是其性。若有如許牛羊車輻。何不往牧彼方。乃遠來援我。據報夷人五六千。此非一日一夜。冥冥悄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臣不能無疑。即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其可無慮乎。

御史周宗建奏邊計

遼事之壞。不壞于無兵無餉。不壞于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于大臣之無識。

考本

卷三十三

天啓

五

知問齋

日

二月初三日。日。戰雨。傍有平。如月。戰。光。順。其。閉。煉。條。然。如。玉。環。其。大。竟。天。日。辰。至。午。方。散。

三法司會審楊錫李如楨

奉旨楊錫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欺罔罪狀甚

明刑章宜正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廕

閏二月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經綸之出當平牽制之文當夾官府之法當一政刑之明當速保舉之法當嚴廵撫之任當久遺佚之材當收起廢之法當核補官之期當一文卷之

利宜嚴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詔九邊嚴加防備

御史譚雲翼救急八款

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才固出海之防設關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遂哨探之役

考本

卷三十三

天啓

六

知問齋

戶部主事陳國鑰

疏請

旌祖陳榮孝行

榮建寧人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抵可愈目疾為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又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送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潮達岍卒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于附舟郡守縱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速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敢忘母而已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承寧伯。王昇新城伯。
遼東經畧老應泰條上夷氛正熾。應援太緩。
吏部等衙門會議。

奉 聖旨。移官如未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
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懷言等
身居官路。不肯直制是非。卻乃背公植黨。本當革
職。念輔臣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懷言高弘圖俱
罰俸二年。王大年罰俸半年。王志道等姑且不究。
起孫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食都御
史。總理糧餉。米延禧南祭酒。

卷三十三

天啓

七

知開齊

御史劉大受言。特政五隔。
上與下之情隔。大臣與小臣之情隔。京臣與邊臣
之情隔。腹裏與塞外之情隔。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仲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
於曆法。宜起用釐正。
戶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愛。
選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招徠之難測。
昭和殿災。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回奏。

曰。熊廷弼有揮霍之雄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
陽陳額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
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民安于居。商旅紛于途。而
後之人。因之為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
庶垂泣而思。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惟是
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息緩。性不急。則功不
成。況又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于鄰居。採木
于園林。移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甚者督工。刻

芳琴

卷三十三

天啓

人

知開齊

期于鄉紳。青衿役無豁免。能無騰謗聲乎。
禮部奏言。陵穴驚聞。后底。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
各官看議。
恤錄首諸建儲舊輔沈沈。贈呂坤刑部尚書。
三月。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
兵科蕭基劾閩臣姚宗文。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
御史周邦基奏。用言宜核其實。
潘遂相繼陷。

先是奴賊傾巢而來夜半渡河深入攻瀋陽川兵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攻可以成功既而賀世賢開門與李永芳合而瀋陽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為后柱司泰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而虜以鉄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斬賊落馬者三四十人賊卻而復前後虜益衆諸軍飢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泰邦屏皆戰死而奴賊遂深入圍遼陽經臣奏應泰親自出城督戰互有勝負既而賊分步兵攻小西門馬達賊攻東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張銓東西分守賊勢益衆監軍牛繼隆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研射落水扶傷而走城中火器幾罄經臣與按臣及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徽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關外寄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已而賊并攻益急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何廷魁視其

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

起兵部左侍郎熊廷弼仍前經畧

起鮑應齋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尤祿寺丞

四月以李宗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

一寧前通泰誠王化與舊得西虜之情狀一兵事急如大凡東事本意求皇上體覽陛下兵事旁午本章甚多劉臣宜取辦林宜四其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一要緊軍務不必

從部議罷一遣官分道募兵一遣火器大工宜暫停上一承勦賊除根本重地加瓜遼餉亟免以安民心一越旅練兵御史先某京城之兵以收號雄以散奸棍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一練兵少庸徐光裕向在天津印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愾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十餘少庸徐光裕相度設防外向無車砲當即已備起宜責成工部俾即修自命右僉都畢自嚴駐劄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初八日卯時奏告天地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李成名行禮奏告大婚也

仁山海城

叛臣黃衣伏誅

利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于遼遼陷不
成乃割頭授降甘心臣竊送判引見奴酋酋以大
紅蟒衣之與驛一頭同三僕送出招降過取觀者
如堵撫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伴表并裝
于通判人
心大快

建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使劉廷宣專職勅之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

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論一人當惟公
惟平無遽推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

茅基

卷三三

天啓

二 刑部

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
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阜寧謐清淨之福
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用人急矣不大破
常格陽勸拘拘欲彙錄我用不可得也破格要矣
然又當存愛惜推較之意焉若既用之而復蒙疵
何人無短何玉無瑕況此時得一濟時士如荒年
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

罪援遼遼趙鎮將王威遠奇助

贈恤先朝講臣焦銓

命科道尹同阜等分營備練
行納吉禮

山東道汪泗論上言

臣觀今日大勢急著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
遼東巡撫新陞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
代之

詔加解額

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龍
飛首科也

茅基

卷三三

天啓

三 刑部

陳大逆劉保於市

保遼陽人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遞邸報至是
事露被獲伏誅

再發帑金二百萬兩充餉

遼東死節諸臣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秦邦屏等各贈
官恤蔭有差

二十七日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

士劉一燝韓爌

命司寇黃克纘督署戎政協理東事

請立張氏爲皇后

冊封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

五月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先帝梓宮發引、命諸

臣早竣陵工

祠劉純諸臣于灰所歲時致祭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降夷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

御史江秉謙糾之謂文球關外事權在握未聞加

何運用乃收納降夷復昭哀應泰之輒

奏奉

卷三十五

天啓

三

御批

巡撫王化貞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虛賊人會諸司如誠給應

六月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雨降

自冬及春饑饉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素服 御

門 劾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里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

詔加奉聖夫人客氏恩典禮部奏無例可加上切責

已而照 皇祖戴聖夫人余氏例加給諡命

叙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經略熊廷弼至京奏定先着

曰以遼論則三省廣寧爲先着以京師論則山海

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爲先

着一應兵餉戰具宜盡力全用于此此着一定賊

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

臺潯池以護京師爲名者皆外也 上納之賜尙

方劍一品服仍賜宴命大臣陪饌禮數特隆

經畧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紫臣高出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奏奉

卷三十三

天啓

四

御批

御史李日宣奏請宗生及孔子後裔于大省加額中

二人 上從之

七月御史劉蘭等公疏 諫客氏

經畧熊廷弼請精練京營選鋒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降太監王安爲淨軍犯志賢書之也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八月謄名臣海瑞于海晏入監

鎮江奇捷

先是標下游擊毛文龍奉遼撫王化貞命赴河東等處招降叛逆。隨安撫諸島廣鹿島等數處。因聞鎮江取兵。止千餘壯勇。又各出抄劫。遂與遼東避難生員王一寧等率兵三百餘人。鷄鳴薄城下。又先精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爲內應。于是內外夾攻。賊皆靡落四奔。擒其僞游擊修養員等。文龍進城。安撫百姓。因請兵糧接濟。王化貞以聞。

詔免行刑。

給奉璽夫人客氏坎地二十頃。御史王心一劾陳被

茅塞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經畧熊廷弼報于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

陞授王紹勳鎮江總兵爲主將。王又龍陞恭將爲裨。

駐又州與鎮江聯合南衛東山。岳進取○奴襲金州。

二十七日。光宗貞皇帝。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

二十九日。梓宮至沙河。

九月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

地裂湧血。

梓宮奉安陵殿。

免湖廣災傷田租。

鎮江復陷。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登甲車輻。及借援兵馬。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經畧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

熊廷弼原議廣寧。登萊。天津。三方並進。時王化貞

誤信西虜之助。而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

廷弼不能有爲。因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臣實不

敢任此變局重擔。臣行時與撫臣約曰。虎西大兵

果至。我自不得不應。如事尚未諧。且自據守。以待

明年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

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今

樞臣撫臣主進。愚昧難決。

十月。享太廟。上御殿頒曆。

湖廣道徐卿伯奏論黔事。

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

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僊。張僊

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張鶴鳴盡翻前局。始

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者。往事之明効大

驗。況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被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聽。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于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怪乎。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

客氏既出復入。不便有六。被罰。

方表

卷三十三

天學

七

給事侯震陽請出客氏。

既而吏科阮思輝朱欽相相繼疏論客氏。上怒。俱降三級。嗣外王心一晚救亦被降調。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

客氏出而復入。以大內之森嚴。恣一宮人出入。非所以閑內外。乃以人言之及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臣益有感于官官用事之禍矣。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疏。

臣以途次患病。并辭。蒙恩。兩疏控辭。垂奉溫綸。促臣速行。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力疾前行。已渡河西。自當匍匐扶藹。一望天顏。祇酬一二陵。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伏望皇上亟收成命。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羽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今幸有

方表

卷三十三

天學

六

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為今日計。惟當廣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為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也。

兵科給事蔡思充等上言。

遼瀋糧石無如保。廣。中。為。急者。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實不踰跡。罰不踰刻八字。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

必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予開缺
既陷且立功于遼瀋遼瀋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
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
城恐皇上金匱無幾之天下不足以當罪并幾
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仰祈皇上速下一嚴勅星
夜飛至河西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
必殺無赦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
管轄亦宜宿兵一枝肅殺逃軍逃將使三軍之端
路絕而生路可將望也

李東

卷三十三

天啓

李東

上念遼左調撥川湖等兵并各邊赴義從征發跡勞
苦時當寒近倍軫朕懷特發帑金二百萬兩酌量道
里遠近派定數目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
一井賞之

又出帑金二百萬兩為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邊
酌量緩急傳佈通融不得仍前冒啟
經畧熊廷弼奏

頃見兵部上疏要臣提兵出關臣敢不出惟是經
畧一出觀望非輕西虜視以為輕重東賊視以為

進退兵將觀以為勇怯楊臣第知經畧一出足以
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
也前爾提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一騎
不知楊臣與臣何項兵馬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
撫臣應住何地乞 勅兵部速議無使楊安危之
重臣徒手出門為賊所乘而由出關駐劄右屯
十一月冬至祀天遣國公慶禮等
上御殿羣臣朝賀
王三晉巡撫貴州

李東

卷三十三

天啓

李東

贈故輔朱廣沈一貫太傅
起南都水司添註郎中書元章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暨孫
璋白瑜姜習孔李希孔薛鳳翔李泰志各疏請有言
官倪思卿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禮科周朝瑞疏 奏事如縣王綱諫以守正家訟刑科
奏虜入犯延安

圍城三日焚殺甚衆臨去曰不拿杜總兵過年三
月大兵徑上西安事聞即有議拿杜文煥者給事

奈思充曰大將為虜所忌平日必非嬌勝者若因
誤言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留夷虜操之如國體
何文煥始從輕

贈故輔王錫爵太傅

申飭計典後者訪杜私揭捐資格核卓異應據詳

摩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予以功在國本故也

皇極門成

房首良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秦將王承恩率兵將

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眾撫臣徐養量奏捷

十二月四川蘭首倡亂

遵義城陷

九月二十一日奔首崇明通同楊首馬內應藉口
調兵援遂重賄以命奸徒及榆州餘孽一時蜂起
附援遂將沿海營哨殺傷一空遵義府城陷
民震驚無指各自奔逃頃刻遂兵運入府城

府駐宜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王勤王

時賊求秦氏助兵秦氏斬使賊遂進兵圍重慶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重慶軍科抄遣送人心將率年

賊攻合州

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眾禦之攻與文

知縣張振德久之

賊逼成都省兵圍省城過二十日

廣東道董翼奏

蜀于諸夏為斗絕北有劍閣東有壘塘原有割據

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僻處自雄挈允泥而封之蜀

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疆土其為中原禍不淺矣

總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續恤遂殲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食事襲性三級楊宗榮贈都督同

知縣一千本衛正千戶榮州善贈都督食事襲性

三級俱從祀祭鄉有尤使原職贈二級襲性二級

襲性五級各原本職上贈三級襲性三級曹

襲性九十二員各原本職上贈二級襲性二級

再見龍贈指和使李柯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

吏尚周嘉謨奏言老臣去國身輕犬馬戀主情

重敬陳四則以祈聖鑒

一日願養聖躬二日培養聖德三日責任輔

臣四曰愛恤人才

元輔葉向高祇謁定慶二陵還恭進詩草上

宣付史館

曰：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久，辨駁踵至，其孰爲題目者？曰：惟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故今日之會議，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

才基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魏 魏 魏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爲：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聖裁。

惟毛文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竊謂國家費數千萬金，募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捐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爲吏部尚書，鄒元標爲左都御史。

贈原任入學士高儀少保。

臣郭正域太子少保，史官董其昌奏。

伏觀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向，尤幸毛文龍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修舊壘，等獻之闕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錢，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豈非制奴一奇策？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爲恨，一不策應，坐令孤絕，臣竊傷之。

才基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魏 魏 魏

壬戌二年

正月朔，上御皇極門，受賀。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

遼東趙撫王化宣謹述始末。

一月之前，回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發兵東往，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具稟云：米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寬敵之人共舉。幸勿拘梟梟，不與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心。因謀取海州，以應筮之吉。會偵者至海州，有

步基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問齋

卻夷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因喜曰：牛庄近勿巽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前後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鎮江之旅必撤矣。職責欲速，各備燥炒行裝，而從者皆裹餅餌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為見可，止以知難，此亦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明，而乃以為職罪也。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過河之后，將上有不

能破奴而逃回者，盡殺之。其軍前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

經畧熊廷弼上言。

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聖明。臣如撫臣約乘水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怨，併急罷臣以正推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廢前總兵太保戚繼光子錦承衛指揮使世襲

吏科侯震陽疏。

步基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問齋

論沈淮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不彼此也。於幅末，又以王案之殺，各劃一標以賜連徐光啓，夏之今之罰，責棄向高。

享太廟。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儒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檄陳壽遜五要。

一曰用短不如用長，二曰用雜不如用精，三曰用多不如用火，四曰用禁不如用舉，五曰用舊不如新。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薙賊攻犯成都

命蜀中督撫按查勘科臣明時舉調募起釁根因

遼東巡撫王化貞疏奴衆臨河欲渡官軍機命相持

錢糧匱乏饑凍可憐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

二十日奴酋過河御史馬鳴起請固神京

奴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急化

貞招虜酋衆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化貞此時

方集

卷三三

不察

三

知周濟

考

卷三三

天啓

三

知周濟

猶就認奴不敢渡柳河猶欲令部將過河誘之來
入以雙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既
而奴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貫堅守一夜夜奴衆被
砲擊死者甚衆乃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
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未及
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被殺祁渠忠扶
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知守者爲羅
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城中火藥盡自刎
灰西平陷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蚤剃頭

降因令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聞然爭奪門走王
化貞方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
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倉皇整行李騎馬以
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
得出化貞既出得功遂踞城附賊廣寧既潰化貞
所招虜騎遂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
不得一遺棄幼小子盡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
騎走間陽通書廷報自告乞引兵至化貞向廷報
而哭廷報報曰六萬軍落平遠陽竟何如化貞
兵部尙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尙書黃克嶠條上京營急添

劉源經督王象乾馳報遼變

二月起馬孟頫南光祿少卿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

自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則

吏科候選賜乞簡別嚴邊守令

通政劉道隆疏

奏本兵張鶴鳴

南御史何椿可疏

奏張鶴鳴黨護王化貞表師失地嫉妬薦延死陷之故而后快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

駙馬王昂招練京兵

戶科陳胤震捐俸預買煤收

芳本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問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鶴充經筵講官儀制員外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劄

署日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

而必欲盟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間陽分兵

應援未為失策迨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變而西

不能隻身殉敵意得無罪王化貞專制一方而未

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恐外助永芳內應倖倖奇安

不覺墮計乃復浪兵催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

而奔罪復何辭然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

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餘雖欲固

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榮感復多又不幸

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

二臣之陷于大辟者寔本兵張鶴鳴致之也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起李懷信總兵大同

總兵楊應基吳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三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問

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侍

元輔葉向高輪俸助農

禮部侍郎來宗道充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為常

奉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

衛差的當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

總勘其道將等官着樞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

王紀為刑部尚書

袁崇煥為職方主事

清節名臣包見提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濟撫奏

畧曰向經臣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畧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臣不敢爲廷新覓也。撫臣吞賊之意。可實見神。第未察奴酋之利害。未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

芳皋

卷三十三

王

王

知問齋

灰命也。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得功封大藥。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臣不敢爲化貞覓也。

舉經筵

搜訪將才

會試中式舉人劉必達等三百餘人

刑部主事王之宋奏

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并論方從哲劉廷元胡士相等

大學士喬承宗敬陳目前切要

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敷。以將用兵。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撥。以武爲邊備。而日增文官。于將以選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政事中。候震賜奏。聖學驟敏。可駭。輔臣將顧非宜。聞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開日講。

大學士沈惟直陳安危之介

三月。命另推遼東經畧。

芳皋

卷三十三

王

王

知問齋

時已言。惟直那與遼軍苦辭且修。于家觀。上察其規避。韋任爲民。今另議用。陞王在晉。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輔津萊軍務。

經畧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

臣以爲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沒加。忍視發喊之顛。厥又騁勦緊扣。直今瞰僻之難前。不行。則以困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

監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
少科趙時用陳時弊。

乘疏通之會。為速化之機。尚未經任。遽爾移升。家
閣可作。官途攫取。其如捷徑。以致光祿太僕尚書
之三堂。深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側轉閃。忽
不啻隔絕。

四月三法司集中府會審。應廷弼王化貞。

三法司王紀鄒元標周應秋會審。經撫進呈狀詞。
曰。王化貞全不知兵。用勝而反為勝用。用閒而反

為閒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相離。
賊作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

胡旅一鳴。風鶴皆兵。鼓聲欲鳴。尙隔在百里之外。
而真廣寧如敝庭。事已至此。宜伏上刑。若勝廷弼
才識氣魄。睥睨一世。佳年鎮遼。而遽存去。遂而遂
以開保似非小可。及再起經畧。抵關以後。御微有
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而勝不足盡信。永芳降
情之巨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符左券。其料
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僞之氣。

牢不可破。今日一疏。明日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

已。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

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言

也。是以巧而或拙也。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仗義

督師。或提一劍以勸禍亂。或收餘燼以圖恢復。反

敗為功。灰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

榆關。即有蓋世之氣。亦不足贖喪師失地之罪矣。

若引從前經畧觀之。比之楊鶴。更多一逃比之袁

應泰。反欠一死。若厚祿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

芳華

同司異非刑也。俱坐斬。上從之。

我師復薊都縣。查實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為官兵所挫。緩陽任知縣。督

丁文明等進剿。又聞大兵且至。賊皆遁跡矣。

渭潭賊降。

按渭潭。為川貴險要。時南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

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小西地界。倫即投

降。各兵進駐遵義渭潭一帶。

以軍糧重慶。尚為賊據耳。

起陸張孔教李若珪楊通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廷式。賜文震孟。薄冠陳仁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 切要事務

一安邊民一省煩言一明職掌一恤民困一收人

軫恤邊民

在邊外者安插也種其流寓京師者查明分派各令安業生儲在考試發附科舉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為綱常大分宜明秋逆顯形難掩欲禦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孽須除大惡

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春

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

春秋尚不少假併重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

如何處焉連劍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閣門

席葉以特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含吾支

辨主滿朝攻李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贊得

灼惡與同罪夫已與可灼相愛而 皇上反可從

乎又豈以謹實為愛不知為罪大許世子以父愛

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于何處明乎

奏 去歲補方從哲奏稱忠憤 皇考彌留李可

灼進藥厚由 聖意知言然忠愛然事係傳聞所

逆封殺官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各所親見據實

會奏以釋疑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今

重議以昭臣節而從哲逆章中親奉 旨覽卿奏

始始未嘗朕所知逆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

奏 去歲補方從哲奏稱忠憤 皇考彌留李可

灼進藥厚由 聖意知言然忠愛然事係傳聞所

逆封殺官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各所親見據實

芳華

卷三十三

王

聖 知問

擬寶和店稅

以太僕卿章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

芳華

卷三十三

天

三 知問

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邊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進 聖學三札

日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

壬辰大雨雹

四月廿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不愜電如

雞子大着屋瓦磚俱碎草木禾蔬毀折不可勝記

四川縣令張振德闔家成難有 旨贈光祿正卿蔭

子錦衣衛千戶 振德蘇州人繇貢選縣令遠走巴蜀一家相隨

已布告各官檢閱奏明以彈中外之謗時諸

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作吏部尚書王紀作吏部尚書王紀作

諸如策三署邑家三有尸祝當藍首之變振德市

何演習

出棘圍急趨還邑纔二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
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

張國法聯羣情
說御史張應辰以奴媚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其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裂帛童僕嚴英顧
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歿止長

降科臣倪恩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降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子張紀以應試先歸僅存一息

廣東道李玄條定國是振國紀三說

五月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奏目擊時事之非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一曰小臣忠告宜寬一曰內

定道臣獄

考墓

卷三十三

天

三

知問

考墓

卷三十三

天

知問

臣竊伺宜防一日外臣附和宜化

試御史蔣允儀奏培養士氣
吏科趙時用疏

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廢請卹之恩例

濫觴已極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

以不逮之來賈祥洽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有宜

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銷動關軍

國大計而且公然聞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

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數月以來不開其

看得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慰崔儒秀

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既聞且見之矣何

為抱頭鼠竄揚帆航海高出乃敢倡為捐辜廣寧

之說眩惑人心蔑視國法罪更浮于嘉棟河西

之陷必難准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于節完血化

碧為心丹雖灰猶生也高出胡嘉棟與熊廷弼王

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服對簿他年何面目見

邦佐于地下

刑部尚書王紀疏

頃見御史楊維垣奸邪古今同憤去留治亂攸關

貴州土莫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獲安圍困省城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攻陷郛城撫臣趙彥發兵討

一疏爲臣糾徐天化疏中捕蔡京一段而蔡也原是議諷輔臣沈淮而不列姓名耳京生于千百年之前淮生于千百年之后細按其事其結交烈進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黃養必黨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也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罷逐與安置呂大防蘇軾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賜侯震賜之擯斥與貶謫御史常安民何異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兼水泛漲一望瀛海賊不能飛其出入必徑之要地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略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扎七十大管宿以精兵數萬我兵前赴環江而守使賊首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于是賊軍道丘志充楊選超會同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攻佛圖關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寨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宣府衛兵泰明屏率部兵逃出賊後賊督兵立於山出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

芳華

卷三十三

天啓

元 杜國齊

芳華

卷三十三

天啓

元 杜國齊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軍務經畧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復諸言官

勇前去陳東大賊入佛圖關殺賊三千餘人屍橫深溝兩岸恨手賊營二十一寨一時俱空給事中張鳴雲疏引張差移官三案參劉廷元方從哲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弗允兵部尚書黃克績議

上曰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給事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郭肇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皆長言闊說至于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流諸嶺惡人心謀爲不軌制臺房繼應欽法密捕之正法矣

日 先帝卽位王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解患應弱之虛言召各部科道官入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言欲速紅先臣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惡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約酌出爲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宮問安叩頭

亦擬賜卿
寺等官

命考選勿拘資格卽科貢亦一體與選

川師克復渝城

五月二十七臣薛總領軍奏賊張助使用計誘擒
賊首樊龍張形領兵入漆夜復餘重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匪原任總兵楊肇基一腔忠義前被甲兵老驢運
籌失勝之才特有冲鋒破敵之懷容請督兵

禮科彭汝楠以罪瑄桂文昇唆口肆辨再劾之

刑科沈惟炳謹申奏以釋羣疑

奉 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

考奉 卷三十三 天啓 聖 知開齋

念 皇考豈能忽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

復鄧城鉅野

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

諭旨到臣等以月失弘案廣應龍程謝奇舉曹
元龍再等勉文婦此九臣者其體畧才器皆有

過人者也乃若與文知縣張振德徐大禮王顯甫
洪維翰左車通德體美韓應泰李世勳郝聯強劉

董盡倫以上十二臣者其正氣可以光日月其孤
忠可以泣鬼神赴義若飴臨難不避雄古之烈士

天如聯豫張
許輩易加焉

吏部尙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尙書汪應蛟等公奏

先是禮部尙書孫慎行疏奏方從哲李可灼進藥

之罪既而都御史鄒元標亦論之既而科臣張應

雲汪慶百彭汝楠方有度沈惟炳皆交章論之下

部議至是尙書張問達汪應蛟等公奏曰當日進

藥始末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輔臣親 皇

考之疾凄然共切欲逆二字何可忍言但可灼妄

意進藥處分卽應重票乃先皇前傳總票奏病去

則失之太輕也輔臣已自認其罪自請削奪爲法

任咎大臣引罪之道宜爾李可灼非醫官也以紅

丸輕進而 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應提

督當可灼輕進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

李可灼違法司竟罪相文昇
發遣南京既而李可灼違法

吏部尙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

幸我 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取已將科道魏應

嘉等五臣俱 賜寬釋盡復班行然自五臣而外

科道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陽熊德陽道臣則

有劉重慶賈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

降謫雖事各有屬而愛 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

君則一望 皇上一原百原一錄盡錄

擇二十四日冊封范氏爲慧妃。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

奉旨毛文龍因拿修養真修卜年遂校陶則先

處監軍譴害毛文龍卒到劉一燾杜茂等刑部官

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

罪正法且劉一燾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

騎士官軍其情最重大至今不行問理法司職守何

在王紀着革職爲民

禮臣請觀學釋奠

手奉

卷三三

天啓

聖

知問齊

涇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

貴州巡撫王三善奏餉缺堪憂

賊攻曲阜卻之

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領馬步萬餘據至城下

知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賊不能陷旋以

皆而去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遼陽城火

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

陸李若珪楊鏈太僕少卿

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山東一日二捷

禮部尙書孫慎行歸

兵部尙書黃克纘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爲 國臂輕擲可痛師尾孤搖

宜憐

毛文龍皮島未嘗之先則爲可留可去之文龍皮

島既營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

手奉

卷三三

天啓

與

知問齊

尺一書諭文龍曰爾居島中山川形畧聚米可圖

爾其聖視屯牧與士卒甘苦是共練榜師沿海肅

偵以制奴出入就關前設奇潛伏拒奴項背與朝

鮮臂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

害務爲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

在皮島焉

八月太僕寺少卿滿朝荐上天人交窮曉

一乞骸耳周嘉謀劉一燾顧 命倚重之大老以

構讒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誥王紀

執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幸職皆不顧惜焉獨臆
庵于三十劫疏之閣臣卽去而尤加異數焉一建
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爲籍口之嗟
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一
邊策耳欽夷索百萬之貨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
縮鉢而不應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
而緩求旬月於疑之輩反妬深而苛督一緝奸耳
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溢條至于遼廣皆以爲奸細
獻送不知遼陽之禍起于表應泰之納降夷盡佔
民婦女豈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遂縛袁撫開門獻
于奴酋事發倉卒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齋金以
陷西虜而不先策應及聞奴酋過河便手脚荒忙
抱頭走矣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王
紀想亦訪知的寔不欲殺人媚人耳賦會飲之民
皆髓血乃棄城數撫擲三千萬如渚面之沙巧騙
撫賞三十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請
獨加派步步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不獨獨
黔齊膏已也閣臣謀斷其失從前救正何至今日

見有忌才壞法之疏則徑行其言見有經奸匡國
之疏則遽加罰矣平章謂何尤可恨者奸輔家居
托數千金于蘆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蘆受敗則
又管轄于與龜遣御客日伺內府交歡跋扈之
奄借以招寵又助奄以振威樹黨潰裂之聲皆奸
輔作之俑焉臣豈不知韓文簡于暴奄楊繼盛成
于毒輔然一腔血鬱極而灑誠不忍見神州之陸
沉致陵寢之震驚也疏入落職爲民
禮部侍郎朱延醇妻逢元補經筵講官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少卿立祠歲祀
免磁器等稅
妖賊于弘志料衆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輔臣張鳳
翔請增兵調餉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揭湯
站等處賊級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無人願親督理開城兵務
改經畧王在晉南京兵部尙書
以閩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二法司再會審修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鵬
劉得功劉承武俱斬罪

總兵達奇勳等釋放立功

九月初一日 皇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
太后神主

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其學之原以完眾志

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譚
軻氏不得其傳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之

臣等欲爲孔孟求衣鉢朱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

芳墓 朱三三 天啓

聖 知問齋

箕裘之說乎詎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

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

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

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

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

若只以臣等講學宜放棄斥逐視斯道太輕視諸

林下臣太淺矣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

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

倡衆和幾消清議儼前覆轍不在臣等聞童蒙之

言惟自輟自策更復何疑

二十二日冊封 信王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爲 莊妃以撫養

免行刑以中官有妻從伊選

贈直隸吳中行姜鏡庵秩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垂念貞勞慮臣

御史史永安巡撫李標督學劉錫玄戴燾周著萬
綱困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推

十月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逆賊樊龍張彤黑達頭

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何若海周剛等三十一名

芳墓 卷三十三 天啓

聖 知問齋

給事薛大中請權者顧李維楨周獻臣預纂修以光

典史

都御史馮從吾鍾羽正各疏

俱爲講學一事聞朱童蒙

大學士葉向高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人奉

旨慰留此就論其事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

遂并其人而詆訛之臣竊以爲過矣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

芳基

卷三十三

天啓

知問齊

芳基

卷三十三

天啓

異

知問齊

左都御史鄒元標奉 旨馳驛去 國情深疏

東事當守黔事當戰并發餉等

翰林修撰文震孟陳叻政講學以裨治本杜亂原

當指如竟至是夫大衆散壞機數十驛通歸... 向化者數百人... 不勝其苦... 轉國海縣... 大敗遂乘勝... 即日吾屬... 軍呼號之聲... 疑旬日不解...

撫憲鄒元標行矣... 相率而請去矣... 使俱不得安其位... 晉道學以逐名賢... 取士姑從輕... 大學士葉向高... 十一月光廟選侍劉氏... 封爲簡懷王皇妹... 王膳纂修已完... 前次降請科道各官... 亂國是薄懲示儆... 特將前降劉重慶... 各准復原官著恪... 應玩愒

貴州賊首窺板角關大坪殺掠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為適當 獻俘之日 請卹
殉難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魂

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為王事也變
起倉卒百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歿鎮臣義不
就擒而歿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結周監軍督餉
亦為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歿或引頭
受刃赴難如飴而歿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聞變
回授甘心祖受而歿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歿之日

考

卷三十三

天啓

尋

知問

卽逆酋叩頭羅拜尙有侮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
施及窮吏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
宅知縣段高選蹂尸淫夷冠履枕藉也悲夫犬豕
晝肆寧傷殘我將吏腥羶徧地不屈辱我冠裳諸
臣之歿幸矣尙可曰變出突忽不得不死乎兼督
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
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
懋晝遊之杜文煥孰得孰失而尙且責其輕進何
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封疆

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
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果不侔于遼疆
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

擒獲海盜

時浙江海中銅盆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三隻從
日本回來起逐漁船擄人打票取贖蘇撫院張按
察檄令乘雲關把
總楊德中計擒之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十二月御史吳姓災異叠見疏

步

卷三十三

天啓

尋

知問

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
垣廬舍頽塌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
川湖總督張我續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遣將援黔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

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為不久自援兵薨城
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聚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
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
之木柵壘戶牆以坐困我卽鳥雀難于飛渡兩月
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殺酋之攻城益力
使此時糧米未匱則兵尙可驅賊尙可守城而倉

未整于六月矣。而側米整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派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整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飢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于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今止存飢餓之卒二千多。僵臥不起。夫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尋覓處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死已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

芳華

卷之三

元 知問

極兵卒尚未大譟。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關文叛。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遣兵將幾何。所糜費帑金幾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未發一錢一粒。省直告急之疏。報之。題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千疾呼而不答。至于總督張我續。總兵杜文煥。俱已亡黔。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之理。與張許結良友于地下足矣。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刑部奉旨。逆犯徐鴻儒等處決。劉崇喜判。尹王文。臣臬示傳首九邊。上以趙彥陽平妖賊。加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獨嘉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王從義徐從治。加陞布政。兼兵道。

歷代芳華卷之三十四

武原臣徐昌治述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吏科陳熙昌奏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重恤人才

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陽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北直巡按倪應泰言盧龍爲神京第一咽喉永屬

爲畿東第一困苦謹摘目前關切事宜

一議解送加工食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一議

協濟永通免從寬免以政窮緊涸輒之困一議從

裁率紙張銀兩各官既憂百責交幸又若一飽無

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一議鄉兵今日募兵明日

而練之不閉門而走借戈而亂乎

黔撫王三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

御史周宗建疏

料科臣鄉舉動輒以封疆爲名率令竟無了月不

二月經筵講官蔡毅中進字學要覽

三月御史霍鏐奏國史期于傳信

疏論挺擊紅丸移官當直書不諱并論熊廷弼下

化貞宜速正刑章

貴州巡撫李樸報陳新撫救援之功

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神當事竭防受

幾許怨謗總爲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

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

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非是時鄉宦潘潤民

倡義捐資破產贍兵猶不免抄其家而殺其女職

痛念身家婦女數口授以刀繩聽其相撲自盡尚

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死職又不忍殺之職

妾馬氏曰妾能生之亦能成之願授火藥一霍足

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執意日

延一日有新撫臣王三善之兵從天而降收此殘

山剩水還之天朝拔此德卒遺黎山之苦海哉

戶科羅尚忠疏請編建文年號追復位號並復

廟祀并贈廢祀諡仗節死事陳地景清黃觀黃鉞王

良鐵鉉練子寧陳思賢八人

御史彭繼化陳時務切要八事

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

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材當崇詩選欲省議論當

粉飾欲師減事須省煩文欲興吏治要嚴官評欲計戰守要擇勇將

貴州巡按史永安陳蕩平疏 頌王三善功

御史周宗建疏

郭聖受獨忠賢指使中協各臣身歷者之書羅織五十餘人于省則以劉弘伯爲首次及于周朝陽熊德陽等干臺則以方震濤爲首次及于周朝陽等數月以來斥逐總辦山利謝廣陽王紀滿朝崇法鄒元標馮從吾廷文震孟鄒近且厄刑備行盛以弘欲一網打盡臣則其網中之人也

五月御史吳桂請舉 視學 治亂之原係于教化而風勵之術倡自朝廷況

考舉

卷一百一十五

長 知府

孔子萬世之師 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傳求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徵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庶幾執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感時念殷偶以字句未簡致被嚴罰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提學內則祭酒司業在文字考課之內存木鐸聲警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未見有胡璣李時勉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士類江河日下狂瀾安戢至于各省學臣自謂昌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

不多屈

廷俊遵義

時賊賊尤朝柄楊維新鄭應顯據府城副將朱永先會同侯泰將一面視督大兵二千分路日林泰領賊拒我將營破統擊賊即潰散逃走復追南城外羅網渡斬級三十顆遂入城分扎四門防禦出示招撫殘民至于城內民房燒燬大半僅存道

安黎率妻子部衆來降

朝鮮國王李暉爲其侄李綜所篡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朝鮮篡逆

考舉

卷一百一十五

長 知府

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李綜之事不必議討不可遽封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封使至明旨詰問候其輸服請罪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封之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冊并請存遼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永寧大捷

四月十五日李總鎮發命奉國倭等兵督王永寧

百餘騎兵四五十人，一齊殺至城下，賊出四門堵截，見勢將潰，將房屋亂鹿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則邦泰接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賊冲大西門，出除投降二萬賊，城上水死者無算，城烟烟薰天，逆酋父子合營列在江岸上，賊兵已散大半。

六月，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

按羅平改土為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四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惟夏官麻下是設，立程差以漢人領之，謂之歇戶，有司輒于正體之外，增添剋剝，而歇戶又指一計十，各夷始然，然表其樂生之心，運動矣，至是平之。

七月，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

論鄭貴妃三王並封，黨之者不謂非，張差聞官，黨

李奉

李奉

李奉

之者猶謂無罪，封后遺詔，凡稱先志者，即重誣

神祖，而陰為阿附者也。

川師進勦，寇險固，破蘭州，并獲偽官偽勅。

八月，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變翼獻，僞

王撫，力解會城之圍，凡十八大戰，而黔乃漸次平，造其中據賊心，塞咽喉，不可不至為慮定者，無若張繼，十二馬頭與夫龍里一路，蓋十二路馬頭西接安西，水外六因之地，綿亘數百里，而當省會之咽喉，龍里居都，牽平越上游，寨布數百里，寨而當省會之中，安邦彥敢干跳梁，舉無顧忌，素持有此也，乃朱萬化極惡，陷兒精悍而投偽總兵，自解龍里土，何中爵共成邦彥而登兩賊，既除，舊勢孤矣。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

如以劉愛塔之故，將金、伏等處遊民盡行殺戮，連帶人民甚多，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嘴接渡，盤招撫遊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挑選壯丁列有三百五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逆賊五六百餘守城，于七月初二日，統領島兵并帶壯丁黑夜上岸，盡伏夜行，于初三夜齊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喊喊放炮，軍聲震天，遂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

防紅夷。

按彭湖為浙直潮惠總要之隘，自金中丞初議力守，守此地關二十餘年，不受倭害，浙直諸處陰受其福，不知何時微生竟至今日，倭夷被刺逆風。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

婦寺子侄，繫籍世襲者，十餘人，不勝駭傳，夫此等

李奉

李奉

李奉

爵蔭，非軍功不授，富有權貴之日，今日與之既以

為榮，他日裁之必以為辱，皇上奈何予一朝之

榮，而使貽後日之辱乎。

再起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具疏力辭。

十月，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

聖嗣誕生，百官慶賀。

諭停刑。

平遼總兵毛文龍亟請兵餉。

詔嚴獄禁。

將李繼翰等朝出八長安右門持鐙長杆
悉家人持之上怒命該科舉經官等官

免河南進貢團屏

逮登撫陶則先

閏十月遂東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邊民漸廣謹陳賑

恤消彌大計

冊封慈妃范氏爲皇貴妃

涼馬個報捷

涼馬個地在江東奴酋郭兵俱在個中故馬安歇
毛文龍偵知領官兵分路齊進夾攻斬獲級馬

牛毛大捷

奏奉

文龍調水陸官兵三萬表二十日擊獲而
進分爲三敵奮力追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

湖廣牛妖彘怪

陝西怪風

十一月御史樊尚煥劾鹽法議

上以川貴揭舉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叙

朱燮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仍舊總督楊述

中升傳一級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薛貞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諭侯恂

宰楊松年俱候注京堂戴鼎陞二級閔夢得王

仁李仙舟赫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穆國

維陳堯言向日升徐清楊世賞各陞一級周著楊

述程丘志充准各起用仍加陞一級

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

奴酋欲集兵渡河文龍即統各將陳繼盛許
山輯集進兵牽搗探險設伏斬獲級馬有差

倉都御史王洽程正己徐良彥魏雲中巡撫浙江保

定宣府寧夏

御史李玄奏樞輔速撤非宜請留輔臣孫承宗

十二月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

奏奉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

烏鷄大捷○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御史方大任疏

郭鞏于救溺者盡入以黨賊于救化貞者豈不論

至其結交魏進忠反進譽言爲言路之奇醜至進

忠壯麗宅第美好田園不下數千百所又預管羣

地其制度宏偉過于諸陵又列文武臣像侍立左

右武像用甲冑文像用朝衣朝冠關人安得有此

甲子天啓四年

正月王師進撫大方奏捷

巡撫王三善督同總理督欽總鎮馬制監軍道王仲岳見仲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巢潰散焚劫衛官逃匿賊首安邦

獲逆首奢崇明州師殺入龍城陣擒逆首等

盜起長興知縣石有怕主簿徐可行以之

吳野然為勅則生性驕恣歷廣德長興交界地方無官日解捕課于正月初二日與正同野然等到縣放火賊殺一令一簿地方事起逆之實獲吳野然王初魁等餘黨逃竄

創錄州同知楊妻職

李奉

委素廉直會職監李貳其強項以避候造嚴旨達之撫臣周啓元力諍得奉職歸里

御史李應昇補救時事

天下有三患一日夷狄吮背之患二曰盜賊肝腹

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忌乃有三病邪

氣主而无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

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

腎又疏皇上試問罪璫道而搜出入者何人馮

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輕撫受敗者

何人貪饒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查庫表

裏為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所幸天宥聖心劉朝斥矣然天下之為劉朝正多也

獲妖首王好賢

王春子好賢家涇州以教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招人冷人問與否皆願歸附稱爲開香教主遠近

二月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

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八地不盡相宜

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標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

李奉

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地廣各稱地從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牆壁動搖屋椽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

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請起鄭元標

命侵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默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黔撫王三善被陷

撫臣入大方苗把陳其愚詐降殺其罪予以參謀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職守善後九事

風霾上命內外臣工各圖修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飭玩懲食疏

撫賞一節，不過藉此以紓吾邊鄙之警，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難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為我出外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

大學士孫承宗奏，叙毛文龍之功，請發餉以濟之。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蘭地。

三月，樞臣請亟推薦遼總督。

去五

以孫居相為兵部左侍郎，漢中王為尙寶司少卿。曠鳴鸞為尙寶司丞。

家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登部舊例，一省用一司官。南星建議，司官賢者，一省不妨兩用。于堤江右司官吳利文現在，請復調。

兵部郎中鄭維翰等，各山疏，捐力舉黨，黨從此聚開。

秋，圍在遼，禮臣請酌減縣試事。

上曰：賓興大典，雲南京官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督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大學士孫承宗上彌縫舉疏。

杭州兵變

正月十七夜，陸生員來，開宴張燈，大起。延燒，有聞。

許而生與槍火各兵，肩闕生員及市民，遂入接。待幸與把總為難，而把總舉銃為戰。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訴之。抗嚴道，將生員杖責，獨候以謝。賊兵而九營兵心憤，憤不平，猶拆毀錢塘門外，以比更。樓十座矣。示一管把總出示，約束管兵，不許與戰。而各兵手縛本弁，逐營懸之高竿，開弓發矢，欲斃之。而後快。兩游擊疏拜求之得免。

賈州巡按侯恂按縣事竣，敬陳莫安還荒。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一在禁兌扣，以厘弊政；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

芳墓

應天巡撫周起元奏。

應天巡撫周起元奏。

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為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未法急公，並未擅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管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官之俸，開密訪之門。又背違成憲，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徽寧廣各府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四月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職罪立功

御史張鑽上言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賄事久變生受鎗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闇而昧于計也乃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羅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魯欽馬忼紀律驟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浮于二升而尹神望之抱頭

去末

卷三十三

刑科

刑科傳魁奏

鼠竄亦何顏以見衆恩奏方明棟于地下哉

昂帥毛文龍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設松牌

禁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勅專使

以重冊典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

刑科傳魁奏

職竊見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忠甘心比腹內閣

中書汪文言卽經犯贓吏奉旨拿問補網之王

守太初充歙縣門役復營充本縣庫胥竊藏擬戍營脫潛逃京師遂父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管納今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忝諫垣不行驅除而且助其資斧左食都御史左光斗上言

刑科傳魁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可寬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

魏大中亦上疏陳辯

芳基

卷三十三

刑科

刑科傳魁奏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劾白左魏諸臣

大學士葉向高懇恩允放

大僕寺卿王之宗奏言官討賊甚明

奉旨皇孝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

始末自明何待再勘王之宗原以功在國本不

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辯

四川女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破難弟秦明屏

戰死侄佐明祚明突圍重傷上疏

五月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

福寧州軍變榮起于會南州延世之苗裔軍儲然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叙黔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

泰良王馬祥麟秦翼明秦拱明冉天胤等陞賞有

差

蔭馬德禮子馬嘉柱入監讀書

蔭禮為刑部主事擬劉光復未減奉旨降調嘉柱疏訟功在國本錄蔭

蔭田蘭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子妻

加魏忠賢原蔭第住一人二級

御史黃尊素疏

考功郎中鄒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

夫維璉之入銓也蒙臣趙南星破格之選也亦以

維璉生平大節愿掛冠以救賈子佩之賢敢繳徽

以沮袁一驥之祠寧失考選寧忤權貴進退何其

了了

贈蔭長興知縣后有怕主簿徐可行等鄉官丁元薦

吏部優擢

川撫輔孫承宗進呈軍管圖冊

左都御史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罪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自忠賢等擅權旨

意多出傳奉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大罪一

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

也二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子松

棚下義斥鄭養性立殺后封以清官禁忠賢交通

孫杰論去大罪二先帝壯年登極一月霜天執

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

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

嗾言官論劾去領子護靈氣殿聖母之人曲

意網繆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

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

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

陷之削籍去顧于善媚附之人破格點用大罪四

國家取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

孫慎行盛以弘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廷議

南太常比少宰皆點陪二枚卜點陪之案一復

夫墓

卷三

知問

知問

知問

知問

知問

知問

知問

知問

知問

知問

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滿朝焉
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
稍忤忠賢傳奉蓋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
大罪七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
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德性貞靜荷上寵注
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祿妃以有喜得封中
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已獨其私比程無喜
矯旨勒令自盡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官

中書明目陰錦衣如魏良弼長才良卿希孔及外
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有何軍功大罪十三
因而手滑脂龍用立柳之法以示威柳死皇親數
命動搖三官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
椒房之威又與大獄大罪十四猶借曰禁平人開
稅也良卿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
爭嫌空托言開礦而致之成趙高鹿可爲馬忠賢
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役占牧地果
真外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
卒黑獄三次拷掠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
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未也懸監榜之令
于臺省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
駁致周士棟卒困頓以去大罪十七未也開羅織
之毒于縉紳比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
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
心大罪十八未也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科
臣魏大中到任已奉勅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
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再發王言幾成解組

大罪十九。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野子傳。應星等。爲毒招搖引納。陳祿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筆中書汪文官。不從閣票。不理閣救。大罪二十。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壩塢。深計不知九門之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役。備而不操。

手墓 卷三十四 知縣齋

忠賢謀同沈淮。創立內操。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安知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奇名內相家丁。伺隙謀亂。發于肘腋。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驚蹕傳呼。清塵墊道。歸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遶。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退有怨言。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尙可養虎兇于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思內廷之發其

手墓 卷三十四 知縣齋

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思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又有奉聖客氏爲之調縱而遮飾。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竟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恩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恨。皇上堯舜之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歟。且不恨

史 43-654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錄大方陣臣將吏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爲民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

題爲

度宸用工甚繁權

增造意故違

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人主不

可離夫權夫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

在人主則有是大不持之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有毛將焉附之患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

狡而貪膽脆而大口啣天憲手握王爵陰子

侄至一世再世實所嫌至于金萬金立枷士民斃

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

切爵賞生殺子奪之權全不爲皇上有而盡爲

忠賢有基國側目幸有憲臣之首發九卿科道

之交彈如益利權悞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

關切于臣之職掌者諸諸臣後而爲皇上陳

之爲陵工而用財是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

極念也至搜財以急陵工之用又天下體皇

上具天罔極之苦念也陵工原無額派盼盼

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倒而事倒又不

多向承乏寶源局隨家陞授屯司陵工正其職

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局中人咸言有內

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

且夕可至臣因移文請發忠賢怒云外邊敢擅查

內邊之銅臣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

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

旋出中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嗟

陸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

程而探于若寄之取忠賢忌而寢閑且併臣任事

四月若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裁助陵

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

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臣豈好作破格事以

要舉故因實見得庫藏之虛陵工之緊平忠賢

所管墳墓彷彿陵工之緊平忠賢

而爲先帝陵工急必且以美利之費奉而

先帝陵寢費乃舉危瓦坊柱木甯動布金龍舉車
較如流曾不聞一語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
聞一語目完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

蒿目而于臣所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
手之勞便可立救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而纖

悉不似假人究必至于盡內廷之財而停之出盡
外廷之財而停之人盡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

忠賢不知有皇上臣職在陵工痛玉程之垂
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濟陵工之前計有阻故

不識忌諱再伸前疏奉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
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燥輕信奏請前旨已

明今又傳言賁擾朕不孝且皇千聽巡便來激
賄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率來午門前者實杖

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敘用

杖御史林汝霖

汝霖福清人以乙榜爲御史以小內者衝道擒治
之爲內臣所糾遠赴某處是匿諸內臣以首補某
尚書同里因失察向高私寓備極窮辱向高上疏

乞罷復大索于京師汝霖數日後自歸于薊鎮
臣疏聞仍逮杖奉旨禁百官乘肩輿

七月失關首賊首

南禮科楊棟朝奏魏忠賢種種罪狀
加張五典兵部尚書終養

詔進大學衍義補
大學士葉向高陞辭疏

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以
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燥已

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臣願皇上當
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其

以前謹請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至于內廷近
侍朝夕在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至于中官之

邪正善惡歷漢唐以來昭然清史並未嘗漏却一
人如必以憤激作快意終至決裂而愈亂此臣所

忠告于內外之諸臣自古禍亂之生多起于凶
歲今歲江南洪水爲災國家財賦之區盡化鴟

去奉 卷三十四 知問齋

去奉 卷三十四 知問齋

近者傳世以
吏科魏大中疏

工部員外王振奇疏

伏見郎中身故萬燦者前以疏言職掌忤璫致于

聖怒杖削爲民閭臣申救無及臣堂官疏請矜宥

茅奉

卷三十四

天啓

望

知府齋

不得致蟪以苦楚。慘殞旅櫬。血肉淋漓。衾棺不具。
白髮無依。士庶重喪。共爲雪涕。我皇上聞之。必
有惻然感動者。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十餘名

南京兵部尙書陳道亨、右侍郎黃九聲等、公疏、

忠賢罪狀十有一條。臣等伏望聖德。傷和致火。況如廷臣。博採衆論。無一不盡。陛下尚且指一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謂臣反出忠賢下。皇上訓賢。反受其居之。臣等伏望聖德。傷和致火。

國字也

八月，黔師赴眉頭寨。

禮科庫特奏條陳時弊九條

芳墓

卷三十四

夫

業

知問答

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曰財用匱乏之極。一曰仕路壅蔽之極。一曰老成凋謝之極。一曰人心渙散之極。一曰法紀凌夷之極。一曰名器濫觴之極。一曰風俗奢靡之極。一曰災異譴告之極。

御史房可壯疏

傳樞聞父喪越數日後復得樞近疏一冊臣不覺
為撫卷太息當披脫蹕踵之際而方寸不亂文采
橫生樞之留神世道與愛親之存公二心有如此
也豈五百金賈傳樞教為宗之後祿兄科第遂復

行狼依邪。

耕藉田。

黔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吏科許譽卿疏。

票擬授內廷封駁難執奏。建言簡降，歲不乏人。萬

燥杖死。言者短氣，用立枷。而士民稿項而楚，苛織

造。而東南突黎堪憂，禁放日集。內探未能，苛狼虎

之跡于蕭牆之內，聚鳴金之氣于心腹之間，何不

去基

卷三百

天啓

知問齋

一深長思也。

九月，原任大學士沈灌孫如游奉。命各省搜羅，誌

傳奏疏文集等書，以備纂修編輯。

議死戰撫臣王三善恤典。

三善立解賁陽之圍，迅掃大方之窟，功在垂成。以

接濟不繼，陷敵而死。血隨碧化，骨逐沙輕。忠臣固

奇慘若此也。

雲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命學葬贈太常少卿。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

糾崔呈秀巡按淮揚貪濁。

御史謝文錦等疏。

恤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闢言路而還沈惟炳

以原官。

吏科許譽卿亦有公疏。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以請罷斥。

大計在通，方閣臣堂官趙南星，至清世道，不意

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旨，有議選誣受

職矣。以三朝風望之元老，任器任勞，力為因

家撫各歸，抑能保且業不公忠之旨，以去臣又

何能辭罪乎？臣若指中條，則城無不以為荷，免

之計，實反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堂敢蹈厥

人干載之上哉。疏人允去。

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徵負罪愈驕。

魏廣徵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

聲施至今。廣徵何不退讀父書，保其家聲，乃倚三

寫與言官為難。

十月奉旨，會推吏部尚書。

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以資望所屬，列推喬允

升馮從吾汪鼎

諭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

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璉
左光斗鉗制衆口。猶私哀化中不無扶同都
著革職。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科陳良訓疏請寬會推諸臣。

戶科陶崇道陳一得以弘治化。傳起居去疑衆

芳墓。卷三四 天啓 壬午 知問齋

吏部趙南星疏。

崔呈秀之按准楊也。大開路門舉刺一憑錢神。至
千多支州縣一萬四千兩。則明明侵公帑以潤私
囊。

逆賊陳其愚伏誅。

其愚與安邦之兄。郭俊文契。故逆謀皆出其愚。

而久爲降以陷王撫給賈陽情實以速攻襲。

南工科徐憲卿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司農部
覆之疏。緩不切放。

新泗盜平。

順興之反。復有賊首。陳世祖。果三百餘人。近過
從海。號為泗城。陳兵。示撫。聚賊。擊。付。各
就安插。賊

大學士孫承宗疏。叙關外勞臣。薦總兵趙率。款滿桂。

吏部趙南星疏。

晉撫謝應祥之推。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臣南星

之口。實與大中嘉遇。無與明有天日。幽有鬼神。御

史陳九疇。非病狂喪心。安得爲此無稽之言。以蔽

賢乎。

十一月。巡撫程紹泰報。玉璽見漳濱。

卷三四 天啓 壬午 知問齋

九月初四日。臨漳縣學生員王恩。極王。撥。同。鄉。民。

那一素等。在臨州。入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大。

起。旋。迷。直。騰。而。上。視。之。罔。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

斗。晶。瑩。典。常。光。潔。陸。離。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

寸。重。一。百。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秦。開。分。進。來。官。商。進。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

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家臣真見。爲地釋人。欲開此

獎勵恬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不謂陳九疇

証其圖謀。并証及不說事之魏大中。也。

福建撫臣南居益。被。焚。其。城。獻。俘。

起曹於汴南都御史。

進王天瑞承軍侯邦振明博平侯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

嘉遇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允之

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

順輔孫承宗以病乞歸

御史馬鳴世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

十一月復逮汪文言是逮也爲一時羅織之張本請

召還臺臣賈繼春徐培源王志道等

吏科許譽卿疏

步基
天啓

三 知周齋

晉撫一事爲降用諸臣懇思此職等六垣之言非

爲首一八之私言也今沈惟炳降矣家臣趙南星

憲臣高攀龍相繼著回籍矣國家未得撫臣之

用而以一人之言去諸臣又使家憲一老臣一

立斥恐祖宗朝所未數見也

乙丑天啓五年

正月禮科劉懋慎請

二月宴天下卓異官員

巡按陝西蔣允儀檄陳謬邊七事

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官一選有司一積貯爲本

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撫賞宜議一恤核徵

夜

革刑部侍郎王之來職追奪詰命

御史楊維垣劾宋以張差一事倖功順賈誼

芳華
卷三十四

天啓

三 知周齋

三月奴賊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

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擒斬甚多

初六月上臨學釋奠先師

擒賊首安應龍

殿試賜余煌華琪芳吳孔嘉及弟出身有差

將魯欽劉超等深入水西兵潰

督臣蔡復一既列諸將罪狀自効復疏言協援無

實乞專節制以轉敗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

四月科臣霍維華疏奏擬舉紅九移官三案

斥楊漣左光斗王安史徐景濂亦疏翻三案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

策器事有三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
以坐困為揚巢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一善御將
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為恢復之根底

五月御史顧宗孟陳清尅餉復管官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申奏挺擊顛末疏入起用
王之案逮訊追贓

旁奉

卷三四

天啓

知問齋

六月初一日冊封 衡 魯 慶 濟 周 蜀

德 光澤 永和 各王府

禮科葉有聲上司牧倣重疏

邑賦京邊為緊無如署印者盡放工食不解京邊
而于職任為甚彼後國將此宿道而以舊之後耳
大以後人代前人彼比則後解益進以後人代前
人余罰則功令不信其如于署印交盤冊內明註
原額若干徵完若干解過京邊若干申詳撫按而
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校庶乎為署官者有參
罰于後不致濫竽充數而為新任者有分數于前
亦可安意催科也

浙海官兵擒賊寇盜

外洋有大夥劫賊稱謂即偽用克勤年號誘誘
人號稱諸仕則於一縣而聚

兵科陸文獻陳疆場積憤之情

下周朝瑞袁化中左方 積大章魏大中楊漣于獄

七月修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

一固本之要一行師之要一屯守之要一進取之
要一勦撫之要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尙伏

奉 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始為友黨
同任李日宣後計陰謀傾害善長周顯昌蕭則陳
林管人吏部貪橫異電仇遠朱重家厚結汪文言
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逮魏始蘇爾達十日以女
許配極目中問知國法林枝枝改調署選惟斯是
聞擬于林光世私藏處搜收銀寶官都著削了為
完永 卷三四 天啓 三四 知問齋

民當差份
追奪詔命

賜吏部尙書程景榮馳驛歸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

賜黃洪憲祭葬以酬講讀之勞

八月科臣吳國華直糾部郎曹欽程奉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

奉 旨 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仍

追奪詔命鄒三俊 始冠帶閑住一切書院

俱著折毀

周如磐丁紹斌黃立

銓俱入閣辦事

樞輔孫承宗沐關門

癸酉餉七萬有奇

冊封任氏爲容妃

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肝懸忠烈以妖言誅逆等事

生藉應賜而廷弼之威遠矣

九月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

日定相術日儲經畧日選將領日阜財樞日惜才

臣曰尊言路日鼓邊吏

吏科黃承吳進佐銓政疏

其一嚴州縣之舉其一疏部屬之壅其一預邊才

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繼春請蚤定爰書

奉旨先帝升遐朕躬兩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

臣子何得居功而楊廷方九斗等妄希定策串通

王安僞爲移居之裏不許康妃從容奉京而通

令眼聯出宮恩禮有虧于朕皇考且不得爲

南陽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

廷弼發壞封疆鐵案既定猶力爲出脫託正文

臨非機淵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火傳

人即送法司將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

戶科陳序疏糾諸臣

至二萬一千有奇

結私交并著創補爲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孫居

相史記事夏之今李孔度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遠惠世揚至許顯純等鍛鍊成獄與楊漣等同招

十月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

御史李蕃疏

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義云滅賊

則朝天有目賊在則歸闕無期不知何以倏忽

入都以高呼爲名也祖宗法度雖百里小吏亦

未有不徼君命擅離職守者況擁兵關外乎

川湖總兵朱燮元陳會勦機宜

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尙方劒坐蟒玉

帶銀幣經畧遼東

詰勅房辦事中書吳

時值魏忠賢擅權

大罪賊降罪漸快逐加

謝科劾使司作增權同懷賢以同鄉服其不問
事極必反反正不遂其詞多微烈同官傳應星
陰謀逆使將平且其詞多微烈同官傳應星
大怒曰此等官兒竟敢如此我速處之矣
御史潘汝璣奏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
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使完學

十一月前道梁克順參梅之與趙特用陳以聞

先是論者欲生廷劾以違罪之機力言以明其無
罪而克順復為風影之說若趙特用則謂其曾為
延嗣故以則則謂其結納楊左

尚書司少卿劉志遠參原任禮卿孫慎行去輔業同
高張間達并請前後論進葉兩疏

步奉 卷三四 天啓 三七 知問

宣付史館

吏部接出 聖諭

朕覽聖極殿聖君升梁工程已有次第補臣密勿
贊襄區畫備至各官處奏職職指招推勤朕心嘉
悅特用加恩首輔顧秉謙加尚書休仍賜生蟒
蟒丁綢緞黃立極各賜坐蟒一襲兼官如故馮經
加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各賞銀兩以昭新銜給與
法免內臣魏忠賢銳意圖謀彈劾奏事況多憐能
於若各加俸一級准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貞德
加通政使楊夢家貶太
侯寺卿孫建等各賞銀

臨雍禮竣優叙孔聞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陸師贊易

應昌房可壯并通判歐陽等劄奪
劄奪科臣陳熙昌詞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磐馳驛回籍
刻宗藩限祿成書

戊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

御史一時英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順之
工部侍郎胡世賞閑住
御史梁夢環參唐世濟閑住張潑徐如翰劄奪

遠楊州知府劉鐸

方奉 卷三丙 天啓 三八 知問

僧人本願偶揭銅鑪詩三章至京師為田副王
洵民遷執懸坐詩詞為譏諷 朝政下本願鎮撫
司獄而
并逮鐐

禮科張惟一陳關門積弊

牛遯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

巡撫周起元疏糾蘇松兵糧道朱童蒙輕率孟浪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少保賜廕建坊

十二月兵部奏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懾服可虞

以楊麒為總兵鎮守

御史倪文煥參太常寺金世俊無按提司

副使米萬鍾奏議王繼安削奪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

史科方有度

爲御史王秉浩所糾也。

御史盧承欽奏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兵

科給事中李迥知削奪

御史王珙疏奏方大任問徒追贓

吏科趙興邦奏御史練國事李玄祚昌霍鏊等削奪

御史劉弘光奏談自省賴良佐張篤敬削奪

刑科蘇兆先奏周希令蔣允儀趙廷慶削奪

芳墓

卷三

天啓

三九 知開齊

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

克纘持正不阿見魏忠賢舉動日非因議工程不合堅意乞歸

方輿卷之三十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丙寅天啓六年

正月御史陳以瑞疏奏太僕少卿劉蘭吏部郎中呂維祺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童述先閑住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款

刑科潘士聞直科不簡之臣并曹欽程制等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

兵部疏

去末

卷三十三

天啓

知開齋

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兒

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札營

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復攻南推板車遮

蓋用金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網柴燒油并機火導

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

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

戰車盡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

宮寺一帶札營約

好米俱運至覺華

海岸米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

二月經畧高第塘報

奉旨晏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陞食都御

史滿桂趙率教陞賈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

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

遠前也四處軍士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

兵科參看得三輔為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

事至之暇豫也京兆所籌十款似無遺者然非

去末

卷三十三

天啓

知開齋

廟堂功令嚴赫而概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

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

以巡閱如凡堅築深濶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

炮石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神京不時舉劾

以此為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款可舉行也顧奴酋

計必困糧則清野尤為長策中國計必嬰守則

火攻尤為長策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

建歐陽輝下劉輝刑

經界高第飛報奴兵

奉旨據報奴兵深慰朕懷還着嚴加偵探亟修戰守實事以備將來

國傳大駕工完奉旨魏忠賢加恩三等應弟任一

南道徐復陽疏奏曾汝召魏士前郝士青等

奉旨前召魏士前郝士青等延聘周鼎漢志肆食夢

魏士前郝士青等作令不仁竟親無父典試策文

乾學熊希渭李鶴貞都着創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

戊辰懷旨建周宗建繆昌期

芳華

卷三五

天啓

知開齊

創總兵楊麒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勦之失也

勅獎魏忠賢復廢弟任一人督食事

時崔呈秀有屬事懷忠一疏頃忠賢適年制免風

繼太監李實以欺君獲旨奏

奉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極減原題袍段數目且

托名道學引類呼朋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

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除周宗建繆

昌期已經逮解外魏忠賢等五人都着錦衣衛

左官旂扭解究問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察使奉吏部咨文

將曹欽程察周鼎漢一研勘竟無實効生

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稱廉旨清

苦之宦念不能堪矣

三月采顏等衛夷人妙采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

經界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

當奴首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勝

去基

卷三五

天啓

四

知開齊

負攸開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

謀大挫積年之強虜提音雖報于邊塞勝算實出

于廟堂特封忠賢任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為

肅寧伯世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以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

中后所災

發帑金十六萬兩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

內監劉應坤陶文

駐山海參軍務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

原以三案各孫慎行

時間中吏兵二部俱以危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有四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奉詔密奏則動

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名之心每不勝愛說畏議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

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况二鎮守三軍凡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

才集

卷三十三

天啓

五

知開齊

交馳日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衙宇一

應人役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

事為福者地方騷擾四也况一時創立後將因仍

正恐後人未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

耳係王承光筆

中使出鎮

閣部爭之不得于是辭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

林宗載周洪謨

承吳楊文岳虞

圖李九官王業浩

李蒼李懋芳劉微

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鮑承謀陳朝輔李燦

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場弗省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區大倫魏說制奪

陞畢自肅為參政代表崇煥督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

封西洋砲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祭

刑科黃承吳上言邊才儲之宜預

時科臣黃承吳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

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既托

足內地幸免蹂躪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

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

者留之中有堪籍為兵者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

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某將某營食糧操演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有上制敵方略

治西南夷之法惟

臂控制諸夷奴酋

皇宗廢土接手餘

四月兵科薛國觀

毛文龍自信奉制之能而正月奴酋大兵入犯幾于傾巢逃遁內地二十餘日畧無跟蹤反顧之意何云奉制今接塘報尙叙去年十月間事其于大舉入犯越兩月餘概平未聞有旨毛文龍當自已審處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

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尙書

知府齊

時有旨逮攀龍明日開讀前一夜攀龍溺園池灰有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道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

命成龍明遇黃龍光鄧漢卿維瓊徐良彥

時江西巡撫鄧

欲戍遣之

叙歷前功次

先是魏大中被害順昌聞面哭之道經吳門與約婚姻奉酒炙相持慟哭以此擾忠賢怒遂遣官旂逮順昌官旂至郡知縣陳文瑞夜半求見撫床而慟順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妻子環繞泣昌不顧曰無事亂人懷也

芳墓

芳墓

芳墓

知府齊

神色自若臨行顧旁一素榜曰此僧屬書者向以許之不了亦一負心呼筆題之字大如斗體法道勁投筆出門意氣浩然士民聞之皆相聚曰吏部忠清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當投哀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相聚益衆至開讀日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公所百姓皆執香伏地呼號不已諸生楊廷樞等痛訴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與望久歸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可如公爲天子重臣何以慰洵洵之泉

舉曰東廠嚴旨逮各風聲置喙百姓顏何意
等曰爾言東廠事肯出魏監邪諸旂斥

之曰速剷舌肯出東廠非何如佩韋等不勝憤大
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燭

百姓從者千計毛一鷺倉卒恐怖急召兵自衛而
所逃匿已有踰死者越二日人情稍定或謂順

因公起此行恐徒自苦順昌嘆曰以我一人貽禍
于桑梓必且目不暇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

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則
訴高皇帝速座元兇以清君側之惡乃間行赴

京下鎮撫獄竟卒于獄毛一鷺奏聞民變有旨
密拿首惡正法一鷺遂捕佩韋等五人斬之

神廟榮嬪李氏薨喪禮照舊層魏慎嬪例行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

命清查京營軍馬在

下李應昇鎮撫司命浙江撫按解黃尊

不敢復出故有本
下周順昌黃尊素也

兵科薛國觀上言

安邦彥率眾數萬涉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甚眾

漸逼營壘名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
五鼓管兵盡散總理引劍死于營中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治外必先治內疏
一日寬猛應酌時宜一日祖宗成法宜守一日

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五月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潘氏係潘晉室女有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
轉為側室時年十七五年而仕身故氏生子致復

氏以成善抱子繼嗣中十餘年不放出戶外而
子得成立尋為書後不幸後先物故遺孤士貞

等俱在紹興值族兒提督連江家禍滿之其家
幾破氏號天號天號地號人號事誰家什竟以受辛
記比十四歲守節五十二年又流氏端已故舉人
吳致復時十八歲復身故年二十九歲于士貞
甫數歲于時新
兩氏相對鳴咽
載在疾不遑寧
錄勝于嚴父士貞

士氏年六十一
守節三十五年

旌表上海孝儒張妻介

按張秉介直隸益州府人。上海縣儒學生員。係絕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雲龍。李。事文。至孝。胡。夕。奉。侍。頃。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服。衣。服。所。過。必。躬。親。手。造。及。見。父。顏。色。不。展。則。喜。或。有。他。事。情。有。不。怡。者。默。然。則。退。而。展。轉。憂。思。察。察。日。夜。何。察。數。四。凡。若。此。者。自。近。官。以。致。遠。官。自。遠。官。以。至。臨。家。歷。二。十。年。死。如。一。日。追。至。雲。龍。病。未。介。壽。端。療。前。以。至。迎。神。買。卜。等。項。輒。至。垂。藥。喜。夜。甲。禱。此。展。前。以。身。代。親。為。之。哭。父。病。篤。時。日。不。交。夜。衣。不。解。帶。當。日。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掛。號。號。前。抱。持。之。然。刀。張。已。入。十。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慟。即。絕。家。人。以。水。漿。灌。口。雖。宿。而。延。足。特。耐。病。床。褥。不。及。躬。撫。父。極。乃。以。卧。榻。之前。設。一。第。几。早。晚。上。食。不。檢。令。人。扶。掖。于。床。上。微。作。羹。粥。狀。氣。息。奄。奄。有。減。而。無。聲。遂。近。聞。而。表。之。自。父。歿。前。及。匝。月。竟。柴。毀。骨。立。以。灰。

芳表

卷三十五

天啓

知府齋

繆昌期卒于獄

蘇毛一驚勸奏。毛士龍。奏。成。夏。嘉。遇。充。徒。姜。志。禮。制。籍。

陝西巡撫喬應甲參孫璋制奪

王恭厥火

時。我。火。諸。役。從。厥。中。故。出。淨。身。男。子。吳。二。間。之。中。稱。身。係。厥。來。本。據。火。藥。人。役。但。見。騰。風。一。道。內。有。大。光。致。將。諸。門。統。統。同。作。三。十。餘。人。盡。成。灰。灰。止。存。吳。二。一。人。之。跡。葉。樓。飛。去。之。者。庭。樹。盡。拔。而。無。存。之。坑。庫。中。軍。器。如。故。剪。大。木。塵。封。

于首決賞

廣濟千兒屬同伊。廣濟千兒。果。報。善。帖。文。索。費。四。百。二。十。餘。兩。

京師祈雨。春。夏。以。來。旱。雨。澤。未。出。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

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沴。臻。未。有。如。近。日。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牆。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厥。不。過。火。藥。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榮。之。力。也。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天。垂。戒。之。意。與。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皇。

芳表

卷三十五

天啓

立

知府齋

上。戒。膳。撤。膳。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伊。尹。辜。矣。今。果。能。大。法。小。廉。靖。共。兩。位。否。問。之。懷。忿。逞。臆。斷。送。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打。敵。愾。否。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恠。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砥。否。諸。臣。位。置。不。同。職。業。各。異。而。最。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皇。上。固。天。之。子。也。一。為。景。星。及。雲。片。念。回。似。是。和。風。甘。雨。

寧有缺事而亦有

董以上師申以牛

者如刑獄繫生人命之也今案四半端詔獄

追贓卽以逼命甚至秋非與不時並律擬首與絞

斬同斃痛快之事每足于和請自今以往輕重罪

囚悉付法官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謫除戒免之一

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至于軍

儲告置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土木不

如急軍儲議接括及不如議節省今既接無可接

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

澤之后能無魚鰥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

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干軍前之輓輸撥其

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敦大 大傳宜詔

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既別

品流或以疑而或濶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

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忍不言者臣奉先帝憑

几之命受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

滯血陳之

鄭州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

題科彭汝楠請省刑

兩鎮參差之情

原任大學士丁紹斌卒

謹天戒

朝天宮火

此係勅建殿宇于宮門禮之處

創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今安插之

貴州巡撫王臧請勅督臣撫鎮黔陽登結西南全

局其便有十

六月雨降

奏奉

卷三五

天啓

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去同日震創壓死傷更

除

庚時皇子薨

發帑銀一萬兩賑王恭廠一帶居民

督師王之臣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緩題贊畫孫元化回部

兵部尚書王永光疏

皇上祖述堯舜

加怒者也乃一怒

勿鍾愛而不忍

萬家傾覆矣許怒

南陽為唐朝天

之壇壝大以四方輻輳之

地半為丘墟以

之壇壝歸殿燼即行路

為之惋惜臣子能不痛心 皇上亦既耳聞目

擊傳示諸臣其圖消彌實政乃諸臣條上封事自

停刑罷稅之后卒未能思免何項冤恤何人夫委

之不知尚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

期

周順昌卒于獄

周宗建卒于獄

步美

卷三十五

尺牘

五

知制誥

任王婚禮

聖旨周順昌等奏各款奉 聖旨人跪

閏六月黃尊素卒于獄

遼徽州富民吳養春來京究問追贓

先是吳養春與弟養澤爭家財養澤身死養春

家人吳榮逃匿京師首告東廠官養春霸佔黃白

獲利何止數十萬魏忠賢奏聞故有 旨逮問追

贓以助大工

浙撫潘汝順疏請

刑于西湖

黔督朱天元回籍守

義加偏沅巡撫閻慶得魚

督從中調度控制五

李應昇卒于獄

御史袁鰲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閑住陝西巡撫喬應

甲候勘

下周起元鎮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徐繼吉閑住鄭汝弼吳殿邦

奴酋侵并西房部落

總督倉場薛貞疏太監魏忠賢教滅草場雷火

御史王業浩枚卜疏

奏

三五

尺牘

一六

知制誥

隅一日殿疑似

七月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

鎮守山海駐扎關門兼管四路

冊封遼寧長公主

駙馬參贊元

八月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

實奏料

兵科參看得安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

匱勦滅無期庶幾用計巧行驅縻之法今首

中自縛獻其元兇

中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良

縛安應龍來獻在

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獻何曲清道王鎮以爭獻

應龍之故謀殺安効良轉獻之使何與先保邦正

于曲靖城外致安効良藉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

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爲甚如王鎮者急當從重處

議以爲邊臣之炯戒

方震孺擬殺劉鐸李端一併遣戍

侯甸杜三策徐應秋劄奪

奴酋東侵毛文龍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

河擒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東省蝗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尙方劔

福建地震

九月王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

可招來之部落

一名器之當重

裁也一餉運之當

總兵王文龍

所仕須彌島去奴寨二

千餘里遠不相救着

局皆出自

悉索以供之老

馬牛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但知之者職于上年

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必大舉入犯

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即經臣高第曾云得

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之先知已

寧遠職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從

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即督官共至沿江一帶督發

深入攻威寧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

固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糧餉不

足不能與賊久待器具不備即赴復城堡不能站

住保守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

爲進剿之實事發糧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

不西去不言

豈不念全遠不復

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

報

奏報以圖結

所不憚

今奴西向有如風

職于上年

必大舉入犯

即經臣高第曾云得

是職之先知已

即雲從

共至沿江一帶督發

皆有擒斬奴聞

特苦糧餉不

不能與賊久待

即赴復城堡不能站

不以

爲進剿之實事

發糧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

不西去不言

豈不念全遠不復

忠如伊下而果機紛紛更不以職

言為是急加糧時勦復致有今日及至

今日便議移領此何見也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

從鎮靜堡進守便可當鎮靜之鋒遂潘來從

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

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先結此小局另議復

遼平奴之大局

黃承吳削修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冊封朝鮮

三五 天啓

遼首便道詳聞海上情形覆疏曰毛文龍

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義撫歸義之民至十餘

萬衆即不謂沈奴酋之口血亦可謂收遼左之才

遺不念于遼陽一隅越海而南廣寧一潰軍風而

遁者哉本年八月初十日奴兄弟亦痘症發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

諭停刑

旅順兵變

兵部改害人民州告毛

遷

山東參政分守東

作以寧

內官監跪領親忠職殿工

御史梁夢環上疏願親忠賢并祭何士晉諸臣有

旨削奪

戶部主事徐天以奏臣親先難甚烈

奉旨徐朝綱以身殉難門死難忠節可嘉恤

其身後

天啓

用賓彭汝楫

王素浩沈應時周汝璣

首繼良

十一月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干宜郭尚賓河臣唐大章劉弘訓劉

鍾英

御史梁夢環疏奏御史梁克廟削奪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

十二月禮部奏定

奉 旨 諭 事 勒

互 異 這 本 裁 撫

圖 中 賊 首 楊 六 等 就

聖 朝 勅 忠 兵 部 尚 書 臣 左 侍 郎 事 郭 華 陞 添 設 左

侍 郎 呂 純 如 改 本 官 陞 華 陞 兵 部 添 設 右 侍 郎

加 總 督 閩 粵 奏 官 尚 書 兼 右 副 都 御 史 總 理 遼 餉

黃 運 泰 戶 部 尚 書 楊 少 雲 右 參 政 御 史 巡 撫 江 西 陳

最 龐 大 理 少 卿 陳 九 疇 刑 部 右 參 政 吳 淳 六 右 副 都 御

史 太 僕 寺 鴻 臚 元 右 副 都 御 史 田 吉 太 常 少 卿 仍

督 仍 督 司 事 從 總 清 蘇 茂 烈 也

事 許 顯 純 右 都 督 加 太 子 太 保 詹 應 元 右 都

張 鶴 鳴 仍 以 太 子 太 傅 改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都

御 史 總 督 貴 州 四 川 湖 廣 雲 南 廣 西 軍 務

遼 東 巡 撫 袁 崇 煥 陳 屯 遼 地

奪 其 忠 時 但 坐 房 門 可 故 也

過 庭 訓 應 天 府 丞 行 補 精 敏 主 事

南 京 太 監 劉 魏 忠

崇 熙

神 史 劉 魏 忠

奉 旨 覽 奏 朕 延

以 嚴 提 家 屬 追

房 司 壯 樊 尚 等 行

一 案 成 孫 恆 行 為 劉 忠 送 所 奉 也

王 二 恆 遠 涉

一 據 廣 西 人 趙 河 東 一 定 軍 營 以 根 本 一 調 班

兵 以 亟 修 築 一 分 兵 民 以 安 邊 上 設 道 臣 以 清

馬 一 合 水 陸 以 張 捷 伐 用 西 粵 以 覺 東 夷 一

史 略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中 書

丁卯天祿七年

五月祠魏忠賢於園子監

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

異疏曰孔子作春秋敝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

敝臣誅東林黨人持疏詣司業林鈺鈺援筆塗抹

卽夕掛冠櫛屋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鈺

坐削籍

八月帝崩

帝大漸召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

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奏曰陛下

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

嗣位廷臣入臨卽使卡錄人傳呼在尚書甚急召

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有

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今聖王卽位昭信王

十一月魏忠賢呈秀及客氏等伏誅

帝素稔忠賢惡卽位後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忠

賢忠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

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旣行遣使逮之並逮呈

秀及工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

文煥副都御史李夢龍忠賢呈秀自縊死詔戮其

屍收氏及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籍其

家田園耕許賄純等以次伏法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樞來宗道楊景辰黃道登劉鴻

訓並為東閣大學士

帝以施鳳來革皆忠賢所用詔廷推閣臣倣古枚

卜貯名金甌焚香肅拜探之得龍錫樞宗道景純

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龍錫登鴻訓

命入閣

帝閱奏便殿

帝御便殿閱奏臺階香烟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

宮中舊方帝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

兄皆為此誤也

昭代叢書三十五卷終